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大佛顶首楞严经五十阴魔章
大佛顶首楞严经五十经魔章浅释色阴十魔
唐天竺沙门般剌密帝译
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 一九六八年于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
楞严经五十阴魔—色阴十魔
楞严经五十阴魔—受阴十魔
楞严经五十阴魔—想阴十魔
楞严经五十阴魔—行阴十魔
楞严经五十阴魔—识阴十魔
附注
前言

一千多年以来，《楞严经》在东亚大乘佛教国家评价极高。本经在中国，与《法华经》、《华严经》，及《大般若经》齐名，同受重视，广泛流通，并得朝廷的支持。

本经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之一，即在于经中最后部份：即本书所讲解的，由五蕴所生的五十种阴魔的境界。书中对每一蕴讲了十种境界。每一种境界中，都指出了该修行人所经历过的心理上的现象，及引起该种现象之原因。也指出了该修行人由于执着境界，而生起的种种困难，及对此境界之误解。

总之，本书所记载的是一种独特的方法，将精神上的体验分门别类加以归纳。本书又指出了引起这种体验的原因。虽然书中所列这五十种阴魔的魔境，并未将所有的阴境概括净尽。但是这种分门别类的方法，提供给佛教徒以及非佛教徒，在精神体验上一个分类的大架构。

那些着魔境界的起因，是由于不持守戒律；这个重要的起因在本书中充分发挥。从本书与第六册（英文版）中所描述的道场加行之间，我们可看出着魔的起因与不持守戒律之间的关系。第六册（英文版）中叙述修习禅定的人，若要在平定上有所进步的话，其先决条件就是要断淫、杀、盗、妄。本书中亦陈述如果不彻底断除淫、杀、盗、妄的话，其结果就会产生错误的知见，身心内外都会引起魔着。

本经中对盲修瞎炼的人、邪知邪见的人、滥用神通的人，以及邪师的误导，描绘得特别明确而生动，因此对某些人就造成很大的威胁。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及知见，起而不断地攻击本经为伪经。攻击本经为伪经这个动机，应该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非常不幸的是，现在的佛教学术界，都忽视了这个攻击本经为伪经的主要原因。

我们若欲检验此段经义所涵括的范畴，必涉及 '主观'之价值观念。换言之，即须对历史上佛教里各宗各派及其趋向，以佛法来评估其正确性。举例来说：在上面提及的第六册（英文版）第三十七页中，佛曰：

'云何贼人，假我衣服，裨贩如来，造种种业，皆言佛法？却非出家，具戒比丘，为小乘道，由是疑误，无量众生，堕无间狱。'

凡学过佛教历史的学生，都可看得出这段经文会引起哪类人极端地不安。本书中，对部分佛教中所谓的 '师父'所做的邪说、邪行、邪境，有着生动详细地描述，这种描述使得过去和现在的这些 '师父'无所遁形。对于本书经文，我们不可以狭义来看，将其作为某一宗派的教义，而置之不理。本书经文针于在印度佛教之外的宗教传统，透过本经对禅坐境界的诠释，认可各教主所达到之高度觉性。

本书最重要的，就是对佛教修行人而言，是很独特而有价值的指引。宣公上人对本经的讲解价值也在于此。上人的知识、智慧，及其个人的体验，赋予了本经经义新的生命。上人并指出了本经在实际上的效用及其与目前时代的关联。

本书经文及其注解之出版，实不容忽视。对于使用英语之佛教徒，若欲追寻对佛教正法之了解，本书实为不可或缺。仔细研读本书经文，能帮助我们对自己，及他人在性灵上的经历，有更深入地认识。在现代修习性灵的圈子里，有许多颇负盛名的邪师，及所谓的 '善知识'，本书是无价之宝，足以帮助我们在遇到这些邪师及 '善知识'时，能够避开陷阱，以免被其引入邪途。
易象干写于美国加州瑜珈市
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
楞严经五十阴魔浅释

即时如来。将罢法座。于师子床。揽七宝几。回紫金山。再来凭倚。普告大众。及阿难言。汝等有学。缘觉声闻。今日回心。趣大菩提。无上妙觉。吾今已说。真修行法。

'即时如来'：在这个时候，如来 '将罢法座'：《楞严经》快要讲完了， '于师子床'：佛在法座上，这个师子床——佛说法犹如狮子吼，狮子一吼百兽皆惧，所以称其法座为师子床。 '揽七宝几'：佛前桌子是七宝造成的，七宝庄严的。 '回紫金山'：佛的身体好像紫金山，光明遍照。 '再来凭倚'：再来凭几讲这个法， '普告大众'：普遍告诉大众， '及阿难言'：和阿难说， '汝等有学缘觉声闻'：没有证四果以前，都叫有学位。你们现在这些有学的人，修十二因缘而开悟的缘觉，或者修四谛法而开悟的声闻。 '今日回心'：你们现在都回小向大了，由二乘人

发大乘心，‘趣大菩提’：想得到大的觉悟，‘无上妙觉’：没有比这个再高上的妙觉。‘吾今已说’：我现在已经讲了，‘其修行法’：真正的修行法告诉你们了。

汝犹未识。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微细魔事。魔境现前。汝不能识。洗心非正。落于邪见。

‘汝犹未识’：阿难在前边请问佛怎么样修行，为未来的众生请法，他虽然明白修行的道理，可是他并没有实地的经验。理论他是明白了，可是他没有经验，所以他也就不知道修行中，会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佛就说：‘你啊！现在还不知道呢！'你不知道什么？‘修奢摩他’：修这个楞严大定，‘毗婆舍那'这个微密的观照。这个微密的观照这种的法、这种的定里头，‘微细魔事’：在这修行里头，可有很多的魔事，这个魔并不是很显着的，而是非常之微细。

‘魔境现前’：在你修道用功，用反闻闻自性的功夫时，魔境现前，‘汝不能识’：你不认识这个魔怎么叫魔？‘洗心非正’：你就是虽然洗心，但你稍微有一点不对，不合乎正知正见，就‘落于邪见’：你稍微有一点点不是正知正见，就会落到邪见去。

或汝阴魔。或复天魔。或着鬼神。或遭魑魅。心中不明。认贼为子。

‘或汝阴魔’：或者你自己心里生出来的魔——自心魔。或者就是由色阴生出来的这十种魔，这也是属于你自己的。

‘或复天魔’：或者又有天上的魔。为什么天上的魔他来魔你呢？就因为你这修行的人，修行有了定力了，你这一有定力不要紧，可是魔王的宫殿都摇动了，就好像地震似的。他也有神通，那儿一摇动，他一观察：啊！我这宫殿怎么无缘无故就摇动起来了呢？就破裂了呢？喔！他就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人要成道业了，所以他这种定力，把魔王的宫殿都要给破碎了。于是乎——你想破碎我吗？我就先破坏你的定！所以他就来破坏这个修道人的定力，这是天魔。

‘或着鬼神’：鬼神也是这样，看见你要修行证果，他就妒忌了。你要证果？我先来破坏你的修行。于是乎他就钻到你的心窍里去，或者附到你的身上，令你定力就不成了，令你就走火入魔。这个着魔，前面这经上不是讲了，这最重要的。为什么着魔呢？就因为洗心非正，就因为你立心立得不正，所以呀！你有一点邪心，哦！就着魔了，这叫走火入魔——走着火，入魔了。

‘或遭魑魅’：或者遭魑魅魁魈上，这都是妖怪之类的。‘心中不明’：你一遇到这种境界来了，心中不认识、不明白，‘认贼为子’：你就认这个贼人做为自己的儿子。你想想，那你的东西他焉能不抢去、偷去呢？你把贼都引到家里来了，家里所有无价的宝珍都会给偷去的。

什么是你家里的无价宝珍呢？我现在老老实实地告诉你，你切记啊！应该相信我的话，切记不要不相信我的话！为什么呢？这是对你的前途和生命有大关系的，什么是你的宝啊？就是你自己本有的如来藏性。这如来藏性，他能抢去吗？前面不是讲过精、气、神吗？你若是要恢复你的如来藏性，首先就要保持你的精、气、神，如果不保持住，那就是财宝被人抢去了，被人给夺去了，受打劫了，被人打劫去了，你小心一点啊！【注一】

又复于中。得少为足。如第四禅。无闻比丘。妄言证圣。天报已毕。衰相现前。谤阿罗汉。身遭后有。堕阿鼻狱。

‘又复于中’：在修道中，你就是不着魔，也要有真正的智慧，要有择法眼。择，是选择的择；法，是佛法的法；眼，是眼目的眼。若你能认识佛法，自己到什么程度上，你应该知道。不要‘得少为足’，‘如第四禅’：像什么似的呢？就像那个修道修到第四禅的‘无闻比丘’：像无闻比丘似的。怎么叫无闻比丘呢？就因为他自己没有那么大的知识，知识不够，知道佛教的道理很少，所以叫无闻比丘。

怎么样无闻呢？本来四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都超过四禅天了，佛讲证到四果阿罗汉就不会再受生死了；二果的圣人，名为一来，一升天上一来人间，这还有一番的生死；而初果就有七番生死。那么这种的境界都超过四禅天。这无闻比丘修行用功，他的程度只是到四禅天，他就以为证了四果阿罗汉了。其实这四禅天，根本就不是证果，这还是凡夫。

那么无闻比丘‘妄言证圣’：他说自己证了四果阿罗汉。现在有些人，不单以为四果阿罗汉这种程度都低了，这些人直认自己就是佛了！可是佛有三身、四智、五眼、六通，那么自认是佛的这个人，你先问问他有几通？六通之中，鬼有五通，没有漏尽通，佛果位上有六通。我相信现在自认是佛的人，不要说六通、五通，我相信一通都不通。一通都不通，所以他就说他自己是佛了，如果他要是有一通，也就不会打大妄语的。

‘天报已毕’：等他在天上的寿命完了之后，‘衰相现前’：这个衰相，记得以前我讲的五衰现相吗？天上的人寿命终了，要死的时候，就有这五衰现相，有五种。谁记得就讲给大家听一听，若不知道的人应该记一记，现在我就不必再讲了。（五衰现相：一、花冠萎谢；二、衣着尘埃；三、两腋汗出；四、身体臭秽；五、不乐本座。）

‘谤阿罗汉’：等到他天福尽了，五衰相现，寿命终了的时候，他就发了脾气。无闻比丘发什么脾气呢？他说：‘我现在被佛给骗了！佛是欺骗人的，他说证四果阿罗汉就永远不受生死了，我现在为什么寿命又终了呢？又要去托生、去受轮回？这是佛打妄语啊！'他这一谤佛，你说怎么样啊？就堕阿鼻地狱了。

‘身遭后有’，‘堕阿鼻狱’：阿鼻狱，就是无间地狱。根本他不是证到四果阿罗汉，他就说自己是四果阿罗汉，证果了，所以他天福享尽，寿命终了，又堕落了！他不知道他自己错误，而说佛说法说错了，根本佛说：‘你没有证到四果阿罗汉嘛！你若证到四果阿罗汉，自然就没有生死了嘛！怎么还会有五衰相现呢？’所以他这一谤佛，即刻就堕无间地狱——阿鼻地狱，这是无闻比丘。

你现在说自己就是证佛果了，就是佛了，这样的人应该到什么地方去？这我都找不着他所去的地方，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

汝应谛听。吾今为汝。仔细分别。

‘汝应谛听’：阿难，你应该谛视而听，应该特别注意，审视而听。‘吾今为汝’：我现在为你阿难及一切的人，‘仔细分别’：详详细细地为你分别，讲给你听，你不要辜负我这种的心。

阿难起立。并其会中。同有学者。欢喜顶礼。伏听慈诲。

‘阿难起立’：阿难即刻就站起来了，‘并其会中’：和在会里头的大菩萨、大阿罗汉、大比丘，‘同有学者’：和初果、二果、三果这一些有学的人，‘欢喜顶礼’：一听佛要分别仔细地讲，大家都高兴地一起顶礼，给佛叩头。

‘伏听慈诲’：都趴在那个地方听佛来讲这种的法。伏，是趴在那个地方。这并不是趴到地下，就在那儿听，这个伏是把心里什么念头都降伏了，没有其他的妄想，就一心听佛说法，这叫伏听慈诲。

佛告阿难。及诸大众。汝等当知。有漏世界。十二类生。本觉妙明。觉圆心体。与十方佛。无二无别。

‘佛告阿难’：佛告诉阿难，‘及诸大众’：和在会的一切大众，‘汝等当知’：你们现在的人应该知道，‘有漏世界’：这个有漏的世界，‘十二类生’：所有的十二类众生，‘本觉妙明’：本来这个觉性，妙明的真心，‘觉圆心体’：又圆满又觉悟的这种心体，‘与十方佛’：这十二类众生的本觉妙明，觉圆心体与十方一切的佛，‘无二无别’：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十方佛也是这个本觉妙明，觉圆心体；十二类的众生也是这个本觉妙明，觉圆心体，这又叫如来藏性，和一切众生是一样的。

由汝妄想。迷理为咎。痴爱发生。生发遍迷。故有空性。化迷不息。有世界生。则此十方。微尘国土。非无漏者。皆是迷顽。妄想安立。

‘由汝妄想’：阿难啊！你的自性和十二类众生的自性，与佛是无二无别的。可是你依真起妄，‘迷理为咎’：把真正的真理迷昧了，所以就生出毛病，生出过错来了。‘痴爱发生’：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呢？就是愚痴和这个爱。愚痴和爱，可以说是两个，又可以讲成一个。愚痴是一个，爱是一个，又愚痴，又有爱，这是分两个讲。若合上一个讲，就是痴爱。因为你这个无明，变成什么都不明白，就知道爱，一天到晚就想这个东西，想这个淫欲、想这个爱欲，啊！时时刻刻也放不下。

你若能对研究佛法像这么样注意，时时刻刻也忘不了佛法，那很快就成佛了。可惜你没有能把好色的这种心，放在好佛法上，所以学佛法，学来学去，愈学愈觉得干燥无味，说：‘我就这么多毛病，这个佛法都把我讲出来了，哎！真是不要学了，学佛法把我的毛病都要学没有了，这怎么可以呢？’这就是一种痴爱。这个前边说是由汝妄想，迷理为咎，我现在可以说是痴爱为咎，痴爱的过错。

痴爱发生，‘生发遍迷’：因为你有痴爱，所以就生发出来遍迷，一切都迷了，什么都迷了。最初就是痴爱，你有了痴爱，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不顾了，下地狱就下地狱，管那么多干什么！所以什么也都不管了。

‘故有空性’：因为你这个痴爱为咎，一天到晚就想女人，女人就想男人，所以就发出一种虚妄的空性。‘化迷不息’：这个迷就变化，由一个迷化出两个迷，两个迷又化出三个迷，化迷不息，总也不停止。聪明的人应该在这个地方着眼哪，应该注意这段经文哪，这个把你真讲到骨头里去了，讲到人这个骨头里去，这个毛病都给你讲出来了！

‘有世界生’：才有这个世界生。‘则此十方’：既然这样子，这个十方所有一切的世界，‘微尘国土’，‘非无漏者’：这不是一个不坏的，不是一个无漏的，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体性，是由妄想造成的。‘皆是迷顽’：都是不明白。迷就是不明白，顽就是顽固不化。‘妄想安立’：都是你这种妄想所安立的，你知道吗？

当知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

阿难你不要睡觉！应该知道，知道什么呢？你‘当知虚空’：所谓我说不要睡觉，就是叫你不要迷惑了，不要再有这个痴爱，不要再迷昧这个真理了，所以叫你不要睡觉。那么佛叫阿难不要睡觉，我现在叫你们各位也不要睡觉。现在主要的问题，你应该知道这个虚空，‘生汝心内’：这虚空在你的心里边，‘犹如片云’：好像一片小小的云彩，‘点太清里’：点到太清里边。太清也就是虚空的一个别名。

‘况诸世界’：何况所有的一切世界，‘在虚空耶’：虚空在你的心里边，就像一片云彩在虚空里头似的。一片云在虚空里是很小的，但是这个虚空是很大的。可是虚空在你的心里头，也是像一片云彩那么小。

本经卷六不是讲过‘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空在大觉心里头，就像海里边一沤发，现在又说‘空生汝心中，片云点太清’，空在你的心里头，好像一片云点在太清里那么小。那你的心有多大，况且诸世界在虚空呢？所有一切的世界在虚空里面是很渺小的，那么如果在你的心里呢，那就更小了。所以这就是形容我们的觉性，是遍满一切处的。

汝等一人。发真归元。此十方空。皆悉销殒。云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振裂。

‘汝等一人’：阿难，在你们里边的一个人，‘发真归元’：如果成佛了。发真归元就是成佛了，证四果阿罗汉也叫发真归元。

‘此十方空，皆悉销殒’：这十方所有的虚空都没有了。‘云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振裂’：怎么可以说虚空里边所有这一切国土，而不振裂呢？虚空都没有了，国土又怎么能存在呢？所以一切国土也都没有了。

那么有的人说，既然成佛，虚空都消灭了，十方的佛成了很多，现在我们的虚空怎么还没有消灭呢？还没有销殒呢？在众生分上，你看见，这是有的；在诸佛的分上看，这一切的虚空都没有的，什么都没有。所以所见的不同，你就不能一概而论。好像现在我们有人得到五眼，开五眼的人，他就几千里、几万里，此国土、他国土，这个国家的事情，那个国家的事情，他都可以看得见的，都可以知道的。那么你没有佛眼的人，你看得见吗？看不见的。所以由这一点，你就不能说是：‘喔！我看见了，这就是有的。’你看见这是有的，在佛的分上看，就没有了，虚空粉碎了。

汝辈修禅。饰三摩地。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心精通吻。当处湛然。

‘汝辈修禅，饰三摩地’：你们修禅定，也就是修三摩地，得到三摩地。

‘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所有的十方菩萨，及一切无漏的大阿罗汉。‘心精通吻’：你修这个禅定，得到定力，和十方菩萨、大阿罗汉的心里都互相通的，互相吻合，就像一个似的。所以‘当处湛然’：这种清净本然的样子，不要到旁的地方去找，就在你当处就是，当处就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如来藏性。

为什么说十方的菩萨、大阿罗汉和修道的人，心精通吻呢？因为菩萨、阿罗汉和你所修的定是一样的，都是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都是修这个楞严大定，所以大家都是一样的。既然一样，所以心精通吻，心里都是相合的，彼此就好像互相都有电，通着的。

不要说和诸佛菩萨、阿罗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的心里，你如果想这个人，你那电报就打到他心里去了，说：‘那个人知道不知道呢？’他自性里知道，他心里不一定知道，但是彼此大家自性方面都知道了。

你说：‘那每一个人，我一天到晚就想他，想、想、想……，那么他也就会想我了？’

你想死了也没有什么用的，好像前边讲那个痴情、痴爱的人就是，噢！如果有一个爱人，一天到晚想着放不下，啊，总那么想，想！想！想！想来想去就想得死了。怎么死的？想到一起来结婚了，结了婚就昏了；昏了，然后久而久之就死了嘛！结婚！结婚！结婚就是昏，昏就是愚痴，就是什么也不知道了。这在中文的意思是这样，英文是什么意思，那我就不知道了。

一切魔王。及与鬼神。诸凡夫天。见其宫殿。无故崩裂。大地振坼。水陆飞腾。无不惊慑。凡夫昏暗。不觉迁讹。

你得到楞严大定、真三摩地这个时候，你说怎么样啊？就好像昨天你们去开会，那些个人一看到你们就震了。啊！现在有一个人得真三摩地，魔王也就震了。‘一切魔王’，‘及与鬼神’：和一切的鬼神，与‘诸凡夫天’：凡夫天就是六欲天、四禅天，这都叫凡夫天。‘见其宫殿’：他们那个地方就不得了了，怎么样啊？他的宫殿‘无故崩裂’：无缘无故这个宫殿就坏了。

我有没有对你们讲过？以前我在东北，我有一个小徒弟，这个小徒弟大约十四岁的样子，虽然是个小徒弟，他的神通可不小，他可以上天入地。他得到五眼，但是没有得到六通——他得到五通，没有得漏尽通；若是得漏尽通，那就证阿罗汉果了。

有一天，他就跑到天上去玩。到了天上，这个魔王很欢喜他，就把他圈到宫殿里头了。魔王的宫殿都是玲珑透体的，都像那个琉璃造的，非常地美丽，他就留在那里。因为他有五眼，他看到他自己的法身到那个地方，魔王就不叫他回来了。他就告诉我：‘师父啊！我到天上去，现在回不来了！’

我说：‘你到天上去回不来，谁叫你去来着？’

他说：‘我以为那个地方好好玩的，我到那个地方去看看，啊！天上那个人就不叫我回来了。’

我说：‘你玩，不要到那个地方去玩嘛！那六欲天的天魔，他专门就想要破坏修行人的定力。’于是乎我说：‘你不要害怕，我叫你回来。’

我叫他回来，这魔王就在那儿圈着他不叫他回来，这个时候他就很恐惧了，他说：‘他不叫我回来，那怎么办呢？'

我说：‘你不要怕，我现在叫你回来。'于是乎我就用这个〈楞严咒〉，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那个破魔咒术的五大心咒。喔！魔王宫殿即刻就粉碎了！这次他回来了，这是真实的事情。

所以现在这魔王宫殿崩裂了，‘大地振坼'：大地也都震出很多的裂口，地也都破坏了。‘水陆飞腾'：水陆都飞腾，‘无不惊慑'：大家都恐惧得不得了。‘凡夫昏暗'：可是我们世间的凡夫，感觉力不那么清楚，所以也不知道，‘不觉迁讹'：不觉这个大地有这么多的变化。因为他感觉力没有那么灵敏，没有那么快，所以就不知道有大地六变震动的这种情形。

彼等咸得。五种神通。惟除漏尽。恋此尘劳。如何令汝。摧裂其处。是故鬼神。及诸天魔。魍魉妖精。于三昧时。佥来恼汝。

现在明白了吧！那个魔为什么要来，就因为这样子。‘彼等咸得，五种神通'：天上的魔和这个鬼神，都有五种的神通。什么五种神通？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但没有漏尽通，如果他得到漏尽通，他也就不会来扰乱你了。因为他没有得到漏尽通，所以他就还想做坏人，还想做恶人，来破坏你。

‘惟除漏尽'：可见这个漏尽不容易得的。什么叫漏尽？我再给你们讲真了一点，就是你一天无论男人、女人，男的想女的，女的想男的，那就叫漏。你没有把这个念头断了，那就没有得到漏尽。

再给你们说深一层，我现在要给你们讲真了，若不讲真了，好像盖着盖儿摇，摇到几时，你们也不知道这里边是什么？讲真了，就是要你那个精不走了，那就漏尽了；你的精若走了，那就漏了。现在我把天地的秘密都告诉你们，你能精不遗失，那你就没有漏了。你不单精不走，你连那个念头，那个心都没有了，微细微细的那个念头，好像要有淫欲心的念头都没有了，那是漏尽了。现在明白了吗？天魔为什么没有漏尽？他就有这个淫欲心，鬼神也有淫欲心。

‘恋此尘劳'：尘劳是什么？我告诉你们，就是这个淫欲，淫欲就是尘劳，尘劳就是淫欲，他就贪恋这个东西。‘如何令汝，摧裂其处'：他贪恋这个东西，所以他也不愿意叫你放下，叫你也要贪恋。他说：‘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我没有放下这个东西呢，你就想要跑了，要把这个东西舍了？不可以的！'所以他就来了。干什么呢？摧裂其处，他舍不得你离开这个世界，‘是故鬼神'：所以这一切的鬼神，‘及诸天魔，魍魉妖精'：以前我讲妖精，你们不懂，现在告诉你了。

你看中国这‘妖'字怎么、骂的呢？什么是妖精？这个‘女'是寿‘天'了。怎么叫天？天就是年纪不过三十岁以前死的，这都叫天。那么这个妖精，你看这个字义，我不要讲得太多了，这个意思你明白就可以了。总而言之，这个女字边搁一个短命鬼，青年死的就会做妖精。

‘于三昧时'：谁的三昧？就是你的三昧，你在定的时候，‘佥来恼汝'：佥当‘全'字讲，当‘皆'字讲，也可以当‘都'字讲，就是他们统统都来了，来了要干什么呢？所谓都来要吃唐僧肉。

唐僧，谁叫唐僧呢？唐玄奘就叫唐僧，好多妖精都想要吃他的肉，那就是恼乱他的定。所以你要是修行有了定力，那一切的妖魔鬼怪也想要来吃你的肉。不是吃你的肉，我再给你们讲真一点，今天我和盘托出，一点都不保留，怎么样呢？就因为你没有淫欲心，你的精足了。

你的精足、气足、神足了，所以他这个时候，看你有这么多宝贝。说：‘我一定到你那儿抢你的宝贝来了。'为这个，所以他就来破坏你。他破坏你的原因，就想要抢你的宝贝。你谁有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就是抢你宝贝的！谁有男朋友，那个男朋友也就是抢你宝贝的！你以为干什么的呢？你说：‘我学佛法，佛法讲布施，我把我的宝贝布施给人。'那你将来就变成穷鬼堕地狱了。那时把你宝贝抢去的那个人，他不会再到那儿跟你说：‘我给你一点宝贝，你可以再出去了。'那时候没有法子帮你的忙，你自己想一想看。

然彼诸魔。虽有大怒。彼尘劳内。汝妙觉中。如风吹光。如刀断水。了不相触。汝如沸汤。彼如坚冰。暖气渐邻。不日消殒。徒恃神力。但为其客。

在前边所说的这个魔，你的定力修得有所成就了，魔王就怕你成就定力，于是乎，他就来破坏你的定力，令你三昧不能成就。‘然彼诸魔'：虽然魔王都来扰乱你，给你麻烦，可是这一些个魔，‘虽有大怒'：虽然他们都非常地恼怒，‘彼尘劳内'：可是他们有这种尘劳染污，‘汝妙觉中'：所以在你的妙觉性里边，‘如风吹光'：他们没有你的办法，不能奈你何，怎么呢？就好像风吹这光似的，光不为风所摇动。‘如刀断水'：又好像用刀来斩水一样，‘了不相触'：刀斩水，你就怎么样斩也斩不坏水的。

‘汝如沸汤'：你这种修行的定力，有一个比方。比方什么呢？就好像热汤似的，‘彼如坚冰'：魔王也有一个比方，比方什么呢？比方冬天冻的坚冰。‘暖气渐邻'：这个坚冰虽然坚固，但是遇到沸汤，暖气渐渐地和它就接近了，‘不日消殒'：不用一天的时间，它就会消灭了。‘徒

恃神力'：他们只仗恃着有神力，‘但为其客'：始终是做不了主人，就仅仅做一个客人而已。
成就破乱。由汝心中。五阴主人。主人若迷。客得其便。

‘成就破乱'：他们不能成就他们的破乱，‘由汝心中，五阴主人'：你心里五阴的主人，‘主人若迷'：你这个主人若是迷惑了，那么‘客得其便'：客就得了方便了。如果你这主人不迷，他就没有你的法子。谁是主人？就是自性。你自性假使迷了，那魔就有办法了，就可以恼乱你；你自性要是不迷呢，魔就没有办法你，他就束手无策。

当处禅那。觉悟无惑。则彼魔事。无奈汝何。阴消入明。则彼群邪。咸受幽气。明能破暗。近自消殒。如何敢留。扰乱禅定。

‘当处禅那'：当你得到三昧的静虑，得到正定正受这种禅那的时候，‘觉悟无惑'：你只有一个觉悟的菩提心，而没有一切的疑惑。‘则彼魔事'：那么魔的本能，‘无奈汝何'：他就不能奈你何，不能把你怎么样子，他没有办法你，也没有法子给你麻烦。

‘阴消入明'：那么魔是属阴的，阴会消去了，就好像这魔就是冰，你自己就好像热水似的，热水把冰化了，这就叫阴消。入明，你的智慧火高悬，所以就入明了。‘则彼群邪'：那一班的邪魔外道、妖魔鬼怪，‘咸受幽气'：他们所有的本事就是黑暗的幽气。‘明能破暗'：你自己有真正的定力，有真正的慧力，慧光的发明，明能破暗，这暗就破了。【注二】

‘近自消殒'：如果他想近前来恼乱你，来给你麻烦的话，他自己就会消灭了。‘如何敢留'：他怎么样还敢在这儿留难你，在这儿给你添麻烦呢？他就不敢‘扰乱禅定'：他就不敢在这个地方来恼乱你了。
若不明悟。被阴所迷。则汝阿难。必为魔子。成就魔人。

‘若不明悟'：假使你不明白、不觉悟，‘被阴所迷'：被这个五阴魔所迷，‘则汝阿难'：那么现在你阿难‘必为魔子'：一定做魔子魔孙了，‘成就魔人'：你所成就的，此是属于魔之类的。

如摩登伽。殊为眇劣。彼惟咒汝。破佛律仪。八万行中。只毁一戒。心清净故。尚未沦溺。

‘如摩登伽'：像摩登伽女，‘殊为眇劣'：这是一个很渺小、很平常的魔事。‘彼惟咒汝'：她就用先梵天咒来迷你，‘破佛律仪'：她破坏佛所有一切的规矩，在这‘八万行中，只毁一戒'：就只毁坏了一戒而已。

‘心清净故，尚未沦溺'：因为你心里清净，你这时候证了初果，所以尚未被她魔住，还没有堕落。
此乃隳汝。宝觉全身。如宰臣家。忽逢籍没。宛转零落。无可哀救。

‘此乃隳汝'：这个是令你堕落的一种行为。‘宝觉全身'：你这个宝觉的全身，‘如宰臣家'：就好像做大官的家里头，‘忽逢籍没'：忽然被皇帝给抄家了。‘宛转零落，无可哀救'：那么就互相辗转地零落，你没有地方去求救，没有地方求哀怜，叫人可怜你、来救救你，没有的。

阿难当知。汝坐道场。销落诸念。其念若尽。则诸离念。一切精明。动静不移。忆忘如一。

‘阿难当知'：阿难，你应该知道，‘汝坐道场，销落诸念'：把一切的念都没有了。你只修反闻闻自性这种的功夫，所以把一切的诸念都销落了。‘其念若尽'：这个念若没有了的时候，‘则诸离念'：则所有的一切离开你想念的，‘一切精明'：所有一切的精明，所有的这种智慧和定力，‘动静不移'：你动，它也不会改变的；静，它也不会改变的。‘忆忘如一'：想起来和忘了，这两种道理是一样的，是一个，没有两个的。

当住此处。入三摩地。如明目人。处大幽暗。精性妙净。心未发光。此则名为。色阴区宇。

‘当住此处'：阿难啊！你应该知道，修这种的定力，住在清净、动静不移、忆忘如一这种的境界上，‘入三摩地'：得到一种定力。‘如明目人'：就好像有眼睛的人，‘处大幽暗'：居住到一个大幽暗的房子里头。‘精性妙净'：虽然有这种精明的妙性，这种妙净，而‘心未发光'：心里没有得到真正的智慧光明。‘此则名为'：这个名为‘色阴区宇'：就是色阴所管的一个地方。

若目明朗。十方洞开。无复幽黯。名色阴尽。是人则能超越劫浊。观其所由。坚固妄想。以为其本。

‘若目明朗'：假设你这个人的目明朗，则‘十方洞开'：十方世界都给洞开了。‘无复幽黯'：再没有幽暗的情形了，这个时候叫什么名字呢？‘名色阴尽'：这个名字叫色阴尽。这五蕴——色、受、想、行、识——中的色阴就没有了。‘是人则能超越劫浊'：这个人他还能超越过去劫浊这时候，‘观其所由'：观看观看他这个人这种行为、行动的所由。‘坚固妄想'：他这种坚固妄想，‘以为其本'：以做他这个根本。【注三】

阿难。当在此中。精研妙明。四大不织。少选之间。身能出碍。此名精明。流溢前境。斯但功

用。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现在讲到这五阴魔上，文当五阴魔，五阴是什么呢？是色、受、想、行、识。色有十种魔，受有十种魔，想有十种魔，行有十种魔，识有十种魔，合起来就是五十种阴魔。修道的人必须对这五十种阴魔认识得清清楚楚的，如果不清楚这五十种阴魔，很容易就做了魔王的眷属。等做了魔王的眷属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做了魔王的眷属呢！还不得其要领，还不知道。所以这要特别注意的。

‘阿难，当在此中'：当在什么中呢？就在这个色阴将尽的时候。在这个人十方洞开、无复幽黯的时候。‘精研妙明'：因为这时候有一种光明，在精研这个妙明。‘四大不织'：四大互相都不起作用了。

‘少选之间，身能出碍'：在这个十方洞开、无复幽黯的时候，就等了少选，就是没有好久的一个时间，在很短的一个时间之内，这个身已经没有障碍了，好像等于虚空一样。这时候叫什么？叫意生身。这个身能出碍，就是离开这个肉体，另外还有一个身。就像前面讲的我那个徒弟，他到了天上去，这叫法身，又叫意生身。这意，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意，是由意生出来的这个身，这叫出碍了。

‘此名精明'：这个名字叫精明。‘流溢前境'：这个精明，流溢前边的这种境界。【注四】

‘斯但功用'：这一种的境界，只不过是一种功用而已。不能常，它是偶尔的。如果你随时可以自由出入，我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我愿意回来就回来，操纵自由。‘放之则弥六合'，放开了满三千大千世界，‘卷之则退藏于密'，收回来呢，随时可以收回来。你若不能这样子，不能随你自意，这叫什么呢？这是暂时的一种功用，你用功用到这个地步了，就有这么一个境界。‘暂得如是'：暂时间得这么一个境界，不是永远的，不是常常都能这个样子，不是常常能身出碍。‘非为圣证'，这不是一种的证果，圣人证果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作圣心'：你若不作证果这样的解法：‘你看，我这修行真有了功夫啰，我简直地又能怎么样出玄入牝！'你若这样一自满，怎么样啊？那就完了。不作圣心，‘名善境界'：你若不作证圣、证果，这还算可以，这种境界还算没有大的妨碍，没有大的过错。

‘若作圣解'：假使你若说：‘哦！我现在的功夫不得了了，我真了不起了，我现在就是出世的圣人，我就是阿罗汉了！'你若一这样子，认为自己是阿罗汉，证了圣果，‘即受群邪'：这时候一切的魔就都会来了。魔既然来了，那将来是堕地狱的。

阿难。复以此心。精研妙明。其身内彻。是人忽然。于其身内。拾出蛲蛔。身相宛然。亦无伤毁。此名精明。流溢形体。斯但精行。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这是五阴里色阴的第二种魔的境界。这种魔境为什么来的？就因为你修行，你用功它才有的。如果你不用功，你想找这种魔的境界也找不着，他不理你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个穷人，他到这儿来，也没有什么好处。现在你修行修到有宝贝了，你有了宝贝，所以他就来了，想要把你的宝贝给抢去。

那么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子呢？你还要如如不动，了了常明，不要着相，不要生一种的执着心，也不要想：‘啊！这种境界真好啊！再来一次吧！'不要去欢迎它，也不要不欢迎它，就像没有那回事似的，非为圣证，这不是一种证果的境界。不作圣心，你要是不作证果这样想，名善境界，这个还不错的。

你若一作圣解说：‘啊！我现在真是了不起了，连在我身里的虫，我都能把它拿出来。'这种认为自己得了神通自在，这就错啦！你只要有这一念的贡高心，魔就来了，随着你的贡高心，就钻到你心里来。钻到你的心里怎么样啊？就把你摆布得摇摇荡荡，得不着定力了。

所以修道你一定要真正地明白这个道理，才不至于堕坑落堑，不至于走错路。你若不明白佛法，好容易就走错路的。你没有功夫，那不成问题；有功夫的时候，那个魔王时时刻刻都看着你的，看着你一有机会可趁，他就来恼乱你了。

‘阿难，复以此心'：再用这个心，‘精研妙明'：精研这种微妙而光明的情形。‘其身内彻'：内里通彻光明了。这个人修行修行，啊！自己身体里边，什么东西都看见了。要是常常能看得见，那就可以；要是不是常常看得见，只是偶尔看见，这就是一种境界，这是五阴中色阴的一种境界。

‘是人忽然'：这个人忽然间，‘于其身内'：在他的身内，‘拾出蛲蛔'：他可以在肚皮里面自己拿出虫子来。这虫子有长的、有短的、有大的、有小的，他都可以伸手就拿出来。拿出的虫子，是清清楚楚、真实不虚的，但是肚皮也没有坏，你说他怎么拿出来的？你若伸手到肚皮里头拿这虫子，肚皮应该坏了，可是肚皮也没有破裂。‘身相宛然，亦无伤毁'：这个身相宛然，这个地方就有两个解法：可以说这虫子身相宛然，一点都没有坏，是整个的，是完整的，是活的，是生动的，这是一个讲法。又可以说，你自己的这个肚皮，也宛然没有损坏，这也是一个解法。

‘此名精明’：这叫什么呢？这就叫精明。精到极处，也明到极点了，所以就其身内彻，‘流溢形体’：这不是你用手到肚子里面去拿出来的，是从你身子里边流溢出来的。

所以，‘斯但精行’：这个就是你用功用得精微，得到一种奥妙，发生一种妙行。‘暂得如是’：暂时间这个样子，不是常常这个样子，你若是常常这个样子，那又另当别论了。‘非为圣证’：这不是证果圣人的境界。

‘不作圣心’：你若不是作证果圣人的想法，‘名善境界’：这还可以，过得去，没什么大问题，没有大的麻烦。

‘若作圣解’：你要是说：‘我现在证了圣果啰，我肚里边的东西，我随便可以拿得出来，你说这有多妙！这个境界，你是没有的。’你若一有这种贡高我慢心，一有这种的执着心，‘即受群邪’：就会被魔王拖去了。拖去，就变了魔王眷属了。

又以此心。内外精研。其时魂魄。意志精神。除执受身。余皆涉入。互为宾主。忽于空中。闻说法声。或闻十方。同敷密义。此名精魄。递相离合。成就善种。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那么又以精研妙明这种的心。‘内外精研’：精益求精，深造不已。‘其时魂魄’：其时自己的魂魄——魂有三个，魄有七个。

以前我不是讲在人身上有十兄弟吗？有的就单单有耳朵；有的就单单有眼睛，没其他的五根；有的就单单有个鼻子，没有嘴，也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这三魂七魄，各有一根，没有其余的五根，所以，它单独的就不能成立，必须要大家来共同合作。你有耳朵的，帮忙我没有耳朵的；你有眼睛的，帮忙我没有眼睛的，这真是互相利用，互相帮助，他们很合作的。【注五】

那么在你的身上，和这个‘意志精神’：意，就是意志。这个意，同你的志气，和你的精神这种种的。‘除执受身’：你除了这个身体，‘余皆涉入’：这个魂、魄、意、志、精、神，互相涉入，你到我这儿，我到你那儿，互相帮助，互相涉入。‘互为宾主’：有的时候你做主人，我做客人；有的时候又他做主人，你做客人，这六种互相为宾主。

‘忽于空中’：忽然在虚空里头，‘闻说法声’：虚空里头讲经呢！说法呢！谁讲的？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就听见说法声，但是看不见谁说的，其实就是你自己的魂魄、意志、精神互为主宾去讲的。

‘或闻十方，同敷密义’：或者啊，听到十方虚空里头都讲经说法呢！这是什么道理？这个就是因为你在因地——所谓因地就是前生，前生你听过经、闻过法，在你这魂魄、意志、精神里头没有忘了。所以今生你用功逼拶到极点，就把这个东西都拱出来了，都跑出来了，就听到好像讲经说法的声音。

‘此名精魄’：这个名字就是精魄。‘递相离合’：或者我和你合作了，或者你和我合作了，互相离合，互相结成一党，做了一个团体。‘成就善种’：或者说法，令你在不明白的时候，又提醒你，令你种善根的种子。

‘暂得如是’：这也是暂时间的，不是永远的。‘非为圣证’：这不是证果，你不要以为这个境界：‘喔！又不得了了，你看我现在不用去听经，随时随地我听见虚空中都在说法呢！’你听见说法，那是说法，也不是你自己证圣果了。

‘不作圣心，名善境界’：你不生贡高心，不生自满心，不生自己了不起的心，不生这种骗人的心，‘啊！你看，我用功用得没有人讲经，我都听到说法，你有没有这样子啊？’故意地去向人家讲自己的这种境界，好叫人家相信自己。‘你有没有这个时候啊？’‘没有啊！’‘哦！我是得过啊！’就这么炫示自己的长处，这怎么样啊？‘若作圣解，即受群邪’：你这么一自满，一执着，一贡高，一我慢，一认为你自己不得了，一定着魔的，着魔干什么去呢？一定堕落的。

又以此心。澄露皎彻。内光发明。十方遍作。阎浮檀色。一切种类。化为如来。于时忽见。毗卢遮那。踞天光台。千佛围绕。百亿国土。及与莲华。俱时出现。此名心魂。灵悟所染。心光研明。照诸世界。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以这个心，‘澄露皎彻’：澄清而显露出来，皎洁而明彻。‘内光发明’：内里边就发出一种光明来，发出光明怎么样子呢？‘十方遍作，阎浮檀色’：十方的世界，都像阎浮檀金这样的颜色。‘一切种类，化为如来’：所有胎卵湿化，无论什么种类，都变成如来了。

‘于时忽见’：在这时候，忽然间就见着了，见着谁呢？‘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就是遍一切处，这是佛的名字。他无在无不在，任何地方都有他的身体。忽见毗卢遮那遍一切处这一位佛。‘踞天光台’：他坐在天光台上，现千丈毗卢遮那身，‘千佛围绕’：有一千位佛周围围绕着毗卢遮那佛。‘百亿国土’：国土也非常多。‘及与莲华’：和所有的青黄赤白的莲华都有。‘俱时出现’：同时都现出来了，佛就坐在莲华上，莲华就在佛的足下出现。

‘此名心魂，灵悟所染’：这个你不要认为是真的，这是你的心和你的魂灵悟，互相这么一种灵感的觉悟所染，这并不是真的。 ‘心光研明’：你这个心光在研明了，在明白。 ‘照诸世界’：这时候这个心光照诸世界。

‘暂得如是’：这不是永远这样子，是暂时的。 ‘非为圣证’：这不是证圣果。

‘不作圣心’：你不要作证圣果的想。 ‘名善境界’：就是善境界。

‘若作圣解，即受群邪’：你若说： ‘哦！这又是个不得了的境界，这毗卢遮那佛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了吗？你没有我这么功大深，我真够功夫了！’你若这样一想啊，魔王又来了，拖你到地狱里去了。

又以此心。精研妙明。观察不停。抑按降伏。制止超越。于时忽然。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或百宝色。同时遍满。不相留碍。青黄赤白。各各纯现。此名抑按。功力逾分。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精研妙明，观察不停’ ‘抑按降伏’：抑，就是把它压抑着；按，是按住；降伏，来降伏它。 ‘制止超越’：制止这种的心，不让它有所偏激。

‘于时忽然’：在这个时候，忽然间， ‘十方虚空’：所有的十方虚空， ‘成七宝色’：成七宝的颜色， ‘或百宝色’：或百宝这种颜色， ‘同时遍满’：在这一个时候遍满虚空， ‘不相留碍’：互相谁也不妨碍谁，互不留碍。 ‘青黄赤白’：青黄赤白各种颜色， ‘各各纯现’：自己现自己的颜色。

‘此名抑按’：这个也就是抑按着，修到你这个心抑按了，不叫它打妄想，不叫它想其他的东西。它抑按久了， ‘功力逾分’：功力，就是你用功修行的这种功力。逾分，就是超过平时应有的分了。

‘暂得如是’：暂时间看到这七宝的颜色， ‘非为圣证’：这不是证圣果的一种表现。

‘不作圣心’：你若不作证圣果的这种想法， ‘名善境界’：这还可以的，这个境界也不是不好。

‘若作圣解’：你若是以为证了圣果， ‘即受群邪’：就受到群邪的包围，就会堕落了。

又以此心。研究澄彻。精光不乱。忽于夜半。在暗室内。见种种物。不殊白昼。而睹室物。亦不除灭。此名心细。密澄其见。所视洞幽。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以这个定的心， ‘研究澄彻’：研究清彻。 ‘精光不乱’：这种澄彻的精光不乱，有一种定力。 ‘忽于夜半’：忽然间在夜半， ‘在暗室内’：在那么一个没有光的房子里边， ‘见种种物，不殊白昼，而暗室物，亦不除灭’：看见种种的东西，不但房子里的东西看得见，而且房子外边的东西，也看得见。不但房子外边的东西，可以看得见；这个房子里边本来有的东西，也可以看得见。不但本来有的东西，可以看得见，而且从这个房子外边所来的东西，也看得清清楚楚。

‘此名心细’：这个叫什么名字呢？这个就是你心细到极点了， ‘密澄其见’：把你这个见也清净到极点了， ‘所视洞幽’：因为你的见清净了，所以就是幽暗的地方，也一样看得见的。

‘暂得如是’：可是这是暂时间得这个境界， ‘非为圣证’：这不算证圣果的一种境界，不要以为这就是证圣果了，这不是证圣果！

‘不作圣心’：你若不拿它作证圣果嘛，你不这样想， ‘名善境界’：这还可以算一个善的境界。

‘若作圣解’：假设你自己生出贡高的心，自满的心，骄傲的心，认为自己这功夫不得了了， ‘即受群邪’：这就会招魔障的。

有的修道人，在这个净极光通达，他清净到极点了，啊！忽然间他就见一切物。见一切物，是什么所见的呢？就是他开了佛眼所看见的。那么这个佛眼，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开的，也不是你开了，就永远开了，这种境界是暂时开的佛眼。所以在暗室里边，他也看到光明，也看到房子里边一切的物质，一切的东西。可是，方才我说从外边来的东西也可以看得见，从外边来的什么东西呢？好像在这一个房里头是黑暗的，你可以看到从外边来个神，或者是来个鬼，或者来个菩萨，或者来个佛，这都没有一定的。

以上所讲的这种境界也不是一定的，也不是人人都一定有的，也不是人人都一定没有的，这也不一定是必经之路，这不过是修道有时会有这种境界。所以你不要以为，个个修道人都是一样的境界，不是的。

谈到这个佛眼，有的人开佛眼就可以永远都开了，这叫报得通。什么叫报得通呢？就是他前生修行用功，修千手千眼这个法，所以感得生生世世都可以开佛眼。有的开的是临时的，暂时这么一开，他不是永远的，为什么不是永远的呢？就是因为你心哪，不是时时那么清净，如果你心时时清净，你在前生修过大悲法，那就可以永远开了，所以这有种种情形，是不同的。

又以此心。圆入虚融。四肢忽然。同于草木。火烧刀斫。曾无所觉。又则火光。不能烧爇。纵割其肉。犹如削木。此名尘并。排四大性。一向入纯。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圆入虚融'：圆满而又虚融，你说它有，也不是有；你说它没有，它又有。

'四肢忽然'：这两只胳膊、两条腿，忽然间 '同于草木'：像草木似的，没有知觉了。 '火烧刀斫'：用火烧它，用刀来砍它， '曾无所觉'：也是没有知觉。用刀砍就砍，用火烧就烧，也不痛、也不痒了，没有感觉。

'又则火光，不能烧爇'：用火烧它也烧不热。 '纵割其肉'：你就把胳膊、腿上的肉割下来， '犹如削木'：像什么似的呢？就像削木头似的，也不知道痛痒，这叫什么呢？

'此名尘并'：这是所有的尘相都合并起来了。 '排四大性'：排地、水、火、风四大的性， '一向入纯'：都合而为一，都合成一个了。

'暂得如是'：可是这是暂时间的，不是永远这样子，是偶尔的，或者一阵间的。 '非为圣证'：不要以为这就是证圣果了。

'不作圣心'：你不作证圣果的想，这个就是 '名善境界'。

'若作圣解'：你若是以为是证果了，生一种大我慢，生了一种骄傲心、自满的心， '即受群邪'：就要受群邪来交攻你，群邪就来包围你了。

又以此心。成就清净。净心功极。忽见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国。具足七宝。光明遍满。又见恒沙。诸佛如来。遍满空界。楼殿华丽。下见地狱。上观天宫。得无障碍。此名欣厌。凝想日深。想久化成。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又以这个修道、修三昧的心， '成就清净'：他所成就的非常清净， '净心功极'：清净的这个心，功夫到了极点。

'忽见大地'：忽然间就看见所有的大地。 '十方山河'：所有十方一切的山河大地， '皆成佛国'：都变成佛国了。 '具足七宝'：每一个地方都有金、银、琉璃、砗磲、赤珠、玛瑙、珊瑚这七种的宝贝。 '光明遍满'：这个七宝也放光，光明照彻十方。

'又见恒沙，诸佛如来'：又看见如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诸佛如来， '遍满空界'：遍满在虚空里头， '楼殿华丽'：楼阁和宝殿都非常华美的。 '下见地狱'：往下一看，怎么样呢？就看见所有的一切地狱。 '上观天宫'：往上边一看，天宫的境界也都看见了。 '得无障碍'：他没有一点的障碍，任何地方都看见了。

'此名欣厌'：为什么看得见这些个东西呢？就因为平常你有欢喜和厌恶，欢喜或者上天，或者佛国，你厌恶地狱。那么 '凝想日深'：凝结你这么想，就好像鸡抱鸡仔似的，又好像猫在那儿等着老鼠那么样子，又好像龙养它的珠子那么样地注意。凝想，就是不想旁的东西了，专心致志，一心就想这个佛国怎么样好，地狱是怎么样痛苦。他的心就欢喜快乐的地方，厌恶苦恼的地方——特别苦的地方，心念专一，想得专一了， '想久化成'：想得久而久之，就化成这种境界了。

'非为圣证'：你不要以为这就是证了圣果，有了功夫了，不可以的。 '不作圣心'：你若不作证圣果的想法， '名善境界'：这个境界还不坏的。

'若作圣解'：假设你若说是： '啊！这个境界可妙了，我现在和佛住在一起了，我甚至于也就是佛了。'若这样一想， '即受群邪'：那一些个天魔外道就都陪着你来了，你说你和佛住在一起吗？这会儿他们先亲近亲近你，和你做一做朋友再说。

又以此心。研究深远。忽于中夜。遥见远方。市井街巷。亲族眷属。或闻其语。此名迫心。逼极飞出。故多隔见。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研究深远，忽于中夜'， '遥见远方，市井街巷'：看见远方一切的情形，远方什么情形呢？看见卖东西的街市上，又看见井，就是取水的地方；街，就是大街；巷，就是小街道； '亲族眷属'：或者你的亲戚，或者你的朋友、眷属； '或闻其语'：或者听到他们说话。

'此名迫心'：那么这就是你修道修得逼拶这个心，逼迫到极点了。 '逼极飞出'：你把你这个心压制它，总不让它打妄想，逼到极点了，这个心就飞出这种境界来。 '故多隔见'：所以隔着多远，他都看见了，因为你总也不想见东西，这回呀！它可一下子跑出去了，就什么都看见了。

'非为圣证'：你不要以为这个境界，就是个好境界。 '不作圣心'：你若不作证圣的这种想法， '名善境界'：这个境界还可以的。

'若作圣解'：假设你说自己得了圣果，啊！未证言证，没有证果，你说证果了；未得谓得，你

没有得道，就说得道了。这样的话，‘即受群邪’：就要受一切的魔来包围你了。

又以此心。研究精极。见善知识。形体变移。少选无端。种种迁改。此名邪心。含受魑魅。或遭天魔。入其心腹。无端说法。通达妙义。非为圣证。不作圣心。魔事消歇。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这是色阴第十种的阴魔，叫妄见妄说。

‘又以此心’，‘研究精极’：研究到极点了。‘见善知识’：他这时候看见那个善知识。什么叫善知识呢？就是他过去跟着学法的这个善知识，怎么样呢？‘形体变移’：看见这个善知识，咦！等一等又变成了一个老年人，等一等又变成一个中年人，等一等又变成一个少年的人。又看这个善知识，好像本来是个男人，又变成个女人。‘唉！这个善知识，原来前生大约是个女人。’就生这一种邪知邪见。其实他所见的这个见，不是真正的见，这种改变，是由他的妄想变成的。

‘少选无端，种种迁改’：少选就是时间不长，啊！什么都变了，什么都和平时不同样了，这就和现在一般人所吃的那个
LSD（迷幻药）差不多。吃了——哦！花花绿绿的，眼睛看什么东西也看得不清楚了，看得红红绿绿。画出来那个画，也画得古灵精怪的，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就那么乱画。画出来，这儿说：‘啊！画得真好。’有人还赞叹。你看！就是这种样子。那么说：‘这个人是不是吃那个东西了呢？’这个不是，这是一种魔王的作用。你就吃LSD，那也是魔王的作用。你一吃那个药，那魔王就帮你忙来了，叫你改变。【注六】

不过这个色阴的境界，有的时候会改变好的，有的时候会改变坏的。这个人善根充足，有善根的，他就变到好的那一边去；那善根不够的人就往下流，变得不好了。所以说种种迁改。

‘此名邪心’：这个名字就叫邪心，心里不正当。‘含受魑魅’：他心里有鬼。‘或遭天魔’：或者是天上的魔王，‘入其心腹’：入到他心窍里头去了。‘无端说法’：你说怎么样啊？就像某某人说他也会讲经了，某某人他又会说法了，某某人他又开了悟了，某某人又成了长老了。所以他无端说法，自己也不知道是说的什么。

‘通达妙义’：这个通达妙义，不是真正通达妙义；这个说法也不是真正说法。他就拿这个不对的，认为对了，他说他说的法最妙了，就这么自赞毁他，说他是最第一，是个长老了。

‘非为圣证’：这种境界不是一种好境界，‘不作圣心’：你若不作证圣果的这种心来想，‘魔事消歇’：这个魔事就没有了，就消了。‘若作圣解，即受群邪’：你要是认为你自己证果了，那就快啰！快到什么地方去了？就快到地狱去了，你证了地狱的果了。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色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像以上所说这十种的禅那，这种静虑所现的境界，‘皆是色阴’：这都是属于色阴。‘用心交互’：因为用心互相这么研究它，到了极点，‘故现斯事’：所以就有时会现出这样的事情来，这样的境界来。
　　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

‘众生顽迷’：众生顽固不化，愚迷不醒，‘不自忖量’：也不自己忖量忖量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逢此因缘’：遇着这种的境界，这种的因缘，‘迷不自识’：愚痴而不认识这种魔的境界，‘谓言登圣’：自己就说，我现在已经成了佛，开了悟，证了果了。啊！你说怎么样啊？这‘大妄语成’：这真是打大妄语，这就是打最大的妄语。打这种妄语，说自己就是成佛了，这决定下地狱的，‘堕无间狱’：堕落到无间地狱里去。【注七】

汝等当依。如来灭后。于末法中。宣示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汝等当依’：阿难，你们现在应该依照我所说的这个法去做。‘如来灭后’：佛灭度之后，‘于末法中’：在将来末法的时候，‘宣示斯义’：一定要宣传这种的道理。‘无令天魔’：你不要令天魔，‘得其方便’：令他得方便。‘保持覆护’：你要保持覆护这真正的佛法，‘成无上道’：得成无上的道果。
　　大佛顶首楞严经五十阴魔章
　　大佛顶首楞严经五十经魔章浅释受阴十魔
　　唐天竺沙门般剌密帝译
　　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 一九六八年于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色阴尽者。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像。

‘阿难’，‘彼善男子’：那一些个修反闻闻自性这种功夫的善男子，‘修三摩提’：修耳根圆通，得到这个定力。

‘奢摩他中’：在这个静虑止观里边，‘色阴尽者’：色阴要是破了，破色阴的时候怎么样呢？‘见诸佛心’：见诸佛这种心印的法门。好像什么呢？‘如明镜中显现其像’：好像明镜里边，显现你的形像一样。

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犹如魇人。手足宛然。见闻不惑。心触客邪。而不能动。此则名为。受

阴区宇。

‘若有所得，而未能用’：好像是有所得，但是不能用，好像什么呢？ ‘犹如魇人’：前边我讲那个鸠盘荼鬼，就是魇魅鬼。这个魇魅鬼把人魇住了，被魇的人， ‘手足宛然’：手足也都是存在的，并不是没有手足， ‘见闻不惑’：见和闻性也都没有迷， ‘心触客邪’：可是心里接触到这个客邪， ‘而不能动’：不能动弹。 ‘此则名为受阴区宇’：这种情形，它的名字就叫受阴区宇，就是受阴所管的这个范围以内的情形。

若魇咎歇。其心离身。反观其面。去住自由。无复留碍。名受阴尽。是人则能。超越见浊。观其所由。虚明妄想。以为其本。

‘若魇咎歇’：要是魇魅鬼这种过错歇息了， ‘其心离身’：在受阴里边，好像有魇魅鬼魇魅着你，所以你就不能自由。若是这种情形没有了，这受阴破了，你这个心就离开你的身体。

‘反观其面’：你可以看见你自己的面。 ‘去住自由’：你愿意到什么地方去也随便，愿意不去也随便，无拘无束的， ‘无复留碍’：也没有所留碍。

‘名受阴尽’：这种境界，就是受阴破了，没有了。 ‘是人则能超越见浊’：这个人此能超出见浊。见浊前边不是讲过了？那五浊恶世的见浊。

‘观其所由’：观看受阴所从来的，这个 ‘虚明妄想’， ‘以为其本’：这是做它的一个根本。那么现在把受阴破了，所以它的根本也都没有了。

阿难。彼善男子。当在此中。得大光耀。其心发明。内抑过分。忽于其处。发无穷悲。如是乃至。观见蚊虻。犹如赤子。心生怜愍。不觉流泪。

‘阿难’， ‘彼善男子’：这个善男子， ‘当在此中’：在这个情形的时候， ‘得大光耀’：他得着一种大的光耀，很光明的。 ‘其心发明’：他的心里，自自然然就生出来一种的感想。

‘内抑过分’：因为他总过分强制自己这种思想，太过了，就在这个内抑过分的时候， ‘忽于其处，发无穷悲’：在这个地方，他就发生一种悲愍的心，一种无穷的悲。他悲什么呢？就悲愍众生。

‘如是乃至，观见蚊虻’：他就观见蚊虫和虻虫，这种很小的东西， ‘犹如赤子’：他看见这个小的生命，就好像他自己的小孩子一样。赤，是说小孩子的颜色是红色的。所以他看见蚊虫，也像他的小孩子那样地爱惜；看见虻虫，也像他小孩子那么爱惜。 ‘心生怜愍’：他心里生出一种怜愍心， ‘不觉流泪’：噢！他也不知不觉就哭起来了。

此名功用。抑摧过越。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觉了不迷。久自消歇。若作圣解。则有悲魔。入其心腑。见人则悲。啼泣无限。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此名功用’：这是用功偶尔有的情形，这叫功用，用功用出来的。为什么有这种情形呢？就因为 ‘抑摧过越’：这么你历制得太厉害了，所以有这种情形发生。

‘悟则无咎’：你如果明白了，啊！我怎么这么无缘无故就哭起来了呢？这个境界应该改。你明白了，这就没有关系，不要紧了。

‘非为圣证’：这个不是圣证，不是说，你得到同体大悲了。不是看见蚊虫和这个小小的生命，都拿它当自己的儿子那么看待，这真是同体大悲了，这不是的。

‘觉了不迷’：你若能觉悟而明白它，不迷惑于这种境界上， ‘久自消歇’：时间久了，就没有了。

‘若作圣解’：假设你说，我现在有同体大悲心了，这可是我修行成功了。 ‘则有悲魔入其心腑’：你这么一想，就有悲魔来了。什么悲魔？专门好哭的，见着人就哭！这是悲魔入其心腑，到他心里头去，附到他身上，怎么样呢？ ‘见人则悲’：见人就哭起来了， ‘啼泣无限’：这哭得不知怎么那么悲。

我前几天不是对你们讲，我在东北的时候，有一个叫刘金童的，她就是这样子。一见着人来，她就哭起来了，说： ‘你呀！在以前是我第几个第几个儿子啊！你现在可回来了，你可找着妈妈了。’就这么样子哭起来了。一哭，就把这个人哭得也迷糊了。以为这真的是见到妈妈了。其实怎么样？是见着这个魔王了。【注八】

‘失于正受’：这修定的善男子，就失去正定正受了， ‘当从沦坠’：应该堕地狱了。你跟着这魔王跑，就会堕地狱的。

阿难。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胜相现前。感激过分。忽于其中。生无限勇。其心猛利。志齐诸佛。谓三僧只。一念能越。

‘阿难’，‘又彼定中’：又在这个定里边，‘诸善男子’：这一切修道的善男子，‘见色阴消’：见五阴中的色阴已经消了，他自己也知道。‘受阴明白’：这个受阴他也很清楚的。

在这个时候，‘胜相现前’：就有一种胜相。胜，是殊胜，很不同，很特别的这种相；现前，现到他的心里。‘感激过分’：所以他就生了一种感激心，可是太过分了。过犹不及，那个走过头的，和没有走到的人，相差得不太多，都不合乎中道。譬如，你想到这个地方，到了这地方，你不停，又过去了，那也等于没到一样。

所以这感激过分了，‘忽于其中’：忽然在这个定中，‘生无限勇’：生出来一种大勇猛的心。‘其心猛利’：他这个心，勇猛精进得不得了，‘志齐诸佛’：他说佛和我是一样的，自己同佛是一样的。

‘谓三僧只，一念能越’：他说第一个阿僧只劫，第二个阿僧只劫，第三个阿僧只劫，这三个大阿僧只劫，他在一念之中，就能超过去，所以他自己就说他是佛了。不但他说自己是佛，还说所有的人都是佛，那么这种人就落于邪知邪见了。不错！所有的人都是佛，但是你要修行。修行不是说在一念之间，就成了佛。这修行要有一个长远的时间。你若明白佛法，依照佛法修行去，那么或者会时间不太长，但是也不能一念就成佛了。

这种人就因为修行也没有善知识指示，他自己也没有智慧。那么他用苦功，用来用去，就发生一种邪知邪见，他看自己这么久都没有成佛，所以他说他就是佛了，就成佛了。这一段文就是受阴里头的例己齐佛，说自己和佛是一样的，其实就这一念的错误，已经就着魔了。

此名功用。陵率过越。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觉了不迷。久自消歇。若作圣解。则有狂魔。入其心腑。见人则夸。我慢无比。其心乃至。上不见佛。下不见人。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现在《楞严经》讲到五十种阴魔，这是最要紧的地方！修道的人，如果不明白这五十种阴魔，一定会走错路的；不走错路，那是很少很少的。所以你若认识阴魔的境界，就不会胡吹乱捧了，不会自己看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所以无论谁，你有亲戚朋友，都可以叫他们来听一听这五十种阴魔，令他们知道这种修道的境界。

‘此名功用’：这个名字就是发生一种功用，你用功发生一种作用，‘陵率过越’：它在你自性里边，互相这么样变化变化出来的这一种过越，所以才生出一种发大勇猛心。发勇猛心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的。你勇猛精进向前去修佛法，是可以的；但是你不可以生一种我慢的心，不可以说：‘哦！我就是佛了！’

你就是佛了？佛说的三藏十二部，你说了几藏几部啊？佛说的三藏十二部，你连懂都不懂呢！说你也就是佛了？你说这真是岂有此理呢！佛说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你连一藏也没藏，一部也不部，怎么你就可以成佛呢？那不要说你讲了三藏十二部，你就讲一讲这三藏十二部，无论哪一部经提出来，我都会讲的，我都明白它那个道理。你若能这样子，这也只可以称做佛的弟子，也不可以称佛的！所以他觉得这个世界上，现在人人都恭敬佛，他也就想作佛了。将来他死了，好有人供养他。其实死了埋到地里头，变成灰了，什么也没有了。

‘悟则无咎’：发这种猛利的心，可以！你要是明白这是一种境界，‘非为圣证’：不是圣证。

‘觉了不迷’：你能觉悟而明了，不再迷惑，‘久自消歇’：那么时间久了，它也就平息下来了，它这是一时的。

‘若作圣解’：假设你说，这就是成佛了，‘则有狂魔’：这时候就有个狂魔。所以你看，这五十种阴魔，你都不认识，你怎么就会成了佛了？这种狂魔，就是狂妄、贡高我慢。‘入其心腑’：入他的心窍里头去了，就到他身上。到他身上，把他本来的画魂就给撵走了。这个魔王就在这儿坐殿，就当他的灵魂了。

‘见人则夸’：他无论见到谁，就夸奖自己，是己非人。就是抑人扬己这么样的，说人家都不对，就是他最高，他自己就成佛了！‘我慢无比’：这个我慢就是对谁都傲慢，‘其心乃至上不见佛’：往上也没有佛了，为什么呢？他就是佛了嘛！‘下不见人’：他也看不见人了。看不见人，他看见什么呢？啊！他说一切人都是佛了。他自己是佛，在他上边没有佛，他就是佛；将来一切人都跟着他成佛，所以他下也不见人了。

‘失于正受’：他失去这个正定正受了，‘当从沦坠’：这种人应该堕落的。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前无新证。归失故居。智力衰微。入中隳地。迴无所见。心中忽然。生大枯渴。于一切时。沉忆不散。将此以为。勤精进相。

‘又彼定中’：在这种定中，‘诸善男子’：一切修道的人，‘见色阴消，受阴明白’，‘前无新证’：向前去也没有新的证得。‘归失故居’：向后边呢，他以前所居的地方，也没有了。‘智力衰微’：他的智慧也不充足，也没有那么猛利了。在功夫上，这也就是忽进忽退。‘入中隳地’：就到这个要堕落的地方了。‘迴无所见’：他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什么所见。

‘心中忽然，生大枯渴’：在他心里边，忽然间就生出一种感觉。这感觉是什么呢？啊！生大枯渴；自己心里觉得很单调的，很枯燥的，还很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地方觉得枯燥，

很单调的，没有什么意思了。又渴，渴什么呢？需要佛法，需要佛的法水来润泽他。枯燥，他觉得枯干了，就快干了。那么什么都没有了。

讲到这个，就好像普通不修道的人说：‘哦！感觉非常寂寞！'很寂寞无聊的，没有什么聊，无聊了！于是乎，在这个时候，就要作怪了。作什么怪呢？啊！还是‘那个'。

什么叫寂寞无聊？本来我不想讲，不讲啊，又恐怕人不明白，所以还是讲一讲它。就是好像女人想男人，想得觉得心里着急、枯燥得不得了。男人想女人，这也叫枯燥、单调、寂寞、无聊，就要找一个什么，好像丢了东西似的，找又找不着，这是寂寞无聊。

‘于一切时'：在一切时，‘沉忆不散'：好像男女有了相思病，总想着想着，想来想去也忘不了。‘将此以为，勤精进相'：他以为这样子就是勤精进的一个相。他沉忆不散，这种枯燥的心理，他以为这就是一个精进相。

此名修心。无慧自失。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忆魔。入其心腑。旦夕撮心。悬在一处。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此名修心，无慧自失'：这个名字叫什么呢？这是在受阴的境界里边，这时没有智慧了。但是你不要害怕没有智慧了，‘悟则无咎'：你若觉悟了，‘啊！这是一种境界。'那就没有问题了。你若不觉悟，总在这个地方耽空滞寂，这么沉忆不散，那就会干死了，干死也没有什么成就。

‘非为圣证'：这不是说这样就是有所得，证圣果了，不是的。不要错认——认贼作子。

‘若作圣解，则有忆魔，入其心腑'：你听这多危险！真危险哪！如果你作圣解，则有忆魔，入其心腑。你如果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境界，则有忆魔，专替你记忆东西。你记不住了吗？嘿！他帮你想着，他来帮你忙。他看你尽记忆记忆，‘啊！你这么欢喜记忆。'他就来帮你忙，帮你记忆，就入你的心腑里去了。

‘旦夕撮心，悬在一处'：一天到晚把你的心给悬起来。撮，就是悬挂起来。把你的心这么悬到一起，‘失于正受'：你得不到正受，‘当从沦坠'：将来久而久之，也会落地狱的。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慧力过定。失于猛利。以诸胜性。怀于心中。自心已疑。是卢舍那。得少为足。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慧力过定'：这慧力超过这个定力了，‘失于猛利'：所以他也就自己生一种猛利的心。‘以诸胜性'：以在这个境界里边有这种胜性，就是很不平凡的这种性，‘怀于心中'：他就总在心里怀念着。‘自心已疑'：他怀念这种胜性，自己心里就已经生出一种疑惑，疑惑什么呢？

‘是卢舍那'：疑惑他自己是卢舍那佛。卢舍那是梵语，此云‘光明遍照'。因为他以为自己是卢舍那佛了，所以就‘得少为足'：得到一点点的东西，他就知足了。其实他这个定力，根本去佛很远呢！他就说他自己成卢舍那佛了。

此名用心。亡失恒审。溺于知见。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下劣。易知足魔。入其心腑。见人自言。我得无上。第一义谛。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此名用心'：这个名字叫用心，‘亡失恒审'：他没有常常审察自己的这种功夫。‘溺于知见'：他对这个知见分不清楚了。溺，就是沉溺到这个里边，英文大约就是等于 sticky（黏）。‘悟则无咎'：要是明白了，也就没有什么问题。‘非为圣证'：这不是圣证。

‘若作圣解'：假设认为自己有这种圣境的时候，就是证圣果了，‘则有下劣'：则有一种最卑下的、最劣的、最没有价值的这种魔。什么魔呢？‘易知足魔'：什么事情都容易知足的这种魔。‘入其心腑'：又钻到他心里去了，就是附到他身上，把他的灵魂给赶跑了。其实他只是个假躯壳，是个假的，可是他自己还不知道呢！‘见人自言'：见到人就说了，喂！你知道吗？‘我得无上第一义谛'：我得到最高无上第一义谛。

现在在都板街（Grant Avenue，在三藩市华埠）这儿，就有一个人天天在商业中心那个地方站着，穿得花花绿绿的那么一件衣服，他就说：‘啊！我住了五年山哪！我开了悟啦！现在我怎么怎么样了，我有神通了……。'

那个人他原来也是拜我做师父的，是我的皈依弟子，但是他不听教。在我没有来美国的时候，你猜他怎么样子？他背着个大葫芦在后边，葫芦上头写着，他是度轮法师的徒弟，学了很多的本领，谁有什么事情，找他都可以解决问题。在我没来美国之前，他就在这儿招摇撞骗的；现在我到美国来了，他还招摇撞骗，但是不写我的名字了。这就是这种魔，说他得第一义谛。

‘失于正受'：他失去正受，所以也不听我教化。从我来到这儿，讲经他也不听，说法他也不听。他就说他得了道了，开了悟了，有了神通。究竟什么神通呢？你们猜不着，就是 Money！Money！Money！（钱！钱！钱！）这神通。嗐！硬骗人！我也不知道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所以就‘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所证未获。故心已亡。历览二际。自生艰险。于心忽然。生无尽忧。如坐铁床。如饮毒药。心不欲活。常求于人。令害其命。早取解脱。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这个修道的人定力深一点了，在这个定中，'见色阴消'：见色阴已消，'受阴明白'：他也明白受阴了。'所证未获'：他所应该证得的这个道果，他没有得，'故心已亡'：所以，他心已经亡了。'历览二际'：前际、后际，他也都没有了。'自生艰险'：他自己觉得：'哦！真危险啰，这可太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于心忽然，生无尽忧'：就觉得什么都忧愁烦恼，有忧愁就有烦恼了。有烦恼了，就怎么样啊？'如坐铁床'：他一天到晚想自己，'哦！我在地狱里的铁床上坐着哪！我在这个铁床上受罪哪！啊！这怎么办哪？有这个身体就是有苦的。'

'如饮毒药'：好像吃了毒药，就要死了似的。'心不欲活'：他今里一天到晚想着「死了好！死了好！'中国有这么一句话，那个要死的人就这么说：'死了好！死了好！又省裤子又省袄。'这个人大约也就是这个思想，说死了好！死了好！

讲到这儿，我再给你们讲，自尽的人都有个鬼，那个鬼怎么样呢？就向这个人叩头。他叩头怎么说呢？他就念这个咒，不过这个要死的人，他听不见。这个咒也就是说：'你死了好，死了好，你快死了，死得越早越好，啊！你快一点死了就好了。'

那么要自杀的这个人呢，他耳朵虽然听不见，但是他心灵上通着的。因为鬼有他心通，可以用那一种鬼的魔气，到你心里，令你心里就想：'哦！是死了好。'就相信鬼讲的话，心里能听到，就相信了。于是乎就或者吃毒药，或者去悬梁，或者去跳海，跳金门桥了。哦！就死了！

金门桥那儿也有很多鬼，来回的人，谁若是阳气盛，他不敢见你的。阳气衰的那个人——就是精气神都没有了——没有阳气了，你一从那地方过，他就说：'你死了好，死了好。'拿着就把你拖下去，拖到你跳金门桥去了。所以这自杀的人，多数都有个魔鬼，在那儿叫他去，他才死的。

生大忧患这个人也就'常求于人'：常常叫着叫着，啊！你把我杀了是最好啰！'令害其命'：你有法子把我弄死，那是最好了，'早取解脱'：我就好早得到解脱。

此名修行失于方便。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常忧愁魔。入其心腑。手执刀剑。自割其肉。欣其舍寿。或常忧愁。走入山林。不耐见人。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此名修行失于方便'：这个名字就是修行失于方便。他不明白这个方便法门，所以就生出这种执着。

生出这种执着时，'悟则无咎'：如果明白，就没有问题了。'非为圣证'：这不是圣证啊！

现在你们听到经典这个道理，切记不要乱打妄想，不要说自己又要死了，或者又没有什么了，你常常这样想，就会招这种魔的。这个世界这种魔很多很多的，所以不要打妄想！不要随便乱讲话！你乱讲、你一打这个妄想，就有这种魔来侵犯你。那时候，魔到你身上，你就受不了了！你那时候就不自由了，你想不死都不可以。

'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常忧愁魔'：你以为你忧愁，忧愁也有魔的，为什么你忧愁啊？你若开佛眼了，你看这个人没发脾气的时候，没有鬼；一发脾气，这鬼就来帮着他发脾气了，说：'发大一点、发大一点！Make more trouble（多惹点麻烦！）'就从后边来帮助你发脾气。你不相信？这个我讲的是真话。你要是不信呢，就慢慢试试看！'入其心腑'：到他身上了。

'手执刀剑，自割其肉'：我不是讲过那个王孝子吗？就是我以前讲的常仁大师。

王孝子在坟上守孝，有一次他在定中，看见他一个外甥，被土匪捉去了。捉去，这个土匪就要枪毙他外甥——要用枪打死他外甥。他在定中，相离十五里路，那个土匪一开枪打的时候，他在定中，这么用手往外一搪，这个枪就没有打上他的外甥，他外甥就跑了！

可是在默默中，也是有一个要命鬼，这个土匪为什么把他外甥绑去？就是预备要命的，默默中有个要命鬼，有这种因果。那么现在没有打死他外甥，这个命没有要去，所以要命鬼就找王孝子去了。可是也拿王孝子没有办法，这鬼怎么样啊？就找他弟弟王二爷，这鬼附到王二爷身上了，王二爷就自己拿着一把大刀，到坟上去找王孝子，就要把这第二的弟弟杀了。

到了坟上，很奇怪的，这个鬼拿着刀这么比着，要砍王二爷的头，但是拿刀的手落不下来。王孝子这个时候就一味念《金刚经》，他那时候也不讲话了。

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谁呢？就是我的师父（常智大师），那时候他还没出家呢，他心里就着急忙慌得不得了，觉得像不知有什么事，心里不安宁了。'啊！是不是孝子坟上有事情了？'于是乎他就跑到坟上去，一看，果然王二爷拿着刀自己要杀头。王孝子就写几个字说，'你去买一点烧纸（中国人给死人烧的纸），我给他念经超度，这里头有一个鬼，想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王孝子就念经超度他，以后才没有事。

所以，这就是这种魔。不过这鬼因为是想要命，不是修行有这种魔。但也可以说是修行有这种魔，就是因为王孝子修行多管闲事，就招来这种魔要杀他的兄弟。鬼杀王孝子杀不了，因为他有定力，也不打妄想，那么没有办法他，鬼就找他的弟弟去。

所以自割其肉，‘欣其舍寿'：就欢喜死。‘或常忧愁'：或者就常常忧愁得不得了。所以你听见这一段文，你不应该常常有一种的不高兴，不应该有的时候就哭了，也不应该有忧愁心。

‘走入山林'：忧愁、忧愁，就怎么样？这个魔到你身上，一半有魔的力量，一半有你自己的力量。这个魔是藉着这股气的，如果你思想正了，就没有事了；你思想若不正，跟着他转，说忧愁你就忧愁，越忧愁越忧愁 .....，就跑到山里头去，‘不耐见人'：不见人。
‘失于正受'：没有正受了。‘当从沦坠'：将来这种人也会堕地狱的。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处清净中。心安隐后。忽然自有。无限喜生。心中欢悦。不能自止。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处清净中'：在这个清净定中，‘心安隐后'：心非常地安稳，没有一切的杂念了，正在这个时候，受阴又发生作用了。‘忽然自有无限喜生'：忽然间就有无限的，没有限量那么多的欢喜生出来。‘心中欢悦'：心里不知道乐到什么程度去了，乐到极点。‘不能自止'：想停止这个快乐，也停止不了。
此名轻安。无慧自禁。悟则无咎。非为圣证。
‘此名轻安'：这是一种轻安的境界。‘无慧自禁'：他没有智慧禁止自己这种快乐。

‘悟则无咎'：如果你觉悟了，明白了，这也没有什么问题。‘非为圣证'：这不是证圣果的一种表现。

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好喜乐魔。入其心腑。见人则笑。于衢路傍。自歌自舞。自谓已得。无碍解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若作圣解'：假设你说：‘噢！我这回入了欢喜地啰！我这就是欢喜地菩萨了。'‘则有一分'：就有一分什么？‘好喜乐魔'：这种好欢喜魔，‘入其心腑'，‘见人则笑'：见到人就哈哈大笑。‘于衢路傍'：于通衢大路的旁边，‘自歌自舞'：自己又唱歌，好像现在的邪皮（嬉皮）一样，自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作种种的音乐，自歌自舞。‘自谓已得'：自己说自己已得‘无碍解脱'：无碍解脱了。‘失于正受，当从沦坠'：这个也是失去正定正受这种正知正见了，失去正知正见这个理智，将来也会堕地狱的。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自谓已足。忽有无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与过慢。及慢过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时俱发。心中尚轻。十方如来。何况下位。声闻缘觉。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自谓已足'：说自己已经什么都够了，什么都满足了，已经证果，已经开悟了，已经成佛了。

‘忽有无端'：忽然有这么一种无端，‘大我慢起'：这个我慢非常之大，我慢就生起来了。我慢，就是傲慢，对人人都看不起，谁他也看不起，看一切人都不如他了。‘如是乃至，慢与过慢'：慢，就是骄慢；过慢，太过这种慢。‘及慢过慢'：哦！这个慢可就厉害了，骄慢中的骄慢，骄傲中的骄傲，再没有比他这么骄傲的了。‘或增上慢'：增上慢，慢上再增加慢。‘或卑劣慢'：或他自己觉得谁都比他卑劣，所以就看不起一切人，这都是种种的慢。‘一时俱发'：这个就是骄傲、贡高我慢一时都发生出来了。

‘心中尚轻'：他心中的这种慢，慢到什么程度上呢？不但对人骄傲、傲慢，对佛他都骄傲，都傲慢了。所以尚轻‘十方如来'：他对十方的如来，都看不起；十方的如来，他认为都不如他了。你说这慢得多厉害！非常地厉害了！‘何况下位声闻缘觉'：何况下位这些个声闻缘觉呢！他更看不起了，‘嘿！你不过是个小乘的罗汉嘛，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自己认为他比谁都高了，比佛都高了，可惜他没起出一个其他的名称来。
此名见胜。无慧自救。悟则无咎。非为圣证。

‘此名见胜'：这个是偶尔的，在受阴里头生出这种见胜，就特别有一种见。‘无慧自救'：这个人没有智慧自己救自己。

‘悟则无咎'：如果他明白这是一种错误，也就不发生作用了。所谓觉了，就不迷；你迷的时候，就不觉。你一觉啊，就好像有智慧剑，把这个迷就破了。‘非为圣证'：这不是证圣果的一种表现。

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礼塔庙。摧毁经像。谓檀越言。此是金铜。或是土木。经是树叶。或是毡华。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却崇土木。实为颠倒。其深信者。从其毁碎。埋弃地中。疑误众生。入无间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若作圣解’：假设你说这是一种好的境界，‘则有一分大我慢魔’：就有一种大我慢魔，这个魔是非常我慢的。‘入其心腑’：到他身上来了。‘不礼塔庙’：他见着佛，也不拜；见着塔，也不拜；到庙上，他也不叩头，也不顶礼。‘摧毁经像’：他把经拿出去烧了、摧毁，佛像也把它打碎了。本来你毁灭了经和像，这都犯入地狱的罪。那么他说这都是假的。

‘谓檀越言’：他也有他的徒弟，就告诉他的徒弟。檀，就是布施；越，就是超越。这是用布施来供养三宝，在佛教就叫做檀越。他也有他的檀越、信徒，他就对这些个信徒就说了，‘此是金铜’：说这个佛像是金子造的，或者是铜造的，‘或是土木’：或者是土造的，或者是用木头造的。

‘经是树叶’：这个经是树叶子写出来的，‘或是毡华’：或者用一种什么绢子写出来的，你恭敬它干什么啊？你拜它做什么啊？它也是一个无知无识的。

‘肉身真常’：我这个肉身是一个真的。‘不自恭敬’：你不恭敬我，‘却崇土木’：你却去崇拜这个土和木头，那有什么用啊？那偶像嘛！你拜它有什么用啊？你拜它，莫不如拜我啰！就这么叫人拜他。‘实为颠倒’：你拜这个偶像，这一个木头，它有什么知觉？你拜它？这太颠倒了。

‘其深信者’：深信他的那些个信徒，‘从其毁碎’：也跟着他，把佛像也毁坏啰，把经也烧了，‘埋弃地中’：或者把它埋到地里边。

‘疑误众生’：他这样的行为，令众生对佛法不生信仰，而生出一种疑，所以就耽误众生，‘入无间狱’：入无间地狱了。‘失于正受，当从沦坠’：这个人将来一定堕无间地狱的。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于精明中。圆悟精理。得大随顺。其心忽生。无量轻安。己言成圣。得大自在。此名因慧。获诸轻清。悟则无咎。非为圣证。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又者在这个色阴已消，受阴明白的时候，‘于精明中’：在他这个明白之中，更加精细明白，‘圆悟精理’：圆悟，这时候他所明白的理就都很精微了，‘得大随顺’：他也得到大的随顺。

‘其心忽生，无量轻安’：在他的心里头，突然间生出来无量轻安的境界。‘己言成圣’：说自己已经成了佛了，‘得大自在’：得到最大的这种快乐、自在。

‘此名因慧，获诸轻清’：这个名字就因为开了一点智慧，得到一种轻安、清净的境界而已，并不算什么不得了的境界。

‘悟则无咎’：你要是明了了，就没有过错，没有问题了。‘非为圣证’：你不要以为这样的境界，就是证了圣人实证的果位，不是的。

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好轻清魔。入其心腑。自谓满足。更不求进。此等多作。无闻比丘。疑误众生。堕阿鼻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若作圣解’：假设你有这种轻安的境界，你就以为自己是证圣果了，做这样的想法，‘则有一分’：就有一种‘好轻清魔’：这种魔，他也有这种轻安的境界，也很清高的。‘入其心腑’：就到他身上来了，‘自谓满足’：自己说他现在什么都满足了，‘更不求进’：上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了。他也不需要成佛，已经成佛了嘛；他也不用度众生，众生已经度了，他把众生都度完了！所应该成的这佛，他也成了；所应该度的众生，他也度了。所以，他更不求向前进步了。

‘此等多作’：这一等的修行人，多做‘无闻比丘’：像前边所讲的那个没有智慧的无闻比丘，他以四禅就做为四果了。

‘疑误众生’：这一种的人，令众生不知道正路，把众生都误了，都不认识佛法了。‘堕阿鼻狱’：这种的人将来要堕阿鼻地狱的，要堕无间地狱的，为什么呢？‘失于正受’：他这个正定正受都失去了，所以‘当从沦坠’：就应该堕落无间地狱去。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于明悟中。得虚明性。其中忽然。归向永灭。拨无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现前。乃至心生。长断灭解。此名定心沉没。失于照应。悟则无咎。非为圣证。

‘又彼定中’：在这个修行的定里边，‘诸善男子’：这一种的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于明悟中’：在他这个时候，本来似明白，又没有真明白，在这个明悟之中，‘得虚明性’：他得这种虚妄的明性，而不是实在的。

‘其中忽然’：在这个虚妄的明性里边，就忽然生出变化来了，变化什么呢？‘归向永灭’：他说人死了，是永远都没有的了，永远都是灭的了。‘拨无因果’：所以讲因讲果这是不对的，没有因果的，人死就没有了，就灭了，这哪有因果呢？所以就拨无因果。

‘一向入空’：他就什么都是空的了，造罪也是空的，作福也是空的，一切都是空的了。‘空心现前’：他在这个时候，越想他自己这个见解越对，‘啊！是空的了，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死了就完了，啊！这一切皆空。’‘乃至心生’：在这个时候，他心里就生出一种‘长断灭解’：人死了就断灭了、没有了。

这一段文说‘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这儿大约遗漏了两句，一定是当初抄写的时候，遗漏了，那么这儿可以加上‘此名定心沉没，失于照应’：这个定心没有了。没有定心，所以他自己生出这种空想，失去照应了。
‘悟则无咎’：如果明白了，就没有过错，‘非为圣证’：这可不是证到圣果的一种境界。

若作圣解。则有空魔。入其心腑。乃谤持戒。名为小乘。菩萨悟空。有何持犯。其人常于信心檀越。饮酒啖肉。广行淫秽。因魔力故。摄其前人。不生疑谤。鬼心久入。或食屎尿与酒肉等。一种俱空。破佛律仪。误入人罪。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若作圣解’：假设你做为证圣果这样的见解，‘则有空魔’：这个时候，就有一种空魔来了，‘入其心腑’：就入到你的身上来。附到你的身上，‘乃谤持戒’：他就说什么啊？说你不要受戒，这个受戒呀，那是小乘法嘛！大乘菩萨没有这么多麻烦的拘束，不要管那个！所谓‘大象不游于兔径’，你看大象，它不走兔子走的道路；‘大悟不拘小节’，你开大悟了，什么都没关系，这一切都空的嘛！以前我不讲过吗？‘酒肉穿肠过’，酒肉在肠子里边过去了，‘佛在心头坐’，那个佛——一切唯心，你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嘛！他这么样讲。所以乃谤持戒，说你不要持戒，‘名为小乘’：说你这受戒，这小乘人才受，大乘人不要这个。

其实大乘人的戒更清楚，大乘人更不应该犯戒的。他就愚骗这些个无知识的人，根本那些个人也没学过佛法，也不懂佛所讲的是什么道理。所以他说什么，这些人就唯命是从，就以为他说的对了，为什么以为他说对了？因为没听过佛法，也不懂什么叫佛法。

‘菩萨悟空’：他说大乘菩萨悟一切法空，‘有何持犯’：哪里又有一个持戒？又有一个犯戒的？没有的。也没有持，也没有犯的，他就这么说。

‘其人常于信心檀越’：有这个魔入他心窍的人，常在信仰他的这一些个护法家里边，‘饮酒啖肉’：是又喝酒，又吃肉。‘广行淫秽’：最要紧的就是这一句——广行淫秽。佛教本来要没有淫欲心，他这个淫欲心哪，大得不得了！专门行淫欲，行这个不干净的事情。那么，他这样子怎么还没有人不相信他呢？因为他有一种魔力。‘因魔力故，摄其前人，不生疑谤’：令信仰他的这一些个人，对他都不生怀疑，对他都信仰得不得了。

‘鬼心久入’：因为他这个鬼心，久在身上，‘或食屎尿与酒肉等’：因为有个鬼在他身上，所以屎，他也不认为是不洁净的东西；尿，他也随便可以用的，可以喝的。吃屎喝尿，他说这是不垢不净。不垢不净嘛！那《心经》上都这么讲嘛！所以他误解经义，这就是魔的行为，他也不管是干净不干净，都不管的。你看，这个吃肉喝酒，他也说是空的；吃屎喝尿，他也说是空的。

‘一种俱空’：一种就是种种，他说，这所有一切种种都是空的。‘破佛律仪’：他不守佛的戒律。不守戒，所以‘误入人罪’：他引人造罪，引诱误人，令人都造罪了。‘失于正受’：他没有这种正定正受，‘当从沦坠’：这种人也应该堕地狱的。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味其虚明。深入心骨。其心忽有无限爱生。爱极发狂。便为贪欲。此名定境。安顺入心。无慧自持。误入诸欲。悟则无咎。非为圣证。

‘又彼定中’：又者，在修行人修到受阴这个定的时候，‘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他色阴没有了，对受阴，他也非常清楚，‘味其虚明’：前边他已经得到虚明的境界，他现在就‘深入心骨’：对虚明这种境界，深入他的心骨了。

‘其心忽有’：在他的心里头，忽然间就发生了一种变化。什么变化呢？噢！‘无限爱生’：生了无量无边这个爱。就好像某某人说，噢！他爱所有的一切人。讲到这个地方，就知道他说这种话，就有这种性质了。‘爱极发狂’：他生出这种爱欲的心，到极点了，他就发起狂来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就好像我讲过的那个刘金童，见着男人，她就抱到怀里，又哭，又什么动作都有了，这就是这种魔。你说，差不离的男人，怎么见得了这一种的动作啊！所以就迷了。她叫他，你拿多少钱，买个什么宝贝，他说可以可以的。你拿多少钱，再买个什么东西，这个男人也就答应她。为什么呢？就因为她行淫欲，这种魔力把人都迷住了，所以这是爱极发狂，‘便为贪欲’：贪欲也就是淫欲，由这个贪心而生淫欲。

‘此名定境，安顺入心’：这个名字就叫定的境界安顺入心。安，轻安；顺，随顺。随顺到他心里头去了。‘无慧自持’：他没有智慧控制自己这种的情感、这种的淫欲心。‘误入诸欲’：所以他就有这一种错误，到这一切的爱欲里边去了。

‘悟则无咎’：这个境界是暂时间、偶尔有的，如果你明白了，哦！这是一种魔境，‘非为圣证’：这不是证圣果的。你若明白这不是证圣果，那就没有关系了。就怕你在这个境界上，不认识

这个境界，入了迷魂阵，就出不去了。

若作圣解。则有欲魔。入其心腑。一向说欲。为菩提道。化诸白衣。平等行欲。其行淫者。名持法子。神鬼力故。于末世中。摄其凡愚。其数至百。如是乃至一百二百。或五六百。多满千万。魔心生厌。离其身体。威德既无。陷于王难。疑误众生。入无间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若作圣解’：你若作证圣果的见解，‘则有欲魔入其心腑’：这时候因为你错了知见，就有一种淫欲的魔入你这个身上来了。

‘一向说欲’：对着人专门讲欲。好像现在美国，我听说有这么一个宗教是多妻主义，说太太越多越好。这就等于这一种的魔一样的，专门投人所好，一般人好喜这个，他就讲这个欲，说多几个太太不要紧的，没有关系。‘为菩提道’：你太太越多，那就是菩提道嘛！

‘化诸白衣’：他就用这种的方法，化一切的在家人。白衣，就是在家的居士。‘平等行欲’：平等行欲也就是平等行淫。他说也不分彼此，大家都一起，遇到一起就行淫欲。也不管是人家的太太，是自己的太太，是谁的太太，这就随便随便了。现在美国又有什么换妻的主义，大家互相交换太太，这都是近于这种魔的行为。

‘其行淫者名持法子’：和他有淫欲行为的这个人，就叫持法子，说这就是接他的法了。这持法也就是传法的，传法的子就是他的法子。‘神鬼力故’：因为这是魔鬼和邪鬼、邪神的力量，所以‘于末世中’：在这个末法的时候，‘摄其凡愚其数至百’：摄也就是迷——迷这一切的凡夫。他摄迷无知无识的这些人，数目到百。‘如是乃至一百二百’：或者两百，‘或五六百’：或者五、六百，‘多满千万’：或者有一千、一万那么多。

‘魔心生厌’：时间久了，这个魔王的心也就生厌了。生厌了怎么样啊？‘离其身体’：就离开他的身体了。离开之后，你说怎么样啊？他也就没有神通了。‘威德既无’：这个威德，也就是他这个神通，魔王有神通，现在魔走了，这个人的神通也就没有了。神通没有了，你说怎么样啊？

‘陷于王难’：这时候就犯国家的法律了。他以前有神通的时候，这个魔能避免国家的法律，令国家不知道；那么现在魔走了，这个凡夫还照这么样做；这一做，就犯法了。人知道他是旁门左道，妖言惑众，所以就犯法了，抓去就杀头了。

‘疑误众生’：他令众生找不着真正的道路，‘入无间狱’：一定下无间地狱的。他为什么下无间地狱？就因为‘失于正受’：他失去正定正受，‘当从沦坠’：一定要堕落的。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受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阿难！像这样十种的禅那，这个静虑所现的境界，‘皆是受阴用心交互’：皆是在受阴里边，因为修行用功，互相生出这种种的变化，‘故现斯事’：所以就有这种的事情发生。

‘众生顽迷’：众生顽固、迷昧、愚迷，‘不自忖量’：他也自己不想一想，自己不度量度量，‘逢此因缘’：他遇着这种的因缘，‘迷不自识’：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谓言登圣’：他说他已经证果，成了圣人了，‘大妄语成’：这未得谓得，未证言证，没有得到这个道，他说他得到道了；没有证圣果，他说证圣果了，这是打大妄语，‘堕无间狱’：一定堕无间地狱的。

汝等亦当。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遍令众生。开悟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汝等亦当将如来语’：阿难哪！你们也应当将佛所说的话，‘于我灭后传示末法’：在我灭度之后，传示到末法的时候，‘遍令众生开悟斯义’：令所有一切的众生，都听着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觉悟这个道理。‘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你不要令天魔得便了，不要令他们有机会来魔这些个人。‘保持覆护成无上道’：你要保持覆护这一切的众生，令他们都成就无上的道业。

大佛顶首楞严经五十阴魔章
大佛顶首楞严经五十经魔章浅释想阴十魔
唐天竺沙门般剌密帝译
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 一九六八年于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地。受阴尽者。虽未漏尽。心离其形。如鸟出笼。已能成就。从是凡身。上历菩萨。六十圣位。得意生身。随往无碍。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地’：修这个定力，‘受阴尽者’.受阴已经尽了。‘虽未漏尽’：虽然没得漏尽通，可是他已经有了神通了。‘心离其形’：他的真心可以离开身体，就好像什么呢？‘如鸟出笼’：我们人在受阴没有尽以前，都不能出去这个身体，这就好像那个雀鸟圈在笼子里一样的。现在这个修三摩地的人，如鸟出笼，‘已能成就’：也就能成就他的神通了。

‘从是凡身，上历菩萨六十圣位’：从这个凡夫的身上，就可以成了菩萨，得到菩萨这六十种的圣位。 ‘得意生身’：这个叫什么呢？叫意生身。这个意生身，要作意才可以有这种的神通。

‘随往无碍’：想要到什么地方去，就可以到什么地方去。这六十圣位是什么呢？就是本经前边所讲的五十五个菩萨的位置；还再加上三渐次，三渐次是三个位置；再加上干慧地，干慧地也是一个位置，这是四个；再加上妙觉，那么这是六十个圣位。

譬如有人。熟寐寤言。是人虽则。无别所知。其言已成。音韵伦次。令不寐者。咸悟其语。此则名为。想阴区宇。

‘譬如有人熟寐寤言’：这有一个比方，这想阴的范围，它这一种领域，譬如有这么一个人说梦话，他睡着了，就讲他所想要说的话。 ‘是人虽则无别所知’：他说梦话，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其言已成音韵伦次’：可是他所说的这个梦话，已经成了一种语言了。他的声音和韵调，排列得也很有次序的，说什么话也是很有次第的，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令不寐者咸悟其语’：使令这一些个没有睡着的人，都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譬如他说： ‘我今天想要有豆腐吃，我到豆腐店里去买了十块豆腐，回来我就把它炒一炒，然后就吃了。'他这么一讲，他自己不知道他说这个话，旁人——那个醒的人——都知道： ‘喔！他今天吃过豆腐。'就都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了，这叫咸悟其语。为什么他说这个话呢？就因为他吃东西还没有忘，就想着、想着、想着，睡着了作梦的时候，都要说出来。

‘此则名为想阴区宇’：这个想阴区宇就好像这个样子似的，但并不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要误会这个想阴就是说梦话，那又错了，这是个比方。

若动念尽。浮想消除。于觉明心。如去尘垢。一伦生死。首尾圆照。名想阴尽。是人则能超烦恼浊。观其所由。融通妄想。以为其本。

‘若动念尽，浮想消除’：这个动念，是动哪一个念呢？这是六识里边微细的念头。这个微细念头尽了，所以浮想消除了。第六识的微细念头，微细微细的那个相，叫动念。那种动念没有了，所以这个浮想，也就消除了。 ‘于觉明心，如去尘垢’：这个觉明心，就是第八识那个心。第八识的心，就好像去尘垢一样。

‘一伦生死’：众生不有十二类吗？十二种的众生由卵生轮到非无想的众生那儿，这十二类轮一周，叫一伦。一伦生死， ‘首尾圆照’：就是哪一类众生的前因后果，他都知道了， ‘名想阴尽’：这时候这个人就得到宿命通，所以他知道这一切众生前因后果的事情，他都照了无疑。 ‘是人则能超烦恼浊’：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就超越烦恼浊。

‘观其所由’：观看他所行所作的这个原由， ‘融通妄想’：这时候妄想也融通了， ‘以为其本’：以做为他的这个根本。

阿难。彼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圆明。锐其精思。贪求善巧。

‘阿难，彼善男子，受阴虚妙’， ‘不遭邪虑’：邪虑不能侵犯。【注九】【注一○】

‘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圆明’：在圆满的这种定的境界，发明三摩地这个定力里头，心里又生出一种爱心，爱这个圆明的境界。 ‘锐其精思’：锐，就向前追究精思，精思就是这个圆明。 ‘贪求善巧’：贪求善巧方便这种的方法，想用善巧方便来教化众生，所以他生出这一种贪心。【注一一】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尔时天魔’：在这个时候，六欲天的天魔， ‘候得其便’：一看这个人的定力已经将要成功了，所以就想方法等着他，找他毛病，候着他有这个便。这 ‘便’，就是他有漏洞的时候。什么叫漏洞呢？就是他在修道时，定力不坚固，偶尔或者就生出一种其他的什么妄念。一生出妄念，就有漏洞，这个定力就不坚固了，所以天魔就候得其便。【注一二】

‘飞精附人’：什么叫飞精附人呢？飞，就是飞檄。飞檄的意思，就是天魔命令他的眷属，说： ‘你到那个地方去，去把这个人的定力给破坏了！'在色阴和受阴没尽的时候，这个邪魔可以入到这个人的身上，来迷惑这个人；在受阴和色阴都尽了，没有了，到这想阴的时候，这个魔就不能入修道人的体里边来了，他就要另外找一个人，附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来给你说法。【注一三】【注一四】

‘口说经法’：他口里也说这个经典，说这个法，可是他这种法都是一种邪法，所以要认识它。

其人不觉。是其魔着。自言谓得。无上涅盘。来彼求巧。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其形斯须。或作比丘。令彼人见。或为帝释。或为妇女。或比丘尼。或寝暗室。身有光明。

‘其人不觉是其魔着’：你看这个魔的境界多厉害啊！这个被魔附的人，自己也不觉得，也不知道有魔在帮助他，附到他身上了。 ‘自言谓得无上涅盘’：他自己怎么样说呢？他说自己已经得到涅盘这种的道理、这种的妙果了。【注一五】

‘来彼求巧善男子处’：他来到想要求善巧的这个修道人的地方。 ‘敷座说法’：敷座，就是设备好了一个座位。说法，来给这个求善巧的男子说法。

‘其形斯须或作比丘’：斯须，就是很短的时间。他这个身形，在斯须间或者现一个比丘的相，‘令彼人见’：令这个求善巧的人看见； ‘或为帝释’：或者变一个天帝释的身； ‘或为妇女’：或者变成妇女身； ‘或比丘尼’：或比丘尼的形相。那么这个求善巧的人，一看他这么样变化，‘喔！这大约是观世音菩萨来了！’谁不知道这原来还是个魔。所以，你见到什么境界，不要跟着这个境界跑。

‘或寝暗室’：或者睡到一个黑的房子里边。 ‘身有光明’：他的身就现出光明，这你若不明白佛法的人，一看就： ‘哦！这个人身上放光啊，这一定不是佛就是菩萨了！哦，或者是阿罗汉了！’谁不知啊，这是魔王来现的神通。魔王附的这个人，来故意诱惑你这修道人，令你生出来一种邪知邪见。

所以你一般人不真正明白佛法，无论见到什么，你也不要随着它转，不要跟着它跑去，不要被这个境界转。要怎么样子呢？要见有若无。见到境界就和没有见到境界一个样，也不要生欢喜心，也不要生讨厌的心。

你见到魔，若生这欢喜心，你这也是随着魔境界转了；你若生一种讨厌的心，你这也是随魔境界转了。怎么样呢？就是保持你的中道，也不欢喜，也不讨厌，见如不见，闻如不闻，也不要说： ‘喔！这是好的境界，我想再看一看。’不要有这个心，你如果有这种念头，这就是错了。【注一六】

是人愚迷。惑为菩萨。信其教化。摇荡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

‘是人愚迷’：这个人，哪个人呢？就是修定力这个人，他在这个时候很愚迷的， ‘惑为菩萨’：他一看： ‘哦！这个人又能变比丘相，又能变帝释相，又能变妇女相，又能变比丘尼相，这种忽然变这个相，忽然变那个相，一定是个菩萨了。

‘信其教化’：于是乎，就深信他的教化。 ‘摇荡其心’：把他的心就摇荡动了。

‘破佛律仪’：你观察这个修道的人哪，观察什么地方呢？就观察他守不守佛的戒律。他若不守佛的戒律，这一定是魔；他若守佛的戒律，特别精严，特别地守着这个戒律不犯，这个就是真的佛教徒。如果他又说是佛教徒，又说是长老，又说是什么什么，却 ‘潜行贪欲’：偷偷地行贪欲。这个贪欲也就是淫欲，偷偷地行淫欲，不叫人知道。

口中好言。灾祥变异。或言如来。某处出世。或言劫火。或说刀兵。恐怖于人。令其家资。无故耗散。

‘口中好言’：邪魔附身的这个人，他欢喜说什么呢？说什么 ‘灾祥变异’：灾，就是不吉祥的事情，就是凶事。说什么地方有灾难了，又什么地方有吉祥的事情了，又什么地方有一种非常的事情、变异的事情。变异就不是常常有的。

‘或言如来某处出世’：或者他说： ‘喔！你知道吗？现在某一个佛在什么地方出世了，来到世间了。’

‘或言劫火’：或者说：这个三灾八难就来了。水灾、火灾、风灾，或者这个劫就要坏了。

‘或说刀兵’：或者说： ‘哦！这个地方就要打仗了，小心一点。苏联或者和某一个国家就来开战了。’

‘恐怖于人’：就尽讲这一些个贫人听闻的事情，尽吓人，令人听了： ‘哦！这不得了啰！就要打仗了！不知道我生命会不会有呢？’就生一种恐惧心。

‘令其家资，无故耗散’：或者说： ‘现在都要打仗了，你快拿出一点钱，我可以保着你这个命；如果你不给我多少多少钱哪，你的命就会没有了！’尽讲这些个欺骗人的事情。

你要是想认识，是真的、是假的？是不是菩萨，还是魔？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来看。第一，看看他有没有淫欲心；第二，看他有没有贪欲心。这个贪是贪财，他若又贪财又骗色，这个就不是真的了。

怎么贪财？好像他就说： ‘哦！现在大劫就临头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了，原子弹就要在什么地方爆炸了，氢气弹又要在什么地方发生了。’就讲这些个令人恐怖的事情，完了怎么样子呢？结果他的目的就是要你给他钱。你要知道，他若是有这种的情形，他就是放光动地，有什么特异情形，你也可以不相信他，因为他有贪心。若没有贪心，这就是真的；有贪心，就是假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一个最实际的测验办法。【注一七】

此名怪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

‘此名怪鬼’：这种的鬼叫什么鬼呢？就叫怪鬼，奇奇怪怪的这种鬼， ‘年老成魔’：时间久了，他就变成魔了。 ‘恼乱是人’：他来扰乱这个修道的人。

‘厌足心生’：时间久了，他这个把戏玩得也讨厌了，也够了，这够了怎么样？就讨厌心生出来了，‘去彼人体’：就走了，不附着那个人了，走了。

‘弟子与师俱陷王难’：这个弟子和师父俱遭王难，都被国家捉去了，说他妖言惑众，然后或者就杀头，或者做什么。【注一八】【注一九】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你应该先觉悟，不入这种魔王的轮回里头。‘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如果你要是迷昧而不明白，将来就会堕无间地狱的。

阿难。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游荡。飞其精思。贪求经历。

‘阿难’，‘又善男子’：这个修定的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游荡’：他的心又打出一种妄想来，打什么妄想呢？心里想要游荡。游荡就是出玄入牝了，这个神出去了，各处去跑。‘飞其精思’：就是他这个灵魂，飞到旁的地方，‘贪求经历’：他到处都要去看看，到处都要去玩一玩，这是贪求经历。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尔时天魔’：当尔之时，这个天上的魔王，他又生了一种妒忌了，‘候得其便’：于是乎他就等着等着，等这个修道人有了漏洞，他就有机会。‘飞精附人’：他又派他的眷属，去附到其他一个人的身上，‘口说经法’，来恼乱这个修道的人。因为什么来恼乱他呢？这个修道人怎么会有魔来呢？就因为他贪求经历，想要游荡。他一动这个游荡的念头，魔王就有了机会，可以扰乱他来了；如果他没有这种的心，就不会有这种魔的。

其人亦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游。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自形无变。其听法者。忽自见身坐宝莲华。全体化成。紫金光聚。一众听人。各各如是。得未曾有。

‘其人亦不觉知魔着’：魔附到身上的这个人，他自己也不觉也不知。‘亦言自得无上涅盘’：也说他自己得到涅盘的妙果了。‘来彼求游善男子处’：来到这个心里打妄想，想出玄入牝，到处去求游荡的这个人的地方，‘敷座说法’：安敷上座位，来说法。

‘自形无变’：前边那个，是他自己的形，又变比丘，又变帝释，又变妇女，又变比丘尼，又变等等的；这一个，他自己的身不变，所以这魔有种种的魔。你不要以为有了境界，就是好的事情了。有境界，你若不认识，这就着魔了。自形无变，说法这个人，他不变，‘其听法者’：可是听法的这些个人，‘忽自见身坐宝莲华’：忽然每一个人见自己的身，哦！坐在莲华上，‘全体化成紫金光聚’：每一个人觉得自己的身体都变成紫金光聚，紫金光色这样子。

‘一众听人，各各如是，得未曾有’：所有听法的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啊！认为很出奇了，很少有啰！从来也没见过，以为这是好的境界，其实是魔的境界。

是人愚迷。惑为菩萨。淫逸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

‘是人愚迷，惑为菩萨’：这不是指这一个人，而是这一班听法的人，太愚痴了，心生疑惑，认为：‘哦！这是真菩萨了，他能教我坐宝莲华，变成紫金光色。’你自己想一想，你坐着宝莲华，变紫金光色，是不是真的呢？这根本是假的，你是一个凡夫，怎么会有这样境界呢？这如果不是魔王来愚弄你，那么菩萨做什么要现这种境界呢？他贪图你什么？

‘淫逸其心’：于是乎这一班听法人的心，就都摇动了，生出一种淫逸的心来。‘破佛律仪’：于是乎也就不守佛的戒律了。

你们要记得，受戒之后，不要信这种迷信的境界，这个说法的人，无论有什么大神通，你要观察他。要是有贪心，到处敛财，或者有淫欲心，那就不是真的，就是假的；他若没有淫欲心，没有这种贪心，对你没有什么企图，那就是真的。他破佛律仪，这就是假的。‘潜行贪欲’：也偷偷地尽行淫欲。

口中好言诸佛应世。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来此。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来化人间。其人见故。心生渴仰。邪见密兴。种智消灭。

‘口中好言诸佛应世’：邪魔帮助的这个人，欢喜说什么呢？他就欢喜历游一切，用这个历游，谈玄说妙，说得不知几玄妙。说什么呢？他说：喔！现在诸佛都到世间来了，都来救人来了！‘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来此’：在什么地方，哪一个人当是哪一个佛来的。他的变化身来到这个地方，救一切众生来了。‘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或者某一个人，就是什么菩萨。

好像吉利（Gary）他不是说：沙摩楼撒的弟子就说沙摩楼撒是菩萨——菩提萨埵，是不是啊？这岂有此理！你菩提萨埵？什么菩提萨埵？鬼菩提萨埵！这真是骗人！菩提萨埵？我告诉你，佛、菩提萨埵他不会自己承认他是佛，是菩提萨埵的；也不会叫弟子周围去给他宣传，说：‘啊！我的teacher（师父）是菩提萨埵。’吉利！我没有教你这么讲啊，你为什么说你的teacher是佛？不可以这么讲的！我自己没有讲过吗？我是鬼。你就说你的师父是个鬼就得了，我不愿意做菩提萨埵，也不愿意做佛。唉，真是可怜得很啊！这些人。

‘来化人间’：说，‘这是个菩萨啊！来教化人间来了。这末法时代，他来救我们来了。’

‘其人见故’：这个人因为是个小孩子的知见，也不懂佛法，一听说这是菩提萨埵，‘哦！这不得了，赶快去听他说法，到那儿拜他做师父。’好像昨天就有一个人来盗法来了，我问他是谁的徒弟，他说是某某人的徒弟，就是这种情形。

‘心生渴仰’：渴仰就是羡慕。他心里就生一种羡慕心，‘啊！我几时也拜一个菩提萨埵做师父，我到那地方去亲近他，跟他学菩提萨埵这个法。他是菩提萨埵，当然教人都可以做菩提萨埵了。’

所以‘邪见密兴’：这种邪知邪见，就一点一点秘密地生出来了。‘种智消灭’：这个道种智、这一切种智——种种的智慧都消灭了，没有了。这个智慧的种子都消灭了，你说危险不危险？【注二○】

此名魃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

‘此名魃鬼’：你们记得这个魃鬼是个什么鬼来着？记得吗？这个魃鬼到什么地方是怎么样子啊？这个魃鬼就是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不下雨，这叫旱魃。旱魃为虐，旱魃作怪。这个鬼呢，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没有雨下了！最少都要半年，多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他若在那地方不走，这个地方总没有雨下的。

‘年老成魔’：这个魃鬼年轻的时候就是鬼，等年纪一老，就变成老奸巨滑了，就变成魔了。我们人有这么一句话，‘老而不死是为贼’，说人若老了不死，就变成贼了，何况这个鬼呢？这鬼若老了不死，就变成魔了。

‘恼乱是人’：所以魔来恼乱这个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等他这一套把戏玩得时间久了，也就讨厌了，没有什么意思了，于是乎就跑了、走了。

‘弟子与师俱陷王难’：这个徒弟和师父就都被人捉去，关到政府的监狱里了。关到监狱里，就或者斩头，或者终身监禁，这也就等于在地狱里一样了。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你应该先先地明白，不入这个魔王的轮回里边去，不入魔王的眷属里边去。‘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如果你不明白，不认识魔王的这种行为，你就应该随着魔王，堕无间地狱去了。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绵吻。澄其精思。贪求契合。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绵吻’：心里想和一切的圣人，来暗暗地吻合。‘澄其精思’：所以就勉强用澄清的这种精思，‘贪求契合’：就因为这一暗念贪求契合，所以魔王也就得便了，也就有机会来恼乱你来了。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当尔之时，这个天魔也等着机会，‘飞精附人口说经法’：飞精附人来口说经法。

其人实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合。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其形及彼。听法之人。外无迁变。令其听者。未闻法前。心自开悟。念念移易。或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见地狱。或知人间。好恶诸事。或口说偈。或自诵经。各各欢娱。得未曾有。

‘其人实不觉知魔着’：被魔附到身上的这个人，他也不知道他着魔了。‘亦言自得无上涅盘’：他也说自己得到无上涅盘的妙果了。‘来彼求合善男子处’：来到求契合这个修行人的地方。‘敷座说法’：也安排好了座位，上法座就说法。

‘其形及彼听法之人’：他自己的身形，和所有听法这些人的身形。‘外无迁变’：在这个身体的外边，没有什么迁变。不像前文，有的又变成自己坐宝莲华，见到自己身体像紫金光聚；有的看见这说法的人又变成比丘、比丘尼、帝释、妇人等等，没有这些变化。可是怎么样啊？

‘令其听者，未闻法前，心自开悟’：令这些个听法的人，还没听法之前，心里就开了悟。开了悟，这时候就好像喝醉酒了似的，又好像作梦发了财了。他这个开悟不是真正的开悟，只是一种幻境，好像看电影似的，这么一种幻化的境界；又好像吃那个‘幻觉丸’，哦！看见什么东西都变了样了。‘念念移易’：他心里头就念念迁易。

‘或得宿命’：或者得到宿命通了。其实他这个宿命通也并不是真的，都是假的。怎么说是假宿命通呢？因为他所看的都是一种幻化的，不是真正的。‘或有他心’：或者得他心通。‘或见地狱’：或者看见地狱了。哦！地狱的境界都看见了。‘或知人间好恶诸事’：或者知道人间，好的和不好的这一切事。‘或口说偈’：或者随便他就可以说出偈颂来。‘或自诵经’：或者他自己就念经。

‘各各欢娱’：每一个人都欢娱，都高兴了，‘得未曾有’：喔！都说这可真是菩萨啰，这真是

佛啰，令我开了悟了，令我得到宿命通了！可是这就只在听法那一个时候有的，一过去就没有了，所以说他不是真的。【注二一】
是人愚迷。惑为菩萨。绵爱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

‘是人愚迷’：这个人也是愚痴到极点了，‘惑为菩萨’：疑惑魔着的这个人就是菩萨了。‘绵爱其心’：绵也就是绵密，对着这个魔绵密地生出一种爱心来。‘破佛律仪’：所以把佛的律仪也都破坏了，不守了。‘潜行贪欲’：偷偷地就行这个淫欲。

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后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萨亦然。其人见故。洗涤本心。易入邪悟。

‘口中好言’：这种魔，他的口里头欢喜说什么呢？他有一种说法，他欢喜说：你光是学佛，你可知道佛是怎么一回事？‘佛有大小’：佛也有大的佛，也有小的佛；也有老的佛，也有少的佛；‘某佛先佛’：又有先佛——先前的佛，‘某佛后佛’：又有后来成的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那么在佛的里边，也有真佛，又有假佛，魔王说自己就是真佛，那个佛就是假佛，‘男佛女佛’：又有男佛，又有女佛。

所以，他说男女交媾这种情形，就是造就佛呢，就是成佛的根本，就是菩提心，他就这么样讲的。所以把人都迷住了，这一班人说：‘喔！成佛原来这么成的啊！’所以拼命就恣行淫欲了，豁出命都不要了，就行淫欲。

‘菩萨亦然’：他说菩萨也有大菩萨、小菩萨；也有男菩萨，也有女菩萨。其实除非你没有成佛，你若成佛，就都是男的，没有女的了；你成菩萨也都是男的了，也没有女的。观音菩萨为化女人，所以他变现女人身。

‘其人见故’：这个人见他这么样说，于是乎也就相信了。说：‘这对啊！这讲得对！观音菩萨，我看他都是女人身嘛！这是很现成的一个证明嘛！’其实他不明白佛法，观音菩萨他也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是随类应机而化，化度众生。

在这个地方，就很难分别清楚，什么是菩萨化现的，什么是魔化现的，不容易分。因为魔也有那种的神通，也可以变化，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是魔呢？你就在他有淫欲心、没有淫欲心上分别；在他有贪心、没有贪心上分别，就在这个地方分别。‘洗涤本心，易入邪悟’：把他自己本来修行那个真正的正心洗了，改变了，就变成邪悟了。
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

‘此名魅鬼’：这个就是一种魇魅鬼，魑魅魍魉这种鬼。‘年老成魔’：他也是经过时间久了，就变成一种魔。‘恼乱是人’：来恼乱这个修定的人。‘厌足心生’：时间久了，他生一种厌恶的心。‘去彼人体’：就离开这个人的身体了。‘弟子与师俱陷王难’：于是乎徒弟和师父，都被国家的法律管住了，把他们抓去圈到监狱里。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你应该先先地觉悟，首先你要觉悟，不入魔王这个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如果你没有智慧，你不明白、不知道，将来就会堕无间地狱的。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根本。穷览物化。性之终始。精爽其心。贪求辨析。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根本’：他心里生出来一种想要学这个物理学的心。心爱根本，就是想要学物理，所以就‘穷览物化’：他要研究物理这种的变化，‘性之终始’：这个物理的开始和终点，是怎么回事。‘精爽其心’：他的心里头精益求精。爽，就是要明白。‘贪求辨析’：贪求要辨别而分析这个物理。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尔时天魔’：在这个时候，天魔一看，‘哦！你生出这个贪心来，好东西！我现在就要叫我一个眷属来收拾你啰！’于是乎，‘候得其便’：得到这个机会了。‘飞精附人’：又派他的眷属，来附到人的身上。‘口说经法’：说这经典，说这个魔王的法。【注二二】

其人先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元。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身有威神。摧伏求者。令其座下。虽未闻法。自然心伏。是诸人等。将佛涅盘。菩提法身。即是现前。我肉身上。父父子子。递代相生。即是法身。常住不绝。都指现在。即为佛国。无别净居。及金色相。
这真是佛了，这真是所有的人都是佛了，这个魔就是这样讲法。

‘其人先不觉知魔着’：其人，被魔所附这个人。他也不知道自己着了魔了，因为着魔的时候，他自己就迷迷糊糊，没有知觉了。完全是魔王来替他做全权代表，替他讲话了。‘亦言自得，无上涅盘’：也说自己得无上涅盘了，得到涅盘的妙果。

‘来彼求元善男子处’：求元，就是求这个物的本元。到求物理始终这个人的地方，‘敷座说法’，‘身有威神’：这个魔王，他身上有一种威神，这威神怎么样啊？‘摧伏求者’：他能把求元

这个善男子摧伏了，摧伏这个求者。 ‘令其座下’：令这个人和座下的人， ‘虽未闻法’：虽然在没闻法的时候，就 ‘自然心伏’：心里已经都佩服了，心里已经降伏了。

‘是诸人等’：这一切的人等， ‘将佛涅盘、菩提法身’：他拿着这个佛的涅盘、菩提法身，就说 ‘即是现前我肉身上’：他说，什么叫菩提涅盘哪？就是现在我这个肉身上， ‘父父子子递代相生’：父亲生儿子，儿子又做父亲，父亲又生儿子，这么代代相传，一代一代地生下来， ‘即是法身常住不绝’：他说这就是不坏的法身，常住的法身。 ‘都指现在即为佛国，无别净居及金色相’：这个就是说的现在嘛！就这样子，说现在就是佛国，再没有其他的净土可住的，和金色相。他就这么样，说那都是假的。因为他有鬼气，有魔气。我不是常说魔里魔气的吗？有这股魔气，他讲出话来，大家都着了他这个魔，被他迷住了，所以都相信他。

其人信受。亡失先心。身命归依。得未曾有。是等愚迷。惑为菩萨。推究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

‘其人信受’：这一些个人，听他这样一说，哦！就说这个有道理，讲得不错呀！父亲生儿子，儿子又生儿子，这一代一代相传，就是常住不坏的嘛！这就是法身，哦！原来如此，所以大家都相信了。 ‘亡失先心’：把以前的正知正见都失去，都没有了，没有正念了。你看，人信魔王的道，比信真正的法，信得厉害。魔王这些个旁门左道、邪魔外道，叫这个人： ‘啊！你做这个，你做那个。'他不敢不做的。那个真的叫他做一件事情，他就将信将疑的。

这魔王因为有那股魔力，把你迷住了，所以他说什么你信什么。你若叫魔王来讲这个经，他才不讲呢！为什么呢？如果他这一讲啊，把魔王的本相都露出来了，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不会讲这个经的。为什么我说，在美国他们就算懂佛教，你让他讲一讲这个经，他不敢讲的。一讲，把他本来的面目都揭穿了，所以他就怕了。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到那地方去开会，他们也怕，也就是这个道理。

‘身命归依’：身心性命都归依这个魔王了。 ‘得未曾有’：从来没有。 ‘是等愚迷’：这一等的人哪，真是可怜得很。 ‘惑为菩萨’：他以为这个魔就是个菩萨。 ‘推究其心’：就跟着这个魔王，来学他的魔术。 ‘破佛律仪’：他就不守佛的戒律了。 ‘潜行贪欲’：偷偷地去行那个淫欲、贪欲去了。

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为净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盘真处。彼无知者。信是秽言。

你看这个魔王多厉害！他 ‘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为净土’：他说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就是净土。净土法门，你到什么地方找去啊？这个就是净土法门。

‘男女二根’：男女这两根， ‘即是菩提涅盘真处’：这就是菩提的种子，涅盘的真处。你看，讲的这个！ ‘彼无知者’：这无知无识，一点智慧都没有的这个人，一听说， ‘啊！这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原来这个就是菩提涅盘。'于是乎，他就命也不要了，就往死路上跑，拼命去跑，不要命那么跑。 ‘信是秽言’：信这一种不清净的话，污秽的话。

此名蛊毒魇胜恶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

‘此名蛊毒、魇胜恶鬼’：这个名字就是那蛊毒鬼和魇胜恶鬼。魇魅，这不是有个魇魅鬼？那个鸠盘荼就是这个鬼。这个蛊毒鬼和那个魇魅鬼——魇胜恶鬼， ‘年老成魔’：成了魔了。

‘恼乱是人’：他来恼乱这个修定的人， ‘厌足心生’：时间久了，他也生一种厌足的心了。 ‘去彼人体’：离开这个人体， ‘弟子与师俱陷王难’：这个弟子和师父一起都受国法的限制和干涉，被抓去坐监狱。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你应该先先地觉悟， ‘不入轮回’：不要落到魔王的圈套里，堕落这个轮回去。 ‘迷惑不知’：如果你迷惑，不知道，不明白，将来一定会 ‘堕无间狱'的。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悬应。周流精研。贪求冥感。

‘又善男子’：这个修定的善男子， ‘受阴虚妙’：在受阴中得到一种虚而微妙的境界， ‘不遭邪虑’：这时候，不会再有邪魔外道来到他身上，来入他的心腑了。

‘圆定发明’：他这时候得到一种圆定发明， ‘三摩地中，心爱悬应’：在这个定中，突然间，他心里就生出一种爱欲。爱欲什么呢？爱欲悬应。什么叫悬应呢？就是不论相离多远，也可以知道。好像现在在三藩市，想要知道纽约的事情，那么也就知道了，这就叫悬应。

‘周流精研’：他周而复始地那么精研，精益求精，研究这个悬应的问题。 ‘贪求冥感’：贪求默默中就有感应。好像在三藩市这儿一打坐，就看见纽约的亲戚在做什么，朋友在做什么，或者说什么话，看得清清楚楚。到时候去一调查、一证明，果然是丝毫不错的，这就叫悬应，他欢喜得到这种神通。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尔时天魔’：这时候天魔一看，你这个定力将要成就了，所以他就生了一种妒忌心。于是乎，

就派他的魔子魔孙到你这个地方来，‘候得其便’：等着你有了漏洞，有隙可乘，就‘飞精附人’：这个魔子魔孙，就附在人的身上，‘口说经法’：口里就讲经说法。

其人元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应。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能令听众。暂见其身。如百千岁。心生爱染。不能舍离。身为奴仆。四事供养。不觉疲劳。各各令其座下人心。知是先师。本善知识。别生法爱。粘如胶漆。得未曾有。
啊！这真危险。

‘其人元不觉知魔着’：被魔附到身上的这个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着了魔了，‘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所以他就说自己得着无上涅盘了。这未证言证，未得谓得；他没得到这无上涅盘，他说得到了。

‘来彼求应善男子处’：来到生出一种贪心，贪求冥感、冥应这个人的地方。‘敷座说法’：他也安排一个座位，就说法了。

‘能令听众’：有魔的这个人，能使令这一班的听众，‘暂见其身，如百千岁’：暂时间的，你们要知道，这不是永远的。啊！这个人就好像一百岁、一千岁这么样一个老人。这些个听众看见他这么大年纪，鹤发童颜，喔！这真是个老修行、老比丘了。

‘心生爱染’：爱，就是爱慕；染，也是一种染污。有爱就有染，有染，这就是不清净了，这叫染。‘不能舍离’：这一班听众，日夜都要陪着这个魔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魔有这个迷人的力量，所以他就把这班人都迷住了！

‘身为奴仆’：这就亲身给他做奴、做仆。‘四事供养’：四事是什么呢？就是饮食、衣服、卧具、汤药。饮食，就是吃的；衣服，就是穿的；卧具，就是棉被或者褥子之类的；汤药，就是医药。‘不觉疲劳’：如果需要这四事供养，这班人也不觉厌烦，不觉疲倦。【注二三】

为什么呢？你看，真是修道的人，真正的佛弟子，没有人这么样真正地亲近他、供养他。这个魔因为有一种迷人的力量，所以人人就都接近他、欢喜他。

‘各各令其座下人心’：那么每一个、每一个魔附身的人，都令在他座下听法的人心，‘知是先师本善知识’：迷得这些个人怎么样啊？自己就知道：‘哦！这是我前生的师父。’自己就这样子，‘啊！善知识！这个真是善知识啊！是我以前的善知识啊！’‘别生法爱’：就生了一种法爱，‘枯如胶漆’：和这个魔就黏如胶漆，如胶似漆，黏到一起了。‘得未曾有’：从来也没有这样子的。
是人愚迷。惑为菩萨。亲近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

‘是人愚迷，惑为菩萨’：这个人愚痴到极点，是又愚痴，又迷惑，以为这个能变化的，就是佛菩萨了。那狐狸精也会变化，妖魔鬼怪都会变化。他没有想到，这个会变化，不一定是菩萨，也不一定是佛。你有什么善根，能遇到真菩萨、真佛？这个人就‘亲近其心’：亲近这个魔附到身上的人，‘破佛律仪，潜行贪欲’：怎么知道那是魔呢？主要地就因为他破佛的律仪，所以偷偷地就行淫欲去了。因为他有这淫欲心，所以就知道他是魔。

口中好言。我于前世。于某生中。先度某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今来相度。与汝相随。归某世界。供养某佛。或言别有。大光明天。佛于中住。一切如来。所休居地。彼无知者。信是虚诳。遗失本心。

‘口中好言’：他除非不见到人，见到人他就说了，‘我于前世，于某生中，先度某人’：这就好像我说的那个刘金童似的，一见到人，就说是她儿子；再不，就说是她丈夫。哪一生是她的儿子，哪一生又是她的丈夫。或者第一百零一生，或者是一百零二生中，我先度哪一个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或者说是他的兄弟等等，或者说是他的妻妾。

‘今来相度’：我现在来度你了，‘与汝相随’：与汝常常在一起，形影不离。‘归某世界’：和你到哪一个世界去，‘供养某佛’：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亲近哪一尊佛。

‘或言别有大光明天’：我们生到那个大光明天去。其实这个大光明天，就是魔王所住的地方。‘佛于中住’：他说那个地方有真佛，现在你们这儿相信的，都是假佛。‘一切如来所休居地’：如来都在那儿休息的，因为如来在世界上，度众生，教化众生，太疲倦了，所以就到大光明天休息去了。

‘彼无知者，信是虚诳，遗失本心’：他这么一讲，这些人就信这种的虚诳了。信这种虚诳怎么样啊？就把以前自己那个正信的心都失去了。
此名疠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

‘此名疠鬼’：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就叫疠鬼。他也‘年老成魔’：这个疠鬼，或者三千年，或者五千年，就成魔了，‘恼乱是人’：来破坏这个人的定力。

‘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因为时间久了，他这个把戏耍得不愿意耍了，这个新鲜的玩意儿，他也生厌了。讨厌了，就不在这个人的身上了。

‘弟子与师俱陷王难'：因为这个魔一走，他自己就没有威德，没有魔力了。所以一般人也就生出怀疑了，于是乎，或者就告到官里去，把他捉去坐监。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你应该先先地觉悟这个道理，‘不入轮回'：不要入这个魔的圈套里边去；不要入魔的轮回里边去。‘迷惑不知'：如果你要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堕无间狱'：将来一定堕无间地狱的。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深入。克己辛勤。乐处阴寂。贪求静谧。

‘又善男子'：又这个修定的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深入'：他的心生出一种贪爱，贪爱什么呢？贪爱深入这种道理。所以就‘克己辛勤'：辛，就是辛苦；勤，就是勤俭。自己刻苦自待，对自己很克己，修行很用功的。

‘乐处阴寂'：他愿意居处到这个阴——没有阳光的地方，没有什么人的地方，就好像愿意住深山穷谷的洞里边，那个非常寂寞的地方。

‘贪求静谧'：贪求那个地方清静。因为你太贪清静，也就会生出一种魔。人修道，无论什么也不要贪——好的也不贪，坏的也不贪——你就平常心是道，要平平常常的，不要生一种贪心，你贪什么都是不对的。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尔时天魔'：当尔之时，这个天上的魔王，‘候得其便'：等着有了机会，就‘飞精附人'：派一个魔鬼——魔王的眷属，附到其他人的身上，就来‘口说经法'：给他讲经说法。

其人本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阴善男子处。敷座说法。令其听人。各知本业。或于其处。语一人言。汝今未死。已作畜生。敕使一人。于后蹋尾。顿令其人。起不能得。于是一众。倾心钦伏。有人起心。已知其肇。佛律仪外。重加精苦。诽谤比丘。骂詈徒众。讦露人事。不避讥嫌。口中好言。未然祸福。及至其时。毫发无失。

‘其人本不觉知魔着'：被魔所附的这个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着魔了。‘亦言自得无上涅盘'：他也这样讲，总而言之，魔王都说自己得了无上涅盘。由什么地方你可以证明出来他是魔呢？魔多数是自己赞叹自己的，‘你知不知道我呀？我现在已经得到涅盘的果位了，我现在证到初果了，我现在得到四果了，我现在就是菩萨了，你认识不认识啊？'一说这话的人，你不用问，这就是魔！

若是佛，他不会说：‘啊！我就是佛，你快来给我叩头啊，你若不给我叩头，那你就当面错过、交臂失之。嘿！我这个佛，你都不给我叩头，你真是愚痴得很哪！'他这样，自己称自己是佛，自己称自己又是菩萨，自己称自己又是阿罗汉。若这样一讲，那就是魔了。你不用问，不问可知，这是魔鬼讲话！佛也不自己说我就是佛。

菩萨现在到世界上来，他也不自己说自己是菩萨。就算旁人叫他菩萨，他自己都不会承认的。就算他是佛，旁人说：‘喔！你是佛了，我知道你是佛了。'他自己也不承认的；不要说佛菩萨，就算你说他开悟了，他都不承认的。真正开悟的人，他不会承认自己开悟的。

他若说：‘喔！我是开悟了。'你不要听他的，为什么呢？那简直的，连个狗都不如！所以你不要听他尽吹，尽自己捧自己，不要听那个。

你为什么要听经呢？听经你就有照妖镜了，这个妖魔鬼怪他一现形，你就知道了。你若不明白佛法，喔！他说什么，你不知道，你就被他骗了。

‘来彼求阴善男子处'：这个被魔鬼附着身上的人，来到贪求阴谧这个善男子的地方。【注二四】【注二五】

‘敷座说法'：也是搭上个法座说法，‘令其听人，各知本业'：令所听的人，每一个当时就觉得好像作梦似的，‘啊！我前生是干什么的？喔，是给人看家的狗。'那个说我前生就是猫，那个说我前生就是鸡，那个说原来我前生就是牛。啊！都不是人了。

‘或于其处'：或者在什么地方，‘语一人言'：好像这个魔鬼就告诉一个人说，说什么呢？‘汝今未死已作畜生'：你前生是个畜生，是只狗。你今生没有死呢，已经又做狗了，又做畜生了。你不相信？

‘敕使一人，于后蹋尾'：叫一个人说：‘我讲话他不相信，你在后边踩着他的尾巴，看看他能起来不能起来？'于是乎那个人就用脚往地下一踩，啊！说踩他的尾巴。‘顿令其人起不能得'：你说这个神通大不大？他说这个人有个尾巴，叫人一踩，这个人果然就站不起来。不能起来了，所以他不信都要信了。‘喔！他说我是畜生，现在真有尾巴了！要不然怎么他踩着，我就起不来身呢？'

‘于是一众，倾心钦伏’：于是大家一看，‘喔！这真灵！你看，这个人没死，他就知道他做畜生了。啊！这真是佛，这真是菩萨，这真是佛菩萨啰！’其实被鬼骗了，你还不知道呢！见了鬼，见了魔王，你当他是菩萨了，这真是颠倒众生。这所有听他讲的人，都倾心钦伏。

‘有人起心，已知其肇’：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想：‘啊，怎么这个样？不会有这个道理吧？’心里这么生一种怀疑心，这个魔鬼就知道了，说：‘喂！你现在不相信我讲的啊？’已知其肇，就是知道他那个开始了，知道他心里讲什么。所以这些个人一看：‘哦！这真是菩萨，我心里没讲出来的话，他都知道。哦！我生这么一个念头、一个怀疑的念头，他就给我说出来了，啊！这不得了，以后再不能不信了！’连不信的这个人也信了。就怎么样呀？

‘佛律仪外，重加精苦’：在这个佛的律仪以外，他说佛的戒律不够，我现在给你们再立一个新戒律。我要教你们做一个新佛！我创一个新佛教，以前那是旧的，没有用了。现在科学时代，什么事情都要维新改良，原子时代那个旧脑筋用不着了，旧佛教也不应该用了。他把佛教都改了，所以又可以做长老，又可以做这个什么比丘，什么都可以了。【注二六】

他‘诽谤比丘’：他说，‘比丘？什么叫比丘啊？比什么丘啊？’就这么样。又说：‘你说他是个比丘，我说他是个泥鳅。’

他‘骂詈徒众’：他随便骂徒弟，你是个狗，你是个猫，或者你是个老鼠，或者你是个猪，就骂这个徒弟。这个徒弟一听，啊！这是菩萨骂我，也承认了。啊！你说我是猪，就是猪；说我是狗，就是狗；说我是猫，就是猫，所以也不敢驳嘴了。你说这个真是！这个魔王的力量，你说多大！把人都迷得，他说什么都相信。

‘讦露人事’：就是揭露人的私事，怎么样的私事呀？譬如，这个男女做不正当的事情了，他就：‘嘿！你同某一个男人在什么什么地方，干什么什么来着啊？’
这个女的想：‘这他怎么知道的啊？’

他把她这么公开：他们两个是最不好的人，最坏的人，在什么地方，又做一个不正当的事情，见不得人的事情。你问问她，她不敢不承认的。这两个人果然有这么个事情，也不敢不承认。

那么这表现什么呢？表现他有神通，表现他什么事情都知道。所以揭露人事，就是揭露人私，揭露人的秘密。‘不避讥嫌’：也不怕人来讥讽，有嫌疑。

‘口中好言未然祸福’：口中他常常欢喜说什么呢？嘿，你小心哪！明天你会不好的，或者会有人给你下毒药，你吃东西小心一点，你若不小心，就会被人毒死你。就讲这个未然的祸福。或者讲祸，或者讲福，‘及至其时，毫发无失’：等到那个时候呢，丝毫无失，丝毫都不错，果然应验，灵得不得了。你看，你敢不相信？嘿！这个魔王，比菩萨厉害得多。

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此大力鬼’：这个鬼就叫大力鬼。‘年老成魔’：这个鬼，年老成魔了；人若不修德，年老就成贼了。我不是讲过吗？中国人有这么一句话，说‘老而不死是为贼’，人年老了，他经验得多了，也就会作怪；鬼年老了，就成魔了。‘恼乱是人’：他就妒忌人家修道，要去破坏人的定力。‘厌足心生，去彼人体’：久而久之，这个魔也生厌足心了，就把他附的这个人撇去。

‘弟子与师俱陷王难’：这个弟子与师俱陷王难了，也就是等于同落地狱一样的。以前我不是说过：
懵懂传懵懂，
一传两不懂；
师父下地狱，
徒弟往里拱。

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他没有遇到明白的师父，所以就糊里八涂的。他师父跑到地狱去了，这个徒弟一看，师父在前边走，他就在后边跟着啰！跟到地狱里的时候，这师父一回头，说：‘嘿！你干什么也来了？’
这徒弟就说：‘我看你来了，当然我也要跟着你来嘛！’
这个师父说：‘哎呀！这不是个好地方，你不应该来呀！’

‘那你先来了，我怎么可以不来呢？我是跟你学的嘛！所以你到什么地方，我也应该到什么地方。’
这个师父想：‘啊！自己下了地狱，结果把徒弟也带来堕地狱了，真是对不起！ very sorry！’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堕无间地狱了。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知见。勤苦研寻。贪求宿命。

‘又善男子’：又有这种修定的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在

这个定里边，‘心爱知见，勤苦研寻，贪求宿命'：心里边想要知道多一点事情，想要得到宿命。他非常地用功，勤俭精进，也不怕苦。他那么研寻，要怎么样呢？想要知道宿命。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殊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知善男子处。敷座说法。

‘尔时天魔'：当尔之时，这个天上的魔，又‘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殊不觉知魔着'：其人也不知道自己着魔了。‘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知善男子处，敷座说法'。

是人无端。于说法处。得大宝珠。其魔或时。化为畜生。口衔其珠。及杂珍宝。简策符牍。诸奇异物。先授彼人。后着其体。或诱听人。藏于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处。是诸听者。得未曾有。多食药草。不餐嘉馔。或时日餐。一麻一麦。其形肥充。魔力持故。诽谤比丘。骂詈徒众。不避讥嫌。

‘是人无端'：这个人无缘无故，就无端端地‘于说法处，得大宝珠'：在说法的地方，就得到一个大宝珠，或者钻石，或者什么如意珠之类的。‘其魔或时'：这个魔或者有的时候，‘化为畜生'：这个说法的，他自己变成畜生了，他说这个菩萨什么都变的。‘口衔其珠及杂珍宝'：他变成畜生，用口叼着珠子，或其他的珍宝；‘简策符牍'：或者这个书简、策类，或者符。

这符，是古来有一种若合符节，用竹子分成两边，都一样的，在中间连着写字。等到用的时候，两个合起来一对，若对上了，这就是真的；若对不上，就是假的。或者画符，这鬼画符，就是拿来降魔捉鬼、降妖捉怪的符。牍，也是一种书牍之类的。

‘诸奇异物'：都是很奇怪的、很值钱的东西，‘先授彼人'：他先就给这个人，‘后着其体'：然后又自己着到这个人身体上。

‘或诱听人'：或者他教这个听的人，‘藏于地下'：说把这个珠子藏到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处'：就有一个好像明月这么个珠子，照得这个地方放光。‘是诸听者，得未曾有'：这一切听他说法的人，说：‘哦！这真是真的，这个不会是魔了。'他明明是魔，这一些个听法的人说他不会是魔。

‘多食药草，不餐嘉馔'：这个魔常常吃药草，不吃饭，不吃好的东西，就吃药。吃什么药啊？或者人蔘，或者最补的药品。我在香港遇到一个人，他说他不吃饭，帮着人家或者求寿，或者求子，或者求福，或者求什么.....。在人家里一住，就说他不吃饭，其实他吃什么呢？吃核桃。核桃里边有仁，是补脑的，你吃了它，脑筋就很好。这个东西吃很少就不饿了。比如你吃这么一碗饭，这个东西，吃半碗就饱了，它很多油的。或者松子之类的，总而言之，他吃这些个最有营养的东西。

‘或时日餐一麻一麦'：或者有的时候，一天就吃一粒麻、一粒麦。‘其形肥充'：他还很胖的，胖得比那个肥猪都胖，为什么呢？‘魔力持故'：这个魔的力量摄持的缘故。【注二七】

‘诽谤比丘'：他专门骂和尚，专门骂出家人，‘出家人！出什么家啊？哼！一点都不修道。出家呢！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他这么诽谤出家人。

又对人说：‘你信他干什么？他也是个人嘛！你真是这个啊，stupid——愚蠢到极点了！'人若信比丘，他说人愚蠢到极点了。‘骂詈徒众'：也骂他自己的徒弟，或者什么都骂，不一定就是畜生，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都骂。‘不避讥嫌'：他也不怕讥嫌。

口中好言。他方宝藏。十方贤圣。潜匿之处。随其后者。往往见有。奇异之人。

‘口中好言'：他口里头欢喜说什么呢？‘他方宝藏'：‘啊！什么地方有很多的宝贝，很多的金银财宝，你想不想要啊？'就这么妖言惑众。说‘十方贤圣潜匿之处'：或者是佛，或者是菩萨，他在什么地方修行，你都不知道。

‘随其后者，往往见有奇异之人'：在他后边的人，往往就看见，或者是放光，或者是怎么样子。总而言之，非常古怪的。

此名山林。土地城隍。川岳鬼神。年老成魔。或有宣淫。破佛戒律。与承事者。潜行五欲。或有精进。纯食草木。无定行事。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

‘此名山林、土地城隍、川岳鬼神'：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或者在山上树林子里边，或者是土地，或者是土地鬼、城隍神，或者是川岳的鬼神。‘年老成魔'：他也时间久了，变成魔了。

‘或有宣淫，破佛戒律'：他都是有一种淫欲的心，破坏佛的戒律。‘与承事者'：和他在一起的这个人‘潜行五欲'。什么叫五欲呢？就是财、色、名、食、睡，这人间的五欲。

‘或有精进'：或者有的也好像很精进似的，‘纯食草木，无定行事'：单单吃草、吃木。他不打坐、不修行，单行这个无益的苦行。

‘恼乱是人’：他令这个修道的人，不修行。 ‘厌足心生’：他厌足的时候，生了一种厌足心，就 ‘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你应该先先觉悟，不入这个魔的圈套， ‘不入轮回’：不入魔的这个轮回里头去。
‘迷惑不知’：如果你迷惑不知的话， ‘堕无间狱’：堕落无间地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神通。种种变化。研究化元。贪取神力。

‘又善男子’：又有一种修道习定的善男子， ‘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神通’：他心里又打了一种妄想，打妄想干什么呢？想要得到这个大神通吧！

‘种种变化’：现空中十八变，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好像罗汉在空中有十八变，他也想这个神通。 ‘研究化元’：研究变化的本元这个道理。 ‘贪取神力’：他贪求这神通的力量。【注二八】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尔时天魔’：当尔之时，这个天魔， ‘候得其便’：就在那儿等着、等着，等着有了机会了，就 ‘飞精附人’， ‘口说经法’：这个人口里讲说经法。

其人诚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通善男子处。敷座说法。是人或复。手执火光。手撮其光。分于所听四众头上。是诸听人。顶上火光。皆长数尺。亦无热性。曾不焚烧。或水上行。如履平地。或于空中。安坐不动。或入瓶内。或处囊中。越牖透垣。曾无障碍。惟于刀兵。不得自在。自言是佛。身着白衣。受比丘礼。诽谤禅律。骂詈徒众。讦露人事。不避讥嫌。

‘其人诚不觉知魔着’：也不知道有魔着到他身上了。 ‘亦言自得无上涅盘’：也说自己得到这无上涅盘了，得到涅盘的妙果了。 ‘来彼求通善男子处’：来到求神通这个善男子的地方。 ‘敷座说法’：也给他说法。

‘是人或复’：魔附的这个人， ‘手执火光’：或者手里拿着这火光， ‘手撮其光’：一只手拿着火光，一只手又把这火光，这么抓起来，放到旁人的头上。 ‘分于所听四众头上’：放到四众的头上，一个人头上放一堆火。

‘是诸听人’：这所有听的人， ‘顶上火光皆长数尺’：这个 ‘长’字，也可以读如 ‘肠’音，也可以读如 ‘掌’音。长了有数尺；也可以说长了，长起来数尺。他放那儿的时候，就是这么一把火，放到这个人的头上了，它就一点一点长，长起来好几尺长。 ‘亦无热性’：也没有热的性质，‘曾不焚烧’：也不再往旁的地方去焚烧。

‘或水上行，如履平地’：魔所着的这个人，或者在水上走路，就好像在平地上一样。 ‘或于空中’：或者在空中行走。或 ‘安坐不动’：空中本来是无所着的虚空，他坐到虚空里边。 ‘或入瓶内’：或者他自己钻到瓶子里头去。 ‘或处囊中’：或者钻到一个口袋里头去。 ‘越牖透垣’：你这窗门关着不是吗？他可以窗门不开，随便就出去，透墙到外边。 ‘曾无障碍’：一点障碍都没有。

‘惟于刀兵’：他就怕什么呢？就怕刀枪刺他。因为什么怕呢？他因为还有形质，他有一个形质的障碍。虽然他有五通，但是他也怕刀来割他。 ‘不得自在’：那么刀剁他、枪刺他，他就不能得到自在，就是他还怕刀来砍他、枪来刺他。

‘自言是佛’：他自己说他就是佛了。 ‘身着白衣，受比丘礼’：身上不穿出家人的衣服，穿在家人的衣服，受出家人来叩拜。 ‘诽谤禅律’：他说这个禅和律，都不对的，都没有用的。 ‘骂詈徒众’：他骂自己的徒众， ‘讦露人事’：也是把人的秘密给揭穿了， ‘不避讥嫌’：他也不怕人家讥讽，也不避嫌疑。

口中常说。神通自在。或复令人。旁见佛土。鬼力惑人。非有真实。赞叹行淫。不毁粗行。将诸猥媟。以为传法。

‘口中常说，神通自在’：说种种的神通， ‘或复令人，旁见佛土’：或者他教人见着十方的佛土。 ‘鬼力惑人’：因为他有一种鬼的魔力来迷惑人， ‘非有真实’：不是有真实的功夫，不是有真正修行的功夫。

‘赞叹行淫’：他所最赞叹的就是淫欲，他说这真是最妙了，这就是菩提涅盘的根本。 ‘不毁粗行’：他说这种行为不要紧的，不要守戒律。 ‘将诸猥媟’：将这一切不清净的事情， ‘以为传法’：做为他传法的一种用途。

此名天地大力山精。海精风精。河精土精。一切草木。积劫精魅。或复龙魅。或寿终仙。再活为魅。或仙期终。计年应死。其形不化。他怪所附。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

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

‘此名天地大力、山精、海精、风精、河精、土精’：这个名字就叫天地的大力鬼神，或者山上的精灵，或者海里的精灵，或者风里头的精灵，或者河里头的精灵，或者土里头的精灵，‘一切草木’等，‘积劫精魅’：积着很多劫的这种老妖怪。

‘或复龙魅’：或者是龙的这种怪物，‘或寿终仙’：或者这修仙的，他或者修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五千年。寿命终了，‘再活为魅’：他再活起来，就成了一种魔魅。

‘或仙期终’：或者这个仙的期限终了了，‘计年应死’：算计算计他到这个年应该死了，可是他死了，‘其形不化’：他那个身形不变换，‘他怪所附’：其他的怪物又来附到他身上。

‘年老成魔’：这也是年纪老就变成魔鬼了，‘恼乱是人’：来恼乱这个人的定力。‘厌足心生’：时间久了，他厌足心生出来了，‘去彼人体’：离开这个人的身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魔在的时候，这个人就好像很有威神似的，等这个魔一走，这时候徒弟和师父，就都被国家的王法所限制、制裁了。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阿难哪！你应该先先地觉悟，‘不入轮回’：不入这个魔的圈套，到魔这个轮回里边去。‘迷惑不知’：如果你迷惑不知道，即‘堕无间狱’：就会堕落无间地狱里了。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入灭。研究化性。贪求深空。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在这个三摩地里头，‘心爱入灭’：就生出一种爱好入灭的心理，‘研究化性’：研究自有化无、自无化有，这种变化的情形，‘贪求深空’：他贪图一个深的空理。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当尔之时，这个天魔就等着你，一有机会，于是乎就‘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口说这个经法。

其人终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空善男子处。敷座说法。于大众内。其形忽空。众无所见。还从虚空。突然而出。存没自在。或现其身。洞如琉璃。或垂手足。作旃檀气。或大小便。如厚石蜜。诽毁戒律。轻贱出家。

‘其人终不觉知魔着’：被魔所附的这个人，自己也不知道有天魔来着他的身，‘亦言自得无上涅盘’：他也是这么说，说什么呢？说：喔！他已经得到无上涅盘的妙果了。

‘来彼求空善男子处’：来到这个求深空、求灭的这个个人的地方，‘敷座说法’。

‘于大众内，其形忽空’：在大众中，被魔所着的这个人，因为有魔的神通，忽然间，他这个身体没有了。他在这儿说说法，你就看不见他了！变成一个人空、法空！啊，人也没有了，法也没有了。‘众无所见’：大家都看不见他了。

‘还从虚空’：等了一等，大约几分钟之后，喔！他又从这个虚空‘突然而出’：又出来了。‘存没自在’：他愿意存在就存在，愿意没有就没有。存在和没有，都是自在的，都是随他自己意的。

‘或现其身洞如琉璃’：或者把他这个身，现得像琉璃那么样地透明，里边也可以看到外边，外边也可以看到里边。‘或垂手足作栴檀气’：或者他把手往下一垂，就有栴檀香气放出来。‘或大小便如厚石蜜’：或者他大便，或者他小便，就好像那个非常浓厚的冰糖那么甜。

‘诽毁戒律’：他说你不要持戒律，持戒律是小乘的东西，你持它干什么？没有什么大意思。

‘轻贱出家’：唉！你不要出家，修行就是修行嘛！何必出家呢！唉！出家人？出家和在家又有什么分别呢？他就这么诽谤出家人。

口中常说。无因无果。一死永灭。无复后身。及诸凡圣。虽得空寂。潜行贪欲。受其欲者。亦得空心。拨无因果。

‘口中常说无因无果’：说没有因，也没有果，你不要信因果，因果这是一种错误的，没有这么回事的。‘一死永灭’：人死如灯灭，你死了就没有了，‘无复后身’：没有来生的。‘及诸凡圣’：他说也没有凡，也没有圣，那不过都是那么讲讲而已。

‘虽得空寂’：虽然这个人得到一种空寂的道理——空理，但是‘潜行贪欲’：他偷偷地尽行淫欲。这个贪欲，就是淫欲。‘受其欲者’：和他行过淫欲的这种人，‘亦得空心，拨无因果’：受了这种魔气，他也什么都空了，没有因、没有果，不必信因果了。

此名日月薄蚀精气。金玉芝草。麟凤龟鹤。经千万年。不死为灵。出生国土。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此名天地大力、山精、海精、风精、河精

、土精'：这个名字就叫天地的大力鬼神，或者山上的精灵，或者海里的精灵，或者风里头的精灵，或者河里头的精灵，或者土里头的精灵，‘一切草木'等，‘积劫精魅'：积着很多劫的这种老妖怪。

‘或复龙魅'：或者是龙的这种怪物，‘或寿终仙'：或者这修仙的，他或者修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五千年。寿命终了，‘再活为魅'：他再活起来，就成了一种魔魅。

‘或仙期终'：或者这个仙的期限终了了，‘计年应死'：算计算计他到这个年应该死了，可是他死了，‘其形不化'：他那个身形不变换，‘他怪所附'：其他的怪物又来附到他身上。

‘年老成魔'：这也是年纪老就变成魔鬼了，‘恼乱是人'：来恼乱这个人的定力。‘厌足心生'：时间久了，他厌足心生出来了，‘去彼人体'：离开这个人的身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魔在的时候，这个人就好像很有威神似的，等这个魔一走，这时候徒弟和师父，就都被国家的王法所限制、制裁了。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阿难哪！你应该先先地觉悟，‘不入轮回'：不入这个魔的圈套，到魔这个轮回里边去。‘迷惑不知'：如果你迷惑不知道，即‘堕无间狱'：就会堕落无间地狱里了。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入灭。研究化性。贪求深空。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在这个三摩地里头，‘心爱入灭'：就生出一种爱好入灭的心理，‘研究化性'：研究自有化无、自无化有，这种变化的情形，‘贪求深空'：他贪图一个深的空理。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当尔之时，这个天魔就等着你，一有机会，于是乎就‘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口说这个经法。

其人终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空善男子处。敷座说法。于大众内。其形忽空。众无所见。还从虚空。突然而出。存没自在。或现其身。洞如琉璃。或垂手足。作旃檀气。或大小便。如厚石蜜。诽毁戒律。轻贱出家。

‘其人终不觉知魔着'：被魔所附的这个人，自己也不知道有天魔来着他的身，‘亦言自得无上涅盘'：他也是这么说，说什么呢？说：喔！他已经得到无上涅盘的妙果了。
‘来彼求空善男子处'：来到这个求深空、求灭的这个人的地方，‘敷座说法'。

‘于大众内，其形忽空'：在大众中，被魔所着的这个人，因为有魔的神通，忽然间，他这个身体没有了。他在这儿说说法，你就看不见他了！变成一个人空、法空！啊，人也没有了，法也没有了。‘众无所见'：大家都看不见他了。

‘还从虚空'：等了一等，大约几分钟之后，喔！他又从这个虚空‘突然而出'：又出来了。‘存没自在'：他愿意存在就存在，愿意没有就没有。存在和没有，都是自在的，都是随他自己意的。

‘或现其身洞如琉璃'：或者把他这个身，现得像琉璃那么样地透明，里边也可以看到外边，外边也可以看到里边。‘或垂手足作栴檀气'：或者他把手往下一垂，就有栴檀香气放出来。‘或大小便如厚石蜜'：或者他大便，或者他小便，就好像那个非常浓厚的冰糖那么甜。

‘诽毁戒律'：他说你不要持戒律，持戒律是小乘的东西，你持它干什么？没有什么大意思。

‘轻贱出家'：唉！你不要出家，修行就是修行嘛！何必出家呢！唉！出家人？出家和在家又有什么分别呢？他就这么诽谤出家人。

口中常说。无因无果。一死永灭。无复后身。及诸凡圣。虽得空寂。潜行贪欲。受其欲者。亦得空心。拨无因果。

‘口中常说无因无果'：说没有因，也没有果，你不要信因果，因果这是一种错误的，没有这么回事的。‘一死永灭'：人死如灯灭，你死了就没有了，‘无复后身'：没有来生的。‘及诸凡圣'：他说也没有凡，也没有圣，那不过都是那么讲讲而已。

‘虽得空寂'：虽然这个人得到一种空寂的道理——空理，但是‘潜行贪欲'：他偷偷地尽行淫欲。这个贪欲，就是淫欲。‘受其欲者'：和他行过淫欲的这种人，‘亦得空心，拨无因果'：受了这种魔气，他也什么都空了，没有因、没有果，不必信因果了。

此名日月薄蚀精气。金玉芝草。麟凤龟鹤。经千万年。不死为灵。出生国土。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

‘此名日月薄蚀精气'：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日月的精华。日月有日蚀、月蚀。日月相交、相

薄蚀的时候，有那一种的精气，堕落到地上。 ‘金玉芝草’：或者落到这个金子上，或者玉上，或者芝草上， ‘麟凤龟鹤’：或者这个麒麟、凤凰，或者是龟，或者是鹤。 ‘经千万年’：它们活了千万年了， ‘不死为灵’：它因为不死，也成了精灵。

‘出生国土’：出生到这个国土里边， ‘年老成魔’：他因为年老成魔了， ‘恼乱是人’：就恼乱这个修道的、修定的人。【注二九】

‘厌足心生’：时间久了，他也生一种厌烦的心， ‘去彼人体’：就离开他所附这个人的体了。
‘弟子与师多陷王难’：于是乎弟子和这个师父，就一起受王法的限制、制裁了。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你应该先先地觉悟， ‘不入轮回’：不堕入魔王的轮回里边。 ‘迷惑不知，堕无间狱’：你如果不觉悟，将来就会堕无间地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长寿。辛苦研几。贪求永岁。弃分段生。顿希变易。细相常住。

‘又善男子’：在修定的这个善男子， ‘受阴虚妙’：受阴虚明而微妙， ‘不遭邪虑’：这时候不被邪虑所扰， ‘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在这个圆妙的定里边，忽然间就生出来一种的变化，什么变化呢？

‘心爱长寿’：他忽然间心里就想着： ‘噢！我这永远不死、长生不老是最妙的了。’于是乎他就 ‘辛苦研几’：他辛辛苦苦地就研究那个几微奥妙的地方。最微细的那个地方就叫 ‘几’。

‘贪求永岁’：他想求这个长生不老， ‘弃分段生’：弃这个分段生死？弃，就是舍弃。什么叫分段生死呢？我们人，每一个的生死就叫分段生死，每一个人有一分，这叫分；每一个人有一段，这叫段。怎么叫一分呢？你也有一个身体，我也有一个身体；你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你有你一分，我有我一分，这是分。段，就是由生到死，这是一个段落。由你脚底下到你头上，这也是一个段落，所以这叫分段生死。

‘顿希变易’：凡夫有这个分段生死，证了四果阿罗汉，就没有分段生死了，但是他有变异生死。怎么变异生死啊？他还念念迁流，有这个念，念生念灭，这个念念是变异的，这叫变异生死。那么，他分段生死没有了，顿希变易，他想要变异生死也没有了。
‘细相常住’：微细那个相常住，得到永生，得到长生不老了。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因为他这种贪心一生起来，心爱长寿，所以 ‘尔时天魔’：当尔之时，这个天上的魔王， ‘候得其便’：就等着得到这个机会了，于是乎就 ‘飞精附人’：叫一个魔王的眷属，来附到一个人的身上， ‘口说经法’：来给他讲经说法。

其人竟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生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好言他方。往还无滞。或经万里。瞬息再来。皆于彼方。取得其物。或于一处。在一宅中。数步之间。令其从东。诣至西壁。是人急行。累年不到。因此心信。疑佛现前。

‘其人竟不觉知魔着’：被魔所附的这个人，他自己因为失去知觉，完全被天魔控制他的思想，所以不知道自己着魔了， ‘亦言自得无上涅盘’：也说自己得到无上涅盘的妙果。

‘来彼求生善男子处’：来到这个想要求长生的善男子的地方。 ‘敷座说法’：搭上了一个法台就说法。

‘好言他方往还无滞’：这种的魔他欢喜说什么呢？他说： ‘千里万里，我现在就可以去，现在就可以回来。我从这儿到日本去，不要坐飞机的。到日本我又可以随时买东西，把日本的东西就拿回来。你若不信，我就试给你看。’就专门显神通，专门显他这种不可思议的微妙作用。往返无滞，去和回来，都不留滞，也不需要多少时间。

‘或经万里’：或者经过万里， ‘瞬息再来’：就这么一转眼、一瞬眼，这么喘一口气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皆于彼方取得其物’：我不单能去，能回来，而且还可以在那地方买东西，把这个东西拿回来。你若不信，我这个东西就是日本某某公司的专利品，我在那儿买的，你看看。或者收音机，或者是无线电，或者是录音机，这是日本的牌子，也没有经过关口，什么手续都没有的。这就是那儿出口的，那个公司所出的产品。

‘或于一处’：或者就在一个地方， ‘在一宅中’：在一个房子里头， ‘数步之间’：数步，就是七、八步远，这么个距离。 ‘令其从东诣至西壁’：使令一个人，从东边往西边走，到西边墙那个地方，这虽然不过数步远不是吗？ ‘是人急行’：这个人就跑着走。急行，就跑啊， ‘累年不到’：就是几步远之间，他跑呀，跑一年也跑不到，从东边跑不到西边。

你看！成年也跑不到这个地方，眼看着也走不到， ‘因此心信’， ‘疑佛现前’： ‘噢！这是佛现身给我说法哪！’这心里就怀疑起来。

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吾子。我生诸佛。我出世界。我是元佛。出世自然。不因修得。

'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吾子'：说你知道吗？十方所有一切的众生都是我的儿子啊！

'我生诸佛'：你知道佛是谁的儿子吗？佛也就是我的儿子来着，就自己这么大言不惭的。'我出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我造出来的。他说：一切的佛都是我生的，我造出来这个世界。

'我是元佛'：我是第一个佛，在我以前就没有佛了。'出世自然'：我是自自然然地就造出这个世界来。'不因修得'：我出世就是佛，也不需要修行，不是因为修行才得到这个佛的。

此名住世自在天魔。使其眷属。如遮文荼。及四天王。毗舍童子。未发心者。利其虚明。食彼精气。或不因师。其修行人亲自观见。称执金刚。与汝长命。现美女身。盛行贪欲。未逾年岁。肝脑枯竭。口兼独言。听若妖魅。前人未详。多陷王难。未及遇刑。先已干死。恼乱彼人。以至殂殒。

'此名住世自在天魔'：这种魔叫什么名字呢？就是叫住世自在天魔。'使其眷属'：他使令他的眷属，他的眷属是谁呢？'如遮文荼'：遮文荼是梵语，翻到中文，就叫'奴鬼'。怎么叫奴鬼呢？就是做奴隶的鬼神，又叫'嫉妒鬼'。这个鬼专门妒忌人的，你有什么好事，他就妒忌你。你要学佛嘛，他就不叫你学；你要学好嘛，他就往这坏的地方拉你。所以很坏的，这个鬼！可以说是个坏鬼。

这个住世自在天魔，他叫这种鬼去扰乱这个修定的人。'及四天王，毗舍童子'：和这四天王的毗舍童子。这个毗舍童子也就是'毗舍遮'，又叫'毗舍舍'。这个鬼是专门吃精气的鬼，吃五谷的精气和人的精气。好像男女行性行为这个时候，有一种精气流出来，他都去吃的。所以就在男女性行为那时候，很多鬼在旁边那儿等着吃这个精气哪！很危险的。

'未发心者'：没有发心的这些个人，'利其虚明'：贪图他这种虚明，'食彼精气'：他也不知道毗舍遮童子等，就贪人这个虚明，贪人这种灵性，食彼精气，就吃人这种精气。

'或不因师，其修行人亲自观见'：或者他没有师父，这个修道的人，就亲自观见了。观见什么呢？'称执金刚，与汝长命'：他说他就是金刚护法，是金刚神。'我来干什么来了？我现在就给你长寿了，教你活长年纪。'说完之后，'现美女身'：就变一个美女，'盛行贪欲'：这个盛行，就是行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没有完那么多的次数。什么呢？就是这种贪欲、淫欲。

'未逾年岁，肝脑枯竭'：没有过一年，你说怎么样啊？肝脑枯竭，这个脑枯竭了，可以说是精脑枯竭，他的精、气、神都干了。为什么呢？这太厉害了嘛！

'盛行'这两个字，这就非同凡响了，不是泛泛的，不是普普通通那种正常化了。所以这盛行贪欲啊，这个要点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美女一定就说：'啊！男女的事情，你做得越多就越长寿，你的寿命就长了。'谁不知长寿长寿，贪这长寿，变成短寿了，没有过一年，就肝脑枯竭了！

'口兼独言'：这时候，这个人口里自己和自己讲话，其实他不是和自己讲话，他是和这个魔鬼讲话。'听若妖魅'：旁人听着，他就好像妖魅说话似的，其实他不是对自己讲话，他就是对着魔鬼讲话，不过你旁人看不见这个魔鬼。这种的魔鬼我都遇着过。

我遇着一个人，天天晚间就有一个女人来找他，白天没有。这个女人一来的时候，他家里所有的人，都听得见这个女人走路的声音，好像穿着高跟鞋似的，一走，喀登喀登的，踩得楼板响，但是旁人只听见这个响，看不见这个人。那么他呢，这个女人一来了，他也不管有人没人，把衣服脱了，就上床乱来一顿，这就是这种的鬼。

以后，我那边有一个古大神，就是巫医。这个巫医就去到他家里，给他治这种魔病。一治这魔病，这个魔鬼就来了，告诉古大神说：'好了！你现在不是来给他治病吗？这里这个病人从今天开始就好了。可是，我现在就到你家里去，就要和你来斗斗法！'

果然，从此之后，就到古大神、古巫医的家里去了，他的哥哥也一天到晚有这个魔鬼来，和他有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啊！这个魔，你说怎么样啊？喔！厉害啰！这个魔真厉害！

'前人未详，多陷王难'：前人也不知道这种情形，所以也多数受王法的限制。'未及遇刑'：也没来得及拷问、审问，'先已干死'：已经在狱里干死了，他精、气、神都没有了，所以干巴死了。'恼乱彼人'：他恼乱这个人的定力，'以至殂殒'：乃至于到死亡的这种程度上。【注三○】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阿难，你应该先觉悟、先明白这种的道理，'不入轮回'：如果你能觉悟这种魔的境界，就不会上魔的这个圈套，而到魔王的眷属里边去。'迷惑不知'：如果你若不觉悟呢？那就毫不客气，'堕无间狱'：一定要堕落到无间地狱去的，一点人情都没有的。

阿难当知。是十种魔。于末世时。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体。或自现形。皆言已成正遍知觉。

‘阿难当知’：阿难！你应该要知道 ‘是十种魔’：在前面讲的，想阴所发生的这十种阴魔的境界。 ‘于末世时’：尤其在这个末法时代， ‘在我法中’：就是在我佛法里边， ‘出家修道’：或者他出家修道， ‘或附人体’：或者这个魔王附到人的身上。 ‘或自现形’：或者他自己现出来自己这个魔王的神通，现出种种的形像，或者现佛身，或者现菩萨身，或者现阿罗汉身，或者啊，现天人的身。这魔王什么身他都可以现的。

所以 ‘皆言已成’：他们都说他已经成了什么呢？ ‘正遍知觉’：正遍知也就是佛。觉，有正知，有遍知。什么叫正知呢？知道心包万法，这是正知；也知道万法唯心，这是遍知。有真正的正知正见，这是佛，叫正遍知。可是这个魔也冒充佛，说他也是正遍知了。

那么在释迦牟尼佛入涅盘的时候，佛就叫魔王来，吩咐魔王说： ‘你呀，规规矩矩的啦！你以后都要守规矩的，不要不守规矩。’

魔王说： ‘我守规矩？守你的规矩？好！到你末法的时候，我就穿你的衣服，吃你的饭，往你那饭锅里头屙屎，在你那里边来破坏你的法！’

释迦牟尼佛听见这话，就忧愁落泪了，说： ‘我真是没有办法你呀！你使这个方法是最毒了。’这所谓 ‘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狮子身上的虫子，它吃狮子身上的肉，这就是表示末法时代魔强法弱，魔王最多了。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切记要小心！什么叫魔王呢？这魔王就是与人不同的，你看他那个样子魔里魔气的，就是个魔王，他很特别的，这也是魔王的表现。【注三一】

赞叹淫欲。破佛律仪。先恶魔师。与魔弟子。淫淫相传。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则九生。多逾百世。令真修行。总为魔眷。

‘赞叹淫欲’：怎么能分别出他是魔呢？他不赞叹正修，赞叹淫欲，公开宣布这个淫欲。 ‘破佛律仪’：他说佛这个戒律都没有用的，不要守佛的戒律，那是给小乘人守的。我们都是大乘菩萨、大乘佛，我们既然已经成佛了，所以不要守戒律了。

‘先恶魔师’：前面讲的那些恶魔法师， ‘与魔弟子’：和魔王的弟子， ‘淫淫相传’：互相宣淫，互相赞叹淫欲说： ‘啊！这是最好的、是最妙的一个法门了，真空妙有就在这里头啊！就是这个道理。’

‘如是邪精’：像这一类的邪精，哪一类呢？就赞叹淫欲的这个邪魔。 ‘魅其心腑’：因为有邪魔迷住他的心窍，所以他就贪图淫欲，也就公开宣淫。就是因为魔入他的心窍，被魔魔住了。

‘近则九生’：往近来说，就是九生。什么叫一生呢？说人由生到死是一生？不是的。这一百年算一生，这九生就是九百年。 ‘多逾百世’：往多了说，就超过一百世。多少是一世呢？这一世就是三十年，三十年算一世。那么这一百世就是三千年。那个九生就是九百年，这个百世是三千年。

‘令真修行，总为魔眷’：要是往近来说就是九生，这个修道人就会做魔的眷属了；要是往远了来说，就要一百世以后，才做魔的眷属。因为他被魔迷住了，虽然迷住了，都要经过多几个生生世世，这么，时间久一点，他才能正式参加这个魔的眷属。若不够这个时候呢，他的性还没有完全变成魔的那个魔性。你知道魔是什么变的？魔也就是这些个不正当的人去做的。他们不正当就会做魔的，但是没有那么快。那个魔王追他、跟着他、迷他，近就是九生，远就是百世。

命终之后。必为魔民。失正遍知。堕无间狱。

‘命终之后’：这个等到九生，或者一百世，他命终了之后， ‘必为魔民’：必成魔民，他不能做魔王去，因为这魔王就一个。你到哪儿做魔王去？没有那么多。只可以做个魔民，做魔王眷属的老百姓。

‘失正遍知’：他失去这正知正见，就变成邪知邪见，他就随着魔王去行事去了。 ‘堕无间狱’：将来他魔福享尽，寿命终的时候，还要堕无间狱去。

汝今未须先取寂灭。纵得无学。留愿入彼。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度正心。深信众生。令不着魔。得正知见。我今度汝。已出生死。汝遵佛语。名报佛恩。

‘汝今未须先取寂灭’：阿难！你现在先不要入涅盘，你要在这世界上替我教化众生的。 ‘纵得无学’：你现在纵然是得到无学这个果位了。现在阿难证到二果，还没正式得到无学位；可是这种修行的道路，他是明白了，所以他现在是已经可以列到无学的位上了。

‘留愿入彼’：你要保留你这种慈悲的愿力，到那个地方去，什么地方呢？ ‘末法之中’：到将来正法已过，像法已转，末法的时候， ‘起大慈悲’：你要发大慈悲心。阿难发大慈悲心干什么呢？ ‘救度正心’：救度一切正心的众生。

‘深信众生，令不着魔’：你要度众生，令众生深信你，使令他们不被魔王所迷，不让魔王得其方便。 ‘得正知见’：你令这一切末法的众生，就是你、我现在这些众生，不是旁人，自己要警惕自己，自己要有正知正见。

‘我今度汝’：释迦牟尼佛说，我现在度你阿难 ‘已出生死’：你把这生死已经了了。现在你证到二果，将来证四果阿罗汉，你也都明白了，你的生死可以说是了了。

‘汝遵佛语’：你现在听佛的话，佛吩咐你做什么事情，你不要忘了，你要遵秉佛所吩咐你的语言， ‘名报佛恩’：这就是报佛的深恩了。

什么是报佛恩哪？你只要听佛的话，就是报佛恩了。我们现在想报佛恩，也就是听佛的话。阿难报佛恩，阿难要听话；我们报佛恩，我们也要听话。我们听释迦牟尼佛的话，听法师讲经、讲这个道理，你们也要听话。所以最初我对某个弟子说： ‘你要听话。’现在都要听佛的话。我不是佛，但是我也要听佛的话，你也要听佛的话，我们千万不要不听佛的话！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想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阿难，像上边所说，这十种禅那静虑的功夫现境，你用功用到这种境界上了。 ‘皆是想阴用心交互’：这种的境界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都是从五阴里边的想阴而变化逼拶出来的。你用功用到极点了，就有这种的现境。有这种的现境，你不要认贼作子，不要被这种境界所转。

在这个时候，这是用心交互，在坐禅的时候叫用心。你用心，在想阴里头这种阴和你用功这种功夫的力量，互相交战、作战，就好像打仗似的。

这一打仗，如果你的定力胜了，把想阴就打败了；想阴若胜了，你的功夫若不存在了，散失了，没有定力了，你就着到魔的境界上了， ‘故现斯事’：所以就有这种的事情现出来。

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

‘众生顽迷’：就说众生有一种执着心，顽固不化，愚痴无智。 ‘不自忖量’：不自己给自己想一想，不自己量度一下自己， ‘逢此因缘’：遇到这种魔的境界来了， ‘迷不自识’：最要紧的要迷不自识，要是你能识了，就不被境界转。

识就是认识，认识就是觉悟，觉悟就是不迷。所以你若是明白了就不迷，你不明白就迷了。迷就是不认识，不认识反而怎么样呢？

‘谓言登圣’：就说， ‘哦！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成了佛了。我这成佛非常容易的，连两块豆腐那么多钱都不需要用，我就成了佛，你看这太容易了！’自己就说自己成佛了，又说自己得道了，又说自己开悟了，又说自己破本参了。本参，就是他参的那个话头，他说他明白那个话头了。

好像今天来的这个美国人，和前几天那个 ‘美国的六祖’是一样的。既是一样，所以他佛也不拜，塔也不礼。前边不讲过不礼塔庙？他也不拜佛，也不听法，在这儿吃饭，完了就走了。你说为什么他走呢？就是那个魔牵着他走了。学得周身魔气，想在这地方再多停留一分钟，他心里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吃饱饭就跑了！就是这一个样的，你这要认识他！他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成佛了，所以不要拜佛的。

‘大妄语成’， ‘堕无间狱’：将来是要堕无间地狱的。你别看这暂时暂时的，这少则九生，多则百世，他就做魔的眷属了。

为什么他不听佛法？就因为他有一股魔气在身上。他想要听，可是周身都不安乐，在这地方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本来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讲过，你们都要注意的，以后到任何的庙上，或者佛堂，一定要遵守人家庙上的规矩，看大家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自己到那地方，好像人家拜佛，我在那儿一站，这是最不好看的一件事；并且这个样子，是到处学不到佛法的。学佛法一定要卑躬折节，谦恭下气的，要这样子。

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遍令众生。开悟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汝等必须’：汝等是谁呢？就是阿难和所有在会的大菩萨、大阿罗汉、大比丘僧与大富长者等，这一切的人。佛都吩咐了，你们必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将如来语’：将我——如来所说的话， ‘于我灭后’：在我灭度之后， ‘传示末法’：你们切记要相续不断地，传示给末法的众生啊！ ‘遍令众生开悟斯义’：普遍地令一切众生，明白我所说《楞严经》的道理，这五十种的阴魔，色魔、受魔和想魔，前边我所说这个道理，你都要宣传给他们，令他们听着。

‘无令天魔’：不要使令这个天魔 ‘得其方便’：这个天魔你要是给他机会，令他们得便了，那就不得了了。你要 ‘保持覆护’：又要保持这个佛法，又要拥护佛法， ‘成无上道’：你才能成

就无上的道果。

大佛顶首楞严经五十阴魔章

大佛顶首楞严经五十经魔章浅释行阴十魔

唐天竺沙门般剌密帝译

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 一九六八年于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地。想阴尽者。是人平常梦想消灭。寤寐恒一。觉明虚静。犹如晴空。无复粗重前尘影事。观诸世间大地山河。如镜鉴明。来无所粘。过无踪迹。虚受照应。了罔陈习。惟一精真。

‘阿难，彼善男子’：阿难，彼善男子，哪一个善男子呢？就是修反闻闻自性，修楞严大定的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谁修就是谁，没有一定的名字，没有专利权。你修就是你，我修就是我，他修就是他。任何人都有份，任何人都没有份；你若修就有份，你若不修就没有份，所以这是很平等的、很公平的。

这个善男子‘修三摩地’：修就是修行，用功去修行——坐禅，不是一天到晚尽吃饭不修行，要修行——坐禅、听经。坐禅，就是打坐；听经，就是要学佛法，这就是修行。三摩地，这是修行什么？就是修行定力。怎么修定力呢？你就要打坐，你要坐禅。

由戒生定，先就要持戒，所以你们现在都要受戒了；由戒才能生定，先要有了戒，你守住戒，没有邪淫的行为，男人也规规矩矩地守规矩，女人也规规矩矩地守规矩。就像那个关帝公似的，他生不二色，一生就一个太太，他不接近第二个女人。所以你看他脸红红的这个样子，那就是他有浩然正气。

现在你们受戒了，我要先告诉你们，只可以自己夫妇间有这种性行为。如果在外边去胡闹，是不可以的；不可以东去胡闹，西去胡闹的。我讲这胡闹，你们懂不懂啊？你慢慢就明白了。不要不守规矩，要守规矩，做事要光明正大，这才有定力。你要先受了戒，然后再修定，修定就有定力，有定力才能有慧力！

现在为什么有魔了？就因为你有点定力，可是慧力不够，所以就发生一种魔障。你若定力功夫深，就把这个魔打退了。【注三二】

‘想阴尽者’：这色、受、想、行、识五阴中的想阴没有了，破了。你用心交互，把这个想阴给战胜了。想阴既然破了，‘是人平常梦想消灭’：这个人就得着一种境界。什么境界呢？不是不吃饭的境界，也不是不睡觉的境界。怎么呢？睡觉可是睡觉，吃饭可是吃饭，可是没有梦了，这个人梦想消灭，不作梦了。

所以孔子不是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他说：‘啊！我老得很了，我现在衰老了，很久我也没有梦见周公了。'周公，就是周朝保护成王的那个周公。为什么他没有梦？他也是那时候大约想阴破一点了，所以就没有梦了。不过他不知道这是想阴破了。他就说：‘噢！我怎么没有梦了呢？我怎么不作梦了呢？噢！是老啰！'这个大约孔子也有修身的功夫，他想阴大约也没有了，但是他自己不明白，所以他说他老了，没有梦了。想阴破了，这梦就消灭了。

‘寤寐恒一’：寤，就是醒着；寐，就是睡着了。古文上你读过那个‘郑伯克段于鄢'，不是讲‘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那个庄公就是他妈妈本来在睡觉，她睡醒了，这个小孩子就生了。生出来，她也醒了，所以叫寤生。

寤寐恒一，醒着的时候，和睡觉一个样；睡觉的时候，又像醒着的时候一个样，这叫寤寐恒一。为什么呢？他不颠倒了，没有梦想了。这就是因为你想阴破了，才能远离颠倒梦想，才能得到这种涅盘的境界。你想阴如果不破，你这个颠倒不会没有的，所以这个地方应该要注意。

我们研究佛法，《楞严经》这五阴是非常重要的。还有那个六结，六结你怎么样解呢？你若知道，可以解的；你若不知道，你总也解不开，那个结就把你绑住了，把你捆住了。捆住你，你就不自由的；你若解开，就得到自由了。

‘觉明虚静’：觉明虚静这个时候，寤寐恒一，他也睡着，也醒着，醒着和睡着了是一样。这个是什么境界呢？根本他就睡得很少，很轻很轻的，就这么一闭眼睛，唉！他的神就养足了。不是像这些个人，一天到晚由早晨睡到晚间，晚间又睡到早上，总睡不够！他为什么睡不够？他那个想阴没有破，所以他昏沉就重；想阴破了，那个人清清醒醒、明明白白的。寤寐恒一，醒着和睡着一样的；睡着和醒，又是一样的，没有分别。所以他睡着了，你说话他会听见的。

这种的境界是很微妙的。你不要以为他睡着了就骂他，他也知道的；你说他不好，他知道的，不过他不向你说穿了。啊！你看这种境界多妙啊！所以为什么天上的人也不吃东西，也不睡觉？因为有的天人是常常清醒的。

‘犹如晴空’：这种觉明虚静的情形，像什么似的呢？就像万里无云万里天一样，那个晴空，太阳光明照耀万里，‘无复粗重’：把粗重的这种情形都没有了，与‘前尘影事’：前边这个尘影、一切的事都没有了。

‘观诸世间大地山河，如镜鉴明’：他看这一切世间的山河大地，就好像镜子照物似的，照的时候他那个心有了；物过去了，就没有了，不留痕迹，就像一面光明镜似的。

‘来无所粘’：什么境界来了，也不会着住到这个境界上。无所粘，就是不执着。‘过无踪迹’：去了就没有了。这所谓‘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三心不可得，所以来无所粘，去无踪迹。

这种‘虚受照应’的情形，‘了罔陈习’：把那以前的那些个习气都没有了。陈是陈旧，习是习气，罔是没有了，了也是空了。把以前这些个习气，那些旧习气、臭习气、恶习气、坏习气，都没有了。啊！你看，有的人一说话就很臭，那是臭习气；有的人一说话很坏的，那是坏习气；有的人哪，贡高我慢。总而言之，这个习气太多了。所以这些个习气都没有了，这叫了罔陈习。

‘惟一精真’：惟一的是什么呢？就是精真的这种念。这个念是什么呢？就是第八识，这个惟一精真就是第八识。这个时候，把前六识、七识，都没有了。到了这个地方，就到第八识，这一转就是佛的大圆镜智。所以现在到这个地方，他还没有转哪，这是惟一精真。

生灭根元。从此披露。见诸十方。十二众生。毕殚其类。虽未通其。各命由绪。见同生基。犹如野马。熠熠清扰。为浮根尘。究竟枢穴。此则名为。行阴区宇。

‘生灭根元’：生灭的根元，就是生死的根元。生死的根元是什么呢？就是第七识和第六识这种微细的动相。‘从此披露’：因为前面想阴破了，现在到这个行阴，所以说从此披露，从此就露出了。

‘见诸十方’，‘十二众生’：从卵生乃至于非无想，这十二类的众生，‘毕殚其类’：每一类众生的这个道理，他都穷尽了。这个‘殚’字当‘尽’字讲，已穷尽了，完毕了。

‘虽未通其’：虽然没有得到，没有通其‘各命由绪’：每一个人的生命由绪——由，他的来由；绪，他的头绪——没有完全清楚。‘见同生基’：可是见到这十二类众生，生的这种根元。这种根元像什么呢？‘犹如野马’：像野马。

什么叫野马？这个野马就是阳焰。什么又叫阳焰呢？就是春天时，从远处看，那个地方好像有水；到了近前，它又没有水。这个在《庄子》叫野马，在这《楞严经》上，它叫阳焰。这是春天那股地的蒸气。每逢地下有这股蒸气的地方，风水都不错。所以在佛经上又叫阳焰，野马就是那个东西。

‘熠熠清扰’：熠熠，就是有少少的光，而不清楚的这种景象。清扰，就是扰乱的这种境界不太大。‘为浮根尘，究竟枢穴’：这也是一种浮根尘的究竟枢穴。浮根六尘，言其眼、耳、鼻、舌、身、意，这都是浮根，不是很实在的。

枢，就是安置门那个地方的一个门钮，又叫门轴。穴，就是安装门轴的那个地方，这个门就可以开关。现在是用门交——两片铁的这东西；中国古来的门就有门枢。枢就是门后边的那个枢钮，穴就是那个地方的一个窟窿。那么这也就是浮根尘的究竟枢穴，‘此则名为行阴区宇’：这种情形就是叫行阴的区宇。

若此清扰。熠熠元性。性入元澄。一澄元习。如波澜灭。化为澄水。名行阴尽。是人则能超众生浊。观其所由。幽隐妄想。以为其本。

‘若此清扰’：就是说熠熠清扰这种的样子，‘熠熠元性’：有小小的光明这个样子、这种的性质。‘性入元澄’：那么这种性质久了，它就入元澄，就澄清了。‘一澄元习，如波澜灭’：既然澄清了，就把本来那一种的性现出来了，这种习气也都没有了。把本来这种清净的性现出来，习气没有了，就好像那个波澜灭了。

这个想阴就好像瀑流似的，前边不是比方它是瀑流吗？那么现在又说是波澜，波澜也就是瀑流，这个水流得很急的。这个波澜灭了，‘化为澄水’：化为澄清的水了。澄清的水，‘名行阴尽’：这个行阴，好像水上的细波浪似的。想阴就好像瀑流，清流急湍，流得很急的那个水；行阴就是微细的波浪；到识阴上，就如水无波，那水上没有波了，所以化为澄水，澄水就没有波浪了，这个景象就叫行阴尽了。

‘是人则能超众生浊’：这个人就能超越众生浊这种境界。‘观其所由’，‘幽隐妄想以为其本’：到这个时候还有妄想，可是这个妄想就不怎么样显着了。有幽隐不容易看得见、不容易觉察得到的这种妄想，很微细的。以这个微细微细的相，做为行阴的根本。

阿难当知。是得正知。奢摩他中。诸善男子。凝明正心。十类天魔。不得其便。方得精研。穷生类本。于本类中。生元露者。观彼幽清。圆扰动元。于圆元中。起计度者。是人坠入。二无因论。

‘阿难当知’，‘是得正知’：这个得到正知，‘奢摩他中’：在这个寂照里边，寂照也就是定中

，在这个定里边的‘诸善男子'：这一切的善男子，‘凝明正心'：凝是凝结，凝结这个明，也就是由定中，发出这种光明的正心。

‘十类天魔'：因为他有这个凝明正心，所以那十类的天魔也‘不得其便'：他没有法子来扰乱这个修道的人了。‘方得精研'：所以他就得到这种机会，来精研他这定力。‘穷生类本'：把这十二类众生的根本都穷尽了。

‘于本类中生元露者'：于每一类的里边，众生的这种根元，他都披露出来了。‘观彼幽清'：他又观察一切众生这种幽清、很难见得到的这种境界，‘圆扰动元'：圆扰动元就是在七识里边，有这么一种微细的动相，这叫圆扰动元。

‘于圆元中，起计度者'：在这个圆满的本来自性里边，忽然间也就生了一种变化，他起了一种计度（读‘堕'音）。计就是算计，度就是度量。‘是人坠入，二无因论'：这个人就会堕入这两种的无因论里边。

一者是人。见本无因。何以故。是人既得。生机全破。乘于眼根。八百功德。见八万劫。所有众生。业流湾环。死此生彼。只见众生。轮回其处。八万劫外。冥无所观。

‘一者是人，见本无因'：这两种的无因论，第一种，是他看见人本来没有因，就做人的。‘何以故'：什么缘故呢？‘是人既得，生机全破'：这个人把想阴断了，这叫生机全破。这个行阴犹如细浪，那么在他破了想阴之后，此叫生机全破。生什么机呢？就是生这个妄想的机会全破了，没有妄想了。为什么前边说破了想阴，就没有梦了呢？也就因为他生妄想的这个机破了。

‘乘于眼根，八百功德'：他用这个眼根的八百功德。每一根不是有一千二百功德吗？这眼根因为不全，所以就只有八百功德。那么他用这个眼根的八百功德，‘见八万劫，所有众生'：因为他想阴破了，就可以见到八万劫以内的事情。见八万劫以内所有众生‘业流湾环'：在众生造业的这个流，这个湾环里边。

业流湾环，也就是在世界上的这个业，就比方一个流，一个海似的。那么在这个湾环里边，‘死此生彼'：在这个地方死了，又生到那个地方。‘只见众生，轮回其处'：他就只看见众生，在这八万大劫以内轮回，死此生彼，死彼生此，这样互相轮回于其处。‘八万劫外，冥无所观'：在这八万大劫以外的事情呢，他就不知道了。

便作是解。此等世间。十方众生。八万劫来。无因自有。

‘便作是解'：他就做这么一种的见解。因为他看不见八万大劫以外的事情，所以他就做了一种的判断。怎么判断呢？他说‘此等世间，十方众生'：啊！这所有十方的一切众生，‘八万劫来'：在八万大劫以来，‘无因自有'：他们也都是没有什么因缘，就自己生出来的，自己就有了。

由此计度。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

‘由此计度'：由此他就旁计，向旁边计度，‘亡正遍知'：把这个正知、遍知都亡失了。‘堕落外道'：就会堕落到外道里边去，‘惑菩提性'：对这个菩提心性，他迷惑了。

二者是人。见末无因。何以故。是人于生。既见其根。知人生人。悟鸟生鸟。乌从来黑。鹄从来白。人天本竖。畜生本横。白非洗成。黑非染造。从八万劫。无复改移。

‘二者'：第二种是什么呢？‘是人见末无因'：第一种是见本无因，这种是见末没有因。‘何以故'：什么缘故呢？‘是人于生'：这个人于所有一切的众生，‘既见其根'：看见他们的根本，‘知人生人'：他就自己好像开了悟似的，好像生了一个大智慧，他知道了。知道什么呢？哦！这个人，生生世世都是做人，人总是生做人。‘悟鸟生鸟'：他说鸟，生生世世都是做鸟的；人，生生世世都是做人。【注三三】

‘乌从来黑'：乌鸦从来就是黑色的，也不需要用墨染，它就是黑色的。‘鹄从来白'：鹄鸟生来就是白色的。‘人天本竖'：人和天上的人都站着走，都竖起来走路的。‘畜生本横'：畜生是横行的，就四条腿趴着在地上走，这都有一定的。‘白非洗成'：这个白不是洗了，才变成白色的。‘黑非染造'：这黑色的——好像乌鸦是黑色的——不是用颜色把它染黑的；鹄这白色也不是你洗了，然后它才变成白色的。‘从八万劫无复改移'：在八万大劫以内，这都没有改的，不改变的。

今尽此形。亦复如是。而我本来。不见菩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当知今日。一切物象。皆本无因。

‘今尽此形'：这个人能看八万大劫以内的事情，所以他说现在尽这个身形，‘亦复如是'：也就像在这个八万大劫以内的众生一样，没有一个来源。‘而我本来不见菩提'：他说，我本来也没有看见菩提是什么样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既然在八万大劫以内，我都没看见菩提是个什么形相，我怎么可以更有成菩提的这种事情呢？‘当知今日，一切物象'：他说应该知道这一切的物象，‘皆本无因'：完全是没有一种因缘，就生出来的。其实他只知道观看八万大劫以内的事情，而八万大劫以外的事情，他不知道。

在佛住世的时候，有一个老人来这个庙上出家，佛不在庙上，到外边去了。这一切的阿罗汉一看，这个老人大约有八十多岁了，也鸡皮鹤发，行步龙钟的这么样子。

凡是来出家的人，这一切大阿罗汉，都要查一查他的前因后果。一看，这个老人在八万大劫以内，没有种过一点善根，一点好事他也没有做过，于是乎，这些个大阿罗汉说：‘你不能出家的，你因为没有种善根。'莫道出家容易得，皆因屡世种菩提，你不要以为很容易就出家了，要生生世世都种菩提的善根，才能出家的。那么阿罗汉对这个老人说，现在你虽想要出家，但是你没有善根，所以不能收你出家，你还是走吧！

这个老年人一听，他没有善根不能出家，于是乎就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就走了。走了一想，自己这个命运也不好，这么大年纪想要出家，佛的弟子也不收。于是乎就想：‘我自杀去好了，或者上吊，或者跳河，不要活着了！'他这一念的诚啊，感动释迦牟尼佛回来了，佛就问他说：‘你哭什么？'

他说：‘我啊！想去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佛没有在庙上，佛的弟子说，我在八万大劫以内，都没有种过善根，一点好事都没做过，所以就不收我出家。因为这个，我想活着也没有兴趣了，莫如死了好。所以我就很悲哀的。'

释迦牟尼佛说：‘哦！那你不要哭了，我许可你出家，我帮忙你出家。你回来吧！'于是乎这个老年人就跟着佛回来，佛就许可他出家了。

这一切的弟子就生了怀疑了，说：‘这很奇怪的，佛收弟子都要有善根的，这个老年人，他根本就没有善根，佛怎么收他呢？'就请问佛为什么收他出家。

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这一切的弟子说：‘你们这些阿罗汉，只能看八万大劫以内的事情，八万大劫以外，你们就都不知道了。这个老年人在八万大劫以外，是一个到山上去斩柴的人。有一天他遇到一只老虎，看见老虎，他就跑到树上去了，老虎就咬这棵树，要把树咬断好吃他。正在这棵树要断的时候，他着急了，就念了一声“南无佛”，老虎也就走了，不咬树了。于是乎等老虎走远了，他就下来回家去，没有被这虎吃了。所以他现在出家，就是在八万大劫以外，他念这一声“南无佛”的善根种子，现在应该发芽结果了，所以他就来出家修道了。'释迦牟尼佛这样一说，这一切的弟子才解除了这个疑惑。

所以前边那个修定的人说，‘一切物象，皆本无因'，就因为他不知道八万大劫以外的事情。
由此计度。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

‘由此计度，亡正遍知'：由于这么的想，他亡失正遍知这种的知见。‘堕落外道，惑菩提性'：就会堕落到外道，对菩提性就不明白了。
是则名为。第一外道。立无因论。

‘是则名为，第一外道'：这个就是第一种的外道，‘立无因论'：他所立的是无因论，他说，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个来源。

阿难。是三摩中。诸善男子。凝明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圆常中。起计度者。是人坠入。四遍常论。

‘阿难，是三摩中'：阿难，在这个定中，修定力的‘诸善男子'：一切的善男子，‘凝明正心'：他这种由定而生出一种智慧的正心。‘魔不得便'：现在魔王没有法术可以扰乱他的定力了。可是他在自己这个行阴里头，有的时候就生出来一种变化，就会堕入一种邪知邪见里边去。这是所谓自心魔——由自心生出来的这种魔。

‘穷生类本'：他穷尽众生种类的根本，‘观彼幽清'：他观察这一切众生最幽清这种根本的性，‘常扰动元'：在这种清幽，它也有一种常扰动相——这微细的动相。‘于圆常中'：在这个微细动相、这个圆常的里边，‘起计度者'：他就生出一种邪见，一种妄度。‘是人坠入'：这个人就会坠入‘四遍常论'：四种遍常的知见、遍常的论议里边。这四种的遍常论议是什么呢？

一者是人。穷心境性。二处无因。修习能知。二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咸皆循环。不曾散失。计以为常。

‘一者是人'：第一种，他这个人生出来一种邪知邪见，他就‘穷心境性'：他研究穷尽了心和境这两种的性。‘二处无因'：这两处都没有一个根本，没有什么来源，也没有一个种子。

‘修习能知'：由修习这个定力他能知道，‘二万劫中'：能知道两万劫里边的‘十方众生所有生灭'：这十方所有一切众生的生灭，他都知道。‘咸皆循环'：都是这么循环无端的，生了又灭，灭了又生；生了又灭，灭了又生，都是循环的。‘不曾散失'：在这个循环的时候，也没有散失过。
‘计以为常'：因为没有散夫，所以他就说：‘哦！这是常的，这是不会改变的。'

二者是人。穷四大元。四性常住。修习能知。四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咸皆体恒。不曾散失。计以为常。

‘二者是人’：第二种的道理是什么呢？这个人 ‘穷四大元’：他研究穷尽地、水、火、风这四大的根元。 ‘四性常住’：他说地、水、火、风这四种的性，都常住不坏的。实际上，这地、水、火、风都是由众生的妄想造成的，它没有体性。那么，没有体性，它怎么会常住的呢？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修习能知’：他因为修习，能知道 ‘四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咸皆体恒，不曾散失’：他说这个生灭的体性是常恒的，是不变的，没有散失过。
‘计以为常’：所以他说： ‘哦！这是恒常不变的了。’这是第二种。

三者是人。穷尽六根。末那执受。心意识中。本元由处。性常恒故。修习能知。八万劫中。一切众生。循环不失。本来常住。穷不失性。计以为常。

‘三者是人’：第三种，这个人 ‘穷尽六根’：他研究穷尽这六根，六根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根，这个意识。 ‘末那、执受’：和这个末那识，末那识在前边提到，叫染污，就是那个染污识。 ‘心意识中’：在这个心意识的里边，就是第六识、第七识这个里边， ‘本元由处性常恒故’：本来元由的那个处所，它的本性是常恒不变的。

‘修习能知’：他因为用功，用这个反闻闻自性修行的功夫，他能知道 ‘八万劫中，一切众生，循环不失，本来常住’：这么循环轮回，来回来回的，生了死，死了生，不曾散失，本来是常住不变的。 ‘穷不失性’：他研究这个不失的本性， ‘计以为常’：他说这是恒常不变的。

四者是人。既尽想元。生理更无。流止运转。生灭想心。今已永灭。理中自然。成不生灭。因心所度。计以为常。

‘四者是人’：第四种，这个人 ‘既尽想元’：他这个想阴破了， ‘生理更无’：他在想阴破了的时候，生妄想这种的理也没有了，这个念头也有定力了，也凝明正心了，没有再生妄想的这种情形了。

‘流止运转’：在他这个行阴流止运转的时候， ‘生灭想心，今已永灭’：这个生灭的想心，现在已经灭了，不打妄想了。 ‘理中自然，成不生灭’：在这个理论里边，自然就成了一个不生灭。 ‘因心所度，计以为常’：因为这样子用心来度量，也就认为是恒常不变的。
由此计常。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二外道。立圆常论。

‘由此计常，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因为他计度这四种的遍常论，所以就失去正遍知这种的智慧，堕落到外道的理论里去了。他因为跑到这个外道的理论上去，所以对于菩提性，他也就不明白了，就生出一种迷惑。
‘是则名为第二外道，立圆常论’：这个名字就叫第二种的外道，他所立的是圆常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自他中。起计度者。是人坠入。四颠倒见。一分无常。一分常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在这个定里边，这一切修行的善男子， ‘坚凝正心，魔不得便’：他因为坚固他的定力，而得到这种正心，所以魔就不能有机会来障碍他，但是他自己会生出来自心的魔。

‘穷生类本’：他研究十二类众生的根本， ‘观彼幽清’：观察这种幽隐清净的根性， ‘常扰动元’：在这时候，修到这个程度上，就是行阴有一种微细的动相。

‘于自他中，起计度者’：在这个自他里边，生出来一种计度， ‘是人坠入，四颠倒见’：这个人生这种的妄想，发这种的自心魔，就会堕落四种的颠倒见里边。这四种颠倒见就是又说是常，又说是无常；又说亦生亦灭，亦常亦无常，亦动亦静，亦垢亦净，亦生亦死。他这都是说两边的话，这么来回，没有决定辞，都是两头堵，这么样也好，那么样也好，没有决定辞。 ‘一分无常，一分常论’：或者他说这是无常，又说是有常，这样子颠倒，来回没有一定，把人都搞乱了。

一者是人。观妙明心。遍十方界。湛然以为。究竟神我。从是则计。我遍十方。凝明不动。一切众生。于我心中。自生自死。则我心性。名之为常。彼生灭者。真无常性。

‘一者是人’：第一种的理论，他说什么呢？这个修道的人 ‘观妙明心’：观看他这个妙明心，‘遍十方界’：这个心遍满十方界， ‘湛然以为究竟神我’：他以为这个湛然清净，是究竟的一个神我。

‘从是则计，我遍十方’：因为他看见自己这个心遍十方界，他以为是个神我，从这儿他就计度，他说我这个心遍满十方， ‘凝明不动’：在那儿如如不动，又有定力，又有智慧，这个定慧圆明，定慧都不动了。

‘一切众生’：所有十方一切众生 ‘于我心中’：因为我这个心遍满十方，所以这一切众生都在我的心里头。 ‘自生自死’：啊！这个众生在我心里，又生了，又死了，死了又生。

‘则我心性，名之为常’：可是我这个心性是不生灭的，遍满十方界，所以这就是一个常，我这个心性是个常的。‘彼生灭者，真无常性’：众生在他心里又生又死，又死又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一种接连不断，不断接连的性质是无常性。因为他又生又死，又死又生，这是无常的；我这个心是个常，我这个心遍满十方，这是常住不变的。

二者是人。不观其心。遍观十方。恒沙国土。见劫坏处。名为究竟。无常种性。劫不坏处。名究竟常。

‘二者是人’：第二种，这个人‘不观其心’：他不向心里头观。前边他是看自己的心遍满十方，现在他‘遍观十方，恒沙国土’：他看外边这恒沙国土，‘见劫坏处’：他看见某一个国土上，这个劫够了。成、住、坏、空，这个劫到坏的时候了，‘名为究竟无常种性’：说这个究竟是无常的种性。‘劫不坏处，名究竟常’：他看那个劫没有坏的地方，就说这是究竟常，这是一个常。所以有一个无常，有一个常。

三者是人。别观我心。精细微密。犹如微尘。流转十方。性无移改。能令此身。即生即灭。其不坏性。名我性常。一切死生。从我流出。名无常性。

‘三者是人’：第三种颠倒的论，就是这个人‘别观我心’：他分别来观察自己的心。‘精细微密’：精，精而又精；细，很仔细的；微，很微妙的那个地方；密，觉察不到的地方。这个精微细密，都是行阴的样子。‘犹如微尘，流转十方’：这一些个好像微细波浪的这种尘境，就好像微尘一样，流转到十方。‘性无移改’：这种的流转性没有移改，不会变的。‘能令此身，即生即灭’：能使令这个身，又生又灭，又灭又生。

‘其不坏性，名我性常’：这一种流动性不坏。这个不坏的性，是我自性的一个常性。‘一切死生，从我流出，名无常性’：这个又死又生，又生又死，一切的死生从我这个常性流出，这个叫无常性。

四者是人。知想阴尽。见行阴流。行阴常流。计为常性。色受想等。今已灭尽。名无常性。

‘四者是人知想阴尽，见行阴流’：第四种，这个人修行，他知道想阴已经尽了，觉察到行阴这个细流了。‘行阴常流’：现在行阴这个微细的流，好像波浪的流似的，‘计为常性’：他因为现在看它没有改变，就说：‘哦！这是个常的，是个常性。’‘色受想等，今已灭尽’：前边那个色阴、受阴、想阴等，现在已经没有了，‘名无常性’：没有了，所以这是无常性，他这样想。

由此计度。一分无常。一分常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三外道。一分常论。

‘由此计度，一分无常，一分常故’：由前边这四种不正确的理论来计度，他说这一分就是无常，那一分就是有常。‘堕落外道’：因为这个颠倒的论议，他自己已经对这个理论不清楚了，所以就堕落变成外道的知见，外道的思想，外道这种理论。‘惑菩提性’：所以就迷惑这菩提的正性了。‘是则名为，第三外道一分常论’：这个名字就是第三种颠倒论议的外道，一分常论，一分无常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分位中。生计度者。是人坠入四有边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在修反闻闻自性、耳根圆通这种定的里边，所有一切的善男子，‘坚凝正心’：他的色阴、受阴、想阴这三种的阴都破了，这时候他定力坚固，有一种正心，‘魔不得便’：所以天魔外道不得其便。因为在色、受二阴的时候，天魔都可以扰乱他的心性，到了想阴，天魔就不能直接扰乱他的心性，而要附到其他人的身上，来扰乱这个修定人的定力。现在到这个行阴上，魔就是附到其他人的身上，也不能来扰乱他这个定力了，所以这叫坚凝正心，魔不得便。

‘穷生类本’：他穷尽十二类众生的本源，‘观彼幽清’：观察众生最幽隐清净的这种性，‘常扰动元’：那么，在行阴这种微细的动相里边，‘于分位中’：这分位有四种，在后边会讲的。于分位中，‘生计度者’：他就生出一种计度，计度就是想一想，想一想怎么样呢？‘是人坠入，四有边论’：他这一想就生出一种妄计，妄计有边。妄计四有边论，这是外道的四种论。

一者是人。心计生元。流用不息。计过未者。名为有边。计相续心。名为无边。

这四种的分位，第一种就是三际的分位。什么叫三际呢？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际、现在际、未来际，这叫三际。‘三际求心心不有’，要在三际求这个心，是没有的。因为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为什么呢？你说这个过去，什么是过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既然已经过去了，所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现在的迁流不停。你说这个是现在，哦！这个又过去了；你又说这个是现在，这个又过去了。现在不停，那么你现在心在什么地方？未来心，这未来的还没有来呢！没有来的也是没有呀！所以这‘三际求心心不有’，心没有了；‘心不有处妄原无’，心既然都没有了，哪个地方还有个妄想呢？

你若会得这种的道理，根本就没有；在如来藏性上，什么也没有的。所以，现在不过是这修道的人，生出一种执着。什么执着呢？计有计无，他不是说有，就是说无，所谓有边论、无边论。

‘一者是人心计生元'：这个人在心里就算计了，算计什么呢？在行阴这个情形上，他算计这十二类众生的本元，‘流用不息'：他说这个本元流用不息，不停止。这个流用不息也就是行阴的表现。

‘计过未者，名为有边'：在这个时候他就计算了，说过去和未来这两种——过去际、未来际，过去有边，未来也有边，他说这是有边。他这种的论，根本就是不合理的，根本就没有这个道理。过去、未来怎么就有边呢？没有边的。他就认为有边了。

他以他这种的妄计、妄执，就计说这是有边。这个脑筋不清楚的人，也就是没有智慧的这个人，他修道修到想阴破了，行阴上他就迷失正路了；迷失正路，所以就计有计无。

‘计相续心'：他说这个现在心，现在现在的相续不断。相续不断，就‘名为无边'：因为它不断，就无量无边，没有边际。它不断，这叫无边。

二者是人。观八万劫。则见众生。八万劫前。寂无闻见。无闻见处。名为无边。有众生处。名为有边。

第二个分位是什么呢？是见闻的分位。他以这个能见、能闻的，做一个边；不能见闻的，又是一边。所以又落两边了，两边都不是中道。

‘二者是人观八万劫'：他一静坐，这种定力一观察，可以观察到八万大劫这么长的时间，‘则见众生'：他就看见这所有的十二类众生，在‘八万劫前，寂无闻见'：在八万大劫以内，他看得清清楚楚的，看见众生头出头没，看见众生生生死死。可是超过八万大劫，他就看不见了，就不见不闻了。

‘无闻见处'：在不见不闻的时候，在这个看不见的地方，‘名为无边'：他就给它起个名字，说这就叫无边，没有边了。‘有众生处'：在能看见有众生的这个地方，‘名为有边'：他就说这就是有边。这是又落于二边了，他又着到着无、着有上。着无，就落到空上；着有，就落到色上。这一个着空，一个着色，所以都不合乎中道。因为这样子，所以佛批评他是外道。

三者是人。计我遍知。得无边性。彼一切人。现我知中。我曾不知。彼之知性。名彼不得。无边之心。但有边性。

‘三者是人计我遍知，得无边性'：第三种的分位，就是彼我的分位。彼，就是众生；我，就是修道这个人他自己的一种执着。他又生了一种妄计、妄执，他说：‘我觉得自己有这一种遍知的智慧。'什么叫遍知呢？遍知就是无所不知，所以这其中就得到一个无边性。他说，‘彼一切人现我知中'：彼一切的众生，都在我这个智慧里头包括着。

‘我曾不知'：我可是不知道‘彼之知性'：我不知道众生他那个知性，‘名彼不得无之心'：这个就叫众生没有得到这无边的心，他自己得到这无边的心了。因为他不知道彼那个知性，所以他说对方不得这个无边之心了，没有这个无边的智慧。‘但有边性'：只是在有边的那一个地方，叫有边性。这是彼我的分位。

四者是人。穷行阴空。以其所见。心路筹度。一切众生。一身之中。计其咸皆半生半灭。明其世界。一切所有。一半有边。一半无边。

‘四者是人穷行阴空'：第四种的分位是什么呢？就是生灭，以生灭为分位。他研究行阴，研究到极点，研究空了。‘以其所见'：以他所研究的这种见解，‘心路筹度'：因为是在他心里研究的，所以说心路筹度。他就这么想了，这也就是一个计。筹度什么呢？

‘一切众生，一身之中，计其咸皆半生半灭'：他又生出一种妄计、妄执来了。他说，所有十二类的众生，在一个身里边，就有一半是生，一半是灭。那么众生是这样子的，‘明其世界，一切所有'：乃至于一切世界，一切所有都是‘一半有边，一半无边'：一半就在有边，一半就在无边。那个生就是在有边，那个灭就是在无边。他又这么样算计，越跑越远了。

由此计度。有边无边。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四外道。立有边论。

‘由此计度'：由前边这四种的计度，计度什么？计度‘有边无边'：不是有边，就是无边；不是无边，又是有边，就这样来回跑。总而言之，他不住到中道上，一个太过，一个就是不及；一个跑得很远，一个还没有迈步呢！‘堕落外道'：所以就堕落到外道里边。

这个外道为什么叫外道呢？他就是一个太过，一个不及；太过也不是中道，不及又不是中道。修行就要修中道，佛就讲中道了义，不落于空，又不落于有。你若偏到空上，或偏到有上，这都落于二边了。现在这都是二边，所以叫外道。‘惑菩提性'：他就对于菩提真性不认识了，迷惑了。

'是则名为第四外道'：这个就给它取名字叫第四种的外道，'立有边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知见中。生计度者。是人坠入。四种颠倒。不死矫乱。遍计虚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又者，在三摩地这个定中，一切的善男子。因为在这个定里边，不是一个人修这个定，是很多很多人都修这个定，所以就说诸善男子。

'坚凝正心'：他那个坚固而有一种智慧定力、定慧平等、定慧均持的正心，'魔不得便'：这个魔就没有法子他了，就无隙可乘，没有方法可以来扰乱他了。可是外魔不扰，内魔又生。什么魔呢？就是他自心的魔就生出一种变化。

他'穷生类本'：穷尽了这十二类众生的根本，'观彼幽清'：观看他最初的那个清净的性，'常扰动元'：这个时候，在行阴就有这一种微细的动相，所以这常扰动元。'于知见中，生计度者'：在这个知见的里边，他生出一种计度的心来。不生这个心，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一生心，一动念，就发生毛病了。所谓：

开口便错，
举念即乖。
你动一个念，打一个妄想，就生出一种毛病。【注三四】

'是人坠入，四种颠倒，不死矫乱'的'遍计虚论'：遍计就是遍计执性，他生出来一种遍计执性。以前我不是讲过遍计执性？这就是一种妄执，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就执着是这么回事，这叫遍计执性。

一者是人。观变化元。见迁流处。名之为变。见相续处。名之为恒。见所见处。名之为生。不见见处。名之为灭。相续之因。性不断处。名之为增。正相续中。中所离处。名之为减。各各生处。名之为有。互互亡处。名之为无。以理都观。用心别见。有求法人。来问其义。答言我今。亦生亦灭。亦有亦无。亦增亦减。于一切时。皆乱其语。令彼前人。遗失章句。

'一者是人'：谁呢？就是将入迷途这个人。他'观变化元'：观行阴变化这种的元，'见迁流处'：见行阴迁流的那个地方，'名之为变'：他因为看见它迁流了，所以他就说那是变。

'见相续处，名之为恒'：他看见行阴相续不断的这个地方，他就说是常。这恒就是恒常不变的，前边那个变就是不常，这个恒就是个常。

'见所见处，名之为生'：他又在这个行阴，看见他所见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微细的动相，他说就是生。'不见见处，名之为灭'：在这个行阴，那种微细的动相，他看不见了，这就名之为灭。这也就是在八万大劫以内的事情，他看见了，他说这是生；八万大劫以外的事情，他看不见了，他就说这是灭了。这和前边的意思都是相同的。

'相续之因'：相续不断的这种因，'性不断处'：这因性不断的地方，他就'名之为增'：他说这不断，就是增。这也都是属于行阴的情形，他所看得见的。

'正相续中，中所离处，名之为减'：在相续中间，会有一个离的处所，他说这就是减。就好像二十五圣各述圆通，其中说到鼻子呼吸气，呼出去，吸进来，这中间有个交处，那就是这个离处。名之为减，他说这就是个减。

根本你不要追究它这个理，这是他自己命的名，他自己所见的，根本就没有理的。你不要在这里边来追究理由，他就是这样讲，拿不是当理说，这就叫横不讲道理。告诉你，外道所以就是外道，他讲的都是没有理由的。

'各各生处，名之为有'：各各，他看见行阴的各各生处，他就说这是有。'互互亡处'：那么互相又有亡的地方，又有没有的地方，他就'名之为无'：他说这个就是没有，这就是四种颠倒的倒论。

'以理都观，用心别见'：你若用这个理来观察，他这种的论议都是不对的，他用心都是用错了。

'有求法人'：那么在这时候，若有人来求法，向他请开示、问法，'来问其义'：来请他开示开示佛教的道理。'答言：我今亦生亦灭，亦有亦无，亦增亦减'：他就告诉这个人说：'我也生，我也灭；我也有，我也无；我也增，我也减。'他就这么样子同你讲。

'于一切时，皆乱其语'：在任何的时候，他说话都是两头来堵，不是说有，就是说无；不是说空，就是说色。就说这两种，他就找不着中道。

所以'令彼前人遗失章句'：彼，就是在他前面求法的人。那个人想问什么，都忘了，遗失了，被他这么一乱讲，讲得本来的问题都忘了，本来想请他开示的道理都忘了。你说，这样来开示人，人家本来想要明白，他却把人弄得糊里八涂，蒙头转向的，东西南北都找不着了，不知道怎么样是对的，所以忘失章句。不单忘了想要说的话，而且连本有的清净心和智慧都没有了，

昏了。这不单是自己颠倒，令人家也颠倒。

二者是人。谛观其心。互互无处。因无得证。有人来问。惟答一字。但言其无。除无之余。无所言说。

这个就是因为他只知道无了，所以就乱讲。无论是有，他也说‘无'；无，他也说‘无'。你问他什么，他就‘无'；你再问他什么，他还是‘无'。无、无、无，就是说这一个字，第二个字他不讲。

‘二者'，‘是人谛观其心'：他观察自己的心，‘互互无处'：在这十二类的众生里边，他觉得行阴这个心，互相都没有；在他看见这个没有的地方，他就‘因无得证'：他觉得因这个‘无'字，他得到智慧了。其实他不明白，这就叫矫枉过正，根本没有道理的。他自己就执着这是无，互互都无，互互无处，他就觉得他开悟了。开什么悟？悟这个‘无'字了。

‘有人来问'：譬如有人来请问法，一看他是个老修行，一天到晚也不讲话，在那个地方闭目养神，甚至也不吃饭，就吃点香蕉之类的。一般人以为这是个世间的圣僧了，于是乎就来向他问法，他也就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的，这么就答了，‘惟答一字'：就答一个字，这一个字就是一字禅。这一般人也不明白他说的道理是什么道理，所以就给它取名叫‘一字禅'。无论你问他什么道理，‘但言其无'：他就‘无'。

你再问他：‘我怎么样修行？'

‘无。'

‘我念佛不念佛？'

‘无。'

‘我持律受戒好不好呀？'

‘无。'

什么都是‘无'。啊！他这个‘无'字，这一套‘无'，把你弄得也蒙头转向的，东西南北也找不着了，也就是遗失章句了。你也不知道，尽想：‘他说的无，什么道理呢？什么无？无什么呢？'于是就周围找，也找不着东西。啊！真是无了。

‘除无之余，无所言说'：无论你再问他一个问题、十个问题、百个问题、千个问题、万个问题，他都是一字‘无'，就答你一个‘无'字。所以你这个问的人，就想：‘啊！他讲的这个禅理太高了，我们都不明白了。'

三者是人。谛观其心。各各有处。因有得证。有人来问。惟答一字。但言其是。除是之余。无所言说。

‘三者是人'：这是第三种矫乱的颠倒，矫乱的虚论。这个人‘谛观其心'：他也观看自己的心，看这十二类的众生，‘各各有处'：各各都有生有死的这个‘有'处，‘因有得证'：因这个有，他就觉得他证果了。其实呢，他不是证果，经上这么说，是形容他这种错误。他看一切众生都有，他就：‘啊！都有了。'他看见这个道理，他就认为他开悟了、证果了。哈！

‘有人来问'：有人来问他，‘惟答一字'：无论问什么法，他就答一个字。‘但言其是'：他说什么呢？说‘是'。

你问他：‘我出家做和尚好不好啊？'

‘是'

‘我受五戒好不好？'

‘是'

‘我应该做什么好？'

‘是'

无论问他什么，他就答一个‘是'字。

‘除是之余，无所言说'：除了‘是'字之外，他不讲了。所以你觉得：‘啊！这真是一字禅，这个真是高僧啊！他说这个法真是妙到极点，我也不懂。'你不懂那就是妙了。所以，好像我现在讲这个经，你们懂了，那就不妙了。你若说不懂，‘啊！讲来讲去，法师说什么呢？'哦！那就是妙了。因为你不懂，就是妙；你若明白了，就不妙了。为什么不妙呢？你明白了嘛！你没明白那个东西就是妙。所以你若想‘妙'，就不要学佛法了，你不学就不知道，这就是妙。

他就只说一个‘是'字，你无论说什么，他还是说一个‘是'字。为什么？他以为他就由这个‘是'字上开悟了，那么他也这样告诉你，传给你法—— Transmit Dharma to you。

四者是人。有无俱见。其境枝故。其心亦乱。有人来问。答言亦有。即是亦无。亦无之中。不是亦有。一切矫乱。无容穷诘。

这第四种的矫乱，就是有无矫乱。什么叫有无矫乱呢？他又说是‘有'，又说是‘无'；又说‘无'不是‘有'，‘有'就不是‘无'。他也不知道是有，也不知道是无，这就好像那喝酒喝醉了的人那么乱讲。

‘四者'，‘是人有无俱见'：他在这个行阴里边，也见到有，又见到无。见到这个行阴，像水

波浪似的这么行，迁流不息，他说是‘有'。在这个迁流不息的时候，有断的地方，他又说是‘无'。

‘其境枝故'：他这个境界生出来一个叉枝，就好像木头生出一个旁枝来。所以他说这‘有'也是，‘无'也是。‘其心亦乱'：他这个心里也乱了，为什么他心里乱了呢？就因为他自己没有真正的智慧，没有真正的定力。这智力和定力，他不平等、不平均，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生出一种执着，自己也找不着头绪了，就有个错路，他也不知道哪一条路是对了。

‘有人来问'：若有人来请法，向他请开示，‘答言亦有，即是亦无'：他说，也有，也就是没有。‘亦无之中，不是亦有'：可是没有的，就不能是有。亦有就是没有，但是没有可就不是有，你说这究竟是个什么道理？‘一切矫乱'：这就是个矫乱的道理，矫枉过正，说得自己也不知道说些个什么。所以我说这是他说醉话。

‘无容穷诘'：无容，你不能和他讲道理的，这个样子怎么办呢？就是我那个办法，你打他两个嘴巴，看看他还说是有、是没有？你这么打他一个嘴巴，他若说：‘你怎么打我？'‘你没有嘛！我打你也是没有啊！'还有那个办法，你拿刀把他杀了说：‘嘿！杀了你。'看看他有没有？这无容穷诘，就是不可以和他讲道理，没有道理可讲的，也不要问他了。

由此计度。矫乱虚无。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五外道。四颠倒性不死矫乱。遍计虚论。

‘由此计度，矫乱虚无'：因为上边这四种矫乱的虚无，这种虚无飘渺的道理，讲得无有是处，讲这个没有真实的道理，‘堕落外道'：所以就堕落外道。为什么叫他外道？就因为他那个理论不正确，邪知邪见，所讲的道理，都不是究竟、不是彻底的。‘惑菩提性'：那么就把这个真正的菩提觉道给迷住了，给遮盖住了。

‘是则名为，第五外道四颠倒性'：这个就叫做第五种外道四种的颠倒性，就是前边那四种。
第一种就说他亦生亦灭、亦有亦无、亦增亦减。

第二种，你无论问他什么法，他就用一个‘无'字来答覆你，一天到晚，旁的字他不说，就说无、无、无。有人和他一讲什么话，他就说‘无'。你千问万问，他就是无、无、无，千无万无。
第三种就是那个‘是'，‘是'，你无论说什么，他都说‘是'。
你说：‘我可不可以做贼？'
他说：‘是'
‘我可不可以受戒？'
‘是'
‘我可不可以吃屎？'
‘是'
‘可不可以喝尿？'
‘是'
‘你可不可以死？'
‘是'
‘可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是'

无论你讲什么，他都‘是'，也是千是万是，千万都是‘是'。没有一个不‘是'，他这个‘是'就是有。什么都是有，一切一切都是有，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就是现在讲的这一个，他又说亦有亦无，有就是无，无又不是有，究竟这是个什么道理？他就讲这种道理——这四种矫乱的性，不清楚、颠倒性、矫乱，‘不死矫乱'：他这个道理讲得是矫乱、不清楚。

‘遍计虚论'：他遍计虚无。以前讲过遍计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这种道理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什么是遍计执性呢？就是好像晚间，没有什么月光，在地上有一条绳，你看见这一条绳，本来这是一条绳，但是你怀疑，‘噢！这是不是一条蛇？'这就叫遍计执性。根本不是蛇，它是一条绳，你就妄加计度，说它是一条蛇。

又好像晚间，看见一棵树的黑影，或者一株花的黑影，没有月光，你出去，突然间见这么一个黑影，‘噢！这是个鬼吧？'本来是一棵树，或者一株花，或者一块木板，你看了就‘噢！这是个人呀？是个鬼呀？'就害怕了。

或者晚间看见一只狗，你就‘噢！这是不是狼呀？是不是老虎呀？'就生出这种遍计执性。结果你看清楚了，噢！这原来是只狗啊！不是狼，也不是老虎。这原来是只狗，这就是依他起性。因为你依照这狗，你就生出一个遍计执性。原来是只狗，那狗是个什么呢？狗就是一般的畜生，因为你有遍计执性，就以为它是狼、是虎啊，或者是个什么妖怪。那花草树木，也都是这样的。

那么这条绳，你以为是蛇，你看清楚了，原来是一条绳，这就叫依他起性。这条绳是什么做的呢？是麻做的，这麻就叫圆成实性。怎么叫依他起性？麻可以造一条绳，这叫依他起性。依着

圆成实性而起这个依他起性；这依他起性，然后你看不清楚，认不明，就生了一种遍计执性。
现在这个外道，他也根本不是这样子，他就生出一种遍计执的虚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无尽流。生计度者。是人坠入。死后有相。发心颠倒。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又在这个定中，这一切修定的善男子，‘坚凝正心’：他坚固他这一种定力，‘魔不得便’：因为他坚固定力而有正心，所以魔王就没有办法了，魔术已穷。虽然魔术已穷，可是他心里又生出来自心的魔。这自心魔呀，是最不容易降伏的。

他‘穷生类本’：穷这一切十二类众生的本元，‘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他观看十二类众生，幽隐而清轻的这个本性，这个本性就是行阴。行阴在这个时候，有一种微细的动相。‘于无尽流，生计度者’：这微细的动相，就像水波浪源源而来，这种流是无穷无尽的。他在这个时候，就生出来一种计度。什么计度呢？‘是人坠入，死后有相，发心颠倒’：就生出这一种死后有相的计度。他认为死后也有相，所以又生了一种颠倒的思想，颠倒的心。

或自固身。云色是我。或见我圆。含遍国土。云我有色。或彼前缘。随我回复。云色属我。或复我依。行中相续。云我在色。

‘或自固身，云色是我’：生出这种妄执的这一等人，他或者自己就执着，要坚固自己的身体，他说这个四大之色都是我。

‘或见我圆，含遍国土，云我有色’：或者见着我自性圆融无碍，十方的国土，都在我这圆融性里边包括着。他就说我有这个色，有什么色呢？有大色。

‘或彼前缘，随我回复，云色属我’：或者他说这是一种前缘，随着我这么回复，也就是来回来回这么周而复始的。他说这四大之色都属于我的，‘或复我依，行中相续，云我在色’：或者是我所依的；在这个行阴中相续，他说我在这个色的里边。
皆计度言。死后有相。如是循环。有十六相。

‘皆计度言’：前边所说这个色和前边的缘，这有四种。他说四大之色都是属于我的，四大之色就是我。又说这个色在我中，我大色小；这个色是小，我是大。又说离开我，无色。总而言之，他这个就是乱讲，讲的都是不合理的，有四种。从这四种，他就计度，‘死后有相’：他说死后是有相的。

‘如是循环’：他像前边所说这个道理，这么循环，来回来回地转，在色、受、想、行这四个里头，每一个里头都是有四种这样的理论，‘有十六相’：所以四四一十六，就分出来有十六种的相。在这色、受、想、行和地、水、火、风之间，他分出有四四一十六种相。根本你就不要问他，这个相是怎么样子分的，它根本就不合理的，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也弄不清楚它，因为它根本就不清楚。
从此或计。毕竟烦恼。毕竟菩提。两性并驱。各不相触。

‘从此或计’：从这四四一十六相，他看色、受、想、行这四阴，各有四相，这地、水、火、风和色、受、想、行，每一个有四相。所以从这个地方，他或者就计度，‘毕竟烦恼，毕竟菩提’：他说烦恼永远是烦恼，菩提也永远是菩提；烦恼即菩提，这是不对的。

‘两性并驱’：这两种性是并行不悖的。并驱就是并行，并行而不相悖的。‘各不相触’：就是并行而不相悖，它们两个是合作的。根本这是不对的，根本就没有这个道理，他就这样讲，为什么他这样讲？就因为他惑菩提性了。

由此计度。死后有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六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有相。心颠倒论。

‘由此计度’：由前边色、受、想、行这四阴，四四变成十六相，他这样计度，就说‘死后有故’：死后是有形相的。‘堕落外道’：所以他就堕落到外道里头了，‘惑菩提性’：也是迷惑了他本有的菩提觉性。

‘是则名为第六外道’：这一种的人就给他取名字，叫第六种的外道。‘立五阴中’：在这五阴里头，这说是五阴，实际上就是四阴，这只是举五阴的名字。就在色、受、想、行里边，没有识。‘死后有相’：他说人死后还有形相的。‘心颠倒论’：这个心颠倒不正常，他立这种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先除灭。色受想中。生计度者。是人坠入。死后无相。发心颠倒。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又修这种定力的这一些人，‘坚凝正心，魔不得便’：有这一种坚固的定力，又有智慧，所以魔就不得便。但是他这个智慧，不是究竟的智慧，不是真正的智慧，不过魔王是没他法子了。但是他那自心魔，还不能降伏。

‘穷生类本’：穷一切十二类众生的根本，‘观彼幽清’：他观看一切众生幽隐而清轻的这种根

性，‘常扰动元’：在这个里边有微细的动相，‘于先除灭色受想中’：在先前除灭的这色受想三阴里边，‘生计度者’：他又生出计度来了。‘是人坠入’，‘死后无相，发心颠倒’：这个人会堕入死后无相，他就说死后无相、发心颠倒这种的论议。

见其色灭。形无所因。观其想灭。心无所系。知其受灭。无复连缀。阴性消散。纵有生理。而无受想。与草木同。

‘见其色灭’：见到这个色阴灭了，‘形无所因’：他这个身形无所寄托了。

‘观其想灭，心无所系’：观这个想阴灭了，想阴没有了、破了，这个心也无所系了，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挂着这个心了，妄想也都没有了。

‘知其受灭，无复连缀’：知道这个受阴灭了，和外面就没有什么连缀了，也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联络了。‘阴性消散’：色、受、想这三种的阴性都消散了。‘纵有生理’：纵然有少少的生理，就是有这个行阴，‘而无受想’：也没有受，也没有想了。‘与草木同’：因为没有受，也没有想了，他觉得自己和草木是一样了。

此质现前。犹不可得。死后云何。更有诸相。因之勘校。死后相无。如是循环。有八无相。

‘此质现前犹不可得’：他说现前这个色心。这个质，不是单单指的色，也指的心。他说有形质这种的色心，这种色现前犹不可得，现在也没有了。他这就是色、受、想、行四阴，前边那儿他不是说形同草木吗？草木就没有知觉，那么现前在生的时候没有，现前犹不可得，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都不可得。‘死后云何，更有诸相’：那么生前都没有相了，求这个实在的形相，都了不可得，死后又怎么可以有诸相呢？

‘因之勘校，死后相无’：因为这个就推勘检校，就这么翻过来看，调过去看，来回研究这个问题，说生前没有相，那么死后怎么会有相？死后也没有相。色、受、想行这四种，生前也没有相，死后也没有相。

‘如是循环，有八无相’：来回这么推求，他变成了八种无相。色、受、想、行，在生有四种无相，死了也是四种无相，都没有的。

从此或计。涅盘因果。一切皆空。徒有名字。究竟断灭。

‘从此或计’：因为他推求这四种都无相了，所以根据这八种无相的道理，他就或者计度了，‘涅盘因果，一切皆空’：他说也没有涅盘，也没有因果，拨无因果。啊！要是这样子，人都不要修了，也不要什么成佛了。为什么呢？他按着这种理论，什么都没有的，‘徒有名字’：只有这么一个名字，‘究竟断灭’：究竟都是没有的，他就这样讲。

由此计度。死后无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七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无相。心颠倒论。

‘由此计度’：由这个，他计度‘死后无故’：他说死后什么也没有了，一切都空了，‘堕落外道’：就堕落到一种外道，‘惑菩提性’：也是惑菩提性。

‘是则名为第七外道’：这个叫做第七种的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无相’：在这个五阴中，他说死后无相。‘心颠倒论’：他的心有这一种颠倒的论议。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行存中。兼受想灭。双计有无。自体相破。是人坠入。死后俱非。起颠倒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又修定力这一切的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坚固他的定力，而有正心，这个魔没有办法他了。可是自心魔呀，是很不容易降伏的。‘穷生类本’：他穷尽了一切十二类众生这个本元，‘观彼幽清’：观看彼幽隐而清轻的这个心，‘常扰动元’：在这时候，行阴里边有微细的动相。

‘于行存中，兼受想灭’：在行阴存在的这个地方，受、想这两阴都灭了，‘双计有无’：这时候，他又说是有，又说是无；又说是无，又说是有。‘自体相破’：他的自己都弄没有了，自己也不存在了。你说是有，他自己是有了；说是没有，他自己都没有了。这个自体相破了，自己都破了，自己就把自己的这种理论都不成立了。

‘是人坠入，死后俱非’：他死后也没有‘有’，也没有‘无’。那你说有个什么？也没有个‘有’，也没有个无’，那么说这就是中道了？不是的。他根本也不讲中道，也没有中道的。因为这样，所以这就错了。‘起颠倒论’：就颠倒了。

色受想中。见有非有。行迁流内。观无不无。

‘色受想中’：他在色、受、想这三阴都破了这个里边，‘见有非有’：他见到这个有，又不是有。‘行迁流内’：在行阴迁流有微细的动相这里头，‘观无不无’：他看见没有，又好像有。所以这也不是有，也不是无，他建立这种的理论。

如是循环。穷尽阴界。八俱非相。随得一缘。皆言死后。有相无相。

好像前边，他说观看这色、受、想中，见有非有，行迁流内，观无不无，这一种的情形，‘如是循环’：他来回来回这么循环推求这个道理。‘穷尽阴界’：对色、受、想、行这四种阴界，他都穷尽了，就把它研究、追究，翻过来，调过去，互相这么研究。‘八俱非相’：他说这八种都是没有相，‘随得一缘’：他就得到一个答案，‘皆言死后，有相无相’：他说死后，色、受、想、行也不是有相，也不是无相，这有相无相。

又计诸行。性迁讹故。心发通悟。有无俱非。虚实失措。

‘又计诸行，性迁讹故’：讹，可以说是改变，也可以说是讹错。他又研究行阴的这种性质。因为行阴有一种微细的动相，迁流的缘故。这个性迁讹，它迁流而讹变。

‘心发通悟’：在他心里发出这一种的邪通邪悟，他就判断，‘有无俱非’：有相、无相，都没有。那么都没有了，是不是中道呢？不是，因为他不明白中道了义的道理，所以他也不讲中道，只讲有无。因此他就‘虚实失措’：也不是虚的，也不是实的。你说实的，他又说非实；你说虚的，他又说非虚。所以他这样非实非虚，非虚非实，这都失措。

由此计度。死后俱非。后际昏瞢。无可道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八外道。立五阴中。死后俱非。心颠倒论。

‘由此计度’：由上面这种种的计度，所以他说‘死后俱非’：也有相、也无相。

‘后际昏瞢’：这个行阴的后际，他也不知道，‘无可道故’：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指出来、说出来的。

‘堕落外道’：于是乎，这也堕落到外道里头去，‘惑菩提性’：迷惑菩提的本性了。

‘是则名为第八外道’：这个就给他取个名字，叫第八种的外道。‘立五阴中，死后俱非’：在这个五阴中，他说死后也有相、也无相。‘心颠倒论’：他这个心非常颠倒，就立出这么一种的论议来。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后后无。生计度者。是人坠入。七断灭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又修定的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坚固这定力，而又有一种正心，魔就没有办法来扰乱他。

‘穷生类本’：他研究十二类众生的根本，‘观彼幽清’：观察这种幽隐清轻的体性，‘常扰动元’：这时候，在这行阴里边有微细的动相。

‘于后后无，生计度者’：在行阴的后边，他观察不到有什么境界，所以就生了一种计度。‘是人坠入，七断灭论’：这个人就会堕入这七种的断灭论。

或计身灭。或欲尽灭。或苦尽灭。或极乐灭。或极舍灭。

‘或计身灭’：或者他计度这个身，在南瞻部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北俱卢洲这四大部洲，再加上六欲天，所有有身的这种众生，这个身他观察它将来是灭的。

‘或欲尽灭’：或者是在四禅天的初禅天，他欲尽灭。初禅天是离生喜乐地，离这个众生的染污，而生出一种喜乐，这叫离生喜乐地。

‘或苦尽灭’：或者在二禅天，他苦尽灭。二禅天叫定生喜乐地，这时候有一种定力了，生出一种欢喜。

‘或极乐灭’：他计度或者三禅天这种极乐的境界也会灭的。那么三禅天就叫离喜妙乐地，离开欢喜，而生出一种妙的快乐，这是三禅天。他计度这三禅天也会灭的。

‘或极舍灭’：或者他计度四禅天这个舍念清净地，也会灭的，他生出这种计度。

※※※

光阴是过得非常快的，在不知不觉把暑假的时间就过去了。在中国孔子说过，这个人生就好像流水似的，川流不息，过去时光就不会再回来了。

又有的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说这一寸的光阴，就好像一寸黄金那么样宝贵。可是这黄金，你若丢了，还可以想法子再把它找回来；这光阴过去了，就没有法子再把它找回来了。由这样看来，这光阴比黄金更贵重。所以在佛教里说：‘一寸时光就是一寸的命光。'这个时光已经过去了，这个命光也就少一点。所以才说：‘时光减处命光微。'时光减少了，命光也就少一点了。所以我们对这时间一定要看重了，不要把它随随便便地就放过去了。

在我们这个暑假的时间，由早晨六点钟就开始，或者打坐，或者研究佛经。那么由早晨到晚间九点钟这段时间，每一个人都很认真地去用功修行，我相信在这个期间，比这个黄金更贵重，比钻石也更有价值，所以大家能以在一起闻薰闻修。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一个时间；可惜这个时间不太长，那么转眼之间就过去了。过去了，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学的佛法，在每一个人的脑筋里头，在每一个人的八识田里边，都种下去一个宝贵的金刚种子。那么这个种子种下去了，等到将来一定会结金刚不坏的果。金刚不坏的果

就是佛果，就是成佛。

那么在什么时候成呢？这就看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耕耘灌溉。这个种子种下去了，但是好像种田似的，种到地里头，你必须要譬如给它灌一点水，除一除草，把这个地耕得掀腾起来。那么你把这个地的草除去，就是怎么样呢？怎么样叫除这个草呢？就我们每一个人要时时刻刻防微杜渐。

怎么叫防微呢？防微就是防备、预防这个微细处，我们的心念不要打妄想，不要令它生很多杂念。不要有妄想，不要有杂念，这叫防微杜渐。防就是防备，防备着这个很微细的念头生起来；杜渐就是杜绝，杜绝这一切的妄想，这个妄想把它没有了。

这是每一天这样地用功，每一天这样去修行，栽培灌溉。就好像种田，我灌一点水，我再把这个地收拾得没有草，那么一天一天的，你这个金刚种子种到地里去，就生这个菩提的芽。你菩提树生出来了，这就是菩提芽生出来了；菩提芽生出来，将来就结菩提果。可是你要保护这个菩提芽，保护这个菩提果，你不要也不管它了，也不灌水，也不去栽培它，那么它就会枯槁了，会干了。

你能以灌溉，怎么叫灌溉呢？你就天天学习佛法，用佛法的法水来灌溉这个菩提芽，那么这样呢，久而久之，你这个金刚的果也就会成就了。

如果你过去了这个时间，就不继续地理它，这个金刚的种子种下去了是种下去了，它也不容易生出来的。你必须要好好地保护着你这个金刚的种子，不要再做以前所欢喜做的事情，就是要守规矩——循规蹈矩，不要再像以前那么样子不守规矩，做一些个不守规矩的事情。那么你守规矩，这就合佛法，不守规矩就不合佛法，所以我们做人一定要循规蹈矩，要依照规矩去做去，不要太放逸了，不要太浪漫了，这是我对每一个人的期望都是这样子。

在这个暑假的期间，讲这《楞严经》，这一定是所谓‘一历耳根，永为道种。'经耳朵一听这个经典的道理，永远在你八识田里边，有这种菩提的种子。

如是循环。穷尽七际。现前消灭。灭已无复。

‘如是循环'：像前边所讲的这七处，他这么循环推究。‘穷尽七际'：他把这七个地方都研究遍了。‘现前消灭'：现前也没有什么相，‘灭已无复'：那么已经灭了，也不会再生出来，不会再有的，所以这是七种断灭。

由此计度。死后断灭。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九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断灭。心颠倒论。

‘由此计度'：由前边这七种的推究，穷尽‘死后断灭'：他说死后就什么也没有了，就断灭了。‘堕落外道'：这种的人就堕落外道里边，‘惑菩提性'：对菩提正觉的性迷惑了。

‘是则名为第九外道'：这种的人就名叫第九种的外道，‘立五阴中'：在色、受、想、行这五阴里边，他立这种‘死后断灭，心颠倒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后后有。生计度者。是人坠入。五涅盘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在修定的里边，这一切的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他有坚固的定力和纯正的正心，所以这魔王也没有法子他。

‘穷生类本'：他穷究十二类众生的本元，‘观彼幽清'：观看众生幽隐而清轻这种的心，‘常扰动元'：这个微细的动相。‘于后后有'：在行阴以后，他又观见有了。‘生计度者'：他因为这个行阴念念迁流不停，他就认为是有了，所以生出一种妄执的计度。‘是人坠入，五涅盘论'：这个人就堕入这五种涅盘的论里边。

或以欲界。为正转依。观见圆明。生爱慕故。或以初禅。性无忧故。或以二禅。心无苦故。或以三禅。极悦随故。或以四禅。苦乐二亡。不受轮回生灭性故。

‘或以欲界，为正转依'：或者他以欲界天，做为一个正当的转依。他到那个地方去，以欲界做他所依的一个处所。为什么呢？他‘观见圆明，生爱慕故'：他因为看见欲界天有一种圆明的体相，就生出一种爱慕，生爱着了。所以，他就要到那个地方，以欲界做为他的一个归宿，做为他涅盘的处所。因为他以为这欲界是真正乐的一种境界，所以他就生出一种爱慕的心，以这欲界做为他的涅盘处。

‘或以初禅'：或者他觉得初禅天这一种天人，‘性无忧故'：因为初禅是离生喜乐地，离开众生的忧恼了，生出一种欢喜，所以他说性无忧故，因此他欢喜生到这个地方。‘或以二禅，心无苦故'：或者有一等人修到二禅天，他二禅天这个定生出来了，是定生喜乐地。‘或以三禅，极悦随故'：或者以为三禅天非常快乐，遂心满愿，他要以三禅天做为他的涅盘处。‘或以四禅，苦乐二亡，不受轮回生灭性故'：或者他以四禅，苦也没有了，乐也没有了，苦乐双亡，再不轮回到这个三界里来。这个舍念清净地，是非常清净的，所以他欢喜以这个地方，做为他涅盘

的皈依处。
迷有漏天。作无为解。五处安隐。为胜净依。如是循环。五处究竟。

‘迷有漏天，作无为解’：他迷惑这有漏的天，本来这个天都是有漏的，他就认贼作子，认为这是无为，做无为的来解释。
‘五处安隐，为胜净依’：他觉得这五处都非常安稳，为一种特别殊胜清净的所依处。

‘如是循环’：他像这样子来周而复始地循环。 ‘五处究竟’：他认为这五个地方都是究竟处，都是可以涅盘的。他这也是因为不知道这个天都是有漏的。

由此计度。五现涅盘。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十外道。立五阴中。五现涅盘。心颠倒论。

‘由此计度，五现涅盘’：由以上这五种的计度，他现出五种现前的涅盘，这种的计度， ‘堕落外道’：就堕落到外道里头， ‘惑菩提性’：迷失了菩提觉性。

‘是则名为第十外道’：这种就名叫第十种的外道。 ‘立五阴中，五现涅盘，心颠倒论’：在五阴的里边，他立出五种现在涅盘，这种颠倒不正确的论议。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狂解。皆是行阴。用心交互。故现斯悟。

‘阿难’， ‘如是十种禅那狂解’：像前边所说这十种静虑的狂解，这种不正确的误解， ‘皆是行阴’：这是什么毛病呢？这都是在行阴没有破的时候， ‘用心交互，故现斯悟’：你修行，这定力和行阴互相来交战，如果你自己这种正知正见胜了，那么就可以打破这种关头；行阴如果胜了，你就着魔了，所以现出来这种狂解狂悟。
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现前。以迷为解。自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

‘众生顽迷，不自忖量’：众生顽迷不悟，他自己也不想一想自己是个什么人，是个什么根性？ ‘逢此现前，以迷为解’：遇到这种的境界现前，以迷为悟，本来是迷，他自己因为也没有明师指点，也没有善知识教导，所以自己就以迷做为他的解释了。

‘自言登圣’：自己说自己证圣果了，自己说自己开悟了，自己说自己成佛了。 ‘大妄语成，堕无间狱’：这真是，真真实实地打大妄语。既然打真大妄语，那么一定是要堕无间地狱的。

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遍令众生觉了斯义。无令心魔自起深孽。保持覆护。消息邪见。

‘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阿难，你们在会大众，必须把如来我所说的话，等我将来灭了之后，传示给末法时代一切的众生。 ‘遍令众生觉了斯义’：普遍令所有的一切众生，明白这个道理。

‘无令心魔自起深孽’：不要令自心魔——自己生起来这种深的孽，造这种孽。孽，也就是业，起这种的罪业。 ‘保持覆护，消息邪见’：你们保持佛法，拥护佛法，把邪见消灭了它。

教其身心。开觉真义。于无上道。不遭枝歧。勿令心祈。得少为足。作大觉王。清净标指。

‘教其身心开觉真义’：你们教末法这一切众生，身心都开觉这真正的了义， ‘于无上道，不遭枝歧’：对于这无上的道果，不遭受枝末。枝末就不是根本的法。不遭受尽去求末梢的法，而不求根本的法。遇着歧路，这歧路就是不知道走哪条路是对的。

‘勿令心祈，得少为足’：不要令这一些个心里祈求无上觉道的人，得到一点点，就知足了。

‘作大觉王，清净标指’：应该做大觉之王，做一个清净的榜样，清净的模范，清净的领袖。不要得少为足，应该向前加功进步。
大佛顶首楞严经五十阴魔章
大佛顶首楞严经五十经魔章浅释识阴十魔
唐天竺沙门般剌密帝译
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 一九六八年于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地。行阴尽者。诸世间性。幽清扰动。同分生机。倏然隳裂。沉细纲纽。补特伽罗。酬业深脉。感应悬总。

‘阿难’， ‘彼善男子修三摩地’：就是修行阴的这个善男子，他修行这个定力， ‘行阴尽者’：在行阴尽了的这个时候， ‘诸世间性’：所有世间一切十二类众生的这个性， ‘幽清扰动’：幽隐轻清那个微细的动相， ‘同分生机’：在十二类众生这个同分的生机。机，就是那个处，也就是那个地方。

‘倏然隳裂’：倏然也就是忽然。忽然就隳裂了，就破坏了这个 ‘沉细纲纽’：沉，就是深沉；细，是微细；纲，就是网的一个大纲，那个大绳；纽，就是身上衣服的纽扣，还有那个枢纽、总枢的地方也叫纽。

‘补特伽罗’：翻译过来叫‘数数取趣’，就是生了又生，生了又生，就是那个‘中有身’，又叫‘有情’。我们所有一切有情的众生，活着的这个身，都叫中有身；死了，就叫中阴身。中有身就叫补特伽罗。

‘酬业深脉，感应悬绝’：在这互相酬报、业果交流这种深深的脉络，因果悬绝，没有了。感应，也就是因果；悬绝，好像在空中忽然间就断了。因为在行阴尽了，这个生死已经了了，所以这因果也就断绝了。在这个地方，这是行阴终了，识阴开始的时候。

于涅盘天。将大明悟。如鸡后鸣。瞻顾东方。已有精色。六根虚静。无复驰逸。内外湛明。入无所入。深达十方。十二种类。受命元由。观由执元。诸类不召。于十方界。已获其同。精色不沉。发现幽秘。此则名为。识阴区宇。

‘于涅盘天，将大明悟’：于自性的涅盘天，在要开悟了。‘如鸡后鸣’：好像什么呢？这有一个比方，就好像鸡第一次、第二次报晓的时候，东方还没有白，天还没有亮，没有光呢！现在这第三次，这是最后的鸡鸣，就是最后鸡叫的时候，‘瞻顾东方’：这时候你向东方顾盼，你向东方看一看，‘已有精色’：精色就是天将要光的时候了。

‘六根虚静’：受阴尽的时候，六根无所受了；没有领受，所以就虚了。想阴尽了，没有妄想；没有妄想，所以就静了，所以说六根虚静。这个时候，这六根也没有所领受，也没有妄想各处跑了，‘无复驰逸’：行阴尽了，已没有迁流变化。行阴的迁流变化，好像波浪，常流不断的。那么现在行阴这种微细的动元也没有了，所以就无复驰逸，哪个地方也都不跑了。

‘内外湛明’：这时候，只剩一个识阴没有破，已经内外明湛，内也光明，外也光明，这是内外明湛，湛明了。‘入无所入’：因为这根尘都断了，六根和六尘合而为一了，也没有根，也没有尘，根尘不偶了。既无所缘，所以根尘就不偶了，没有相对的地方。因为没有相对的地方，这时候六根和六尘都互相没有分别了，所以入流也没有所入了。

这时候‘深达十方，十二种类受命元由’：深深地通达十方，这十二类众生它生命最初的根元、由绪。‘观由执元’：观察它这种根本的元由，‘诸类不召’：这时候，也不受这十二类众生所招引，它就不能把你牵引动了，不能来和这十二类众生再有来往了，这叫诸类不召。

‘于十方界，已获其同’：于这个十方界，已获同体的这种情形，和十方界虚空都同体了，‘精色不沉’：这种的精色、这种智慧不沉没了。‘发现幽秘’：最幽隐的、最秘密的、最不容易发现的这种境界也发现了。

‘此则名为识阴区宇’：这个名字，这种境界，这种情形，就是识阴的一个区宇，在识阴的范围领域之内。

若于群召。已获同中。销磨六门。合开成就。见闻通邻。互用清净。十方世界。及与身心。如吠琉璃。内外明彻。名识阴尽。是人则能超越命浊。观其所由。罔象虚无。颠倒妄想。以为其本。

‘若于群召，已获同中’：在这十二类众生的因果已断，已经得到和十二类众生虽然同，可是不为它所召了，和它已经断了来往，断绝和它的轮回。

‘销磨六门’：这个时候，六根门头都没有用了，销磨了。可是，怎么叫没有用？这个没有用，不是说眼睛不会看，耳朵不会听，鼻子不会闻香，舌头不会尝味。不是的，是怎么样呢？就是六根互用了。你若把行阴破了，就有这种境界现前。

六根互用，眼睛虽然是看，但是它又可以听，又可以说话，又可以吃东西。这个耳朵，它以前只能听，现在也可以看了。可以用耳朵来看，可以用鼻子看，可以用嘴看。这六根每一根都有六种的作用，这叫销磨六门，以前这种尘相，都没有了。

‘合开成就’：合，就是六根合而为一了；开，就是一根能开出六种的作用，这叫合开成就。‘见闻通邻’：这个见闻都是通着的，就好像邻居似的，可以互相帮助，可以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互用清净’：六根互用，而且还是清净的，你说这多微妙啊！到这种境界上，唉！那是很妙的。

‘十方世界及与身心’：十方的世界和这个身心，‘如吠琉璃内外明彻’：就好像青色的琉璃宝似的，里边也可以明彻到外边，外边又可以明彻到里边，玲珑透体地那么明彻，这个‘名识阴尽’：若到这种程度上，这叫什么呢？就是识阴也尽了，五阴完全都尽了，没有了。

你到这种境界上，这是识阴尽；若不到，那还没有尽呢！若识阴尽，‘是人则能超越命浊’：这个人就可以超越命浊。‘观其所由’，‘罔象虚无，颠倒妄想，以为其本’：罔，不是有，所以叫罔，就是没有；象，不是没有，就叫象。有、无这种的情形，也都虚无飘渺。以这种颠倒的妄想，做为得到这种情形、这种境界的本。

阿难当知。是善男子。穷诸行空。于识还元。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

‘阿难当知，是善男子穷诸行空’：阿难，你应该知道这个修定的善男子，他虽然有这么多魔的境界，无论是天魔、心魔，种种的魔，也没有摇动他的定力。或者他修定，根本就没有起这种魔境界。或者他已经起这种魔的境界，但他能觉悟，他能不迷，所以就打破这种的迷关了。这种迷的关头打破了，行阴也就破了。行阴破了，现在是识阴的开始，所以穷诸行空，这行阴已经空了。

‘于识还元’：现在在识阴上又要还元了，又要把识阴也都破了。识阴如果破了，就近本还原，回到如来藏性上了。

‘已灭生灭’：他已经灭了生灭这种的境界。 ‘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而于寂灭的这种性，这种精妙处，他还没有得到圆满。

能令己身。根隔合开。亦与十方。诸类通觉。觉知通吻。能入圆元。若于所归。立真常因。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因所因执。娑毗迦罗。所归冥谛。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能令己身，根隔合开’：他在识阴生出一种妄想，说在前边精妙未圆这个境界上，这个修道人他能令自己六根互用，每一根都可以有六根的能力。那么，眼睛也会说话，又会听声；耳朵又可以吃东西，又可以嗅味闻香。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互相都可以通用。

你说耳朵不能吃东西吗？这回六根互用，它可以吃东西了。那么说： ‘它的牙在什么地方长着？’那你问那个耳朵去！它吃东西，不是我们吃东西。它会吃东西，自然有个牙，它不会掉牙的。或者它不用牙，现生出来也可以，这是真正科学的作用，真正科学的一种能力。

每一根都有六种的能力，这叫六根互用。合，就是六根合而为一了，六根变成一根了。开，那么虽然一根，能有六根的作用，你说是不是神通？这是科学？你科学再研究，就算能换人的心，能换人的肝，能换人的……，也不能令人的每一根都有这六种的作用，这是办不到的，我相信科学再发明，也不会有这种能力的。那么这自性的科学发明了，就有这样的作用。

‘亦与十方诸类通觉’：这个不单他自己六根互用，有开合这样的能力，就是和十方的一切众生，也都有这种的互相通觉，彼此相知。 ‘觉知通吻’：这种觉知性，能知道十方一切众生的根性， ‘能入圆元’：他能入圆满的那种根元本性。

‘若于所归’：假设他于所归的这个地方，生出一种妄执。什么执呢？ ‘立真常因’：他说这一个就是真常了。 ‘生胜解者’：他既然认为它是真常，就生出一种胜解脱、胜知见。可是他不生出这种的知见，还没有什么毛病；一生出这种知见， ‘是人则堕，因所因执’：他以真常为因，根本是不对的。

他以为这个地方就是真常的，其实这还在一个识上，并不是真常，他就变成因所因执。本来不是这个因，但是他立这么一个因，立这么个因，就生出一种执着。生出这种执着，他就和外道合而为一，和外道归伙，合股做生意去了，好像股份有限公司。他跑到外道，和外道去做股份有限公司了。

和什么外道呢？ ‘娑毗迦罗’：就是那个黄发外道。以前讲过，就是摩登伽女她妈妈的师父，他用娑毗迦罗先梵天咒，这个就叫黄发外道。这种黄发外道，他 ‘所归冥谛’：冥，就什么也没有了。他这个冥谛，就是第八识在现在这个境界上变化出来的。他说一切万物都从冥谛上生出来的。 ‘成其伴侣’：这个修道的人一执这个非因——因立得不对了，所以就和黄发外道做了朋友，开了有限公司了。这个有限公司，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完。这有限，不知道是有限？还是无限？

‘迷佛菩提’：他迷失了佛的菩提觉道。 ‘亡失知见’：因为他所立的这个非因，非因计因——不应该立这个因，而他立这个因。这因所因执，他立得不对了，所以就没有真正的智慧，这叫亡失知见。亡失知见就是没有真正的智慧，把真正的智慧丢了。丢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你想要帮他找找，你也会丢了！

是名第一。立所得心。成所归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外道种。

‘是名第一，立所得心，成所归果’：这是第一种，他立这个有所得的心，成他所归的一个果。他这种的宗旨就错了，怎么错了呢？

‘违远圆通’：和修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入流亡所的这种道理完全相反了，完全都不合了。为什么？因为他生出一种执着， ‘背涅盘城’：也违背涅盘的那个大城市。什么是涅盘的大城市呢？在什么地方呢？涅盘的大城市在常、乐、我、净涅盘四德那个地方。 ‘生外道种’：他这种非因立因，就变成执着的外道了，变成黄发外道那个冥谛，和黄发外道去合股，做朋友去了。

阿难。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

‘阿难’， ‘又善男子’：又这个修定的善男子， ‘穷诸行空’：他把行阴已经研究穷尽了，已经空了。 ‘已灭生灭’：他已经灭去了生灭的这种境界。 ‘而于寂灭’：而于寂静、寂灭的这种境界，他 ‘精妙未圆’：这种的寂灭乐，他还没有得到完全，因为现在这个识还没有尽。

这个识，就和真如差一点点，识是有生有灭的，真如就是不生灭的。那么现在在第八识上，有这种生灭的、微细的相，和真如这个不生灭和合起来，这有个名字叫和合识。就是生灭的这个识和不生灭的真如，非常接近，互相和合起来，这叫和合识。因为它是个和合识，所以就精妙未圆。

若于所归。览为自体。尽虚空界。十二类内。所有众生。皆我身中。一类流出。生胜解者。是人则堕。能非能执。摩醯首罗。现无边身。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若于所归’：这个修道的人，假设在他这个所归宿处，所归宿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还在八识这个生灭的识上，‘览为自体’：把本来不是他自己的，就拿来认为是他自己的一个身体了。

‘尽虚空界，十二类内所有众生’：他又生出一种妄执，什么妄执呢？他觉得尽虚空这所有十二类的众生，由卵生到非无想这十二种的众生，‘皆我身中一类流出’：他说：‘啊！这所有的众生，你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都是从我自己这个身体跑出去的，是我生出来的。’也就好像前面说的那种情形，说这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儿子，甚至于连佛、菩萨、阿罗汉，都是我造出来的，我可以造佛、造菩萨、造阿罗汉。你看！生了这么大的这种我执。

‘生胜解者’：他生出来一种胜解。可是这不是正当的胜解，是一种邪知邪见，不过勉强给它取个名字叫胜解。如果真是胜解，就合佛法了。所以这修道，你就是看经，也要看清楚了。

‘是人则堕’：这个人就堕落了，堕落到什么地方？堕落到‘能非能执’：变成有一种能，他说他能生一切众生。根本不是的，这是他一种妄识的揣测。非能执，本来他不能，但他有这种执着，这种执着就是谁呢？

‘摩醯首罗’：就是大自在天王。自在天就是天上色界天的顶天，叫摩醯首罗天。这个摩醯首罗又叫大自在，他有三个眼睛，他也有个佛眼，也是在中间这儿长着，这三个眼睛都是肉眼，就中间这个眼睛，也是他生来就有的，这个天有这么个眼睛。

那有多少只手呢？他有八臂，有八只手，前边四只，后边四只。前边他可以拿东西，后边又可以偷东西。他嫌一只手不够用，两只手偷东西也没有那么得力，生了八只手，这只也可以拿一点东西，那只也可以拿一点东西，到了百货公司，相信稽查员也看不住他，因为他手太多了。他骑着的是一头大白牛，手里拿着一个白拂，到处悠游自在的，非常地自由，这是大自在天。他说：‘我最自在了，嘿！你看我，你比不了我，我最自在了。’所以叫大自在。

‘现无边身’：这个大自在天，他执着他可以现无边身，他说一切众生都是他现出来的。那么现在这个人修的也是这个法门，也有这种执着了。他也说一切众生是他现出来的。你看他也没成佛呢，怎么能现出众生来了？这就是一种妄执——能非能执。

‘成其伴侣’：他与大自在天王做了朋友，他也跑到自在天去了，‘迷佛菩提，亡失知见’：他对佛真正的觉——正觉菩提——就不认识了，也就没有真正智慧了，所以就堕落到天魔外道里头。

是名第二。立能为心。成能事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大慢天。我遍圆种。

‘是名第二，立能为心，成能事果’：这是第二，他立这个能生众生，做为他的心，成就他这种遍圆的果。‘违远圆通’：他和修耳根圆通这种法门，反闻闻自性这个道理，相违背的。‘背涅盘城’：对涅盘不生不灭这个道理，他也是相违背的。

‘生大慢天’：他将来要生到大慢天，那个大自在天也就是大慢天。怎么叫大慢天？他就看不起人，总骑到大白牛身上，自己有三个眼睛、八只胳臂，噢！他觉得他了不起了，觉得骑着大白牛那么自自由由的，很惬意的，他认为他这个生活非常地优越，所以就生了贡高我慢了，入了‘我遍圆种’：说我能遍圆一切，能成就一切。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

‘又善男子’：又这个修定破了行阴的善男子，‘穷诸行空’：他对于行阴已经空了，‘已灭生灭’：已经灭了他这个生灭的心了，‘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而于寂灭乐，他还没有得到，还没有圆满，没有真正得到这个寂灭的乐。

若于所归。有所归依。自疑身心。从彼流出。十方虚空。咸其生起。即于都起。所宣流地。作真常身。无生灭解。在生灭中。早计常住。既惑不生。亦迷生灭。安住沉迷。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常非常执。计自在天。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若于所归’：假设他于所归的地方，‘有所归依’：做他一个归依处，‘自疑身心’：他自己就生出一种怀疑心，怀疑他这个身心是‘从彼流出’：前边那个妄计是怀疑自己生出一切众生；那么现在，他又觉得自己是从那个归依处流出来的。‘十方虚空，咸其生起’：所有的十方虚空，也都是他所归依处那里生出来的。

‘即于都起，所宣流地’：所宣流地也就是他所生出来那个处所。地，也就是个处所，那个地方。即在这个所有一切都是从它生起来的地方，‘作真常身’：他认为这个地方就是他的真常身了。‘无生灭解’：他说这个地方就是无生灭了。那么为什么他生出这个解？就是不对嘛！因为这

个地方不是没有生灭，他却做这个解。

‘在生灭中，早计常住'：在生灭这个识里边，他就计度说这是常住，这是不变的。‘既惑不生，亦迷生灭'：他既不明白这个不生的道理，那个生灭的道理也不明白了。‘安住沉迷'：他执着，又着住到这个地方，就守着这个境界也不放，就在这个地方修行用功，沉迷了。

‘生胜解者'：他若再生出来一种胜解，就是执着上再生出执着来，‘是人则堕'，‘常非常执'：他执着那个常，但是不是常啊？不是，这不是一个真常。

‘计自在天，成其伴侣'：他计度这个自在天是他一个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也迷失了佛这个菩提觉性，也亡失了真正的智慧。
是名第三。立因依心。成妄计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倒圆种。

‘是名第三，立因依心，成妄计果'：这是第三种，立这个因依心，做为归依处所。立这么一个心，他就成非果计果这么一种的妄计果。

‘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倒圆种'：这也是与圆通这个道理上，既违背而又遥远，又相离得更远了。和涅盘城也违背了，生出来一种倒圆的知见。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又这个善男子，他穷究这个诸行已空了。‘已灭生灭'：他已经灭除了生灭的这种性，‘而于寂灭，精妙未圆'：对于这个寂灭乐，他精妙未圆，还没有圆满。

若于所知。知遍圆故。因知立解。十方草木。皆称有情。与人无异。草木为人。人死还成。十方草树。无择遍知。生胜解者。是人则堕。知无知执。婆吒霰尼。执一切觉。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若于所知，知遍圆故，因知立解'：假设于他所知的，他说这个知就是遍圆的。因为这个知，他就立了一个见解。立什么见解呢？他这个见解，你是想不到的，我也想不到的。什么见解呢？他说‘十方草木皆称有情'：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那么足证明草木是无情的。可是现在他生出这么一种的见解，他说十方的草木，都是有情的，‘与人无异'：和人没有两样的，它也有生命。

‘草木为人，人死还成十方草树'：草木可以做人，人若死了，又去变十方的草和树木。‘无择遍知'：他没有智慧来选择这个遍知一切。

‘生胜解者'：在这个时候，他又自己标异现奇，生出来一种邪胜解法，‘是人则堕'：这个人就会堕落，‘知无知执'：他说他知道这个道理，其实他是无知，他是不知道的，但是他执着说他知道。
这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有一种外道——‘婆吒、霰尼'，这是两个人。

婆吒是梵语，中文的意思就是‘避去'。他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呢？因为他以前是个牧童，是个放牛的，或者放猪、放羊的一个童子。那么在毗舍离王还没有做皇帝的时候，也在外边玩。玩哪，就拿婆吒当床铺，在他身上睡觉。他就很不高兴的，回去对他母亲讲：‘这个毗舍离他拿我当床，睡在我的身上。'他母亲知道这是个未来的皇帝，也不敢怎么样，因为他有势力，就说：‘那你以后不要和他在一起，你避去，离他远一点，避开他。'于是他的名字就叫避去。

霰尼也是梵语，翻成中文就叫‘有军'。大约他就欢喜去当军人，他有军人这种的气概，所以叫这个名字。

这两个外道，‘执一切觉'：他们自以为什么都知道。这个修行人就‘成其伴侣'：成为他们的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他也迷惑于佛这个菩提觉性上，失去他的正知正见。
是名第四。计圆知心。成虚谬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倒知种。

‘是名第四'：前边所说这种的情形，是第四种的执着，执着什么呢？‘计圆知心'：他说他什么都知道，无所不知，其实他是一种执着，他对于一切都不知道。‘成虚谬果'：他就是成，也成个虚谬的果，就是没有这么回事。谬就是没有这么回事。

‘违远圆通'：也与耳根圆通这个法门相违背，而离得太远了。‘背涅盘城'：也违背涅盘城这种不生不灭的道理。‘生倒知种'：他生出一种倒知的种。倒就是颠倒，颠倒这个知。

就好像草木，任何人也都不能把它算计到有情里头；而他把草木都算到有情里头，说人就是草木，草木也可以做人。那么有的人就说：‘有的树木有灵啊，那它岂不是有知吗？'那不是的，因为那是有一个精灵附到那个树上了，并不是那个树本身有知，是一种有情。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

‘又善男子'：又有这种修定的善男子，‘穷诸行空'：研究这个诸行空，行阴已空了。‘已灭生灭'：他已经灭了这个生灭了，‘而于寂灭'：虽然说灭了生灭，但是他于寂灭这种的境界上，‘精妙未圆'：他还没有圆满，还有很少很少这种生灭的种子在这儿。

若于圆融。根互用中。已得随顺。便于圆化。一切发生。求火光明。乐水清净。爱风周流。观尘成就。各各崇事。以此群尘。发作本因。立常住解。是人则堕。生无生执。诸迦叶波。并婆罗门。勤心役身。事火崇水。求出生死。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若于圆融，根互用中，已得随顺'：假设于圆融这种境界上，在六根互用这里，已经得到遂心满愿这种随顺了。'便于圆化，一切发生'：就执着在这个圆化一切发生这里边，'求火光明，乐水清净，爱风周流，观尘成就'：他对于火有光明，非常崇拜；这个水性清净，他也非常崇拜；他又欢喜风的周流这种性质，他也崇拜。尘就是地，观这个地的成就。

对地、水、火、风四大这种种情形，'各各崇事'：他向火叩头，向水叩头，向风叩头，向地来叩头，他说这真是不可思议，这火它怎么就会有光明呢？啊，水它这么清净的，真值得我崇拜，我给它叩多一点头。

他一天到晚给水磕头，给火磕头，给风磕头，给地磕头。就崇拜这四大，又供养四大。事，就是供养。火有火神、水有水神、风有风神、地有地神，那么于是乎，他就把地、水、火、风这四大的神，当他的老祖宗了。摩诃迦叶以前也就是事火的外道，专门向火来叩拜。

'以此群尘，发作本因'：他以地、水、火、风这四大的尘象，发作他自己的本因。'立常住解'：他说这个都是常住的。不错，地、水、火、风都是这个如来藏性，可是你应该恭敬如来藏，不应该去恭敬地、水、火、风，这就是头上安头，不在根本上用功，不去恭敬如来藏性，不去恭敬佛，却去恭敬末梢，跑到末梢上去了。
'是人则堕，生无生执'：他想要了生死，而实际上，不能了生死，就生这种执。

'诸迦叶波，并婆罗门'：大龟氏迦叶波，和梵志婆罗门，修清净行这一类的人，他们'勤心役身，事火崇水，求出生死'：勤苦其心而役使其身，就是修种种无益的苦行，给火上一上供，给水上上供，来叩几个头。以事奉供养地水火风，来求得了生死。'成其伴侣'：这个修定的人，就和这一类的人做为朋友了，做为伴侣了。'迷佛菩提，亡失知见'：这也是迷惑了佛这个菩提真性，而亡失真正的智慧了。

是名第五。计着崇事。迷心从物。立妄求因。求妄冀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颠化种。

'是名第五，计着崇事'：这是第五种颠倒的种，他计度这个执着，来崇拜地水火风这四大，来事奉、供养这四大。'迷心从物'：他把自己这个如来藏性、常住真心迷了，跟着物跑了。

'立妄求因'：他立这么一个妄的知见，求出生死的这种因，'求妄冀果'：他用这不正确而妄希冀了生死这种的果。

'违远圆通'：这是违背圆通法门了，'背涅盘城'：也违背了涅盘的城。'生颠化种'：生出一种倒化的种子，不正确、颠倒的这种造化的种子。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

'又善男子'：又者修反闻闻自性、耳根圆通的善男子，'穷诸行空'：研究行阴已经空了，把行阴破了，'已灭生灭'：已经灭了这生灭之道，'而于寂灭'：而对于寂灭之乐，'精妙未圆'：还没有得到圆满。

若于圆明。计明中虚。非灭群化。以永灭依。为所归依。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归无归执。无想天中。诸舜若多。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若于圆明'：在这个圆融而光明的境界上，'计明中虚，非灭群化，以永灭依'：他计度这个明中虚，不是实在的。这不是把一切的造化都灭了，所以也不是永远灭的一个依归处。'为所归依'：可是他用它为所归依处。'生胜解者'：他生出一种的狂悟。

'是人则堕'：这个人就堕'归无归执'：他本来想归依，但是无所归依。这个不是永远的生，不是永远的灭，所以他不能拿它来做所归依处，可是他以这个做所归依处，这是无所归依。

'无想天中'：这一种执着就是在无想天，可是这不是四禅天那个无想天，是非非想天。那么非非想天中'诸舜若多'：那些个只有一个空的空神，'成其伴侣'：这个修定的人就做他们的伴侣了。'迷佛菩提，亡失知见'：他也迷失这个菩提，亡失正知正见。
是名第六。圆虚无心。成空亡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断灭种。

'是名第六，圆虚无心，成空亡果'：这个名字就是第六种狂解——圆虚无心，他这种的果也是空亡，没有的。'违远圆通'：和圆通法门相违背，'背涅盘城'：和涅盘这种妙果，也相违背的。'生断灭种'：生出一种断灭的种来。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

'又善男子'：又修定的这个善男子，'穷诸行空'：这行阴已空了，'已灭生灭'了，'而于寂灭'：而对这个寂灭的妙乐，他还'精妙未圆'：没有圆满。

若于圆常。固身常住。同于精圆。长不倾逝。生胜解者。是人则堕。贪非贪执。诸阿斯陀。求长命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若于圆常’：假设于圆满而常住的这个时候，‘固身常住’：他坚固其身，愿意常住在世，愿意得到长生不老，‘同于精圆’：在精微而圆满的这个寿命里边，‘长不倾逝’：很长的时间，他也不会死的，这倾逝就是死。‘生胜解者’：在这个时候，生出一种邪胜狂解。

‘是人则堕，贪非贪执’：他贪长生而不得长生，这叫贪非贪执。‘诸阿斯陀，求长命者’：阿斯陀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就叫‘无比’，没有再可以比的；这是在天上的一种外道，贪求长命这样的人。这修定的人‘成其伴侣’：就成他们的眷属。‘迷佛菩提，亡失知见’：与佛的菩提这种法门他是迷了，失去了正知正见。

是名第七。执着命元。立固妄因。趣长劳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妄延种。

‘是名第七，执着命元’：这个名就是第七种，他执着他这个命的根元，命的元由，‘立固妄因’：他立出这么一个坚固的妄因，‘趣长劳果’：他想要得到长生不老的这种果。长生不老又可以叫长劳。‘违远圆通’：他与反闻闻自性，耳根圆通这个法门，相违背的。‘背涅盘城’：不单违背耳根圆通，而且又违背涅盘城。‘生妄延种’：生出来一种妄想延长寿命的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这个修定的男子，他把行阴已破了，‘已灭生灭’：已灭了生灭这种的道理，‘而于寂灭’：而于这个寂灭的妙乐，‘精妙未圆’：他还没有圆满。

观命互通。却留尘劳。恐其销尽。便于此际。坐莲华宫。广化七珍。多增宝媛。恣纵其心。生胜解者。是人则堕。真无真执。吒枳迦罗。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观命互通’：这个人观他这个生命，和一切众生互相通着。‘却留尘劳’：他就不愿意把尘劳去尽了，想留这种尘劳，‘恐其销尽’：他恐怕尘劳销尽了。

‘便于此际，坐莲华宫’：就在这个时候，他坐在一个莲华宫里边。在这个莲华宫里，‘广化七珍，多增宝媛’：他化出七种珍宝，又多增加他的妃嫔、美女。宝媛就是美女。就‘恣纵其心’：他也恣纵他这种爱欲、贪欲。‘生胜解者’：在这个时候，他又生出一种胜解了。

‘是人则堕’：这个人就会堕落到‘真无真执’：他想他是得到真了，但不是真——这种的执着。

‘吒枳迦罗，成其伴侣’：这个吒枳迦罗，怎么叫吒枳呢？吒枳翻译成‘结缚’。结，就是用一条绳把它拴个结子；缚，就是用一条绳把它绑上了。这就言其用绳子把众生绑往了。迦罗，这是印度话，翻译成中文叫‘我所作’，这是我所作的，什么是我所作的呢？言其一切众生的这个结缚，这个不自由，都是我所作出来的，我教他不自由的。

对于这种的外道，这样的思想，成其伴侣，这个修定的人，就成他们的眷属。‘迷佛菩提，亡失知见’：迷失佛这个菩提，也就把正知正见都丢了，只剩邪知邪见。

是名第八。发邪思因。立炽尘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天魔种。

‘是名第八，发邪思因，立炽尘果’：这个是第八种，他发一种邪思的因，立出来这种炽尘——炽然而盛，这种尘劳非常盛的这种果。

‘违远圆通’：这与耳根圆通的法门相违背的，‘背涅盘城’：也违背涅盘这个道理。‘生天魔种’：生到天魔的种族里头。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又者这个善男子，研究一切诸行是空的，‘已灭生灭’：已经灭了生灭的这种性，‘而于寂灭’：而于寂灭的妙乐，‘精妙未圆’：还没有得到圆满。

于命明中。分别精粗。疏决真伪。因果相酬。惟求感应。背清净道。所谓见苦断集。证灭修道。居灭已休。更不前进。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定性声闻。诸无闻僧。增上慢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于命明中，分别精粗，疏决真伪’：在他这个命虚明的里边，分别哪个是细的，哪个是粗的，选择真的和假的。‘因果相酬，惟求感应’：这个因果互相那么酬报，惟求因果的感应。感应也就是因果。‘背清净道’：他违背这种清净的道。

‘所谓见苦、断集、证灭、修道’：见苦也是知苦。这个苦就是苦谛——三苦、八苦、无量诸苦。集是集谛，就是一切的烦恼。断集，断了这个集谛。灭就是修道得到证灭了，得到这种涅盘的妙乐。道就是修道。这就是所谓的知苦、断集、慕灭、修道。‘居灭已休，更不前进’：他在这个灭的时候，就不往前再进了，‘生胜解者’：生了这一种狂胜解这样的人，‘是人则堕定性声闻’：什么叫定性声闻呢？

定性声闻前边已经讲过，就是他不回小向大，他就裹足不前，不往前走了，就在那个地方停止

住了，这叫定性声闻。 ‘诸无闻僧增上慢者’：和无闻比丘，以四禅为四果那种的无知一样，增加这个增上慢。 ‘成其伴侣’：做为他的伴侣。 ‘迷佛菩提，亡失知见’：迷失佛这个菩提觉性，失去正知正见。

是名第九。圆精应心。成趣寂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缠空种。

‘是名第九’：这是第九种， ‘圆精应心’：圆精而有这一种感应的心， ‘成趣寂果’：造成一种趣寂的果。

‘违远圆通’：这也与耳根圆通法门相违背，也‘背涅盘城’， ‘生缠空种’：什么叫缠空呢？他耽空滞寂，就在这个地方，也不愿意往前进，也不愿意往后退，就认为这个空是他生活里最需要的。那么，他就在这个地方，好像缠绵缠住了，和这个空缠到一起。空本来什么也没有，他又在这空上，又加出一个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也是一种执着。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又这个善男子，穷尽了行阴这种境界，行阴已空了，已经灭了生灭的这种境界， ‘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而对于寂灭之乐，他还没圆满。

若于圆融。清净觉明。发研深妙。即立涅盘。而不前进。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定性辟支。诸缘独伦。不回心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若于圆融’：假设于圆融这种境界上， ‘清净觉明’了，这时候他‘发研深妙’：发研究深妙这种的理性， ‘即立涅盘’：在识阴还没有破的地方，他就立成涅盘了， ‘而不前进’：也不向前再去修行了， ‘生胜解者’：他就生一种狂解——狂妄的胜解。

‘是人则堕，定性辟支’：这个人就会堕落到不回心——不回小向大的这种定性辟支佛。 ‘诸缘独伦’：和缘觉、独觉，这两种的种类， ‘不回心者’：不回小向大的定性罗汉， ‘成其伴侣’：做为他的眷属，他的伴侣。 ‘迷佛菩提，亡失知见’：也迷惑于佛这个菩提觉道，而亡失正知正见。

是名第十。圆觉吻心。成湛明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觉圆明。不化圆种。

‘是名第十’：这是第十种，是在识阴里边最后的一种，把这一个关头通过，就不要紧了，就没有什么危险了，可惜这一步也不容易过去。那么在这个地方，所相差的也就很微细了。所谓‘差之丝毫，谬之千里’，也就是差一根头发这么多，等到果位上就相离有一千里这么远。

在这个时候， ‘圆觉吻心，成湛明果’：他这个圆觉的道理，和常住真心已经将要吻合了，成很清净光明的果。 ‘违远圆通’：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与耳根圆通这个法门，还是不相合的，因为他也还有所执着， ‘背涅盘城’：也是违背涅盘的这个妙果。 ‘生觉圆明，不化圆种’：他生出来一种觉圆明的执着，所以叫不化圆种。

这是在识阴没有破以前，他还是有这么一点点没有明白。那么在这个地方若一破，不被这个狂解所变，这就是把五阴都破了。五阴破了，那时候就可以证到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的果位。你就可以成佛，有把握成佛了。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中途成狂。因依迷惑。于未足中。生满足证。皆是识阴。用心交互。故生斯位。

‘阿难’，你在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特别明白‘如是十种禅那’：像这十种静虑的法门，十种静虑的境界，十种静虑的功夫，所显现的魔境，你都应该认识。 ‘中途成狂，因依迷惑’：在半路上，成了一种狂解，因为他所依据的事，他迷惑了。

‘于未足中，生满足证’：在未满足的这个时候，未证言证；就是没有得道，没有证果，他说：‘噢！我证果了。’

没有证初果，他说证初果；没有证二果，他说证二果；没有证三果，他说证三果；没有证四果，他说证四果。那么没有成佛，他说他是佛了。你问他怎么样成的，他也不知道。你说成佛都不知道怎么成的，这真是一个糊涂佛了。可是佛都是明白的，没有糊涂的。这若是糊涂，就是妖魔鬼怪，他不明白真理。

‘皆是识阴’：这都是色、受、想、行、识中的识阴作怪呀！ ‘用心交互’：你用功夫的时候，这识阴就和你的功夫来作战。如果你稍微生出一种贪心、一种欲念、一种妄想，这就会入魔的境界。

前几天我不是讲走火入魔吗？你着到这个境界上，这就叫走火入魔了。【注三五】【注三六】【注三七】生出一种狂解，这种狂解，你很不容易把它破了。就是旁人指破他说： ‘你这个不对！’他都不相信的。他说： ‘嘿！你懂什么？我现在就成佛了嘛！你讲那个都不对的。’你告诉他，他也不相信。 ‘故生斯位’：所以生出这种境界。

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现前。各以所爱。先习迷心。而自休息。将为毕竟。所归宁地。自言满足。无上菩提。大妄语成。外道邪魔。所感业终。堕无间狱。声闻缘觉。不成增进。

‘众生顽迷’：众生这种顽固不化的迷惑，‘不自忖量’：他也不想一想自己是个什么东西，狗皮还没有脱，猪皮也没有掉呢！就说是佛了，唉！自己太不自量了。

‘逢此现前’：逢这种种的境界现前，‘各以所爱，先习迷心，而自休息’：各以他所爱着的、所贪着的这种爱——这是他以前生生世世愚痴的迷心——在这个地方他休息。

他以为这个地方就是宝所了，其实是住到化城上。化城不是宝所，因为这个人向前去想要取宝，走、走、走，走到半路上就觉得太辛苦了，啊！不去取宝了。于是乎，一个有神通的人，就变化出来一个化城，说：‘前面那个地方就是宝所了，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就拿到宝贝了。所有的奇珍异宝，都可以拿回来。’那么到那个地方休息完了，还要再向前走。

现在这一些个人，就是到这个化城——变化城——却以为是宝所，再不向前进，所以就休息了。‘将为毕竟’：这一些个人说就是毕竟了，‘所归宁地’：这就是他们的所归宿、究竟处，他们想要去的地方。

‘自言满足，无上菩提’：自己就说自己满足了，已经证得无上菩提了，已经成佛了。‘大妄语成’：没有成佛，他说他成佛了。你说若是聪明人，谁说这个愚痴话？没有到那种果位上，就说是那种果位，这是愚痴的！

好像民主国家人人都可以做总统。不错！人人都可以做总统，但不是人人都是总统，得要大家选你出来，你才正式做了总统。不是说人人都是总统，那么哪个是正总统？哪个又是副总统？所以就是这个道理。你也没有读过书，也没有研究过什么道理，你就去做总统，你连签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你怎么做总统啊？这个成佛也是，你也没修行，也没有受过雪山六年、菩提树下四十九天，这种的功夫你一天都没做，你就成佛了？那你真是太容易了，所以这就是一种狂妄。

‘外道邪魔’：这就是一种外道邪魔的思想，‘所感业终，堕无间狱’：他所感的邪魔，这种魔业终了之后，将来这个魔也有寿命终了的时候。寿命终，他那个灵性也堕落到无间地狱去。

‘声闻缘觉，不成增进’：如果他是定性声闻和定性辟支，这两种虽然打妄语，但是他不会堕地狱的，但是也不能往前有所进步了，所以不成增进。

汝等存心。秉如来道。将此法门。于我灭后。传示末世。普令众生。觉了斯义。无令见魔。自作沉孽。保绥哀救。消息邪缘。令其身心。入佛知见。从始成就。不遭歧路。

‘汝等存心，秉如来道’：阿难，你们这些在会的大菩萨、大阿罗汉、大比丘、大富长者等，秉承着如来所说的这个道理，‘将此法门’：把我《楞严经》所说‘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这种圆通法门，‘于我灭后，传示末世’：在我灭度之后，你们要天天传示末世，‘普令众生，觉了斯义’：令所有的一切众生，觉悟明了这种的道理。

‘无令见魔’：这个见魔，又有见爱魔。见魔是被境界转了，有的见着就生出一种爱心，被这境界转，这都是见魔和见爱魔。你不要令见魔和见爱魔‘自作沉孽’：你自己堕落。沉，是堕落；孽，是造的罪业，造的这种罪孽。‘保绥哀救’：你保护而安绥这一切的众生，来哀怜救度他们。‘消息邪缘’：把这种邪的、不正当的狂心野性、邪知邪见都停止了它。

‘令其身心，入佛知见’：令他身和心，到佛的知见这里边来。‘从始成就，不遭歧路’：从一开始，乃至于到成就，不要遭受这个歧路。始，就是开始；成就，就是末、终了，到终点。由这开始到终点。歧路，就是在正路上分出一个岔路。

如是法门。先过去世。恒沙劫中。微尘如来。乘此心开。得无上道。

‘如是法门，先过去世，恒沙劫中，微尘如来’：像《楞严经》这个法门，这是过去世恒河沙数那么多的劫里边，像微尘那么多的如来，‘乘此心开，得无上道’：都是秉承着这个法门，这个楞严大定，而得到心里开悟，成就无上的道果，都是从这条路来的。

所以现在我们也要研究这条路，把这条路修好了，我们才能成佛呢！不是一步也没有迈，就走到佛那个果位上去了，没有这么容易的事。不要说成佛，你就是在世界上读书，得到个学士，要多少年的功夫；得到个硕士，又要多少年的功夫；得到个博士，又要多少年的功夫，何况得到一个出世的佛的果位？你一步也没有迈，就成了佛了？这说梦话也不要说得这么妙，这么没有边际呀！成佛不是那么容易的。

识阴若尽。则汝现前。诸根互用。从互用中。能入菩萨。金刚干慧。圆明精心。于中发化。

‘识阴若尽’：在前边行阴尽了，到识阴上。识阴本来要是在八识的本位上，这时候已经可以看十方世界，好像净琉璃一个样子，无障无碍的。可是现在这个识阴并不是完全第八识，而是第七识这个微细的生灭还没有了。所以，如果第七识这个微细的常扰动元——这种微细的动相——没有了，就纯粹是第八识，这时看三千大千世界，犹如净琉璃一样。那么，再转这个第八识，就是佛的大圆镜智。

但是在第七识没有破尽的时候，就不能有这种的境界，所以说识阴若尽——第七识这微细的动相如果没有了，‘则汝现前’：则你现前‘诸根互用’：诸根就是六根，就是以前所讲的六根互用，每一根都有六种的用途。眼睛本来是看东西的，但是它也可以听，也可以嗅，又可以尝滋味，又可以吃东西，又可以有触觉，又可以有思想。这六根互用，每一根都可以有这六种的用途，这是所谓‘成就合开’，成就六根互用的这种能力。

‘从互用中’：从六根互用里边，‘能入菩萨’：能入到菩萨‘金刚干慧’：金刚是不坏，不坏就是不退了。不退是位不退、念不退、行不退，这证得三不退。干慧是干慧地。‘圆明精心，于中发化’：得到这种圆明精心，在这个里头会发生一种的变化。
如净琉璃。内含宝月。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心。菩萨所行。金刚十地。等觉圆明。

前边所讲的‘圆明精心，于中发化’，在圆明精心里头就发生一种神通变化，这种神通变化像什么呢？‘如净琉璃，内含宝月’：好像没有尘垢的琉璃一样，在那琉璃之内含着一个宝月。‘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心’：像这样子就超过去前边所讲的十信的位，和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位。四加行心，各位记得不记得？是暖、顶、忍、世第一，这叫四加行位。‘菩萨所行金刚十地、等觉圆明’：加上菩萨所行的金刚十地，和等觉圆明这种的境界，这种的功夫。
入于如来。妙庄严海。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入于如来妙庄严海’：这种境界，就是入到如来的妙庄严海里边。‘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圆满所修的这种菩提，最终就是无所得。为什么无所得呢？菩提本来是自有的，并不是从外来的。这个如来藏性不是从外边得来的，而是自己本有的，所以说归无所得。
此是过去。先佛世尊。奢摩他中。毗婆舍那。觉明分析。微细魔事。

以上所讲的是这个识里边十种的种子，十种的境界。‘此是过去先佛世尊’：以前的佛世尊，‘奢摩他中’：奢摩他就是一个定，这个楞严妙定【注三八】，‘毗婆舍那’：那个微密观照，这种观照的功夫，‘觉明分析’：由这个觉明而分析，‘微细魔事’：这是微细的魔事，这种的境界很微细的，不是很容易觉察得到的。
魔境现前。汝能谙识。心垢洗除。不落邪见。

‘魔境现前’：这个魔的境界现到你前面，‘汝能谙识’：你能认识这个境界，知道这是魔或者是佛。

‘心垢洗除’：这个境界有的是外魔，有的是内魔。外魔容易降伏，内魔很难降伏了。因为你起了邪知邪见，这不容易解除。所以你外魔认识了，你自己心里边这个心垢也要洗除。什么叫心垢呢？心里头的垢，最要紧的就是这个贪欲，讲来讲去还是这一个贪欲。这个贪欲，也就是淫欲。你要是淫欲心没有了，心垢洗除了，就不落邪见。如果淫欲心不洗除的话，你就很多的毛病都来了。这些个毛病都是由这种的贪欲生出来的，所以种种的问题，种种的烦恼、无明都生出来了。生出，就落邪见了。‘不落邪见’：你如果把这个毛病洗除了，那邪见也没有了。
阴魔销灭。天魔摧碎。大力鬼神。褫魄逃逝。魑魅魍魉。无复出生。

‘阴魔销灭’：以前所讲的五阴魔销灭了，‘天魔摧碎’：你有了真正的智慧，不落邪见，那个天魔也摧碎了，把天魔的胆都吓落了。‘大力鬼神，褫魄逃逝’：乃至这个大力鬼神，他虽然力大，不是吗？他可以把须弥山用手一推都推倒了，推崩了。可是你的正知正见现前，你有这楞严大定，那大力鬼神也就跑了，你把他那个魄也都给丧了。他一见到你呀，亡魂丧胆的，结果就那么恐惧逃逝了，跑了。‘魑魅魍魉’：这个魑魅魍魉都是妖怪之类的，前边都讲过了。‘无复出生’：再也不会出生了，再没有了。
直至菩提。无诸少乏。下劣增进。于大涅盘。心不迷闷。

‘直至菩提，无诸少乏’：一直就到佛的境界上，没有一点的困难，没有一点的问题，没有一点的麻烦。‘下劣增进’：就是那种下劣的根性，也会向前增进去，到这个地方。‘于大涅盘’：在大涅盘这个妙果上，‘心不迷闷’：心不会再像以前那种的迷闷了。

若诸末世。愚钝众生。未识禅那。不知说法。乐修三昧。汝恐同邪。一心劝令。持我佛顶陀罗尼咒。若未能诵。写于禅堂。或带身上。一切诸魔。所不能动。

‘若诸末世’：假设这个世界在末法的时候，‘愚钝众生’：这个众生，你看他学好，你怎么样教他，他还往那个坏的路上走。你不教他学坏，但是他自己就向那个坏的路上走。学好，好像登天那么难；学不好，就好像下山那么容易。为什么呢？就是习气太重了，贪欲太多了，这一种的旧习气、旧毛病、旧业障、宿世的冤孽债太多了，所以你想往上走，它就往下拉你。所以学好就像登天那么难，学不好就像下山那么容易，为什么呢？众生就是没有智慧，就是愚钝。

愚钝的众生，‘未识禅那’：他不知道修道这种重要性，不知道静虑是这样子地需要。‘不知说法’：他也不知道说法。‘乐修三昧’：虽然他不晓说法，不知道怎么修行用功打坐，不知道静虑。可是他乐修三昧，他欢喜修定。欢喜修定必须要明白道、明白法。‘汝恐同邪’：你如果恐怕这种人，入到邪知邪见去的话，‘一心劝令’：那你没有旁的办法，你就劝他，劝令什么呢？‘持我佛顶陀罗尼咒’：劝令他诵持〈佛顶陀罗尼咒〉，就是〈楞严咒〉，你劝他念〈楞严咒〉。

‘若未能诵'：假设这个〈楞严咒〉，他念来念去也背不出，总要拿着本子来念。你就教他 ‘写于禅堂'：写到他坐禅的房子里边。怎么呢？因为经典所在之处皆为有佛，何况这个咒呢？这个咒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有金刚藏菩萨和他的眷属及一切的护法善神。 ‘或带身上'：或者带到身上。 ‘一切诸魔，所不能动'：你若带到身上，这一切的诸魔，他都没有法子你。【注三九】

汝当恭钦。十方如来。究竟修进。最后垂范。

释迦牟尼佛悲心切切，殷勤咐嘱，告诉阿难说， ‘汝当恭钦'：你对于楞严妙定、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这个法门，和〈楞严神咒〉这个〈佛顶陀罗尼〉总一切法、持无量义的法门，你应该恭敬而钦奉。

‘十方如来'：这是十方如来的心，十方如来的性，也就是十方如来的母亲。 ‘究竟修进'：这是最究竟、最彻底、最微妙的一个修进法门。 ‘最后垂范'：也是十方如来最后的垂范，最后所开示的最要紧的法门。垂范，这是最要紧的一个模范，最要紧的一种法则，最要紧的一种开示，令你得佛知见的这条道路。

阿难即从座起。闻佛示诲。顶礼钦奉。忆持无失。于大众中。重复白佛。如佛所言。五阴相中。五种虚妄。为本想心。我等平常。未蒙如来。微细开示。

‘阿难'听见释迦牟尼佛这样吩咐他，于是乎 ‘即从座起'：从他那个座位就站起来。 ‘闻佛示诲'：他听见佛所开示这种的教诲， ‘顶礼钦奉'：就向佛叩头。阿难这回可没有哭，以前哭了那么多次，这回不哭了，吃饱了。好像小孩子吃奶似的，吃饱了，他就不哭了。你看那个小孩要糖，有糖了，也就不哭了。这回阿难也是得到甜头了，吃到甜东西了，所以也就不哭了。顶礼钦奉，顶礼恭恭敬敬地奉持这个楞严大定的法门。

‘忆持无失'：忆持这个〈楞严神咒〉，一个字都不错，一个字也都不漏，字字清楚，句句明白，口诵心惟。口里在念，心里就想这个咒，身上就不造恶业，身、口、意三业清净诵持〈楞严神咒〉。

‘于大众中'：他在大众里边， ‘重复白佛'：可是大家不要误会，阿难这个于大众中重白佛言，并不是说想出风头，想要叫大家看看他，不是的。是怎么样呢？他为众生来求法，他不是为他自己，而是想到你我现在，他这些个同参道友。他说： ‘在美国将来有一个法会，有一个人讲《楞严经》，那么那些个人或者不太了解，我现在再给他们请一请法。'所以我们应该多谢阿难。

‘如佛所言'：好像佛所说的 ‘五阴相中，五种虚妄，为本想心'：在色、受、想、行、识这五阴的相里边，有五种的虚妄，那么这个就是本来的妄想心。这五种的虚妄，每一种就有十种的魔。 ‘我等平常'：我们现在大众在平时日用中， ‘未蒙如来微细开示'：我们从来就没有听过佛讲出来这么微妙的道理，开示我们，令我们简直是得未曾有，身心泰然，身心都安泰了。

又此五阴。为并销除。为次第尽。如是五重。诣何为界。

‘又此五阴，为并销除，为次第尽'：色、受、想、行、识这五种的阴，是一起同时就可以销除了，还是要一点一点地、有次第地，好像一重一重地销除呢？ ‘如是五重，诣何为界'：像这样子这五阴，它们以什么做它们的一个边界呢？做它们的一个界限呢？

惟愿如来。发宣大慈。为此大众。清明心目。以为末世。一切众生。作将来眼。

‘惟愿如来，发宣大慈'：我现在惟独就愿意如来，发扬而宣露出你这个大慈悲心。 ‘为此大众'：为这在会的大众， ‘清明心目'：清，就是清理清净了；明，就是明白了。清净什么呢？清净心目。心若不明白，也不会修行；眼睛若看不清楚，要是有一些个染污在眼目里头，这也不会清净的，所以要清净大众的心目。

不单清净大众的心目， ‘以为末世，一切众生'：以做末世，就是现在你我这个时候。一切众生，你看看，所以我说包括你、我、他都在内，这一切众生嘛！你、我都在一切众生之内，他也没有跑到众生之外去，所以你我他都在这个里头了。我说这个你我他，也就是你我他谁都有了；也就是一切众生。你想跑到外边去，也跑不了的。

你说： ‘我不算数，我没有在这一切众生之内！'

那你是个什么？你说！你想跑也跑不了的。真所谓 ‘插翅难飞'，除非你跑到月球去。跑到月球也还是众生嘛！也不能变一个名，所以你就乖乖地承认，自己也就在我们这个团体之内就好啰，不要跑了。

乖乖的，懂不懂？乖乖的就是不要耍脾气，不要发魔气，不要觉得心里总有点放不下，不要心里总觉得 ‘吱吱喇喇的'那么难受。吱吱喇喇的，这是中国北方的土话。好像烙饼烙得糊了，它吱吱喇喇，这吱 ……喇……那么一叫，心里吱吱喇喇的难受。

所以 ‘作将来眼'：做我们将来的眼睛，也是做我们的眼睛。你看，你看！这个风水到这儿还没有停止呢！这个将来眼，要到将来，将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还没有到来那个时候。没有到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未来的时候。未来是什么时候呢？未来就是未来的那个时候。

讲得你们听得怎么样？听得妙不妙？是没有意思？是有意思？你们这么笑，把他们笑得糊涂了，说：‘讲的什么？你们这么笑啊？'那听不懂中文的人呢，又着急了，啊！Quickly，translation！（赶快，翻译！）

佛告阿难。精真妙明。本觉圆净。非留生死。及诸尘垢。乃至虚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

‘佛告阿难'，在‘精真妙明，本觉圆净'这个境界上，这个境界是什么样子呢？就是那个精真妙明、本觉的圆净，就是这个样子，‘非留生死及诸尘垢'：这里头没有生死的，生死在这个地方是留不住的。

不单生死留不住，这个精真妙明、本觉圆净，尘垢也没有了。这个是什么？这就是如来藏性，就是真如的本体，也就是你我共有的佛性。不是你有，我没有；也不是我有，你没有。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精真妙明、本觉圆净。这个里头一尘不染，一法不立，什么都没有的。你要是能返本还原，返到这个地方，那时候你也没有无明，也没有淫欲，也没有贪欲，也没有这个痴心妄想，什么都没有了，干而洁净。所以我们现在修，就是想回到本有的那个地方去，如果没有那个地方，人人都不要修了。

‘乃至虚空'：我们人人都见到这个虚空，虚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皆因妄想之所生起'：虚空就是在我们那个妄想里边生出来的。

由这个妄想，而有五阴，又有五浊，又有六结，生出种种麻烦的东西来，这就是没有事情来找事情干。为的什么呢？就因为你没有工作了，要找一点工作。找一点工作，你若有代价也可以；可惜越做这个生意越亏本，给人家去打工，越做是越亏本。好像做生意似的，越做越亏本。亏来亏去，亏得把你这如来藏性，就压到五阴山的底下了。于是乎就被六根、六尘这些个土匪据为己有了，他们就占据五阴山，做他们的巢穴了，各处去抢东西、打家劫舍，你看你招贼窝匪到现在！

先先你做生意，做得蚀本了，然后现在人命又背上了。你这些个土匪各处去打家劫舍，焉能不杀人呢？就杀人！所以你这个自性压到五阴山底下，就有六根、六尘这些个土匪各处去打劫。明白吗？你明白这个道理了，我这一堂经就没有白讲；没有明白吗？没有明白，要慢慢去学。

斯元本觉。妙明精真。妄以发生。诸器世间。如演若达多。迷头认影。

‘斯元本觉'：这个根元，一法不立、一法不生、精真妙明、本觉圆净，是一个根本的本觉。‘妙明精真'：这种由本觉发明这个妙明精真。‘妄以发生'：由这个时候就依真起妄了，在如来藏性上，生出这种妄。‘诸器世间'：所有的有情世间，就是众生；诸器世间，就是山河大地、房廊屋舍。

‘如演若达多，迷头认影'：好像这个演若达多，迷头狂走一样。他一早起，一照镜子，看着镜子里边这个人，有鼻子、有眼睛、有耳朵，又有嘴巴。他说：‘噢！我怎么没有头呢？镜子里这个人有头，我怎么没有头呢？'所以就怖头狂走，各处去跑，找他的头。你说他这个头丢了没丢？

演若达多以前讲过了，你们还记得吗？不记得就去想一想，若记得就讲出来，演若达多倒是怎么个样子，倒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个聪明人，是个愚痴人？是个有头的人，是没有头的人？如果你说那是没有头的人，你看见会不会认为他是个怪物？你想一想！

※※※

今天是我们在座这些人新生命的开始，既然是新生命的开始，我们必须要洗涤身心，把以前那些个不清净的东西都放下。以后拿起来的东西，都要清净。所谓清净，就是没有贪、嗔、痴、慢、疑这五钝使。你若能把这五钝使没有了，这就是清净了。

那么今天受这个戒，这是在美国这国家，在美国人里头，可以说是第一次，空前未有的，所以你们都是一些佛教的先进者。先进的人，没有什么好处，要吃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以前没有，因此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有时候就蒙头转向的，东西南北都不知道了，做了错事，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呢？根本就不明白，也没有地方去学。

日本的佛法，虽然传到美国来很久了，可是日本的佛法是一种化学的佛法，非常的化学。所谓化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虚无飘渺的，他们所行的，你说是佛法嘛，又不像佛法；你说是世间法嘛，他又说他是佛法。所以简直地认不清它是个什么？换一句话说，它可以说是四不像，似驴非驴、似马非马、似牛非牛、似羊非羊，不知道是个什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也就没有什么根据。

好像现在一个高丽的和尚，说他是曹溪派，你说你高丽怎么能生拉硬拽，把这个曹溪派拉到你高丽去了呢？这简直不是尽挂羊头卖狗肉吗？挂着曹溪水的招牌，卖他高丽那个地方的沙和泥土，一点水都没有。一点水都没有，这你怎么能叫个曹溪？我并不是想要说这种的话，我看这一切的人太可怜了，以盲引盲，他说他是曹溪的，这些个聪明的美国人也跟着变成曹溪了。究竟曹溪怎么个来源？他都不知道。曹溪是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怎么个样子？不知道！这真是硬贴狗皮膏药。啊！硬往这个身上贴狗皮膏药，真是可笑。贴膏药这个话，美国人恐怕不懂。

你们现在受到正宗佛教的戒律，正宗的佛法，不是那种旁门左道，藉道骗财，说我传给你个法，你给我六十五块钱！不是的。我现在传给你一个衣，你给的钱，不是给我的，是给你那个衣的钱。那个衣是要买的，是不是啊？

现在你搭着这个衣，以后每逢任何的法会，都应该搭着这个衣。搭这个衣表示恭敬佛、恭敬法、恭敬僧。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法会，明天就圆满了，以后有什么法会，搭衣的人要在前面站；没有搭衣的人，就单单穿着袍的人，要在后边站。那么受戒年头多的人，也是站到前边；初受戒的人，站到后边，这是佛教的一个次序。

今天恭喜你们各位，在这三个多月的期间，已经圆满你们的学业。学业圆满了，可是你们的工作要开始了，什么工作呢？要去把世界整个人类的痛苦解除了。因为人类的痛苦，必须要有人帮忙，然后才能解除。人类的痛苦，不是单单某一个国家有，是整个世界的人类都有痛苦。那么必须要有大智慧的人，来提醒每一个人这种痛苦，然后他才能知道寻求一种真正的快乐。

人类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就是人类有一种贪心。有贪心，这是最苦恼的；有嗔心，也是最苦恼的一件事；有痴心，也是最苦恼的一件事。贪嗔痴这是三种毒药；这三种的毒药，每一个人都认为它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和它就不脱离关系。为什么他不脱离关系？就因为他没有明白。若明白了，那么人类的痛苦就没有了。

这一次这楞严讲习法会，由七月十六号开始，每一天由早晨六点钟到晚间九点钟，这样不停地来修行，不停地来学习。这三个多月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可是现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宝贵的学业也学到你们身上了。你们要把所学的佛法，告诉整个世界，令世界上的人都离苦得乐，得到真正的大智大慧。不要再去做一些个愚痴的事情，不要再去做一些个对人类无益的事情。

在整个世界上，这一次可以说是佛教的第一次。所谓空前未有——从来就没有的。因为讲经的时间是很多，可是没有这样一天到晚不休息地这样去做。你们现在把所学的这些佛教的道理，去成就整个世界上在苦海里的人，令他们统统都离苦得乐，早成佛道，这是我所希望的。

妄元无因。于妄想中。立因缘性。迷因缘者。称为自然。彼虚空性。犹实幻生。因缘自然。皆是众生。妄心计度。

这个‘度'字，读ㄉㄨㄛˋ，同‘堕'音。这一段文是说，我们这妄念的因缘。那么什么叫因缘呢？这个人不明白因缘，就惑为自然了，落到自然外道里边。所以才说‘妄元无因'：妄想它的根元没有一个基础。没有基础，就是没有一个体性，所以这叫妄元无因。‘于妄想中'：在这个妄想里头。

关于妄想，有人问我：‘什么叫妄想？'

我说：‘你现在问的妄想就是妄想。你现在问的“什么是妄想？”就是妄想。'

这个妄想你到什么地方去找？它有没有一个根？过去就没有了。妄就是虚妄，虚妄就是没有实体的一个东西。说是一个东西，已经不合这个题目了，根本就没有个东西，所以也不能说它是个东西了。

那么在这个妄想里头，‘立因缘性'：你就妄立说它是有一种因缘性。‘迷因缘者'：你有一种，因缘性，你若明白因缘，还没有毛病；可是这迷因缘者，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叫因缘。说是：‘那么，法师你讲这个因缘究竟是什么？'

这前边讲了很多了。这个因缘就是破外道的一种法，是小乘的一种法。既然是小乘的法，本来没有什么深妙的道理，就是因缘——如是因、如是缘。那么不明白因缘的人，就‘称为自然'：就称这个因缘就叫自然了。所以他就是囫囵吞个枣，把这个枣囫囵吞了。什么叫囫囵吞个枣呢？这个枣，或者你们听不懂，就是囫囵吃个苹果，这个苹果你也没有嚼，也没有咬，就囫囵个吞下去了。究竟什么滋味，那不知道。所以这个迷因缘的、不明白因缘的，就称为自然，这是外道的一种理论。

‘彼虚空性'：现在也不讲因缘，也不讲自然，现在讲它那个虚空去了。虚空是什么呢？‘犹实幻生'：虚空也是从你那个妄想里头生出来的。前边文殊师利菩萨那偈颂不是说过：‘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这个空在大觉性里边，好像海里一个水泡沫一样，所以它是由妄想生出来的。

‘因缘自然，皆是众生，妄心计度'：什么叫因缘？什么叫自然？因缘和自然，这两种的说法，都是以一切众生这个妄想心去推度、想像出来的，都是由妄想生出来的。我说的不知道对不对？不过你们想一想看。

阿难。知妄所起。说妄因缘。若妄元无。说妄因缘。元无所有。何况不知。推自然者。

‘阿难，知妄所起'：你知道这个妄想怎么样生起的？怎么样有的？从什么地方来的？你知道吗？‘说妄因缘'：你知道这个妄想从什么地方来的，你才可以真正说这个妄的因缘。

‘若妄元无'：那么本来就没有一个妄，‘说妄因缘'：你再说这种妄想的因缘，从什么地方说

起呢？ ‘元无所有'：因为这个妄没有体性，既然没有这个体性，这个妄就元无所有，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的，是诸法空相。既然没有这个妄元，它没有根本， ‘何况不知'：何况你又不知道呢？ ‘推自然者'：连因缘都不知道，就推究是一个自然，这就落于自然外道，那又怎么可以呢？是不可以的。

是故如来。与汝发明。五阴本因。同是妄想。

‘是故如来'：因为上边所讲这个道理，所以怎么样子呢？所以如来 ‘与汝发明'：我给你讲，为你发挥明白，告诉你。告诉你什么呢？ ‘五阴本因'：色、受、想、行、识这五阴的本因是什么？就是妄想，五阴的本因就是妄想噢！

这个妄想，你若追究它，它没有自体的，五阴就是它的一个母亲，从那个地方来的。从哪个地方呢？就是从妄想那儿来的。五阴也是从妄想那儿来的，妄想也是从五阴那儿来的。这是依真起妄。

‘同是妄想'：所以前边我没讲吗？这五阴山就把你压住了，又有了六贼，就在那个山上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打家劫舍、无所不为。这五阴山把你这个如来藏性遮盖着，露不出来了。单单有个五阴山，还不要紧，又来了六贼。六贼在那儿就做土匪，土匪周围去打家劫舍，所以就把如来藏性给埋没到里边了。你若能把这个六贼、五阴都降伏了，那你如来藏性也就显现了。【注四○】

汝体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则不能来。想中传命。

释迦牟尼佛说：阿难， ‘汝体先因父母想生'：为什么说是情呢？卵因想生，胎因情有，阿难也是胎生，并不是卵生。所以说想生，这个想就是个情字。

往粗了说，就是妄想；往深一层说，就是个想；再往深了一层说，就是个情。这先因父母这个情生，怎么说是情呢？父亲母亲因为有这种欲心、情欲，所以就发生一种男女的问题。于是乎就有了小孩子，这岂不是因情而有的呢？

‘汝心非想'：虽然你父母因为有情想，而有这种男女的问题，那么你在中阴身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种爱父憎母，或者爱母憎父的这种情感，也不会有你这个身体的。所以在你的中阴身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情想；有你这种情想，所以你这中阴身才来投胎。

‘则不能来'：你要是没有情想的话，你就不会来投胎的，不会有你这个身体的。这是一定的道理，你想不承认也不可以的。则不能来，你看 ‘则不能来'这个语气说得很决定，这是决定辞。就是你若没有情想，就绝对没有你这个身体，则不能来。这个是怎么样？ ‘想中传命'：就是由这情想而传续——传承接续——你这个生命。

你有生命，都是由彼此的情想互相传递而有的，所以这叫想中传命。传命就是继续的意思，继续你的生命。你有这个想，才能继续你的生命；如果你没有这个想，你生死就了了。所以想阴断的时候，远离颠倒梦想，一切的梦想都没了；你若妄想没有了，生死也就了了。为什么你有生死呢？就因为你妄想太多了，前念灭、后念生；后念灭、后念又生，生生不已，如水波浪，川流不息。所以这川流不息，也就是想中传命的道理。

如我先言。心想醋味。口中涎生。心想登高。足心酸起。悬崖不有。醋物未来。汝体必非。虚妄通伦。口水如何。因谈醋出。

《楞严经》这个哲理，讲得是最彻底了，这是究竟的哲学，究竟的真理。可是究竟的真理也就是究竟的妄想，你不要把这个就说是究竟真理了。我说的这个真理，就是他讲就有这个情形。这个情形从什么地方来的？从妄想那儿来的。所以，我说它具有究竟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从什么地方来的？从妄想那儿来的。你说出妄想，它就有了；没有妄想，就没有了。

‘如我先言'：阿难，像我以前告诉你的，记得吗？告诉你什么？ ‘心想醋味'：你心里这么想：噢！这个醋啊，真酸，啧！啧！真酸。这个酸梅呀，噢！酸哪！一吃我这牙都倒了，也软牙了。你这样一想的时候，这口里口水就出来了，这样一想酸哪， ‘口中涎生'：口里就流口水了，这个口水不是馋出来的，而是想这酸味想出来的。所以无论谁，不要妒忌人，妒忌人在中国话就叫吃醋，不要吃醋。一吃醋就有酸味了，口中涎生。

‘心想登高，足心酸起'：心里想登高，这足心这个酸味又起来了，足心就发酸了；发酸了，脚心也软了；脚心软了，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要跌到那个万丈悬崖里去了。你说危险不危险哪？ ‘悬崖不有'：这个悬崖不是有的，只是心里这么想一想；心里这么想一想，这足就发酸了。以前想酸梅、想醋，是嘴酸；现在想悬崖，他腿酸了，足也酸了。你说这个足怎么也会酸呢？

有一个人就讲了： ‘我知道了，法师你不要讲这个道理了，我已经明白了，我已经开悟了。'

开了什么悟呢？ ‘你前面所讲的那个六根互用，每一根都有六根的作用，所以现在脚也会吃东西了，所以它就酸起来了。'真是这个样子？啊？我不相信你这个开悟。你开这个悟，为什么我不相信呢？我还没有开这个悟呢，你就开了这个悟？那没有这个道理的。这个道理，我不承认的。那怎么样子呢？因为这就是个妄想，这个脚并不会吃东西，也不会听东西，也不会看东西

。六根互用说是眼、耳、鼻、舌、身、意，并没有一个脚，所以你开的这个悟，我绝对不承认的。

悬崖不有，‘醋物未来’：那么悬崖也不是有的，这个醋物也不是有的，只凭你一个妄想，嘴也流涎了，足也酸软了。‘汝体必非虚妄通伦’：如果你这个身体不是由这个虚无的妄想来的，和妄想做朋友，做同类，‘口水如何因谈醋出’：如果你这个身体不是由妄想、由这个情想而有的话，那么你口里流的口涎、这个口水，为什么我和你一讲这个醋，它就会出来？讲这个醋，这只不过讲一讲，并不是真有这个东西。讲一讲，这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它酸味就出来了？就觉得口里也酸溜溜的，脚上也酸溜溜的。这么样子，你想不承认是妄想来的，可以吗？不可以的，那是从妄想来的。

是故当知。汝现色身。名为坚固第一妄想。

‘是故当知，汝现色身’：因为上边所讲这个道理，所以你就应该知道，你现在这个色身，就是你这个身体，‘名为坚固第一妄想’：虽给它起个名字说它坚固，只不过是个名而已，其实这就是由你第一个妄想，由这色阴而造成的。

即此所说。临高想心。能令汝形。真受酸涩。

‘即此所说’：就是上边我所说的这一段文。说的什么呢？‘临高想心’：你做这么一个妄想，想自己站在那个万丈悬崖上，就是这个妄想的心，‘能令汝形’：它就可以使令你自己这个身体，‘真受酸涩’：就这么讲一讲，想一想，啊！你这个脚上就觉得酸，又觉得涩了。

什么叫涩呢？这个涩就是不光滑，就觉得很酸涩的，就觉得这个脚好像站不住了似的，要跌倒要跌倒那么样子。你走到那个万丈悬崖上去，往下一看，噢！看不见底，这个脚心就发软了，即刻就是不向下跌也要向下跌了。这什么道理？就因为你这个妄想做成的。你若没有这个妄想，同样的路，你在平地上走来走去，走多少路，这个脚心也不发软，也不发酸的。

你走一个独木桥，底下看着那个水流得清流湍急，噢！这一掉下去，就没命了，就会被水淹死了。不想，没有事；一想，这个脚就即刻迈不动步了，就软了。迈不动步，就跌下去了，这个就是你这一想的关系。你若没有这个妄想，闭着眼睛往前走，不知道有这么个独木桥的时候，反而没有事。那说我闭着眼睛走独木桥试一试，那也一样掉到里头去，因为什么呢？你看不着，一脚就踩不住那个独木桥了。所以你看见，你若一打妄想，一知道下边是清流急湍，这个水流得很急，你也就生恐惧心了；你要是闭着眼睛走独木桥，也一样掉到水里去。

所以不要睁着眼睛打妄想，也不要闭着眼睛死妄想。你若闭着眼睛死妄想，那也是行不通的，所以要紧的就在这个地方。你也不要闭着眼睛死妄想，怎么死妄想？把那个妄想死了。你睁着眼睛打妄想，生出这个妄想，也一样脚心发软；你闭着眼睛也一样掉到万丈悬崖里去，所以闭着眼睛，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因此，最难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你最好就是不打妄想，那就没有事情了。

由因受生。能动色体。汝今现前。顺益违损。二现驱驰。名为虚明第二妄想。

‘由因受生’：因为你受这个生，才有这个身体，‘能动色体’：你这个色身，有色质的这个形体，‘汝今现前顺益违损’：你现在这个现前，顺着有益的事情，你就欢喜；有损害你的事情，你就不欢喜。‘二现驱驰’：这两种的妄想互相驱驰。‘名为虚明第二妄想’：虚，是不实在的；明，就是光明。但是这个光明是不实在的光明，这就是你这个虚明，你第二种的妄想。

由汝念虑。使汝色身。身非念伦。汝身何因。随念所使。种种取像。心生形取。与念相应。

‘由汝念虑，使汝色身’：因为你这种的妄念，役使你的色身。‘身非念伦’：身并不是这个念。身和这个念不是同类的，可是它们为什么互相有一种的感觉？‘汝身何因，随念所使’：为什么你起一个念，你的身就随这个念来使用？被这个念来支配？

‘种种取像’：在种种的取像里边，‘心生形取，与念相应’：你心生一个念，形就想去取这个东西，身和念是相应的，是一致行动的。你的身为什么和念就会一致行动呢？什么叫做念？念是想念。一念、二念、三念、四念、五念、六念、七念、八念、九念、十念……，这个念就是一念。

在《仁王护国般若经》上说，一念里边，就有九十个刹那。刹那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在一刹那里边，就有九百个生死。'有九百个生死，也就是九百个生灭。所以才说：‘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忽动被云遮。'你若能一念不生，就全体现。什么全体呢？就是全体大用，也就是如来藏性，你本有的家珍，本地的风光，本来的面目现前了。六根忽动被云遮，你六根稍微一起的时候，就被云遮住了。所以才说修道的人能到一念不生，那时候鬼神都没有办法你了。

你若能一念不生，就能一念不死；若不能一念不生，也就不能一念不死。这个地方很要紧的，你若把这个地方明白了，一念不生，你全体现了；你六根再一动，就又被乌云遮上了。

寤即想心。寐为诸梦。则汝想念。摇动妄情。名为融通第三妄想。

‘寤即想心’：寤，就是醒着。前几天我不是讲过庄公寤生？他妈妈因为他寤生，遂恶之，就讨厌他。爱共叔段，她欢喜第二个儿子——共叔段。欲立之，她想立共叔段继承父位，所以武姜左一次右一次向武公请命，说是叫小儿子继位，不要大儿子继位。可是郑武公不准，所以还是

庄公立了。庄公立，武姜就叫共叔段去造反，结果也失败了，这就是那个寤生的故事。这个寤就是没有睡觉。寤即想心，醒着的时候，就是想阴当权的时候。

‘寐为诸梦’：你要是睡着了，这就是梦，这个想阴就会有梦，会变梦。以前讲到想阴的时候，不是说他这儿睡着了，旁边在捶衣服，捣衣舂米的，他就听这是撞钟，或者敲鼓？也就是这个想阴。他睡着了，就有这种错觉。

‘则汝想念，摇动妄情’：那么在梦的时候，你这个想念摇动，就知道撞钟击鼓的这种妄情。 ‘名为融通第三妄想’：这个名字就叫融通。融通就是融而通之，通而融之；就是互相合作。我告诉你，无论醒着，或睡着了，这想阴，现在的名词就叫互相合作。互相合作就是通融，这叫想阴的妄想，这是第三想阴。

化理不住。迟运密移。甲长发生。气消容皱。日夜相代。曾无觉悟。

‘化理不住’：这就是行阴。行阴像水波浪似的，那么川流不息，它不停止的。也就是前念生，后念灭；后念灭，后念又生，这么互相生灭。化理不住，这种变化的道理不停止，总是这样地去工作，不停止、不休息。 ‘运运密移’：运，就是运转的意思。运转运转就川流不息，密移是你看不见，它这个是很轻微的，在你不知不觉地，它就搬了家了；你不知不觉地，它就变了样了，这是运运密移。

什么运运密移呢？好像 ‘甲长发生’：什么叫甲呢？甲就是指甲。指甲你两天不剪，它就长得有这么长；这三天不剪，它又长一点；四天不剪，它又长一点。它一天比一天长，一天比一天长，可是它怎么样长呢？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长多少？你知道不知道？它怎么长出来的？你知道不知道呢？这个甲长——长啊，就一天比一天长。发生，你我这个头发一个月不剪，大约就有四分长。一个月不剪有四分长，你知道它一天长得多少呢？也不知道！说那我可以统计一下，你统计，这不一定是正确的，你用电脑算术机算一算，看一看它知道不知道？

‘气消容皱’：气一天比一天就衰败了，这叫气消。好像青年的人，天真活泼；壮年的人就壮；老年的人，这气就消了。消不是没有了，就是衰败了。容皱，这个容也鸡皮鹤发了，面貌也老得不得了了，再想装一个后生的人，装一个年轻的人，也做不到了。你就怎么样化妆，八十岁的人也不能变成二十岁的男子，所以这叫容皱。

‘日夜相代’：这个甲长、发生、气消、容皱，白天晚间都一样工作的，它不停止它的工作，真是比钟表都勤力。钟表有的时候你不上链，它会停止呢；这个你不要给它上链，它也一样地工作。除非死了，死了就不工作了。 ‘曾无觉悟’：它就这样日夜相代——日夜来摧你，由少而壮，由壮而老，由老而死。死了再生，生了再死，这叫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永远都不觉悟。永远在这里头迷迷糊糊地，糊涂而来，糊涂而去，这就是行阴的一种妄想。

阿难。此若非汝。云何体迁。如必是真。汝何无觉。

‘阿难’， ‘此若非汝，云何体迁’：你这个身体甲长发生，气消容皱，你若说这个指甲不是你的，它怎么在你身上长长呢？你说这个头发不是你的，它怎么在你头上长长呢？你说这个气不是你的，怎么你觉得气不足，就衰弱了呢？你这个面如果不是你的，它怎么会皱呢？你说这个容皱也不是你的，那么你的面怎么会自己皱呢？它怎么会在你身上变化呢？如果不是你的，怎么你这个身体会迁变呢？会由少年的时候就搬到中年的时候，由中年的时候又搬到老年的时候，由老年的时候又搬到死的时候。所以你不能说，不是你的。

如果这不是你的身体，汝必非真，那你就不是真的。 ‘如必是真，汝何无觉’：若说一定是你的，你怎么不知道呢？你为什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甲长，你也没有感觉；发生，你也没有感觉；气消，也没有感觉；面皱，也没有感觉，你也不知道哪一天，它就变了样了。

这是两边都给破了。你说是你的，也不对；说不是你的，又不对，这都不对了。那么你说这怎么办？就是妄想！就是在这个地方，由妄想造成的。

则汝诸行。念念不停。名为幽隐第四妄想。

‘则汝诸行，念念不停’：你的行阴，它也是念念不停的。 ‘名为幽隐第四妄想’：这一种念念不停，不容易觉察得到的，它有微细的动相。幽隐，你不容易觉察得到的这种变化。变化密移，毫无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就是第四种行阴的妄想。

又汝精明。湛不摇处。名恒常者。于身不出。见闻觉知。若实精真。不容习妄。

‘又汝精明，湛不摇处，名恒常者’：在你这个精明的时候，湛清而不摇动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如果叫它恒常的话， ‘于身不出’：那么在你身上不会有 ‘见闻觉知’。 ‘若实精真’：假设若真是精真的话， ‘不容习妄’：就不会有这个习气和妄想发生了。

何因汝等。曾于昔年。睹一奇物。经历年岁。忆忘俱无。于后忽然。覆睹前异。记忆宛然。曾不遗失。则此精了。湛不摇中。念念受熏。有何筹算。

‘何因汝等，曾于昔年，睹一奇物，经历年岁，忆忘俱无’：有什么原因呢？你在以前看见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经历不知道多少年岁，这个忆也没有了，忘也没有了。你若有个忘，说我把什么事情给忘了，那还有个记忆呢。你现在忆忘俱无，也没有记，也没有忘了。

‘于后忽然，覆睹前异’：以后，忽然又看见以前所看过那种奇怪的东西，‘记忆宛然，曾不遗失’：在这时候，你就想起来了，啊！以前怎么样记忆的，怎么样遇到这个奇怪的东西，那时候怎么样见的，一点都不会忘的。

‘则此精了’：这个能回忆以前的这种精了，‘湛不摇中’：在湛清不摇的里边，‘念念受熏’：在这里边念念有这种熏习的情形，‘有何筹算’：怎么样子算计算计呢？怎么样想一想啊？怎么就已经忘了这个事情，然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就会又想起来了？那么没有再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忘了，想不起来了；过到了之后，又随着就想起来了。

这是有何筹算呢？谁给记的账呢？谁给算计的呢？由这个证明，在你八识田里边记得，不过你说忘了，于是乎就想不起来了。那么你几时再见着它，就又回忆起来。这并没有一个人给记上账，就是在八识田里边，天然地在那儿存在着。

阿难当知。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如恬静。流急不见。非是无流。若非想元。宁受妄习。

‘阿难当知’：阿难，你应该知道，‘此湛非真’：前边湛不摇中，这个湛不是真的，‘如急流水’：怎么说它不是真的呢？就好像急流水，它那个水流，‘望如恬静’：你看着它好像没有波浪似的，没有流。可是‘流急不见’：它那个水流因为没有波浪，它流你也看不见。‘非是无流’：不是没有流，它是流，你看不见，只是它没有波浪而已。前边是行阴，现在是识阴，这个识阴里边，‘若非想元’：假设不是妄想的话，‘宁受妄习’：没有妄想，就不会受妄的习气来熏它了。

非汝六根。互用开合。此之妄想。无时得灭。

‘非汝六根，互用开合’：如果不是到你六根能互用开合这种境界，这种程度，‘此之妄想，无时得灭’：这个妄想，没有时候可以灭的；除非你到六根互用的境界上，这个妄想就消灭了。

故汝现在。见闻觉知。中串习几。则湛了内。罔象虚无。第五颠倒。微细精想。

‘故汝现在，见闻觉知’：所以你现在这见、闻、嗅、尝、觉、知，这种六根的知觉性里边，‘中串习几’：中间串合着习几，就好像用绳串起来一样。习，是习气；几，是几微，最微细的这个地方，就是你不容易觉察得到，不容易看得见的。‘则湛了内’：就在你湛了这种性内，‘罔象虚无’：罔，你说它有嘛，它又没有；象，你说它没有嘛，它又有。这一种虚无飘渺的情形，‘第五颠倒’：这就是第五种的颠倒‘微细精想’：这个微细不容易觉察得到的境界。精想，这种妄想也是很细的，也是很不容易觉察到的。

阿难。是五受阴。五妄想成。

‘阿难’，‘是五受阴’：这五种的受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种的阴，你都有领受的这种情形。‘五妄想成’：所以五种的妄想，也就发生出来了。

汝今欲知。因界浅深。惟色与空。是色边际。惟触及离。是受边际。惟记与忘。是想边际。惟灭与生。是行边际。湛入合湛。归识边际。

‘汝今欲知，因界浅深’：你现在想要知道五阴这种妄想，每一个阴它的界限是浅？是深？是怎么个样子？它的边际在什么地方？我现在告诉你。‘惟色与空，是色边际’：惟色而对空，就是色的边际。‘惟触及离，是受边际’：这个触尘和离，就是受的边际。‘惟记与忘，是想边际’：惟这个记和忘，是想的边际。‘惟灭与生，是行边际’：惟灭和生，是行的边际。‘湛入合湛’：你清净又合清净，‘归识边际’：这就是归八识的边际。

此五阴元。重叠生起。生因识有。灭从色除。

‘此五阴元’：这五种阴的根本，‘重叠生起’：它重复而重复地叠生，生了又生，这样地互相循环，互相帮助。

‘生因识有’：那么这生就因为识才有的。‘灭从色除’：灭就从色除。怎么会灭呢？因为有色。若灭色，它就归空，这所以灭。生，就由识生出来的；灭，就由形色而灭。

理则顿悟。乘悟并消。事非顿除。因次第尽。

‘理则顿悟’：在理上来讲，这个道理你很明白了，可是‘乘悟并销’：乘（同‘秤’音），就是这种乘除的方法。你悟了，也没有这个乘，也没有悟了。理则顿悟，乘悟并消，你若明白这个理了，那么你就连悟都消了。‘事非顿除’：在理上讲，你是悟了；在事相上讲，你还要‘因次第尽’：你要好像脱衣服似的——脱了第一层，又到第二层，然后脱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注四一】你在事相上要由次第而尽——次第没有了。这个理你是明白了，但是你还没有修呢。还要修，才能把这五阴都破了。

我已示汝。劫波巾结。何所不明。再此询问。

‘我已示汝’：我以前已经告诉过你，‘劫波巾结’：我用那个巾结了六个结。

‘何所不明，再此询问’：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还来这么向我多问，又这么啰啰嗦嗦的。

汝应将此。妄想根元。心得开通。传示将来。末法之中。诸修行者。令识虚妄。深厌自生。知有涅盘。不恋三界。

‘汝应将此’：阿难，你应该将这种的‘妄想根元’：这个妄想生出来的根本来源，‘心得开通’

：令一切的众生都明白、了悟这个道理。

‘传示将来，末法之中，诸修行者’：你再把这个道理，传给将来末法的时候，这一切修道的人。‘令识虚妄，深厌自生’：令他们也都知道这虚妄的妄想，是他自己生出来的，令他很明白、很了悟，知道这种妄想的来源和它的脉络，而生一种厌恶的心。‘知有涅盘，不恋三界’：令一切的众生知道有涅盘可证，不留恋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火宅了。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莲池大师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位法师，他出家了，还总想回家看看他太太。左一次、右一次，看了很多次。他太太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一想自己的丈夫出家也不修行，还有这一种的情爱放不下，老回到家里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于是乎她就在进门的地方，挖了一个坑，上边用席子之类的东西遮上。这个坑里边放的什么呢？就放它一些个火。

那么莲池大师有一次又回来了，一迈步，就掉进这个火坑里了，他说：‘啊！你这儿怎么弄个火坑呢？’

他太太说：‘你知道是火坑，为什么你还回来？’这一句话，他开悟了，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这也就表示三界无安，犹如火宅。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都不是安乐的地方，就好像火宅那么样子。

阿难。若复有人。遍满十方。所有虚空。盈满七宝。持以奉上。微尘诸佛。承事供养。心无虚度。于意云何。是人以此。施佛因缘。得福多不。

‘阿难’，‘若复有人，遍满十方，所有虚空，盈满七宝’：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在十方世界所有的虚空里，装满了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这七种的宝物，‘持以奉上，微尘诸佛’：拿它来奉上供养无量无边微尘那么多的佛。‘承事供养，心无虚度’：又叩头、又礼拜、又供养，这个心没有一时一刻空过了。

‘于意云何’：在你的意思里怎么样呀？‘是人以此施佛因缘，得福多不’：这个人用这么多的七宝来供养佛，把他的七宝都供养给佛了。这种因缘，他所得的福报多不多啊？你讲一讲。

阿难答言。虚空无尽。珍宝无边。昔有众生。施佛七钱。舍身犹获。转轮王位。况复现前。虚空既穷。佛土充遍。皆施珍宝。穷劫思议。尚不能及。是福云何。更有边际。

‘阿难答言’：阿难答覆佛这个问，就说了，‘虚空无尽，珍宝无边’：虚空是无尽的，没有穷尽的，珍宝是无边的。

‘昔有众生，施佛七钱’：以前有一个众生，就只布施佛七个钱，‘舍身犹获转轮王位’：在他死后，尚且得到转轮圣王位。这转轮圣王有一千个儿子，那有几多个太太？没有讲。总而言之，有一千个儿子。这个转轮圣王有大威德，他有一种车，在一个时辰里头，可以周游四大部洲，比现在的火箭大约都还快，他有这种宝物。

‘况复现前，虚空既穷，佛土充遍，皆施珍宝’：那么布施给佛七个钱，都得到转轮圣王这么大的果位，况复现生，在虚空也穷尽了，所有佛的国土都充满了，他皆施珍宝，不只七个钱，他布施尽虚空、遍法界这么多的七宝。‘穷劫思议，尚不能及’：这一种的功德，就是穷尽无量不可思议那么多的劫数，也是算不过来，算不尽他这个福德。‘是福云何，更有边际’：这个福，你怎么可以说它再有一种边际呢？它没有边际的。

佛告阿难。诸佛如来。语无虚妄。若复有人。身具四重。十波罗夷。瞬息即经。此方他方阿鼻地狱。乃至穷尽十方无间。靡不经历。

‘佛告阿难’：佛告诉阿难说，‘诸佛如来，语无虚妄’：诸佛不打妄语，不撒谎的，不讲假话的。

‘若复有人’：假设若有人，‘身具四重’：四重是什么呢？就是杀、盗、淫、妄，这叫四重罪。在《楞严经》上，这叫〈四种清净明诲〉，前边你们都听过了。‘十波罗夷’：十种波罗夷，就是你受菩萨戒，那不有十重吗？就是那十种。犯波罗夷就是弃罪——撇弃到佛法大海之外，不通忏悔的这十种罪。这十种罪，若是你想明白，就看看菩萨戒前边那十重——就是十种波罗夷罪。

‘瞬息即经’：这么一转眼就经过了，经过什么呢？‘此方他方阿鼻地狱’：经过这一方，又他一方的阿鼻地狱。‘乃至穷尽十方无间’：乃至于到十方国土的无间地狱，‘靡不经历’：就是任何地方的地狱，他都游遍了，受遍了这些罪，这叫靡不经历。

能以一念。将此法门。于末劫中。开示未学。是人罪障。应念消灭。变其所受。地狱苦因。成安乐国。

‘能以一念’：你能以一念这么短暂的时间，‘将此法门’：将楞严大定这个法门，‘于末劫中’：在末法的时代，‘开示未学’：开示没有学过佛法这些个人。

‘是人罪障，应念消灭’：你能以一念这么短的时间，将《楞严经》这个法门，开示那些没有学过佛法的人，这个人的罪业，应你的念，就消灭了。也就是很短的时间，罪业就消灭了。‘变其所受地狱苦因，成安乐国’：变他所受这个地狱的苦因，成安乐国了，不会再有痛苦了。

得福超越。前之施人。百倍千倍。千万亿倍。如是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得福超越’：这个讲《楞严经》的人，他所得的福报超越‘前之施人’：就是前面用尽虚空、遍法界的七宝，来布施给微尘数的如来、诸佛，供养承事。可是你能讲《楞严经》，能给不懂佛法的人说这种的法门，你所得的福报，就超越过这个人‘百倍、千倍、千万亿倍’，‘如是乃至’：像这样子，重重加起来，乃至‘算数譬喻’：算数和这个譬喻‘所不能及’：也算不出来究竟是多少，没有法子算得出来。

阿难。若有众生。能诵此经。能持此咒。如我广说。穷劫不尽。依我教言。如教行道。直成菩提。无复魔业。

‘阿难’，‘若有众生，能诵此经，能持此咒’：将来若有众生，能读诵这部《楞严经》，能持诵这〈楞严咒〉。‘如我广说，穷劫不尽’：假设我要是广说，详详细细地说，多少个大劫也说不完这种好处。

‘依我教言，如教行道，直成菩提，无复魔业’：你们各位要依照我所教诲你们的这个话，照着这个方法去修行，直接就可以成就无上的菩提觉果，不会再有一切的魔业。【注四二】

佛说此经已。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及诸他方。菩萨二乘。圣仙童子。并初发心。大力鬼神。皆大欢喜。作礼而去。

‘佛说此经已’：佛说完了这部经，这一切的大‘比丘’和一切的‘比丘尼’‘优婆塞’：就是男居士。是梵语，翻译过来是‘近事男’，就是近事佛的男人。‘优婆夷’：优婆夷就是近事女。所有‘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天，天上的天人；人，人间的人；和阿修罗。阿修罗你们也都认识了，他是脾气最大，好打架。

我的一个弟子说他的狗是阿修罗，或者他那个人也是个阿修罗。我相信听过《楞严经》，就会变菩萨了，不会再有阿修罗的气了。

‘及诸他方菩萨’：你看这菩萨就来了。他方的菩萨和‘二乘、圣仙童子’：二乘，就是二乘的圣人——声闻、缘觉；童子，就是童真入道的。‘并初发心大力鬼神’：方才发心的这个最大力的鬼神，‘皆大欢喜’：一起都高兴了，‘作礼而去’。

大佛顶首楞严经五十阴魔章

大佛顶首楞严经五十经魔章浅释附注

唐天竺沙门般剌密帝译

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 一九六八年于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

现在我们听完了这部经，无论是谁，是天上的人、人间的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无论哪一类的众生，都要发菩萨心，都要行菩萨道了，都要做一个菩萨。不要再去做那些其他因的众生，要种佛因，种菩萨因，结菩萨果，结佛果，将来是成佛的。我们所有一切众生，释迦牟尼佛早就给我们授记了，说是‘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你不要说念多了，就说‘南无佛’，将来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一定会成佛的。我们现在听了这部《楞严经》，你明白了很多的佛法，这个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说你就用满十方虚空的七宝来供养佛，都没有你讲《楞严经》这个功德大。所以我们这次把这部《楞严经》也讲完了，你们苦也都了了，我的苦也没有了。为什么呢？不必这么辛苦了。那么将来去行菩萨道，或者那时候还有苦；不过那时你自己愿意受了，不是人家勉强叫你受的。那时候你自己就愿意去接受这种的问题了。

在这个法会圆满之后，要休息二个礼拜，再继续讲〈普门品〉。观音Bodhisattva（菩萨）的Birthday（生日）就快来了。那是九月十九，今天中国的阴历是八月初一。还有一个月零九天，就是观音诞了。在观音诞讲〈普门品〉，就是《法华经》的第二十四品，中文是第二十五品，因为《法华经》有一品没有翻译。〈普门品〉讲完，如果有人真心想要听，就可以讲《法华经》。在这两个礼拜期间，无论谁想要到这佛堂来研究佛法，还可以照常来，现在果前在这儿，大家也可以和他来互相研究，只要愿意学佛法，随时都可以来。我或者还有一些事情没办的，要处理处理。再过两个礼拜之后，我想叫果地也辛苦辛苦，请他为大家研究一点佛法，不过现在还没有决定研究什么。果璞也发发菩萨心，为大家把这《楞严经》再往深的来研究一层，因为他会中文，他都懂。中文既然懂，那中文的意思就要翻译成英文。这是很难的一件事，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因为他明白了，就很容易；他若不明白，就很难的。

所以要发发菩萨心，行行菩萨道，我希望我们听过这《楞严经》之后，每一个人都发菩萨心。现在我再说一遍，无论是什么，是天上的人、人间的人，是阿修罗和地狱、饿鬼、畜生，都要发这觉悟的心，不要再迷了。觉者就是佛，迷者就是众生，我们现在都希望快一点觉悟。

附录一 注解

上人自一九六八年讲解《楞严经》后，数年来，又曾在万佛圣城及金轮圣寺举行以‘楞严经五十阴魔’为主题的研讨会，由上人与四众弟子参与此会，会中上人偶尔亦对五十阴魔做部分解释

，同时对修行做了一些开示。下文即上人在此会中，与部分参与者之对话及开示。

【注一】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人们所欢喜的就是钱，他们认为‘天命之谓钱，率性之谓钱。钱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钱也。'这是一般世俗人都有这个毛病，对这个钱的问题看不破，就放不下。自己中这种钱的毒不要紧，还要毒子、毒孙，这么一路一路毒下去，所以就留钱给子女。留钱给儿子，儿子又留给儿子，又留给儿子，哦！传来传去就是被钱这种毒水毒得透不过气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这儿告诉大家，那个钱上面都有一种毒，你还不相信，总是要和这个钱最近，那么这就是中毒了嘛！中钱的毒，这个流毒要毒到子子孙孙，千秋万代都毒下去。

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人都要储钱，就以为是好事。那么我们修道的人，不应该再把钱看得那么重，所以不需要储钱，不需要‘钱不可须臾离也'。我们要把它改过来，我们是‘天命之谓法，率性之谓法，法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法也。'那什么叫法呢？说那是佛法僧的‘法'，我知道。你还没有知道，你若真知道了，你就不会把你那个法都丢了。

究竟法是什么呢？法就是气，就是我们这一股气，通天通地，乃至于诸佛、菩萨和我们所以都是一体，就因为这个气是通的。这个气，好像我们呼吸气，能看得见的，那个气里头支配气的，就是那个法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气，不要生气，你要修养你这个气，所谓‘栽培心上地，涵养性中天'，这都是养气。你想养气呀，你要把法不丢了嘛，我告诉你们一个最重要的、要紧的法门，你们听呢，也好；不听呢，也没有关系。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呢？你若想养气嘛，就不要讲那么多的话。

在厨房也不要讲那么多的话，今天比较好一点了。喔！前两天我到厨房、斋堂那儿，听那个厨房就像个市场一样，大家在那儿，哦！大声大喊的，这个卖萝卜，那个卖白菜，那个卖土豆，那个卖蕃薯。在那个地方大喊大叫，这像一个什么！这简直地把佛也忘了、法也忘了、把僧也忘了，在那个地方尽胡闹。你就算在厨房，也不需要这么大喊大叫，在那儿吵吵闹闹的，这一点都没有修行人的一种本份了。那么我这一注意不要紧，变成宿舍那儿也是像个市场一样，无论什么地方，都是在那儿吵吵闹闹的。这些人就是在那儿讲话，讲话讲来讲去都不知道讲什么。

修行人不能寡言，那就不能修行；你不能养气就没有法。所以‘法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我们可以很容易随随便便就把这个法都丢了，你若尽讲话，那就是把法都丢了。各位！我近来也不愿意管闲事了，但是我一看，这真是糟糕，真是不得了了。再要这样子，万佛城就变成……。这个无赖一天到晚尽在这儿吵架，你说这个怎么办？

难怪佛现在也不愿意在这儿了，菩萨也都离得远远的，不听你们这些尽在这儿讲长讲短、讲这个讲那个的。到了万佛城，谁和谁不是不讲话，有要紧的事情可以讲，不是在那儿尽舂闲壳子。‘哦！没有事，我很寂寞了，我找一个人去舂舂壳子。'那不要紧，可是你这一舂壳子啊，这一讲话，把什么法都丢了。你法都丢了，那你看你还修什么道呢？

【注二】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这种阴魔，其实不止五十种，五百种、五千种、五万种、五十万种都有。每一种又可以分出来十种；若细分析起来，千千万万种都有。归纳起来，什么叫阴魔呢？本来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它就是一股阴气。这股阴气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也就是从我们每一个人的阴念来的。这股阴的念就是属于贪、嗔、痴之类的念，所以就生出来色、受、想、行、识，那每一个蕴里头就生出来这种种的阴相。

这种阴相是功夫到了，它必然现出的一个情况。你若功夫不到，想有这个阴魔，也没有的；你若到了，它就现出来。

现出来那也不要紧的，不用说是怕着魔了。不用怕！那怎么样呢？阴相现出来的时候，你能处之泰然，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似的——见如不见，闻如不闻，都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嗅之无味。你能不入色、声、香、味、触、法，这个阴魔它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你若能没有贪、嗔、痴，也就把这阴魔都降伏了。没有自私、自利、有所求、有贪、有争这五种的毛病，什么魔也没有办法你。

所以我们各位现在研究，不要说研究这阴魔就怕魔了。不需要怕，它这一股气就像什么呢？这也是用一个粗的比喻，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烧热水一样，水烧滚了，它会有热气出来。那热气一出来了，就是水开了。

你修行有魔现出了，那个魔的现出也正是因为你自性里头那个阴念、阴气所幻化出来的。虽幻化出来，你能不为它所摇动，也就没有事了。好像你烧开水，那热气出来了，这没有什么奇怪，等它出过去了，那水就可以喝了。

人有这一股魔气现出来了，就好像锻炼这个金，精金剩下了，那金里头的渣滓都锻炼出去了。修道也就像锻炼真金一样的，所以说：‘真金不怕洪炉火。'你要炼出精金来，炼出金刚不坏身来。金刚不坏身就是要时时刻刻，念兹在兹地用功修行。

你用功修行无论修到什么程度上，也不要生欢喜，也不要生恐惧心，这是修道人最要紧的一个

根本解决魔障的办法。
【注三】上人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补述
弟子：这个色阴尽的时候，是人则能越劫浊，观其所由，坚固妄想，以为其本。
上人：他还有妄想。坚，就是他在那里执着得太厉害了。
弟子：是不是坚固妄想做为色阴由来的根本？

上人：他到那境界就是这样子，不管它由来不由来。这没有法子追根穷底的，这都是虚妄的，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五蕴浮云空去来，三毒水泡虚出没'，这都是假的嘛，无论什么境界都是假的。
弟子：就好像作梦一样，梦里没有道理可以讲的。
上人：嗯！‘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
【注四】上人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补述
弟子：‘此名精明，流溢前境'这句话怎么说？
上人：这就因为他太精、太明啦，就好像假聪明——世间智慧，那也就是太精明了嘛！
弟子：前境是指什么？
上人：前边所说的那个境界。
弟子：还是他在用功当前的境界？
上人：就是他所得到的境界，以前所得到的。
【注五】上人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补述

上人：三魂七魄，像小孩子的样子，但是它单有一根，没有多根。它在人身上，所以人能言行，动作，都是这个支使的。魂魄聚到一起，然后修成了，在佛教就是‘佛'，在道教他们修就是‘仙'。有的单单有眼睛，有的单单有耳朵，互相帮助的。能听的小孩子，就帮助能看的小孩子，互相可以通的。所以你修成了，就可以六根互用，耳朵也可以吃饭，也可以说话，这个很多你想不到的境界。

弟子：上人，您以前提到您有一个小徒弟到天上去玩，被魔王圈着，然后他就对您说：‘怎么办？我不能回来！'这是不是他的魂魄有一些到那里去了？

上人：那是三魂七魄中，或者去一个，或者去两个，或者去三个、四个，都不一定。出去的，它又聚到一起了，不是还七个魄，或者三个魂，出去就合成一个。这个就是这么妙的，它是一股灵气嘛！
弟子：这个是不是修行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可以出去少，有的可以出去多？

上人：不出去好一点。尽出去游玩的也有危险，有时遇到魔，就给抓去了。把魂魄抓去了，这个人就傻了。白痴，人像个vegetable（植物），都是没有魂魄的，魂魄被魔抓去了。魂就是鬼，修成了，属阳就是属神；再修好了就是仙；再修好了就是佛，都是这一个成的。

弟子：譬如一个植物人，或者有一个人，他的三魂七魄去了一些，虽然他的身体还在，那么这出去的魂魄，是不是又变成另外一个？

上人：不是变成另外一个，就是跟着魔走了。所以这个人有时候就明白一点，有的时候就很糊涂的。
弟子：一个修行人，他的三魂七魄去了一些，如果遇到佛菩萨 ……

上人：你若真修行，默默中都有护法。我遇到奇奇怪怪的人太多了，好像能出玄入牝的人，我遇到很多。你们没有遇到这种境界，都不认识，不知道。好像台湾那个跳童的，都是‘五十种阴魔'的作用嘛！
弟子：他们是修到那个程度了吗？

上人：他们也往前修，也在立功嘛！也就像人似的，有的学好，有的不学好——不学好就做魔王的眷属。
【注六】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上人：研究这五十种阴魔，谁都可以发挥意见，用大家的智慧来研究道理。因为末法时代，人人都贪快、贪捷径，以为这样子就会有什么侥幸的收获，就好像赌钱似的，一赌就赢钱了。所以有的就各处钻、各头跑，又有研究密宗的，又有研究这个、那个的。听这个地方有，就往这儿跑；听那儿又有什么了，就往那儿跑。跑来跑去的，把时间空过在这路程上了，结果什么也没有懂。我们现在大家都要认识这种境界，你不认识这种境界，就很容易误入歧途了。

弟子：好像吃毒药，在西方社会，这是个很厉害的问题。你也可以说，这些迷幻药就是魔的另外一种化身，他们化做另外一种药品来迷着人。大家都上瘾了，就算不需要吃药，他自自然然就会化那个魔气；有那个习气，就迷着了。所以现在有很多恶知识，他催眠人也不需要给人家吃毒药，那个人就看光啊，看什么的，这都是因为有毒药在肚子里作怪。
【注七】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我们这一切一切都要很谨慎、很小心，所谓‘差之丝毫，谬之千里'。学佛学来学去，学得堕地狱了，为什么？就因为没能依教奉行，没能真正不打妄语、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杀生

。连五戒还都持不住，你总想要成佛，岂有这个道理！

你首先一定要戒杀。戒杀不是说我吃吃斋，这就算戒杀了。不是说我亲手没有杀过生，这不算没有犯杀戒，必须要你心里对人不生嗔恨。可是这是不容易的，我今天没有说吗？啊！你看我这杀心也是很重的。我说我要戒杀，要放生，我不杀生。假如我若杀生的话，我每一根毫毛都能变成飞箭，都能变成利刀，都能变成矛、枪去刺——把人都刺死，我的毫毛就会那么厉害。这杀性就那么厉害，可是我不杀。为什么不杀呢？就因为知道杀一切众生，就等于杀菩萨、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是一样的，所以就不杀。

不偷盗。不合理的东西不告而取，这都是盗。人家不知道，我把这东西拿走了，这都算盗。这个盗有盗因、盗缘、盗法、盗业，在《梵网经》上也都说得很清楚。杀生也有杀因、杀缘、杀法、杀业，也都说得很清楚。

不邪淫也是这样，在心里头、在自性上，都不生淫欲的念头，这才算。打妄语戒，在什么情形之下，也不要打妄语。饮酒戒，也不要饮酒。这个酒，你喝了它，它有一股刺激性，令你失去一种常性，失去一种智慧性。你失去智慧性，就会做愚痴的事情。

所以这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打妄语、不饮酒。佛教徒对于这五种的戒律，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要守着它，丝毫不可毁犯，这样才是够得上一个佛教徒。你随便生一种杀心，随便起一种盗心，随便起一种淫欲心，随便起一个打妄语、欺骗人的心，随便饮酒。无论什么东西，你有一种贪心，贪吃也等于饮酒一样的。不要说你没有喝酒，你就贪吃东西，吃得肥肥的，也是和饮酒都有连带的关系。

所以这一点，我们各位想学佛的人，处处都要很检点，一丝一毫也不可以错的，一时一刻也不可以马虎的，要很注意很注意的！不过，也不要很死板，我们还要活动起来，把戒律都活动起来。不是说，那我可以方便一点，还可以杀生、偷盗、邪淫、打妄语、饮酒？不是那种活动。但也不是用五戒把自己绑得紧紧的，都没有地方转身了。受持五戒，并不是被五戒绑住了，这一点，我们各位一定要深深地研究。好像加拿大有个人，他藉着我的名义来骗自己的徒弟，说我给他印证，这都是打大妄语，这一类的人将来都会堕拔舌地狱的。

【注八】上人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补述

好像过去的刘金童和现在某两个人，这都是五十种阴魔在那作怪，现在有一个人更厉害，她会摄魂法。圣荷西有一个女的，也皈依我，以后跑到她那儿去求佛法，一回来就生cancer（癌症），就是她给弄的。现在回来又找我，我不管这事。我就是管，也不教人知道的。

【注九】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受阴虚妙，不遭邪虑'，这个地方是受阴过去了，在想阴里，它本来是很微细的，很妙的。这种妙是如果你没有毛病，就不会遭到这个邪虑。邪虑，这个虑就是有一种忧愁恐惧感。什么忧愁恐惧感呢？他就是杞人忧天；好像有个杞人，他说这个天，不知什么时候塌下来，这就是邪虑了。那么受阴虚妙，就是他没有这个境界了，不遭这种境界，就是他自己没有了。可是虽然自己没有了，但他防备的力量不够，所以外边的麻烦又来了。

为什么外边的麻烦来？就因为他里面有所爱、有所贪、有所求，还是有一种自私心，也有自利的心在里头藏着，所以外面就有这种的境界来了。他自己没有这种的念了，可是等到外边的麻烦来了，他又被境界转了。所以这个邪虑，不单单是念，也就是你这忧愁恐惧感。好像我们人，这个也怕，那个也怕，这就是邪虑了。被人压迫得也怕，不敢公开，这就是怕，这就是邪虑，受不了这个压力。

【注一○】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现在研究这五十种阴魔，我们恐怕五百种阴魔都会来的，所以你们各位把你们门开开，欢迎这个魔来捣乱来，那么虽然说是魔啊，他是帮助修道的，他不过在反面上来帮助，就看你到底志愿坚不坚固。你若真坚固，千魔不改，万魔不退，什么也不怕的，因为你无所求嘛！你在修行无所求，'到无求处便无忧'，你无所求，什么也不怕，怕什么？有的人怕鬼，为什么呢？觉得鬼很丑陋、很难看的，因为鬼啊，人人都知道鬼是人死了变成鬼，所以他就怕。可是没有人怕神，金甲神人也是很厉害的，可是人都不怕。孔子曾说：'敬鬼神而远之。'这是说你应该对他们恭敬，但不要接近他们，所以不要怕鬼，也不要怕神。

魔是我们修道人的一种考试，也是来试验试验，所以各位不要有一种恐惧心，你若有恐惧心，你就不想叫这魔来，他也会来了；你若没有恐惧心，他要来也来不了了。这是最要紧的秘诀，就是不怕。你若不怕，无所恐惧呢，这就是个正。正，什么都可以降伏的，邪不胜正。所以那个魔，他所怕的就是'正大光明'这四个字。你若能有正大光明，魔他也就循规蹈矩，也就向你叩头顶礼了。

【注一一】上人于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一日补述

上人：这个善巧并不是方便，方便是很随便的。这个善巧是他用的方法，你听不出来什么毛病，很巧妙的，用得也很好的，不是好像你能听得出来他是方便。

弟子：他是不是追求教化人的善巧？

上人：不是单单

teaching（教化），他这是一切一切都有善巧的这种智慧。那个方便法，一般人听上来，就知道他讲的是方便法。这个善巧呢，旁人突然间看不出来的，他说得也很合理的，很巧妙的，说得好像天衣无缝，也找不出来什么毛病，所以这叫善巧。

【注一二】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候得其便'，就是得他'贪欲'这两个字，把门开开。所以，不容易了解它这个经文的意思，就差这么一点哪！

【注一三】上人于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补述

'飞精附人，口说经法'，这可以是两个讲法：可以说魔是附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来给这个人说法；也可以说是魔附到修定人的身上。这两个意思都可以存在的，不是单单一个意思。

在想阴时，这个飞精不能附到这修道人身上，不能把他的心给迷住。好像现在某人在那儿修行修行，但是他又打太极拳，又大喊大叫的，可是他心里明白，知道这是不对的，这就是这个邪没能把他的心给迷住。要是不修行的人呢？或者他一迷，就连心也不懂了，什么也不明白，不知道邪这个东西来了。做了什么事情，一般不修行的人就这样。

那个邪一来，他就讲；讲完，邪过去了，你问他方才干什么来了？他说：'我不知道呢！'这就是迷住了，把那个心——性灵——都给迷住了。那个没有迷住的，就是他心里还明白。这种种的意思都要懂得，不是单单一个的。如果单单说是邪附到旁人身上，这也是不圆满的。这都有可能的，都是不一定的，你把它想得可以往左走，也可以往右走，可以往前走，也可以往后退的，这都不是决定辞。

在注解上，只要你讲得有道理，怎么讲都可以的。但翻译经文，你不能照注解上的意思翻。经文就好像海似的，注解就好像是其他的河流似的，一条条地怎么样流来都可以，但你不能拿河流就当海了。

【注一四】上人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补述

这不要太执着，这个经文怎么说，这都是说一个样子给人听，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你要知道这里边不只是五十种，五百种、五千种、五万种都有的，说不完那么多的，这都是一个总括。总括，你们也不要拿它当怎么样高深奥妙那么想，就把它当很平常的人在说话那样，不是尽钻牛角尖。

我讲经都叫浅释，我不深释。我讲经只要人能听得懂，我的意思和人的意思大家互相都懂了，不要往太深了想。往深了想，谁也讲不完。不要钻窟窿，这一定是怎么回事。尤其这是翻译的，不一定都是一字不可去，一字不可添的，它和梵文都有出入的。所以你把总的意思得到了，就都没有问题了。这不要细追究它，在文字上用功夫。

弟子：到了想阴，天魔就不能直接扰乱他的心性，而要附到他人的身上来扰乱这修定人的定力。

上人：这就是好像你这修道的人，常常遇到那鬼上身的人，就来或者和你讲法啊，或者和你较量高低啊。

你们知不知道万佛城有一个人，他是普吉利（柏克莱）大学的一个学生，很多条蛇跟着他。你们没有看见，果真在金山寺看见他那个蛇和我斗法。噢！那个威风不得了的。他在这儿，那帮蛇就来这个地方和我斗、斗，大约有十多年了。他到了万佛城，病就逐渐好；回到普吉利去读书，病就发作。他自己知道他身上有很多条蛇。这些蛇是被他杀的，都来和他要命的。我现在就是用善法来和它们讲和，给他们调和。它听，我也这么讲；不听，我也这么讲，慢慢来。这十多年了，他这个蛇跑了很多，现在还有几条在身上，以前是一大帮。这就是这一类的嘛！

弟子：如果住到万佛城来，那些东西就不敢来找。

上人：不是不敢啊！一样来的。你看它和我斗法，那个神气很厉害的，先跪着，跪跪就站起来，瞪着眼睛和我来比画。喘大气，呼叱呼叱的，唉！那比猫叫还厉害，比猫呼吸气还厉害。

弟子：那师父怎样？骂他一顿？

上人：我也不骂，我像没有那么回事似的。他们看着我没有那么回事，其实我就是把它度了嘛！它对我敌对，我对它不敌对。不像以前我用降伏法，现在不用这个，我现在用息灾法。

弟子：色阴尽的时候，邪魔不能附到修行人身上，要附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可是也有一种讲法，说它可以直接附到修行人身上？

上人：这千变万化的，它或者附到一只猫身上都有的。这个就看你认识它不认识它，它附到其他动物身上也不一定的。

弟子：修行人本人身上呢？

上人：它进不去了。

弟子：可是以前上人讲五十阴魔时，说它也可以附到修行人本人身上？

上人：

No（不），我方才没有说吗！这个都不是一定的，这只是举出一个例子，不是仅仅这样子，这

千变万化，它一个可以分成很多的。
弟子：可是，刚才上人又说，它进不到那个修行人本身？
上人：那个修行人他真若修行，它到不了的，那因为有护法保护着他。
弟子：如果那修行人打起妄想来，那就 ……
上人：那就来啦！

弟子：就好像我们住在万佛圣城，守师父的规矩，他们就来不了；如果我们不守规矩，他们就来了。

上人：外面有很多人来到这儿，身上已经带着很多邪魔外道、妖魔鬼怪，那护法菩萨也不挡着他，说你不要进来。我们这是慈悲嘛！所以我们这儿不是那么戒备森严的，我也不防备。

弟子：所以如果这个人他真修行的时候，就进不来；他如果不修行，又开始打妄想，它就来了。
上人：嗯，这就是以邪引邪嘛！
弟子：不是说进不了，就永远进不了。好像悟达国师，他起了一念贡高心 ……
上人：嗯，就是这个。这说得很清楚嘛！
弟子：本来十世都进不了，结果一念差了，就进来了 ……
上人：就来找他来了，要命来了嘛！

弟子：所以你说进得了？还是进不了？这没有一定的。真修行，就进不了；不修行，就进得了。

上人：嗯，这没有一定的。但有言说，都无实义，你把这个道理懂了，不要太追究它。这里边都是有千变万化的，我方才没说吗！这五十种，五百种、五千种、五万种都可以变化出来的。不要在这例子上用功夫，这是举一隅，你要知道其他的，变化的。总而言之，但有言说，都无实义。所以你可以说一切经都是假的，但是要在这个假的里找真理。哪一部经说得有道理，都可以信的。它没有道理，不正确的，都不要信的。
【注一五】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昨天有人说，某某人念念佛就跳起来了，好像跳舞一样，这都叫飞精附人。他自己不知道，还以为：噢！入了三昧了。这么样天真活泼，蹦蹦跳跳的，像个兔子似的。
【注一六】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魔很聪明的，他看这人有什么贪心，魔就用什么方法来诱惑你，所以我们修行人也不用念什么咒，也不必用什么法，就老老实实的，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埋头苦干，好好修行，什么魔也没有办法你。你一有贪心，一有侥幸心，想要占便宜，找捷径，就容易着魔的。因为魔的智慧很高，他看你这修行人到什么程度了，用什么方法来可以引诱你，就用什么方法。至于他选什么人，这个对象不是什么问题，这个人只是给他做一个假招牌在那里，他就利用这个人，用种种的法来诱惑你。我们修道的人，如果没有自私自利的心，什么魔也不怕的。
【注一七】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我们若能没有贪欲，什么麻烦也没有；你有贪欲，什么事情都发生出来了。世界万事万物万类，什么都是由这个贪欲生出来的。所以说‘一念不生全体现’，若没有贪欲这个念，佛性就现前了。‘六根忽动被云遮’，这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一着到境界上，就好像云彩把天空遮起来，现不出太阳光了。这六根，它根本在什么地方？就因为一个贪欲！贪欲放不下，所以六根就变成六贼，六识就生出来了。你要是没有贪欲，六根这贼也不贼了，识也不识了，什么都返本还原了，什么麻烦也没有了。所以各位要注意这点，就是看你有贪欲、没有贪欲。你若有贪欲，那和魔还没有分开；没有贪欲了，和佛也就合股了。
【注一八】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现在是研究的时候，继续一个一个地研究完了，大家就能明白多一点。现在才刚刚研究，有的会懂的，有的不会懂的。所以每一个人上来，不是问谁问题，就是互相研究自己所看到的，自己的见解。好像刚才有人上来讲的，他的见解这是对的。至于这个色蕴破了，我相空了，没有我相了，凡是有形有色的，有所质碍的都会空了。你若不明白，可以拿经文看多几遍，自然就懂了。

至于一切的宗教，当然都是在这五蕴里头转的，你看后面的文说：师父和徒弟俱遭王难。这如果不是一个宗教，怎么会有师父徒弟？他们得到一点，就得少为足，就立一个宗教，说他们那个是真的，他们是什么什么
……。我们也不必指出来哪一个宗教，就用一种代名词说某一个宗教，不必把它名字说清楚，这就可以明白它了。至于你说一定要知道他们是从哪个蕴来的，在哪个地方。这就在于你自己和我们每个人，要是把这五十种阴魔都研究清楚了，就都会知道他们是在什么程度上。

所以你们不是问问题，是研究问题。我们互相研究，谁也不一定答覆谁的问题，因为智慧都是平等的。我们研究出来，大家认为这道理对了，那就是对了。我们把大家的意见，都集中起来，将来出〈五十阴魔〉的时候，把大家的意思都加进去。所以这是共同来研究，不是谁问谁的问题，谁都有权利发挥意见。

为什么单独要两个人念呢？因为他们这两个人的中文、英文，都过得去。把大略的意思讲一讲，如果有不圆满的地方，谁都可以发言的，并不是问问题。这不是讲《梵网经》，我们现在是研究的性质。在研究的性质上，大家都平等的，谁也不需要请法，也不需要怎样，就是大家共同来研究，做研究学问的一种态度。大家谁也不是和谁辩论，就是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发挥出来，是这样子的。你们各位说这个方法好不好？

【注一九】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弟子：经文说师父与弟子俱堕地狱 ……

上人：是啊，就是那个修道的人！

弟子：修道人是指那个徒弟？

上人：

No（不），师父也一样的，师父也是修行人嘛，好像那人民教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有一种分别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有淫欲、没有淫欲。你有淫欲，那就是魔；没有淫欲，那才是正的，那才是佛。分别在这里，他没有断淫，他还不能降伏其心。他不过就坐在那儿可以入定了，可是在三摩地中，他还有所贪、有所求的，‘潜行贪欲'，就从这两个，你就可以知道他。

【注二○】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这个真理和不是真理，相差没有多少，只是很微细的那一点，所以我们人很不容易有择法眼认识，哪个是正法，哪个是邪法；哪个是善，哪个是恶的，不容易分别出来。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正的，他所行所作都是正大光明的；邪的，他尽行险侥幸，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善的，他是帮助人的；恶的，他就是害人的。我们在这一点上认识了，就会明白了。

【注二一】上人于一九八九年五月补述

居士：上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我讲一段跟大家修行比较有切实关系的。

在受阴尽的时候，往往会产生贪爱善巧方便，要契合天理，要契机，要化众生的急躁心。这种急躁心产生以后，会有一些现象。好像着天魔以后，有一些没有看过经书的人，往往会说很多经文。

在台湾有很多修行者——我讲修行者比较好听——他本身所看的经书很有限，本身所受的戒体，可能已经破坏了。但是他因为要得到善巧方便，看人家讲经说法有很多的信众，他很高兴，希望自己也能够快一点发智慧，可以快快讲经说法给很多人听。这种心理产生以后，在禅坐中就会着魔，你看现在很多人很会讲经，这其实已经是着魔的现象了。

如果他持戒很严，持咒或诵经很勤，又很用功的话，这个人或许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如果你看他本身平时持戒不很好，又不诵经礼拜，可是他一上台闭目养神——不只他这个讲的人，我们听的人，到了那个道场以后，跟着起了妄想心，三天两天以后，听的人也可以讲得很好，根本不用学经。

我认为大家在上人的道场，应该是不会这样；如果到其他的道场，护法神又不很护法，本身又起妄想贪着，这种现象多半发生在喜欢禅坐的人身上；如果不习禅的人，这种现象不太会产生。像台湾有的老太婆，她本身一个字也不懂，但是三天、五天之后，她毛笔字可以写得比吕居士漂亮得多，这种情形我看得多了。几天以后，马上即身成佛，真的是‘即身成佛'了！三天前她不会讲经，三天后讲经讲得很好，这种很奇怪的事情都会产生的。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正法大家都不学，要学邪法。这种人你跟他讲佛法，他不听的。我们了解这种现象可能比较切实一点，在这道场的人可能都不会这样，但是在外面就要小心。

上人：这都是有狐狸精在那儿附身了，这都叫飞精附人。

【注二一】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弟子：看所有想阴的境界，前面都有一段说：‘受阴虚妙，不遭邪虑。'这个不遭邪虑，是指的什么意思？是说他没有邪知邪见？还是说他没有不正当的念头？这个修行人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的修行到了什么境界？

上人：‘受阴虚妙'：这个‘虚'才能‘妙'，‘妙'才能‘虚'。受阴有这个境界，觉得很自在的。‘不遭邪虑'：这个遭是遭遇到。譬如你在这个受阴里头已经有功夫了，本来不会遭遇到，但是你还无缘无故就遭遇到邪虑。这个邪虑就是外边的贼，外面的邪魔鬼怪来了。本来不遭这些个东西，可是不遭这个东西，最后他生出一种或者爱，或者有所求，或者有所贪、有自私心、有自利心。有这个老毛病犯了，所以他就遭了。他如果没有这个老毛病，继续往前去，你若明白一切的境界来了，都不被它所摇动，这就不遭邪虑了；你一被它所转动了，就遭了。

他本来说是不遭这个邪虑，怎么又被转动了呢？这岂不是矛盾吗？不是！就因为你开开那个贼的门了，生出一种爱欲心！潜行贪欲，那个‘潜'就是偷偷的，偷偷摸摸地去做这个不净行，不守规矩，不守戒律。他说戒律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自命已经开悟了。所以我告诉你们，我为什么不敢不守规矩呢？可以说我没有开悟，所以我不敢不守规矩。

【注二三】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教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不是单单四事供养，不是饮食、衣服、卧具、汤药这么简单；她都要以这个身心性命来供养他，都要和他行淫欲。所差的地方就在行淫欲这个地方，有淫欲，这都是邪的；没有淫欲，那才是正的。你什么时候也不可以听那个人说：‘开悟了，什么都可以干了，也可以行淫欲了。'这简直地这是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说的话。你不开悟，不守规矩

，那是你不懂；你开悟，你懂了，却明知故犯，再不守规矩，不守戒律，那你开悟，开个什么悟？变成开倒车，往回走了。

所以现在的人不研充那个真理，只知道，噢！开悟了，人家说开悟了，不需要守什么规矩，也就跟着这样说：唉！不需要守规矩了，他开悟的了，抽菸、喝酒、玩女人，什么都干了。

所以最要紧的地方，就是有一个淫欲，他有淫欲心，尽行不净行，这就是魔；他不贪钱，没有淫欲，那就是真的。

他专门公开对大家这么讲：哦！你前生是我的什么太太啊，是我的娘娘啊，你是我的什么啊，我做过皇帝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子。公开对大家这么讲，就引诱人生这种淫欲的心。他公开讲就变成去骗人，去攀缘。

【注二四】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其人的‘人'，就是这个修道的人，不是另外有一个人。他自己因为被魔着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还以为自己真是开了悟了，真是证果了，‘啊，现在有这么大本领了！'所以自己不能觉察到。

‘来彼'，这个‘来'是外边来的善男子或者善女人，外边来的干什么呢？到这儿来求法。因为他有神通，所以这些人从旁边来，从外边来，所以叫‘彼'。彼，就是他在那儿说法，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就到那个地方去了，他就敷座给他们说法，来教化这些来向他求法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是大家的意见共同来研究，并不是说一定对，一定不对。研究这个真理，真理那就是真金。与真理不吻合，这都是不对的。

所以《楞严经》，为什么我说它是真的呢？就因为它这个理说得太清楚了，太真了，所以那一些天魔外道，他们原形都毕露了。这些冒充善知识，冒充什么什么东西的，都在这里头给他现出来一个写照，好像他现原形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了，只可以说《楞严经》是假的，那么就弄一个鱼目混珠来，又可以混水，在那儿摸鱼了。

【注二五】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这是外边的人来到这儿请他去，不是外边的人没有来，他就去。‘来'，就是外边的人来；‘彼'，就是那个修道人。‘求阴'，就是求阴的修道人。他们到那儿请他去讲经说法，他就去了。你现在懂了没有？这个经文绝对不可以改的，只有这个意思，没有另外一个讲法。你用另外一个讲法就不通了，那就变成食古不化了，那太矫柔造作了。

【注二六】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宗教，有古老的宗教，有时髦的宗教。古老的宗教，没人相信；时髦的东西，人人都趋之若狂。佛所讲的法，最重要的就是戒律。我们现在这一些人，认为佛真是古老，要找一个时髦的东西，所以一找就找到魔王的窟窿里去了。无论哪一个旁门左道，他们都离不了这种的贪欲，贪而无厌，这种欲是损人利己，要把其他的人都伤害了，而利益自己。

我们万佛城啊，我不能对你们说我们一定是正法，一定是怎么样。但你们跟着我这么多年，所有的人，每一个都算上，我和你们哪一位要过所有的财产了？我叫你们哪一个把所有的财产都捐给庙上？有没有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不这样子呢？就因为我很古老的，因为我要守戒律，我要尊重戒律。戒律是布施于人；不是尽叫人家布施给自己，自己不往外布施。

我们万佛城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是很自然的，没有用过任何手段向人去捐钱的，我们不用手段。我们所来的经济已经够用了，你再用手段去骗人的钱，这样不是魔法还是什么？叫人家所有的财产，甚至于身家性命都捐给道场，这完全是一种邪知邪见。

我所以和他们不同的原因，就因为我不贪所有人的财产，我也不贪哪一个任何漂亮的女人。我也不贪什么名，什么名我也不要。而且在外边，我有个臭名，不是个好名。谁要是听见我的名字，就觉得头痛了，尤其是那些个妖魔鬼怪。

【注二七】上人于一九八九年五月补述

弟子：‘来彼求知善男子，敷座说法。'

上人：这就是那个魔，魔到这个地方，到求宿命的那个人那儿。

弟子：‘于说法处得大宝珠，其魔或时化为畜生。'是另外一个魔吗？

上人：不，就是那个魔。

弟子：这个魔附着的人，又化成畜生了？

上人：嗯！大家就看见他像畜生，就是现古里古怪的样子嘛！‘先授彼人，后着其体'，‘彼人'，就是求宿命的人。

弟子：求宿命的人已被魔附身，化成畜生了，口里又衔着宝珠及杂珍宝？

上人：给当时那些听法的人。这不是一个人，或者他选择其中的一个人，这都是假设之辞，一定有这个事情吗？没有的，这都是假设的，不是一定的。你不要认为佛说这样，就认为是一定的。这只是举出一个例子，要大家触类旁通，不是就这样死板板地。要灵活运用，再有这种事情，你就会知道，哦！这和那是相同的。你说他变畜生，或者他变一个佛也不一定的。

弟子：‘后着其体'呢？那个魔又着到谁的体上呢？
上人：又着到每一个人身上。
弟子：另有魔来着到每一个人身上吗？
上人：就那个魔，他可以分身无数的，可以着到那一个人的身上，又可着到旁人身上。
弟子：哦！跳来跳去。
上人：不是跳，他不是一个，可以变很多的。
弟子：哦！着到你身上，又可以着在他身上。我哪里知道魔的力量那么大的？

上人：嗯！那个魔和佛的力量差不多的。不过就是一个邪，一个正。他所做的事情是邪的，佛所做的事情是正的，所差别的就在这里。台湾有一个人，他有这个经验，现在可以叫他再讲。（对居士说）你要和盘托出，把魔传给你的心法讲出来。

居士：上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我现在所讲的，是我在台湾跑过的外道所显现的，跟我所了解的。或许我了解的，跟佛所说的天魔不大一样，因为天魔是千变万化的。我看到的，只是他们显现的方法之一而已，不是全部的境界，只是供作参考，不一定是全部事实。因为天魔的显现有好几种，一种要经过灵媒，一种不经过灵媒。普通学习外道，如果你的心不太正的时候，他不经过灵媒，在你禅坐时，天魔就直接可以显化，化做一个人的样子。

在这段经文‘是人无端，于说法处，得大宝珠。'因为有‘于说法处'，依我所看到的，我想是有灵媒、说法者、听法者三种人存在的情形。‘是人'，上人的翻译说是着魔的人，这也是一种的翻法。但是我看过其他的翻译，和我所了解的，‘是人'，是还没有着魔。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佛讲《楞严经》，是为了警惕还没有着魔，但是心已经稍微偏的人，你要警觉，如果不警觉，就会着魔。用意是要警诫人：在色、受、想阴已经尽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或许有这些事情会显现。如果显现，你们要怎么样预防。

两年前，我到一个在家人那里，他也是剃了光头，好像一个沙门的样子，他在家里禅坐的时候，天魔附在他的身上，说：某某人，我送你一本《无字天书》，送你一部什么经。开始的时候，因为你的心不正，想得到一个迅速得证的方法，所以去那个道场，他会化做各种的方法。‘五十阴魔'前面这三十阴魔的境界，每一天、每一个地方，像这一切一切，大概我都看过，也听他们说过。

好像那些简策、珍宝和藏什么东西，我都看过。或是一餐一麻一麦，还是一餐可以吃很多东西的情形都有。就好像授大宝珠，你打坐的时候，他说：‘某某人，我授你宝珠好不好？'如果你心一动，想得到这个东西——这是指透过灵媒——你把手伸过去接下来，接下来之后，就产生问题了。

我以亲身的体验来讲，二年前我到一个地方，他说：‘我授你一部《无字天书》，让你练三年，三年练完以后，你可以得到很大的神通。'那天我因为心有点动，就想：‘你送我一部《无字天书》，好啊！'我就接下来了。他又说：‘你要接受的话，就双手往上提，我授给你。'授完以后，回家第二天，我整天就念，我自己都听不懂，好像在说日文，又好像泰国文。又唱日本明治天皇那时候的军歌，我以前根本没有唱过，其实我的声音很差的，但是一唱起那个军歌来，声音可以很高，可以很低，比电视、电台里歌星的声音还要好。我想这《无字天书》就是经文说的‘简策'。

这里说法处有二种情形，一种是你本身没有着魔的人，没有办法看得到；受阴没有尽，也没有办法看到。一种是你本身在静坐时，被天魔附的那个人看得到，你也看得到。

所以这一段有二种情形：一种是被天魔附的人和你都在定中的时候，他授你什么东西，你本身也可以看得到外界的景象，其实这只是个幻境，是‘是人'所变的。一种是你本身没有看到，只心动而已，他说：‘我授给你什么东西，好不好？'你讲‘好'，那时候就不一样了。天魔其实也有天魔的规矩，你如果说我不要，他也着你不上的。据我所知道，整个台湾的外道都在前面这三十阴魔的境界之内，这是想识还没有尽的境界。

今天的翻译跟我讲的事实，可能有点出入，我是说或许在这种情况下，天魔会用这种方法显现，要来害你，使你不成道。因为你的道行有高低的分别，所以他显现的方法一个一个是不一样的，这只是供大家参考，阿弥陀佛！
【注二八】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破色阴、受阴，一样还是着魔。这色受想行识都破了，那是很平常的事情，不是真有定力，不着魔了。他不过是很高了，很高了还一样着魔，为什么呢？就因为他还有个爱心和贪心，就因为有这个，或者贪知见，或者贪神通，或者贪感应。这一贪就开门了，并不是他一想，就不会着魔了，那个着得更厉害的。
【注二九】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上人：你要用择法眼来观察，也用妙观察智来观察这种境界的问题。你观察，不要执着到这个上，说我观察观察。这种妙观察智就像个镜子，和大圆镜智差不多的。不过大圆镜智是不动不摇的，就现出来一切的诸法实相。妙观察智是用一种观察的力量，才能够知道清楚。那么你能用客观的态度，就不落这一种偏见。你认识这种境界，就不被它转。

弟子：我有一个问题，孙悟空是从石头里头生出来的。为什么那石头会生出这只猴子？是因为这石头经过几万年的日月精华以后，就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像孙悟空这种情形，是不是跟经文上讲的是一样？就是日月薄蚀精气，然后这些什么金玉芝草，麟凤龟鹤吸取这些精气，变成这些魔。像孙悟空这种情形，从书本上看，他好像还有一点善根，知道生死轮回是很痛苦，所以他经过八百年之后，就跑去求道，学各种法术，后来又变成佛教的护法。

像孙悟空这还是好的例子，可是这里说，这些什么精灵鬼怪，他们年老的时候就变成魔。那是什么情形之下，他们老了会变成魔？因为在这种情形下，魔好像是流氓似的，就做不好的事。我想是不是有的不会变成魔，有的会变成魔？因为有的是好的，有的不是好的。

上人：孙悟空这只是魔的一份子，类似这个情形是很多的。孙悟空也就是大约在想阴上修行有问题了，所以就变成一只猴子，钻天入地。这正是《楞严经》说的，魔的一个代表者。那么至于其余的魔，当然他做魔做够了，也就会皈依三宝。在什么时候他能一念回光返照，觉悟了，他还不失为一个佛的弟子。他若不觉悟，就是魔。这魔就是他越老，年头越多，神通越大。他若年轻，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没有那么大的神通。越老那力量、神通，都不可思议了，所以叫魔。这个魔比鬼更厉害。魔鬼、魔鬼，这鬼是会变魔的。

你们听没听过以前那个如意魔女？那是周朝的一个鬼，她不守规矩，就被雷给劈了。雷劈了她，但是没有完全把她消灭了，所以她聚精会神地又聚会到一起，就修行成一个魔，各处去要人的命。

为什么魔要人的命呢？就是因为要增加自己的势力和眷属的势力。每逢这个魔魔死一个人，其余的魔就来恭贺他说：‘你真有本事！'就像我们做官的，升官似的，就那样子。因为魔多杀一个人，就增加一种势力，这个鬼的势力也听魔招呼的。如意魔女以后遇到我，也皈依三宝了，这也是魔皈依佛的一个例证。

这个世间一切的事情都很微妙不可思议的。在这个经上，只是说一少部分，要是详细说，每一阴的魔，就有千千万万那么多，有种种的不同。所以举出这一样，大家也可以触类旁通，就不要生那种贪求爱心了。没有欲念了，什么魔也不怕。你要是没有贪欲了，什么魔没有办法你。魔就是看见你门开了，他就会进来；你总是门不开，他就不会进来。

为什么魔生到天上去，因为他修了很多福报。经上说天魔，不要以为那个天魔就是在天上，他可以到天上去，但他不一定常常在天上。那么人间这一切的有神通的魔，都可以做为天魔。天上的魔如果需要他们去，呐喊助威，随时他们都可以去的。他们生到天上，不单有欲念，而且根本这个脾气是最大，刚强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有一种好勇斗狠，所以就做魔了。他若没有好勇斗狠，没有脾气了，那就是佛的眷属了。有脾气，这个无明很重的，这都是魔的眷属。

至于他们将来受什么果报，那是很远很远的一个事情，这不可以考究的。他们有的遇到这个神通大的，如果他们太不听教化，可以把他们摧毁，没有了，化为和虚空一样。那么有的没有经过摧碎，他做的恶多了，他不改过，还是那么背觉合尘，还是那么迷，当然将来他也有他的果报，他的果报那也是很辛苦的。或者去做狐狸啊，做黄鼠狼啊，都堕落到畜生道去，这都是魔的精灵，他做这一种的东西。或者变蛇啊，或者变老鼠啊，或者做种种奇奇怪怪的畜生，这都是那种魔里魔气的东西变的。所以你们若看见很恶的众生，好像老虎啊，这都有一点魔的力量在那儿帮助它，所以它才有那么大本事。

【注三○】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在我年轻的时候，专门欢喜和魔来斗法，所以斗得三千大千世界的魔军都想来对付我。所以有很多次，几几乎把生命都没有了。

因为这个，我就再有这种和魔斗法的心，也不敢再用什么法来和魔斗了。所以现在很多的魔他来欺负我，我都修忍辱的功夫，不和他们起对待。我只用一种慈悲心来摄受，来感化他们，而不用降伏法来降伏他们。

我记得在东北有过一次，是在道德会上，有个讲习班主任叫徐桂兰。这道德会有五、六十个学生，其中就有一个着魔了，中邪了，所谓着魔就是邪魔来附体了。这讲习班主任徐桂兰，自以为讲习班的主任，是有地位的，有权力的，就来为这女孩子治魔。她用一口凉水，照着中魔这个女孩子就喷一口。这一口喷上了，这魔还没有走。魔就说：‘好！你来治我，我现在就到你那儿去，我要附在你身上，看你怎么样？'于是乎，这中魔的女孩子病就好了，这徐桂兰自己就中魔了，中邪了。

方才张果鸿说他也用过这个方法，念咒来喷这个人，这个人就跑了。这个魔大约法术还不够，所以就跑了。但附在徐桂兰身上这个魔不怕凉水喷，它不跑，于是乎徐桂兰自己就发魔气。

她发了魔气，在道德会也不能住了，就回到家里。回到家里，这个魔天天都来扰乱她，扰得她家里不平安。这个魔是什么魔呢？是个马猴子精，大马猴子，很大的马猴子精。这马猴子精一来了，就和徐桂兰有性行为。它附到她身上就来折磨她。有时候就把徐桂兰迷得……又讲怎么样爱她，又怎么样。就有性行为。性行为完了，徐桂兰本人就七孔流血，眼睛也流血，耳朵也流血，鼻孔、嘴巴都流血。就这个样子，被这个马猴子精，把她的精气都给吸去了，吸得瘫痪要死了的样子。

道德会就派人去找我们庙上的方丈和尚，我们方丈和尚是很有名的，在东北叫王孝子。因为听说三缘寺这庙上方丈和尚有道德，可以降伏这个魔，于是乎就找他去了。但方丈和尚什么事情都叫我去，在外面有一些个什么问题，并不是他自己本人解决的，都是我去帮他解决的。好像大南沟高德福这家里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的，外面人都也知道的。

这次方丈又叫我去，叫我去我就去了。去到这儿，他们就说把谁请来了。这马猴子——你猜它怎样说？ '唉！你请他是白费功夫，没有用的。你不要说请他呀，你把济公请来，我也不怕的。'就这么在那儿讲，什么也不怕。等我到了呢，它真地来了，这马猴子来了，然后真是又斗上法啦，斗、斗、斗！斗了两天才把它降伏。降伏住了，从此病就好了，那么这个人也没有死。像这些个问题，我经过很多很多的。

所以现在我也不愿意管人家的闲事。不要说旁人的闲事，就像某某人，你看得见，她是有个鹰在那儿，总是令她晃头晃脑的，这我都不管。我看见，就像没看见似的。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就是修忍辱的功夫嘛！有人在我头上屙屎呀，我也不发脾气，也忍着它。所以现在我的宗旨是这样子，和任何人也不斗争。果鸿你以后切记，不要再惹麻烦了，这还算你有点善根，要不然的话，嘿！这个魔很容易就跑到你身上去。所以这不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注三一】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末法是魔强法弱的时候，《永嘉大师证道歌》上说得很清楚，说是 '嗟末法，恶时世，众生无福难调制，去圣远兮邪见深，魔强法弱多怨害，闻说如来顿教门，恨不灭除令瓦碎。'这个嗟末法就是嗟叹，叹息这个末法的时候。恶时世，这个时候是个很恶劣的时候，妖怪邪魔都出现于世了。

电脑是一个最大的妖怪，电视是个小妖怪。这个小妖怪就帮着这个大妖怪，这个大妖怪就要把所有的人都吃了，使令所有的人都失业了，没有工作了。这叫 '嗟末法，恶时世'，这个时世真恶劣。众生无福，众生一天到晚那么紧张，人人都搞得有心脏病。没有心脏病，就有肝脏病；没有肝脏病，就有肺病；没有肺病，就有脾病；没有脾病嘛，就有肾病。这心肝脾肺肾，什么病都来了，就都是中了妖怪的这种邪气。中毒中得太深了，所以把众生搞得这么多病痛都出来了，没有福了。

你以为看电视、听电话、听收音机、玩电脑这是很好的。不知这个令心肝脾肺肾都受伤了，将来搞得人都不是人，鬼也不是鬼了。那么这样子，这个世界就该坏了，所以我们人就生在这个众生无福难调制的时候，是不容易教化的，你叫他不要看电视，他一定要看；你教他不听收音机，他还一定要听；你教他不听音乐，他偷偷摸摸去听，这个时代就这样地坏。这样地坏啊，搞得众生颠颠倒倒的，难调制。

'去圣远兮'，去圣就是离佛很远了。 '邪见深'，人人都有邪知邪见，没有正知正见了，邪见太深了。 '魔强法弱多怨害'，这时候魔是很强盛的，这佛法是很软弱的。 '多怨害'，互相你害我，我害你，这么互相怨害。 '闻说如来顿教门'，要是听见佛所说的这个正法眼藏顿教的法门。 '恨不灭除令瓦碎'，就恨不能即时把它都消灭了。好像那一块瓦，把它拽碎了那么样，对这个佛法就仇视得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万佛城住的人，每一个佛教徒的家庭里头，我们不要有收音机，不要有电视，不要有音乐的唱片，把这个都要改了它。在万佛城住的人，在百忙之中，无论怎么忙，都应该参加早晚课、讲经，不应该缺席的。在家人如果不能到庙上做，你可以在家里做，也做早晚课、念念经、研究研究佛法。不要有时候就看电视、听收音机，搞得和一般外边的人一样。

万佛城和外边的世界不一样，我们要不随着流俗所转，所以你们各位在万佛城，以佛法为主，以学习佛经为主。谁能把《楞严经》先背会了，那我是特别高兴的。在家里也要读诵《楞严经》，读诵《法华经》，读诵《华严经》。不然，你跑到万佛城来，这有什么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你对佛法一点都不懂，说起什么，就说： '哦！问什么？'什么都不懂，那你在这地方是太可惜了。
【注三二】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所以方才果地说是平定要守戒，这也是很正确的一种理论。你若想有正定，一定要先持戒，持戒就是干什么来着？就是打地基呢！先要把那个基础打好，打坚固了它。打坚固了它，你再把柱子立到那个地方，那柱子就是一个定力，那基础就是个戒力。一定要严持戒律，很精严的，这是很要紧、很要紧的。你基础若是打不好，柱子立到那个地方，也立不住的，就变成邪定，不是正定了。

至于慧，什么叫慧呢？因为那有个柱子立住了，然后又有墙壁，就可以把这个房子造成了。房子有什么用呢？这里边可以拜佛，可以讲经说法，可以教人改过自新，这就是慧的用。

戒就是个体，定就是个相，慧就是用，这叫体、相、用。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很清楚这种的道理。你没有戒力，就没有定力；没有定力，就不发生慧力。好像你基础打不好，就立柱子，那个柱子就不会坚固，那个墙就房倒屋塌的，一点用也没有。所以戒定慧这是缺一不可的，这叫三无漏学——戒、定、慧，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注三三】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弟子：这个人既然可以看到二万、四万、八万大劫的事情这么久远。为什么他看不到人在六道中轮回，又生到旁的众生去？

上人：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你要知道他所看的，虽说是二万大劫，其实只是一个虚妄在那儿管着。一念为无量劫，无量劫为一念。他觉得是二万劫，其实这都不一定的。因为他这还是在虚妄的境里头转，是一种妄想在那儿支配他，才有这种妄境现出来，都不实在的。所以他看见猪，也是二万大劫做猪。看见牛，也是二万大劫都做牛来的。他觉得是这样，其实这都不是正确的。要是正确的，真是二万大劫，当然猪在六道轮回里头，不是单单做猪呀！那么他说都是这样的，这已经证明他所有一切都是假的。他就说他看二万大劫，这不一定就是二万大劫了，这只是在他个人的一种感觉上，他觉得是这样。

好像台湾来的那个吴兄就说：‘啊！我觉得我和某某人在唐朝六祖的时候，就一起在那个法会里。'这其实就是这种境界了。他觉得，觉得就表示那一切事情不是真的。真的，那要有证据的，也不是到处那么自我宣传的。如果是这样，现在这么长的时间又遇到一起，他怎么会舍得那么快就走了呢？他真是放得下吗？不是的。他为什么要再回台湾去干什么干什么呢？就是为的这么样一说，好鱼目混珠来颠倒是非，令人认不清楚了，‘哦！他真不得了了，他真是啊，这个人真如何如何，你看他知道在唐朝就和某某人在一起如何了，怎么样了。'

怎么样？你不修行一样堕落做鬼的，怎么样？所以你们各位要有真知灼见，要有真正的智慧，看这个人说这个话，究竟他什么意思要这么讲话？那么他看见某某人在万佛城、金山寺也有点影响力，他如果把这个人一拉上，你说这对他有多大的帮助。那么这个人也就默认了，说是：‘哦！是的，我和他是在六祖大师会下就一起学法的。'你看这无形中，他这个身价就高起来了。就好像有个人跑到万佛城来，说我们怎么样护持他，就是一个样的道理，这个都是大同小异的，不过骗人的方法不同而已。

所以你们各位对于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我方才没有说吗？这个假的是给真的预备的，先有假的，那个假的到这儿来，他把人都弄得迷迷糊糊，以后有真正要找真法的，他就要找正法去了，也就可以说是无路可走了，他就要追求正法了。

所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这个道是相反的，所以我们人学佛法，要有真正的择法眼，就认识是法、非法、黑法、白法、正法、邪法，要认识。不怕他是邪、是正、是黑、是白、是善法、是恶法，就是你若认识了，就好了；你若不认识，在那地方糊糊涂涂的，真的你也不认识，假的你也不了解，一天到晚在那儿囫囵吞个枣，也食而不知其味，那就糟了。

所以我们这儿研究《楞严经》，《楞严经》我们应该常常研究，所以我们那个山门对联是‘华严法会，楞严坛场'，我们这儿是楞严坛场。所以研究完〈五十阴魔〉，再研究〈二十五圆通〉；研究〈二十五圆通〉之后，再研究〈四种清净明诲〉。然后我们把《楞严经》一段一段，一部分一部分，都把它研究清楚了。现在这一些魔子魔孙，这些个妖魔鬼怪啊，专门说《楞严经》是假的。他就这么样一说，令人生怀疑，没有信心了，‘哦！《楞严经》是假的，说来说去都是假的。'

我们也讲道理的，不论他是假的、真的，他讲得有道理，我们就相信；讲得没有道理，讲得不合乎正法，不合乎戒律，他就是真的，我们也拿他当假的。所以这个真假从什么地方分别？就从黑法、白法来分别。哦！你也糊里糊涂的，那些个邪知邪见，你说它是对的；那个正知正见呢，你说它是不对了，这真是颠倒黑白，颠倒是非！我们有这种的思想，那将来就是主于没有眼睛的，没有眼目的，因为黑白不分嘛！这种邪知邪见的人，将来受果报，也受没有眼睛的果报。他都是瞎人的眼目，令人找不着正路。所以这一点各位要特别特别注意的，这因果是特别厉害，丝毫都不爽的。就由我这一生的经验，我就知道你不能做错一点事情，你稍微做错一点事情，那个果报就来了。

【注三四】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念佛是谁？'这叫参。参呢，我讲过很多次，就是要专一。所谓‘专一则灵，分驰则蔽'，专一的意思就好像用锥子，在那儿钻窟窿一样，又好像用金刚钻在钻钢铁一样。什么时候钻透了，什么时候那就叫开悟，这是参。‘念佛是谁'，这是念，这个念是在你心里头念。

参呢，是找。这个‘找'跟那个‘计度'又不同。这个‘找'是专一只是找，向一个地方来找，就是找这个‘谁'。这是参——参这一个道理。

那个‘计度'呢，它不是一个念头。它是东想想、西想想，它是互相比较一下，互相分别一下，互相又来比量。那么他比量，就是向这儿比一比，向那儿比一比，这计度，是他自己在那儿妄想太多了。

这个参，只是一个妄想；这个计度呢，是很多个妄想，他就七扯八拉的，上上下下。他想到天上去，上帝在那儿穿的什么衣服？或的什么帽子？眼睛多大？耳朵多长？鼻子多宽？他在那儿计度上帝的尺寸，用这个尺寸来量、来计度，那么究竟上帝是不是那个样子呢？他也没见过，所以他量出来的尺寸，不一定对的。他又跑到地下去，计度地心吸力，地心是有多大？地的面积是有多大？地有多少粒微尘？大约是由一万万个八万四千那么多微尘集中到一起，这是一个

地球。
其实这都是一种自己在那儿揣测，自己在那儿算，用computer（电脑）恐怕也算不出来。但是他就用自己的那个computer，在那儿算来算去，算也算不出个头，也算不出一个尾来，他说这真是个怪物。

所以这个参，也不是行阴，也不是色、受、想、行、识；这个念，就是你心里念，这也是一个专一之念。譬如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只有一个‘南无阿弥陀佛'，没有其他的妄想，这叫以毒攻毒。你如果有很多妄想，那毒太多了，一定死的。
【注三五】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刚才果地说我们一般人把破五蕴的境界估计太高了，这是很对的。《心经》上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观自在'也就是在那儿打坐，这个人在那儿打坐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就是那个禅的功夫一步一步地进到智慧的阶段，所以他能明了五蕴是空的。这五蕴——色、受、想、行、识——都是空的，因为你把这个都看空了，就不被五蕴遮盖住了。不被它遮盖，就是智慧现前了。

这时候还谈不到什么证果、出三界，谈不到的。智慧是有了，所以才能离苦得乐。在离苦而没有离、得乐还没有得的这个阶段上，还有一段的路程，还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不被境界所转。他还是被境界转，被色、受、想、行、识这五种的境界转，这不单没有证四果，而且连初果也谈不到的。人证了初果阿罗汉就可以走路脚不需要碰到地下。离地下会有半分那么高，脚不沾地了，在任何地方都脚不沾泥了。他怎么能这样的呢？就因为他把这见惑去了，断了八十八品的见惑，因为他断见惑就能这样了。

什么叫见惑呢？就是对境起贪爱。对着这个境界，就被这个境界所迷了，生出一种贪爱心来，这叫见惑。证果的人，‘眼观形色内无有，耳听尘事心不知'，什么都空了，无所执着了，那他怎么还会走火入魔呢？根本就没有什么魔可走、可入的，没有什么火可走的，他没有火了。

迷理起分别，这是思惑。二果、三果的圣人要断思惑。你想一想，在这五蕴的阶段，他修道若断了思惑，怎么会想东、想西、想南、想北，计度上、计度下的？用种种的分别心来研究道理呢？没有的！什么事情来了，他都迎刃而解，不需要去分别计度它。这些妄想都是一些个识，尤其那个‘识'，那分别更细微，细微、细微的地方，它都在那儿分别。不要说他没有证果，他甚至于也不能升到非非想处天，为什么呢？他这身体根本就没有看破，没有放下呢！还是在这臭皮囊上来用功夫，打转转。

所以你们以为破了五蕴证了果，证了什么果？破五蕴那只是修道一个应行的路子，在那路子上走。所以各位要认识清楚这种境界，不要像那无闻比丘似的，以四禅天就认为四果了。这个破五蕴也就是在这初禅、二禅的境界上。这要是按着修行的步骤来讲，还很早很早呢，这可以说是刚刚入门。你不要对那刚刚开蒙的小学生，就以为他大学毕业了。就是神童，也没有那么多。或者有的小孩子读书读得快，那是神童，但是很少很少的，所以对于法要认识清楚。我早不讲这话，就看你们各位的智慧怎么样？今天我告诉你们，没有断见惑、思惑，这怎么能谈到证果呢？谈不到的。
【注三六】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他没有证果，都是虚妄的境界，所有的都不是真实的。就是他色、受、想、行、识都破了，也还没有证果，这不过只是在修道的路上跑着呢。他若是证果，他就得到不退转了，怎么会着魔呢！证了初果也不会着魔的。
【注三七】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三月补述

那个心经上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破了五蕴，他只是明白这个空理了，并谈不到什么了生死和证什么果位，这还是在那个路上走着呢，还没有到家，所以谈不到了生死。他这个落到一个偏空的理上，这时候他也不觉得有什么苦，也不觉得有什么乐，他在这个地方要是停止了，就落入外道去了；若再往前进步，那么他是可以开悟，可以证果，但是要精进。所以修行，无论你到什么程度上，你如果以得少为足，就认为在那儿就可以了，那就叫中道自划了，半途而废，也就是就懂得那么多，再往前就没有进步了。
【注三八】上人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日补述
弟子：在这里说楞严妙定奢摩他，可是在前面说奢摩他是三止三观。
上人：三止三观，这都是一个比喻，道理差不多。
弟子：可是它并不是楞严妙定。

上人：在后面或者就证入这个楞严妙定。这一个道理，有的地方讲法不同，这都是观前后文有关连的，就是那又讲了深一层。一样的名词、一样的人，他那时候只是一个小孩子，以后长大了，那作用又不同了嘛。这都是变化的，没有什么，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地方这么讲，那个地方那么讲。你若一定执着那个，那就是不通嘛！
弟子：可是要上人这样的智慧才有办法。

上人：好像我问那个禅宗里头说：‘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这什么意思？我讲过，你们都听过？这没有什么啊！当然空手才能把锄头嘛，你手里若拿着东西，怎么能把锄头呢！这一般人一看，说：空手怎么把锄头呢？就不懂，转不过来这个弯。禅宗就是这样的。

弟子：因为禅师们讲的话，一向古古怪怪的，其实他讲得不古怪了，很合逻辑的时候，也搞不清他讲什么。

上人：这个是对当时的机宜，你拿这来讲，就照葫芦画瓢描一描，那又走样了。那就是那个禅师故意这么说，教你不懂，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弟子：那要对当事人的机，旁边不是当机的人 ……

上人：所以后人拿着它做公案来讲，这个都是在那儿说食数宝呢！

弟子：就好比说当时那个人快开悟了，那禅师打他一棒，他就开悟了，那以后人就随便打，也打不出 ……

上人：一打，他就发脾气了。你用功用到了，磕着、碰着都开悟的；你不到的时候，你想开悟，那开不了的。愈想愈不开悟，因为只是妄想嘛，你不认识妄想，还顺着这个人心想想想……，想，想到什么时候也想不到的。

【注三九】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至于说着魔的人，若能念〈楞严咒〉，魔会不会走？你能念〈楞严咒〉，什么魔都会走的，但是要专一其心来念。你若专一其心念，不打旁的妄想，没有什么贪心，什么魔都会远避的。只怕你一边念咒，还一边打妄想，这杀生的念也不断，偷盗的念也不断，邪淫的念也不断，打妄语也不停止，喝酒呢，更是心里总想着喝酒，这样子，你就念什么咒也都不会灵的。

【注四○】上人于一九八三午一月补述

我们天天在这儿研究佛法，要‘朝于斯，夕于斯'，天天如是。一天不如是，就错过机会了，你就在那儿想，不知是哪一秒钟，就失去你所得到的利益。

我们举一个譬喻，像什么呢？就像猫在那儿扑老鼠，在那儿等了几天，然后它就跑了。这猫没有忍耐心了，没有忍耐心就走了。它一走，老鼠出来了，没有捉住，就是这么奇怪。又像钓鱼，在那儿钓了几天鱼，鱼也不上钩，因为小鱼被大鱼都给吃了，这个大鱼吃饱了小鱼，也不愿意再吃旁的东西，就在那儿睡觉了。所以几天也不吃东西，等到刚刚饿了，这个钓鱼的渔翁没有忍耐心，走了，所以也没钓到鱼，一条鱼也没钓到。

这本来都是杀生的事情，这钓鱼也是杀生，猫捉老鼠也是杀生，我们修道也是在这儿杀生。杀什么生呢？就杀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贼。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贼，那么看着、看着、看着它几天，六贼也不得便。刚刚懈怠了，喔！这六贼又作怪了，在那儿造反了，就这么厉害。

所以你修行，时时刻刻都要念兹在兹的，不能放逸，一秒钟也不可以放逸。你一放逸，那个魔也就来，不单现在我们修道那个魔是这样的，就佛住世的时候，人修道也是这样子，也是要谨谨慎慎地常常用功修行。

有什么证明佛在世的时候也有魔呢？你就看佛入涅盘之后，在结集经藏的时候，阿难升法座，坐在法主坐的座位上。因为结集经藏要有一个人在那儿主持这法的法会。在这时候，阿难相貌就现出来一种不可思议端严毕备的样子。

下边那些阿罗汉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咦！怎么阿难成佛了？'又想：‘怎么这是旁的地方来的佛吗？'有的阿罗汉又想：‘喔！这是不是魔啊？'你们想一想，如果佛住世的时候没有魔出现，为何佛刚刚入涅盘，这些大阿罗汉怎么就生了这个怀疑？一定在佛住世的时候，也就常常有魔的出现的，所以他们就生这种种的怀疑。

你们各位想一想，我们用功修行，一时一刻也不可以马虎的，时时刻刻都要认真，脚踏实地来修行。我们是追求真理的，稍微一不用功啊，那个业障就现前了。

【注四一】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在中午有人讲，以‘穿五层衣服'来比喻‘五蕴'，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因为《心经》上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如果像穿五层衣服似的，那五层衣服都剥下来，人就裸体了。所以果舟说：‘这教人打妄想'，是真的。

那么不破这五蕴，还有这五层衣服遮着，人没有打那么多妄想。要是破了，裸体了，这怎么办呢？所以这比喻是有一点问题，难怪你说令你打妄想。那你说这怎么办？你对这有什么解释法没有？用五层衣服来比，这是一种有形的。而五蕴是没有形的，没有形和有形来比，这是不一样的。

这五蕴只是一种阴气，这阴气也可以变成阳气，阴魔也可以变成阳魔，就看你会不会用。你若会用，在这修行上不被它所转，这个境界不是不好。你贪图神通，贪图好处、境界，这就被它所转了。

所谓五阴，又叫五蕴。五阴是五种阴气，因为有阴气，所以就着魔了；有阳气，这就是菩萨了。不过，要紧的就是不执着。不执着了，就是‘终日穿衣，未穿一缕纱'，不要执着穿没穿衣服

。 ‘终日吃饭，未吃一粒米'。真正用功的人，对这些都没有执着了。不一定就像五层衣服这么脱光了，没有衣服穿，那怎么办呢？这只是一个很浅显的比喻，就恐怕你不明白，所以才这么样说。

其实五阴根本就是一股气在那儿作怪，这气有邪气，有正气。邪气就是阴气，正气就是阳气。你要是不会用它，就变成阴魔了；你要是会用它，就变成阳魔了。在这个时候，就是要用这个不思善、不思恶，你也不要贪好境界，也不要怕坏境界。就是遇到这种境界，还若无其事似的，不生一种执着心。我知道果舟对这五层衣服，是不愿意脱，脱了就觉得很怕丑的，所以我今天提出来讲一讲。

【注四二】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楞严经》这是佛教里一部照妖镜的经，所有天魔外道、魑魅魍魉，一见到《楞严经》都现原形了，他无所遁形，什么地方他也跑不了。所以在过去，智者大师听说有这一部经，就向印度遥拜，拜了十八年，以十八年这种恳切至诚的心，求这一部经到中国来。过去的大德高僧，所有这一些有智慧的高僧，没有哪一个不赞叹《楞严经》的。所以《楞严经》存在，佛法就存在；《楞严经》如果毁灭了，佛法也就毁灭了。

怎么样末法呢？末法就是《楞严经》先毁灭了。谁毁灭的呢？就这一些个天魔外道。这些天魔外道一看见《楞严经》，就好像眼中的钉、肉中的刺一样，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稳，所以他必须要创出一种邪说，说是《楞严经》是假的。我们做佛教徒应该认识真理，《楞严经》上所讲的道理，每一个字都是真经真典，没有一个字不是讲真理的。所以我们现在研究这五十种阴魔，更应该明白《楞严经》这种重要性，其他这些邪魔鬼怪最怕的就是《楞严经》。

虚老活了一百二十岁，他一生，旁的什么经典也没注解过，只有注解这部《楞严经》。注解《楞严经》这个稿子，他是很注意地来保存，保存了几十年，结果以后在云门事变时，就丢了，这是虚老一生一个最大遗憾的事情。他主张我们身为一个出家人，都应该把《楞严经》读得能背得出来，由前边背到后边，由后边背到前边，顺背倒背，顺倒都能背得出来，这是他的主张。那么我知道虚老一生之中，对《楞严经》是特别重视的。

有人也对虚老提过，说： ‘《楞严经》有人说是伪造的。'老和尚说这末法怎么叫末法呢？就因为有这一班人，弄得鱼目混珠，是非分不清楚，教你这人都迷了，瞎人眼目，令人认不清楚佛法了。他在那儿把这个真的，他当假的；假的他又当真的了。你看这一些个人，又是这个人写一部书，人也拿着看；那一个人写一部书，他也拿着看，真正佛所说的经典，人都把它置诸高阁，放到那个书架子上，永远也不看。所以这也就看出来众生的业障是很重的，他若听邪知邪见，就很相信的；你讲正知正见的法，说了他也不信，说了他也不信。为什么呢？就是善根不够，根基不够的关系，所以对正法有一种怀疑的心，有一种狐疑不信的心。

我们万佛城这儿要立楞严的坛场，最好你们谁发心把这部《楞严经》，天天能读它，或者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能把它像读书那么读，能记得又能背得出，把这《楞严经》、《法华经》，甚至于《华严经》都能背诵出来，这是最好的。谁能把《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若都能背得出来，那世界上这还是正法存在的时候。所以我们这儿——万佛城——这么好的地方，大家要发大菩提心，做一些个事情。不是说我们和人比赛，我们要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要做这些事情。

我在以前有这么一个心愿，想要把《法华经》能背得出来，再能把《楞严经》也背得出来。在香港有位果一，就是恒定，他《楞严经》能背得出来，《法华经》我教他读，他最后大约没有完全背得出来，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我们这么好的地方，大家要发大心，把佛经和戒律——《楞严经》、《法华经》和《四分律》、《梵网经》都能背得出来，这是最好的，那我们这儿一定是正法久住了。

附录二 正法的代表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宣化上人开示于台湾高雄元亨寺

南无萨怛他 苏伽多耶 阿啰诃帝 三藐三菩陀写 南无萨怛他 佛陀俱胝瑟尼钐 南无萨婆勃陀勃地 萨多鞞弊 南无萨多南 三藐三菩陀俱胝南 娑舍啰婆迦 僧伽喃 南无卢鸡阿罗汉多喃 南无苏卢多波那喃 南无娑羯唎陀伽弥喃 南无卢鸡三藐伽多喃 三藐伽波啰 底波多那喃 南无提婆离瑟赧 南无悉陀耶 毗地耶 陀啰离瑟赧 舍波奴 揭啰诃 娑诃娑啰摩他喃 南无跋啰诃摩尼 南无因陀啰耶

方才读的是〈楞严咒〉前边的二十八句，这二十八句是教我们 ‘皈依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一切声闻缘觉、一切诸天。'最后一句 ‘南无因陀啰'，这一句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玉皇大帝。所以不懂佛法的人，说玉皇大帝那是道教的，我们不要拜他。他不知道这玉皇大帝就是帝释，我们做佛的弟子，也要恭敬他，也要摄受他。〈楞严咒〉这前一段也是护持三宝的一段，所以念这一段咒的时候，一切的妖魔鬼怪都要退避三舍。不止退避三舍，要退到他所不能退的地方去。

所以在佛教里头，如果有一个人能在世界上念〈楞严咒〉，这妖魔鬼怪都不敢公然出现于世。如果一个人也没有了，也没有人会背〈楞严咒〉了，这时候妖魔鬼怪就都出现于世。他们在世界上为非作歹，一般人也不认识他们了。现在因为有人会念〈楞严咒〉，所以妖魔鬼怪不敢公然出现于世。这一段咒文，有四句话可以表达它的意思。

千朵红莲护住身，

坐驹骑着墨麒麟；
万魔一见往远躲，
济公法师有妙音。

‘千朵红莲护住身'，有千朵的红莲来护持你的身。‘坐驹骑着墨麒麟'，你一念这〈楞严咒〉，这持咒的人是坐在一个麒麟的身上。‘万魔一见往远躲'，魔一见都跑了，他不敢面对这种大威德的相。我们人人都知道佛教里有一位济公。当初济公就是专用这一段咒文的，所以说‘济公法师有妙音'。这是说这一段咒文大概的意思，至于若详细说，这〈楞严咒〉是妙不可言的，所以又说：

奥妙无穷实难猜，
金刚密语本性来；
楞严咒里有灵妙，
五眼六通道凡开。

‘奥妙无穷实难猜'，这个〈楞严咒〉非常奥妙，它的变化也不可思议，很不容易测度的。‘金刚密语本性来'，金刚密语，〈楞严咒〉是密中之密，这是金刚来护持这个咒。本性来，它是从自己那个佛性中生出来的。‘楞严咒里有灵妙'，〈楞严咒〉也叫做灵文，因为他特别灵，特别有力量，所以说〈楞严咒〉里有灵妙。‘五眼六通道凡开'，你若能常持〈楞严咒〉，专心一致，心不旁骛，你可以得到五眼六通，可以有不可思议的那种境界来变化莫测，所以不是一般凡夫俗子可能知道的。因为这个，所以希望大家都能读诵《楞严经》，背诵〈楞严咒〉。

一般的学者，说《楞严经》是假的，不是佛说的，又有什么考证，又有什么记载。这都是他怕《楞严经》，没有办法来应付《楞严经》的道理。《楞严经》中令他们最怕的就是〈四种清净明诲〉，这〈四种清净明诲〉就是照妖镜，所有妖魔鬼怪都给照得现原形了。还有〈五十阴魔〉。这〈五十阴魔〉把天魔外道他们的骨头都给看穿了，把妖怪的这种相貌都给认识了。哪一位能把《楞严经》背得出来，那是真正佛的弟子。

《楞严经》在佛法末法的时候，是最先断灭的。为什么它断灭？就因为这一些学者啊，又是什么教授啊，甚至于出家人，都说它是假的。这种的言论，久而久之，被人以讹传讹，就认为他们所说的是对的，所以认为《楞严经》是假的了，佛教徒也认为它是假的了。久而久之，这个经就没有了。所谓经典断灭，也就是这样子，因为大家不学习，它就没有了，就这样断灭了。

《楞严经》里〈四种清净明诲〉，说得非常地正确，非常地肯定，就说这个杀、盗、淫、妄。所以一般学者、教授就怕这〈四种清净明诲〉，他们就想得到那个不明白的诲，这‘明诲'他们就很怕很怕的。因为如果说《楞严经》是真的，他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他那种又抽菸、又喝酒、又玩女人，就立不住了，被人家都认识他了。所以《楞严经》里所讲的道理，是非常正确的，非常有逻辑学的，再没有比它说得更清楚了。所以整部《楞严经》就是一部照妖镜，照妖镜一悬起来，妖魔鬼怪都胆颤心惊。

我方才所说的话，所解释的《楞严经》和〈楞严咒〉的道理，如果不合乎佛的心，不合乎经的义——如果《楞严经》是假的，我愿意永远永远在地狱里，再不到世上来见所有的人。我虽然是一个很愚痴的人，可是也不会笨得愿意到地狱去，不再出来。各位由这一点，应该深信这个《楞严经》和〈楞严咒〉。

我方才所说的，我的愿力是这样的，如果不合乎佛心，我愿意下地狱。我现在所说的话，也请十方尽虚空、遍法界无尽无尽常住佛法僧三宝，在默默中证明，令一切众生早成佛道。我再请十方菩萨摩诃萨，十方声闻缘觉诸圣人、贤圣僧，再请一切护法诸天，光明会上所有护法，放光加被，令所有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了生脱死。我再请求各位善知识，如果我说的有不合乎佛法的地方，希望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我是一个很愚痴的人，所见的也不圆满，所以我讲的有不圆满的地方，希望无论出家人、在家人，不吝指导，明以教我，我当叩头顶礼，尽形寿而感谢。

所以有人读诵《楞严经》，要我尽形寿供养这样的修道人，我也愿意的。因为‘正法兴，《楞严》兴；正法灭，是《楞严》灭。'由这个各位应该知道，《楞严经》在佛教里头是多么重要。

‘开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教化众生的是《华严》。'因为这个，我在美国，头一次由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来了三十几位大学的学生，我开讲《楞严经》。一个暑假九十六天，我给这些大学生讲《楞严经》，中间只有礼拜六放半天香，其余的时间都是讲经说法。

他们也都写笔记，一开始一天讲一次，由他们去研究，时间过了半个月，我算一算《楞严经》的篇幅和日期，恐怕讲不完，所以就增加到一天讲两次。又过一个时期，算算还是讲不完，又增加到一天讲三次。最后的半个多月，一天讲四次。

在这个‘暑假楞严讲修班'的期间，我一个人，给他们讲经也是我，做饭也是我，做菜也是我，烧茶也是我，连买菜，一切一切都是我。那时候四十八单执事，我一个人兼而行之，就这样子。这些个学生，我本来可以叫他们轮流来做事情，但是我怕耽误他们的功课，耽误他们研究经典的时间，所以谁我也不用。那时候不敢说行菩萨道，但是因为有人要学《楞严经》，我愿意尽形寿来供养这样的人。所以在九十六天中，把《楞严经》讲完了，讲完之后，这是在美国一般人认识佛教的一个开始。

讲完《楞严经》，又有五个人就出家了，所以在那年正月初一的时候，我曾经对一切的信众说过，今年美国的佛教会开五朵莲华，这五朵莲华将来就是把佛教传到西方去，这是那时候说的话。

在‘暑假楞严讲修班'毕业之后，就有五个美国人要出家，我就派他们到台湾海会寺去受戒。遇着台湾的善知识，就告诉这五个人，说：‘现在末法时代了，没有人在修行了，你们还吃一餐，被你师父给骗了！'我这些个美国徒弟，一听这个话，‘哦！原来我们是被师父骗了，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个善知识就说：‘吃饭嘛！喝酒嘛！吃肉嘛！'这五个人对佛教就生了怀疑了，‘怎么我师父教我们吃一餐，他们叫我们早晚都应该要吃饭？怎么搞的？这里头一定有问题。'心就活活动动的，就要吃饭。

于是乎他们自己就开会，说：‘我们回去问清楚再吃饭。'他们五个人又告诉台湾的善知识说：‘我们是坐单的。'唉！台湾有一些人就告诉他们说：‘坐单！那是佛住世的时候，有人坐单，现在佛都不在世了，你们坐什么单哪？唉！真是美国人被中国人骗了。'

这么一来就怎么样呢？回去就调皮了。说：‘台湾人都吃三餐，我们不应该吃一餐。'就和我捣蛋。又说
……。唉！总而言之，我也不记得这么多了。结果搞了三个月之后，这才没有怀疑。当时台湾就有人说：‘宣化法师在美国收了一些个嬉皮，他因为到金门公园去，那里很多嬉皮。宣化法师就到那儿去打坐，一打坐，这些嬉皮看着很奇怪的，就和他谈话。那么宣化法师就叫他们到庙上去看看。到庙上一看，和他们嬉皮过的生活差不多，于是乎就都出家了。'

台湾又有一个谣言，说：‘你知道吗？宣化法师在美国和一班嬉皮在一起吸毒啊！那个嬉皮吃LSD（迷幻药），吸大麻。这LSD吃一粒，人就惚惚悠悠，好像到了极乐国似的。这个宣化法师，他吃十几粒，都不动弹，也不会这么惚惚悠悠，到极乐世界去。所以这些嬉皮都佩服了，于是乎就跟他出家，你们不要相信他。'

那么说来说去，嬉皮也好，不嬉皮也好，大家谁用功修行，谁就好；谁不用功修行，谁就不好。不是嬉皮，你若不修行也不好；若是嬉皮，你能修行也一样好。所以佛教里头不是口头禅说的，要有真实的功夫，要有真实的受用。你不要在口头上说：‘我得了定了，我有三昧，我有四昧。'那个人又创出个五昧来。
现在我想起几句话来和大家说一说，我说：
口头说三昧，
我对你不对；
日久现原形，
搞得满身罪。

这是说的尽用口头禅，把佛教当儿戏，来随便乱讲乱说，也不负因果的责任。谁下拔舌地狱呢？就是这一类的人。将来下拔舌地狱时，把舌头给拔出来，他不会说话了。

说不出来话，他心里想：‘唉呀！我真糟糕，我若知道会这么样子，就不应该开那种玩笑。'总是口头三昧，总说我对，你什么都不对。你对，我也说你不对；你不对，我也说你不对。这你们说有公理没有？什么事都是‘我对你不对。'‘日久现原形'，时间一久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日久原形毕露了。‘搞得满身罪'，满身都是罪业，入了拔舌地狱还不知道。
说：‘法师，你不要骂人了，讲法骂什么人！'

唉！我这不是骂人，我天天都向蚊虫、玛蚁叩头，我怎么敢骂人！不过我不能不说真理，真理是如此。

我再告诉你们各位：我有今天，就是这些说我不对的人，来教我的，来帮助我的。所以这些个说我不对的人，毁谤我的人，都是我的善知识，他们都是我的师父。我的师父都是口头禅的，我现在所以会说口头禅，也就因为学我师父的。我有这么几句话，我说：
众人是我师，
我是众人师；
时常师自己，
自己是常师。

众人都是我的师父，不论哪一个，你只要是有血有气的，我都要照你们学习。你们有好的，我就学好的；有坏的，我就学坏的。我要学得全身都是武艺，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所以比起武来，绝招很多。

‘我是众人师'，我也是大家的师父。‘时常师自己'，时常我还要以自己作为师父。自己也时常给人家做师父，大家互相提携，互相向菩提道路上勇猛精进。不要在娑婆世界这么样打算盘，来争你强我胜。我们看谁先走到极乐世界去。

有人说：‘法师！你尽强词夺理，骂人还不承认。你承认吗？你骂人，你若承认，你就不会骂人了。对吗？'

可是骂人的人是‘仰天自唾，还坌己身'。我们要喜欢被人骂，骂人是给人加肥料，你的土地不肥沃，要上一点肥料。上一点肥料，令你的五谷就长得茂盛了，你那果实也坚固了。

你说：‘法师！你方才说的，众人是你的师父，那有好人，有坏人，若都是你师父，你也学好，也学坏？'

你这是误会了，所谓‘众人是我师'，善者是我的法师，我就效法他；恶者是我的戒师，我自己不要学他那样子，所以众人都是我的师父。

‘时常师自己'，自己要常常提高警觉，不要做错了，不要用无明去做事，要用智慧。要用光明智慧来处埋一切的问题，不要用愚痴无明处理事情。人要把境界转过来，境界不要转人。

我们再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不要说善小就不做，恶事很小我要做，做了也不要紧。譬如吃斋，说吃个鸡蛋没有关系，将来你去做鸡的时候，就知道是从吃鸡蛋来的。就这一点点小的问题，你弄不清楚，那叫‘善恶夹杂，果报不爽'，不是很好玩的。今天我又发狂了，也不知道讲什么，我讲的若有得罪各位的，请你来打我一顿、骂我一顿，我都很欢喜的。

南无阿弥陀佛，分享给您国内外最新的无量寿经研究成果，补全缺失的理论
https://pan.baidu.com/s/1qhjM7EGFjU7ZUtA4AUmKCA
师兄，您好，分享给您学佛精品好书，建议使用电子书阅读器，保护视力，需网盘保存、下载、解压缩，欢迎流通赠阅！

念佛殊胜法门弘扬中华大地2.0（佛菩萨名号专集）
https://pan.baidu.com/s/1XQYOhL9Cwe6Ag4V3wRg0gw

传统文化、戒淫修福、中医养生等
http://pan.baidu.com/s/1kTunurP

弘扬和落实中华传统文化
https://pan.baidu.com/s/1xqs9WlbaEclBdUyA7QIUWQ

乾隆大藏经（龙藏）txt全-精排版
https://pan.baidu.com/s/16lPR77SvjgPBg2pHsOp2iw

分享给您国内外最新的无量寿经研究成果，补全缺失的理论
https://pan.baidu.com/s/1DmMqgmVAhZuDaDB8CxqrZw

https://pan.baidu.com/s/1NcY19feLvDZm739KrGqe5A

般若文海txt
http://pan.baidu.com/s/1xM8Ou

好听的佛号，分享给您
https://pan.baidu.com/s/1XOnbMzMfFluY1h2mlfJTsw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弘愿寺，为纯依善导大师之教、专修净土的念佛道场；寺名「弘愿」，典出善导大师《观经疏》「别意之弘愿」，意为：乘弥陀弘誓大愿力，一切众生得生净土。弘愿寺殿堂建制、本尊安奉、牌匾楹联、念诵仪规，皆完全依善导大师「五正行」为标准，唯突出一个「专」字——专净土，专念佛，专善导。
https://www.hongyuan.si/
以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为弘法理念，所有法宝均为免费结缘，免费邮寄。欢迎索请！

佛教净土宗(上面有很多TXT格式经论)
http://www.pureland-buddhism.org/

净宗讲堂 在线观看
http://www.jingzongfashi.com/

戒色义工收集整理
戒色百科全书
https://pan.baidu.com/s/1jl3QX-gfP7oK_YhNCYa3Eg

东方人生智慧珍品系列丛书（共10册）已绝版
http://pan.baidu.com/s/1tJAWi

请勿堕胎反堕胎宣传单和书籍（请转发，功德无量，利益无量）

http://pan.baidu.com/s/1ntNwL4l

排版助手软件（电脑版，可以排版TXT格式文档，优化格式错误，提升阅读体验）
https://pan.baidu.com/s/1CsLovq0G1JeztEAJuFewwg